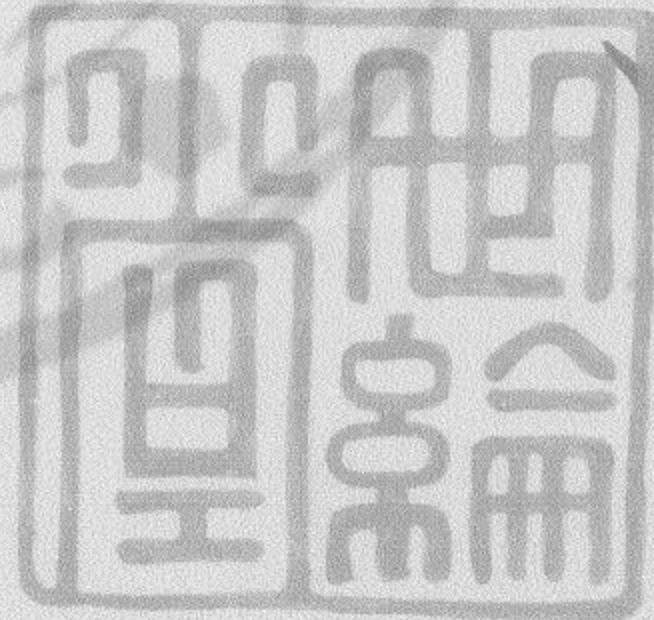


文翰林甫

田集



文先生傳

瑯琊王世貞撰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
言詎藝乎哉誦者少其照誦節義然至於
傳田叔司馬相如抑何其詳壘厭志也范
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尚
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
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峻孺頓喬夷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聞以其翰墨得
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謂文
先生顛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
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
然。文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星
辰之貴。而薄中雨露。卒不以百穀之用。而絕
百卉。蓋華_兼所重也。文先生者。初_初名璧。字徵
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蜀人也。徙廬

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都
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次子定聰_聰。為散騎
舍人。定聰_聰次子惠。為吳贅。遂為吳人。惠子
洪。為涑水_涑教諭。教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
父也。先生生而外推_推八九歲。語猶_猶不甚了
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_兒幸晚
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_發。日
記數百十言。嘗從溫州公_宦於滁。以文贄。

莊景郎中。莊公讀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徃徃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温州公贖。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廣。而先生為能子。

因修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入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跡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

與之異軌而齊高。日懼然亡間也。俞中丞
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
而才先生欲遺之金。曰。若不_苦朝夕耶。先
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
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雨暫
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
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
於堪與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
通當損旁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
文生渠。柰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
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為
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馬使者及門。而先
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
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郎虛其左。而
待。若不_能效。故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
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

克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願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名。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

恒

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遂逡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賤貴。諷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揚公以詔入。先生見獨後。揚公亟謂曰。生不知而又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弃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君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

肯謝謙揚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幸
寬我。至是揚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
生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
請留先生為翰林。朝論釋之。先生歸杜
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
履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
屬為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勸。其它
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

於里門外。不能博博先生一赫蹠蹠。而先生所
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生御還者中貴人。
曰：此國家法也。先是周王以古鼎鼎古鏡鏡徽
王以金寶寶甄甄他珍貨直數百鎰。使者曰：
王無所求於先生。慕慕先生耳。盍為一啟封。
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
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
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

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徃徃真不能當質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放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鍾太傅傳。

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權執文品水石記者。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

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
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
井間強勸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
某耶。先生事其兄至恭甚。內行尤瀟。固與
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狹
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身以為
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
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

以為異代人。而恠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
未為嚴御史母書墓志。已擲筆而逝。儵然
若說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相先生
於學宮。而私謚為貞獻先生。先生詩文集
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
為國子博士。嘉為和州學正。臺先卒。諸孫
曾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以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

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蔡靖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_所取_下天下士折_上。無_下如文先生_衷。

者。迺與先生之子_上。彭及孫元發_發。撰次其事。

曾孫震孟謹錄

六世孫筭重梓

甫田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華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

秋夜

故園

有懷劉協中

答唐子畏夢余見寄之作

行色

東葛城夜發

至定山辱莊先生贈詩次韻奉答

附定山莊先生贈詩 不寐

大雪不出

簡子畏

甲寅除夕雜書

崇義院雜題

飲子畏小樓

余畫金焦落照圖

附水部二詩

乙卯除夕

暮春

靈巖山絕頂望太湖

讀干滿愍旌功錄有感

因讀旌功錄有感徐武功事

公夜讀書

寂夜一首放子建

春閨

兒子睥目

秋夜不寐有懷錢二孔周

前年

詠堯民案上盆蘭

詠文信國事四首

枕上聞雨有懷巨興抗道卿

匡山大忠祠四首

追和倪元鎮先生江南春

雪後

與那麗文登葑門城樓

夜坐聞雨有懷子畏

歲暮齋居即事

過吉祥寺

附協中詩

景德寺

次韻題子畏所畫黃茆小景

吳隱之畫像

暮春齋居即事二首

畫鵲

畫鳥

與達甫燕坐小齋為寫竹石

秋夜懷昌國二首 除夕

題王侍御敬止所藏仲穆馬圖

游洞庭東山詩七首 太湖

百街嶺 宿靜觀樓

游能仁彌勒二首 宿靈源寺

翠峯寺 游洞庭將歸再賦

再和昌國游洞庭西山詩八首

自昏口入太湖 登縹緲峯

下縹緲峯小憩西胡寺

經桃花塢 左神洞

左神道中 謁毛公壇雨不果行

遊賢慶寺 何篔衣故跡

福壽院殘碑

卷之二

方方壺畫 書昌國憶母詩後

和荅石田先生落花十首

王婆墩次揚儀部韻

江舫對月效樂天何處難忘酒

金山寺待月 金陵客樓與陳淳夜話

九月廿八夜夢中作 題養逸圖

立春日病起 元日書事效劉後村

入日停雲 小集 春日間詠

荅寅之見贈

謝陳淳不至

春寒

詠次明

詠孔周

詠寅之

詠麗文

詠叔英

詠嗣業

寫閻丹圖寄葛汝敬

夏日雨後書事

次韻吳德徵先生江南弄

題沈侗齋修竹仕女 陳氏池亭納涼

夏夜

題忙間圖

寄陸安甫

次韻荅希哲見懷

三月廿二日家兄解事還家夜話有感

桃源圖

送處州劉學諭

謝永嘉趙君澤寄蘭

小齋盆蘭盛開與次明道復賞而賦之

丹陽道中次王直夫韻

金陵詠懷

秋日過竹堂

元日飲王漢章小樓

題廬山圖

松雪花鳥圖

題畫

對雨

十月

葦齋前小山以王臨川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

光為韻賦詩十首 鷄鳴山憑虛閣一首

題畫

題畫送錢德孚南還

卷之三

元日試筆

人日立春

懷次明

春曉曲

春夜曲

庭中海棠為風雨所敗

獨坐

梨花

錢氏西齋粉紅桃花

春興二首

東禪寺

詩人孫太初過訪

暮春雨後陳以鈞邀遊石湖遂登治平

題畫二首

與宜興吳祖貽夜話有作就簡子宗洲枕道卿

吳克學

春日

金陵秋夜與彭寅之湯子重步月

題黃應龍所藏巨然廬山圖

書吾尹扇

道復西齋古石

吾尹邀遊虎丘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暮春遊石湖

夏意

五月十三日種竹

早起

孔周經時不見因寫碧梧高士圖并小詩寄意

九日汎石湖

夜坐

題黃應龍先生所藏小畫

十月五日出城暮歸門闔留宿南濠王氏溪樓

與履約昆仲夜話有作

同次明九達及王氏兄弟汎舟游橫山

題畫

題許國用汗漫游卷

不寐

新寒

登樓

次韻孫太初秋夜汎月之作

冬日楊儀部宅讌集會者朱性甫朱堯民祝希哲邢麗文陳道復及余六人分韻得酒字

歲暮雪暗山齋肆目偶閱謝臯羽詩窮冬疑有兩一雪却成晴喜其措妙因衍爲韻賦小詩

十章

虎丘劍池

除夕

卷之四

元日詠天寺訪孫山人

人日孔周有斐堂小集

九達期人日會城中既而不至作詩見懷奉荅

次韻毛大叅辭 召有感之作二首

上巳日獨行溪上有懷九達

寒食自橫金歸汎石湖

三月既望同吳次明蔡九達陳道復湯子重王

履約履仁汎舟石湖遂登治平以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爲韻分得朗字

題號國夫人夜游圖 晚雨飲子重園亭

游幼住菴

次韻題王山農墨梅

病起秋懷二首

秋日西齋

寄魯南陳子二首

中秋日同諸友月洲亭看雨有作

漕湖夜汎有作

道復西齋偶成

過孫文貴不在對庭中新竹

九日期九遠不至獨與子重游東禪寺作

詠庭前裝鞠

秋夜

病中遣懷二首

題西川歸棹圖奉荅見素中丞林公

賦得野亭秋興

對雪

冬夜

月夜登閭門西虹橋與子重同賦

先友詩

有序

太僕李公應禎

叅政陸公容

定山莊公杲

文定吳公寬

禮侍謝公鐸

虛士沈公周

參議王公徽

太常呂公憲

蘭房曲戲贈王履吉效李賀

除夜

卷之五

梨花山鷓

同王履約過道復東堂時雨後牡丹狼藉存葉
底一花感而賦詩邀道復履約同作

偶過申里乘月至白蓮寺訪陸天隨故祠

王履言尔余春日即事之作而朱復三月望後
汎舟出西郭借韻賦荅

晚晴

滄浪池上

過共文定公東莊

陪蒲澗諸公游石湖

同履仁濯足劔池

早起露坐

與王欽佩顧華玉夜話

渡江

烏衣鎮望滁州諸山

栢子潭

滁州官舍侍少卿家叔夜話

遊醉翁亭不果寄滁州故人

宿江浦有懷定山先生

舟中望金山

失解無聊用履仁韻寫懷弟簡蔡九達

九日間居用淵明韻 贈王直夫

東禪寺

石湖作

秋日同杜允勝湯子重游東禪次子重韻

錢氏池上芙蓉 題畫二首

追和錢舜舉山居韻

次韻荅子重東城見懷之作

邢麗文顧訪小齋誌舊

題畫二首

病中辱履仁過訪二首

寒夜

題竹寄履仁二首

題畫八首

陳魯南將赴試南宮過吳中訪別賦詩送之

送錢元柳會試

寄金陵許彥明兼簡王欽佩

題畫

題太白像

卷之六

甲戌歲朝明日立春東坡元日詩有土牛明日

莫辭春之句因以為韻賦十詩

新正六日同子重晚步至竹堂

次韻荅子重新春見懷

次韻履仁春江即事

題沈氏所藏石田臨小米大姚江圖

三月晦日登上方 虎丘

五月十三夜與子重履約履仁石湖行春橋看

月

追和揚鐵崖石湖花游曲

同次明諸君采蓮涇間泛

石湖

張明遠索畫久而未成歲暮陰寒雪霰將集齋
居無聊爲寫溪山欲雪圖并賦短句

題高房山橫軸

斂守南寧李君自抗赴蜀道出吳門邂逅賦贈

二詩

春日懷子重履約履仁

新晴

寄宣興抗道卿

簡履仁

晚意

送春

戲簡履約

新秋

承天寺中隱堂

憶城西夜游寄履約兄弟

月夜葛氏墓飲酒與子重履仁同賦

履仁獨留治平寒夜有懷

立春日遲道復不至 春日遊支硎天平諸山

煎茶詩贈履約

陪萍澗諸公游石湖

容贈閩蘭秋來忽發兩叢清香可賞

七月六日喜雨

邵二泉司徒以惠山泉餉白巖先生適吳宗伯

寧菴寄陽羨茶亦至白巖烹以飲客命余賦

失解東歸口占

初歸檢理停雲館有感

九日子畏北莊小集

過履約

采蓮圖

采桑圖

有懷觀音菴舊遊

次韻荅九達見寄

楞伽寺湖山樓

雪景

卷之七

賦王氏瓶中山水仙

已而復取古梅一枝映帶瓶中轉益妍美

喜雨

明妃曲

雨中雜述四首

追和石田先生丁卯歲贈詩二首

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三首

東禪寺與蔡九達同賦

秋興三首

郊臺寓目

朔風

驚寒

雪夜宿楞伽寺二首

歲暮間居

南樓二首

新年

汎舟

登上方

王氏溪樓

虎丘千頃雲閣

新秋夜坐

聞砧

十一月六日初度與客飲散獨坐誦太白紫極

宮詩有感次韻

卷之八

新年至湖上飲茶磨山絕頂

賦瓶梅

賦盆蘭

遊靈巖登琴臺

驟雨

金陵客懷二首

登觀音閣

與彥明夜話有懷王欽佩賦寄

天界寺

與林志道兵部宿碧峯寺

八月六日書事三首

阻風江上同蔡九達諸君登靜海寺閣

盧龍觀

三宿巖

渡江

遣懷

重過大雲菴次明九達履約兄弟同遊

夏日閒居

新秋

題畫八首

秋懷二首

題畫

送蔣負外浙東采木還朝

八月十六夜對月

九日城西小集

庚辰除夕西齋獨坐閱壁間王孟端畫竹

金山詩追賦

懷九達

五月雨暗書事二首

追和王叔明溪南醉歸詩

感懷

卷之九

五月

金陵中秋

不寐

病中

揚州道中次九達韻二首

揚州

徐州清明

泊舟泗上看月

留城道中有張良祠

舟中閱高常侍集因次其韻

濟上聞笛

泊魯橋次九達韻

再次宿任城韻

鉅野次九達韻

先天父常伯宿汶上之作舟中閱先集敬次其

韻

過張秋追懷武功先生遺蹟

魏家灣有感

柳色

兩宿武城追和先溫州二首

次韻九達阻雨

懷石湖寄吳中諸友

郁裕州忠節詩

卷之十

午門朝見

奉天殿早朝二首

雨中放朝出左掖

雪後早朝

元旦朝賀

進春朝賀

恭候 大駕還自南郊

觀 駕幸文華聽講 慶成宴

再與慶成

實錄成賜燕禮部

臘日賜燕

端午賜扇

賜長壽絲縷

寶錄成蒙 恩賜襲衣銀幣

再賜銀幣 翰林齋宿

興隆寺致齋 內直有感

禁中芍藥 遊西苑

秋日再經西苑 紫氣

頌曆 西苑詩十首

萬歲山 大液池

瑤華島 承光殿

龍舟浦 芭蕉園

樂成殿 南臺

危園 平臺

遊西山詩十二首 早出阜城馬上作

登香山 來青軒

香山歷九折坂至弘光寺

碧雲寺 宿弘濟院

遊普福寺觀道傍石澗尋源至五花閣

歇馬望湖亭 呂公洞

功德寺 玉泉亭

西湖 病中懷吳中諸寺

治平寺寄聽松 竹堂寺寄無盡

東禪寺寄天機 馬禪寺寄明祥

天王寺寄南川 寶幢寺寄石窩

昭慶寺寄守山

後日早朝待漏有感

懷石湖

感懷

五言絕句四首

送錢元抑南歸口號十首

送石齋大傅致仕還蜀二首

送戴時重僉憲之蜀

姚大僕思永致仕進秩光祿少卿

秦茂功出按江右

追送石潭宗伯次歸舟喜兩韻

送何少宰左遷南京工侍二首

送唐御史應韶應天府丞

送胡萊之少卿左遷潞州倅

送陳良會御史左遷合浦丞

送喬象宰致仕還太原二首

送何竒純主事歸莆陽

送陳尚書南京工部

卷之十一

送冢宰朱玉峯之南京二首

送孫從一編修僉憲浙江

盛斯顯南京司封 送趙麗卿四首

送洪玉方 送于器之廉憲還滁

送盧師陳奉使紫荆關

送王承恩待講參政四川

送蔡巨源參政

送陸舉之

致仕出京言懷二首

馬上口占謝諸送客十首

阻永潞河簡同行黃太史才伯

次韻荅徐子容學士見懷三首

次韻荅唐雲卿禮部二首

次韻荅張西峯少參

臘日與才伯小酌追懷去臘午門賜燕

旅懷
野行因過廢寺

某比以筆劄連緩應劄為勞且聞有露章薦留

昔才伯貽詩見戲輒亦用韻解嘲五首

才伯過訪
除夕二首

丁亥元日次才伯韻
永津志喜次黃才伯韻

過揚州登平山堂二首

還家志喜

卷之十二

李少宰抗中丞劉柴二光祿置酒

趙麗卿侍御邀遊治城

徒步至寶光寺
九日與彥明登西花臺

題蘭
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洞庭秋月

遠浦歸帆

平沙落鴈

山市晴嵐

漁村夕照

煙寺晚鐘

江天暮雪

畫牡丹

憶昔四首次陳魯南韻

竹雀

千葉梅與方山人同賦

靜隱

顧華玉以書邀予爲西湖之遊病不能赴詩以

謝之

中秋日晚雨忽霽與諸友看月

對酒

觀書

煮茶

晏起

卷之十三

春雨漫興

雨後

壽方矯亭

上巳日石湖小集

結草菴僧相邀阻雨不行

夜坐

庭前蜀葵

賦得廬山送盧師陳

腫起

八月初九日見月

無錫道中遇雪夜泊望亭二首

閏正月十一日遊玄妙觀歷諸道院晚登露臺

乘月而歸次第得詩七首

二月二十六日遊天池諸山

九日婁門勝感寺

北江憲副自越州訪余吳門飲於杜氏明遠樓

除夕乙巳

元旦書事

五月望日登望湖亭

汎湖

除夕

丁未九日與履約諸君同泛石湖就登上方

是歲閏九月再汎

題畫六首

壽東畬錢先生

賀東畬錢先生構別墅

己酉除夕

卷之十四

人日直夫東園小集 立春

玉蘭花

張夏山輓詞

春歸

題漁隱圖四首

阻風宿九里湖

梁溪道中夜行

辛亥除夕守歲

壬子元旦飲毛石屋家

新夏

袁魯仲邀余登列岫樓予自昏臺沒數年不登

矣

是晚過行春橋翫月再賦

虎丘觀雨

送族弟彥端還衡山

舊送彥仁一首追錄於此

寄顧橫涇

寄許仲貽

題吳雪洲磨崖神異卷

九日雨中虎丘悟石軒燕集

素髮

壬子歲除

元旦癸丑

夜泊南潯

晚泊揚莊

寄胡栢泉

南樓

送袁裕春僉憲之建寧

秋夜

九日遊雙塔院次洲明已酉九日韻

十日遊治平寺再疊前韻

自華亭還吳夜泊碩碩

送何元朗南京孔目送何叔昆禮部

維亭夜泊

除夕

卷之十五

元日試筆

竹堂

人日王氏東園小集

湛甘泉兵書以詩招遊衡山奉荅

寄黃泰泉學士

除夕

乙卯元旦

病中承次河携樽過訪

間興六首

乙卯除夕

丙辰除夕

丁巳元旦

穀日早起

四月

五月

夜坐

送彭赴嘉興訓導二首

丁巳除夕

戊午元旦

○初春書事三首

○南樓

○肇孫北行

○己未元旦

卷之十六

敘

送周君還吉水敘

僉憲伊先生成事詩敘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敘

靖海頌言敘

送劉君元端守西安敘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敘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敘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敘

送提學黃公敘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敘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敘

贈長洲尹高侯敘

卷之十七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敘

送太常周君奉使興國告祭詩敘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敘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敘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敘

陳氏家乘敘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錄敘

晦菴詩話敘

何氏語林敘

重刊舊唐書敘

備遺錄敘

卷之十八

記

相城沈氏保堂記

沈府君石表陰記

侍御陳公石峰記

鐵柯記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正始堂記

記中丞俞公孝感



卷之十九

王氏敕命碑陰記

沈氏復姓記

褒節堂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玉女潭山居記

重修蘭亭記

卷之二十

贊

元馬國珍像贊

方質夫像贊

廷尉湯公贊

張可齋少叅像贊

桑廷瑞畫像贊

朱秋厓像贊

張曲江遺像贊

字辭

王氏二子字辭

王錫麟字詞

右氏三子字辭

頌

王武寧去思頌

卷之二十一

題跋

跋夏孟暘畫

題黃庭不全本

跋揚凝式草書

跋李少卿帖

跋東坡楚頌帖真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書東觀餘論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跋家藏坐位帖

題七姬權厝志後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題陸宗瀛所藏何敬仲墨竹

題趙魏公二帖

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

題蘓松雪千文

跋沈仲說小簡

跋林藻深慰帖

龍茶錄考

跋趙魏公馬圖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跋倪元鎮二帖

跋趙松雪四帖

卷之二十二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題歐公二小帖後

題李西臺千文

題王枕蘭亭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跋唐李懷琳絕文書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題東坡墨蹟

跋東坡學士院批卷

跋江貫道畫卷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卷之二十三

題蘇滄浪詩帖

附錄原稿

題趙松雪書洪範

書馬和之畫卷後

題張即之書進學解

題希哲午稿

溪山秋霽圖跋

跋李龍眠孝經相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劉美存文

祭徐昌穀文

祭黃提學文

祭土地文

祭陳以可文

鄉里祭沈都憲文

祭王千田母文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祭施行人母文

祭王欽佩文

祭徐崦西文

卷之二十五

書

上守谿先生書

三學上陸冢宰書

謝李宮保書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行狀

沈先生行狀

南京太常寺卿喜禾呂公行狀

卷之二十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卷之二十七

傳

戴先生傳

華尚右小傳

胡參議傳

企齋先生傳

顧春潛先生傳

卷之二十八

太傅王文恪公傳

周康倍公傳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沈維時墓誌銘

亡友闕起山墓誌銘

祁府君墓誌銘

朱性甫先生墓誌銘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誌銘

趙碩人墓誌銘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誌銘

陳以可墓誌銘

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

李宗淵先生墓誌銘

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吳公墓誌銘

俞母文碩人墓誌銘 彭寅甫墓誌銘

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君墓誌銘

林允勝墓誌銘 亡兄雙湖府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一

王履吉墓誌銘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叔妣蔡人談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二

翰林蔡先生墓誌銘 袁飛卿墓誌銘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吳公墓誌
銘

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誌銘

卷之三十三

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誌銘

錢孔周墓誌銘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誌銘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
銘

卷之三十四

墓表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盧君墓表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鳳山趙先生墓表

卷之三十五

墓碑

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公墓
碑

阡碑

梅里莘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董氏竹岡阡碑

碑

太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卷之三十六

附錄

先君行略

申田集目錄終

甫田集卷第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八十首 附錄四首

秋夜

忽忽故園夢悠悠，滌上城一夜耳不息。水邊_邊疎柳聲開，
門月如畫，十里秋盈盈。中心亂無執，散上岡頭行。吳山
望不除，眼角柔_柔雲生。男兒志遺世物，故難為惜。

故園

屋舍小山村，終然思故園。雨晴秋倚閣，月出夜開門。好
景亦時改，遠人空目存。梅花未消息，行矣晚何言。

有懷劉協中

協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風度幽館，羣鳥相和鳴。念子會無期，茫然過清明。春
江芳草遠，懷懷心目驚。如何多朋友，我獨傷山城。豈無
樽酒歡，亦有花木榮。所憐異鄉物，徒念心怔營。白雲度
水去，日暮山縱橫。倚闌詠修竹，千里何當并。

答唐子畏夢余見寄之作

故人別後千回夢，想見詩中語笑譁。自是多情能記憶，
春來何止到君家。

行色

秋山馬前空，復橫馬蹄不作看。山行悠然回首，何處所
先心已到。他州城火燈，匆匆鷄一聲。貴賤富貧俱有程，
相看一語出不得。細雨欲落空江明。

東葛城夜發

蕭蕭東葛路，馬上聽嚴更。月出高山黑，天空遠水明。年
光秋漸索，客子夜猶行。村落知何處，時聞犬吠聲。

至定山辱莊先生贈詩次韻奉答

穉齒窮身豈有知，偶陪高論得移時。感公不以愚頑棄，
顧我何堪遠大期。草閣便須終歲任，僕人休訝出山遲。
歸來乞得堯夫句，暮雨秋燈不斷思。

附定山莊先生贈詩

一燈何處寫相知，對坐寒窓暮雨時。詩本平生非杜甫，
琴才臨老遇鍾期。儘堪出千名家早，但覺忘年得友遲。
儻許無言真妙意，欲將千載慰深思。

不寐

孤坐忽不樂，挑燈當我前。素書橫几案，欲讀已茫然。當年念有負，誓志軼前賢。富貴亦何物，未老已自憐。嗟哉昔惡聞，零落今同焉。

大雪不出，偶成八韻。自齋中所見外，皆禁不犯。靜坐朝慵出，不知風雪臨。凝暉上窓紙，積冷到衣衿。小片投牆隙，餘威結研心。聆音瑋可喜，想像浩難禁。童子傳來看，家人報說深。卷書空自照，杯酒不辭斟。意賞何煩對，傳聞不害吟。未應閉戶臥，不及放舟尋。

簡子畏

落魄迂疎不事家，郎君性氣屬豪華。高樓大叫秋鶻月。

深帷微酣夜擁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自劉叉，宜目只應郡郭聲名在，門外時停長者車。

甲寅除夜雜書

千門萬戶易挑符，東舍西鄰送曆書。二十五年如水去，人生消得幾番除。多事關心偶不眠，隨人也當守殘年。不須更說新春事，來歲今宵在目前。人家除夕正忙時，我自挑燈檢舊詩。莫笑書生大迂闊，一年功課是文詞。小童篝火潔門閭，為說新年忌掃除。却有窮愁與多病，無因歲晚一般驅。

遙夜遲遲燭有花，家人懽笑說年華。人生勿苦求身外，常得團圓有幾家。

崇義院雜題

小院風清橘吐花，墻陰微轉日斜斜。午眠新覺書無味，閒倚闌干嗽茗茶。

縹緲游絲墮不收，悠然庭砌綠陰稠。院涼僧少音聲絕，時聽敲門亦自幽。

六月門前暑似炊，殿堂深處未曾曾知。晚涼浴罷思歸去，更為松風倚少時。

殿閣微涼吹葛衣，檻前梅子雨霏霏。清談時有閒僧對，手擘撥摑當塵揮。

梭

白日悠悠抵歲遙，困來書卷輒相拋。馬蹄不到松陰下，手弄殘棋獨自敲。

茗碗鑪薰意有餘，日長人散閉精廬。俄然屋角涼風順，吹起新蟬亂讀書。

繞寺松杉近百栽，孤花明透綠叢開。晚涼却扇池邊立，嬾嬾餘芬度水來。

髮几新禡滑欲流，時時弄筆小窓幽。自憐多病還成累，揮汗為人寫扇頭。

修廊如洗斷塵囂，白粉墻圍碧瓦寮。擁鼻徐行成獨詠，晚風吹亂石芭蕉。

飲子畏小樓

措

今日解^解馳逐，投閒傷高廬。君家在臯橋，誼闋井市區，何以掩市聲，充樓古今書。左陳四五冊，右傾三兩壺。我飲良有限，伴子聊相娛。與子故深密，奔忙坐闊踈。旬月一會，面意勤，情有餘。蒼煙薄，城首振袖，復躊躇。

余畫金焦落照圖，吳水部德徵先生寄詩二首，題謝長句。

憶昨浮船下揚子，平翻渺渺波千里。何來雙鳥挾飛樓，璀璨彤煌截濤起。夕峯倒墮滿江陰，霜樹高浮半空紫。舟人指點落日處，凌亂煙光射金綺。平生快覩無此奇，却恨歸帆北風駛。至今偉蹟在胷中，回首登臨心不已。偶然興落尺紙間，便欲平吞大江水。固知心手不相能，偶

蒙

塗抹聊當臥遊爾，暗窓舒卷日數回。不敢示人聊自喜，水部先生詩有名。忽寄瑤篇重稱美，漫云家法自湖州。自媿區區何足齒，由來題品係名聲。何況先生是詩史，君不見當年畫馬曹將軍。附名甫集猶不死，又不見關公自謂起文儒。池上俄蒙畫師駐，人生固有幸不幸。拙劣何堪古人擬，江山千載等陳迹。一笑寧須論非是。

附水部二詩

戲拈秃筆寫金焦，萬里青天見玉標。未用按圖神已往，^往耳邊似接海門潮。^驚
閒寫金焦鎮海門，夕陽孤鷺淡江痕。一枝畫筆承傳久，須信先生老可孫。

乙卯除夕

糕果登盤酒薦撤，咲歌聊用永今宵。
老親自喜還家健，還幼女仍誇學語嬌。
終歲悲歡言莫盡，一燈團聚福難消。
挑符日曆年年好，不謂青春却暗凋。
聚

暮春

高榆風定翠相圍，天氣悠揚思轉微。
微畫閣凝香新試扇，春風生汗欲更衣。
乍聞幽鳥渾無見，時墮游絲忽漫飛。
惆悵東園尋曉夢，落花芳草已都非。

靈巖山絕頂望太湖

靈巖山正當昏口，落日西南望太湖。
雙島如螺浮欲吐，片帆和鳥去俱無。
閒論往事何能說，不見高人試一呼。
鳥

慎

慎勿近前波浪恐，大都奇絕在模糊。

讀于肅愍旌功錄有感

傾

南遷議起共倉皇，一疏支傾萬弩強。
既以安危繫天下，曾無羽翼悟君王。
莫嫌久假非真有，祇覺中興未敢光。
淺薄晚生何敢異，百年公論自難忘。

老臣自處危疑地，天下遑遑尚握兵。
千載計功真足掩，一時起事豈無名。
當時欲救于王，或謂不救二人，則今或名未論時宰能生殺，須信——
天皇自聖明，地下有知應不恨，萬人爭看墓門旌。

因讀旌功錄有感徐武功事

固鎖高垣事可吁，更憑何罪易——
皇儲諸公方有同謀，

懼識者能無意外虞機會如斯何可失功名之際木難
容寬哉一掬江湖血信史他年未必書

冬夜讀書

故書不厭百回讀病後惟應此味長千古精神如對越
一燈風雨正相忘卷中求道深知謬意外圖名抑又荒
東髮心情誰會得中宵撫几自茫茫
柳

寂夜一首效子建

焰

中宵聞零雨撫枕起踣躑昏缸栖素壁流燭照重幃感
此寂無語賦然興我思我思何難伊欲舉焚如絲少壯
不待老功名須及時男兒不仗劍亦須建雲旗三十尚
隨人笑以操筆為文章可腴道曾不療寒餓仰屋愧浮

仰

飾

塵俯昧影依依人生良有命何獨令心悲心悲髮為白
失脚令身危欲為絕世行道遠恐不支世情忌檢齋飲
日俟其疲誰能七尺身受此千變機役役亦徒爾多憂
得無癡惟應慎厥躬古人以為期

春閨

絲陰生寂晝遲遲薄汗沾裳氣力微起倚曲闌垂手立
清風細細落薔薇

兒
子
醉
日
口
占
二
絕
句

堂前笑展擘盤時漫說終身視一持我已蹉跎無復望
試陳書卷卜吾兒
吾家積德亦云稠不易生兒到歲周印綬于戈非敢冀

百年聊欲紹箕裘

秋夜不寐有懷
錢二孔周

客散西堂夜悄然，修筠涼吹供清眠。
疎螢繞扇秋無賴，淺水紅蕖月可憐。
侍女銀杯搖雪乳，誰家玉笛唱嬋娟。
意中憶得城東關，孤鶴翩翩骨有仙。

前年

前年伴嫁南鄰妹，今歲仍陪北舍姨。
老我無媒心獨苦，閉門好畫入時眉。

詠堯民案上盆蘭

崇蘭移自荆溪上，小盞春深自着花。
賓客清閒塵土遠，曉窓親沃案頭茶。

泚泚微風約，瓊環楚江清。
落研屏間美人不見，瑤琴歇一卷離騷對揜關。

詠文信國事四首

地轉天旋事不同，老臣臨市自從容。
誓將西嶺填東海，忍著南冠向北風。
千里勤王空赴義，百年養士獨收功。
人間別有成仁樂，未用區區悼此公。

倉卒勤王萬里身，風塵顛倒伴累臣。
三綱已去嗟何補，一死臨期認自真。
直以安危繫天下，未宜成敗論斯人。
遺文尚可誅姦賊，何但悲辛泣鬼神。

國勢已離天命去，孤臣狼狽阻殘兵。
分當如此餘非計，事說無成死有名。
平日公卿咸肉食，千年忠義屬書生。

狂胡盜竊竊曾無幾惜不令公見蕭肅清

南北間關百戰餘此身宗社許馳驅可憐功業惟詩在
自決存亡與國俱夷狄至愚猶歎服皇天無意竟何如
平生心事堪誰訴漫托他年半紙書

枕上聞雨有懷宜興抗道卿時道卿客唐子畏西樓

三更風雨鬧虛簷燈焰寥寥抱枕眠應有旅遊人不寐
淒涼莫到小樓前焰

匡山大忠祠

鼎湖龍遠野雲陰慷慨中流誓國心臣力不支王香氣竭
忠魂有恨海波深百年仁義空漸盡此日神州遂陸沉
峻節奇功磨不得崖山突兀自千尋

碣

皇天不祐宰臣謀萬里樓船一浪休飄蕩已知吾事去
覆亡安用此身浮抵祗今潮自如期至終古江應不盡流
折戟併銷塵海換行人猶自說瀾州
頻年航海欲何為天厭中原遂不支滿地江湖無死所
際天風浪有平時倉皇一念聊臣分寂寞中流賴史知
回首又看強虜滅寒潮自繞大忠祠

椿

千載英雄餘恨在怒濤驚浪日椿撞有天昔與元同戴
無面能看宋再降烈士深悲共蹈海中原不復竟如江
君王莫罪風波惡應是愴人解覆邦

追和倪元鎮先生江南春

象牀凝寒照藍筍碧慢蘭溫瑤鴨靜東風吹夢曉無蹤

起來，自覓鷺鷥鷓鴣影，
簾幕霏霏宿餘冷，日出鷺花春萬井，
莫怪啼痕猶素巾，
明朝紅嬌羞作塵，
春日遲，春波急，
曉紅啼春香霧濕，
青華一失不再及，
飛絲紫空，眼花碧，
樓前柳色迷城邑，
柳外東風馬嘶立，
水中荇帶牽柔萍，
人生多情亦多營。

雪後

寒日晶晶曉，溜聲中庭，
快雪一宵晴，
牆西老樹太骨立，
窓裏幽人殊眼明，
想見漢叢無限好，
怪來詩思不勝清，
江南殘臘相將盡，
會看門前春水生。

與邢麗文登封門城樓

天風異制木蛇空，
雉蝶差差夕照中，
百里山川形勝舊，

萬家煙火歲年豐，
迤南茂苑迷陳迹，
直北荒原識故宮，
會取千年興廢理，
與君極目送飛鴻。

夜坐聞雨有懷子畏次韻奉簡

阜橋南畔唐居士，
一榻秋風擁病眠，
用世已銷橫槊氣，
謀身未辨買山錢，
鏡中顧影鸞空舞，
檻下長鳴驥自憐，
正是憶君無奈冷，
蕭然寒雨落窓前。

歲暮齋居即事

簷樹秋疎帶亂鴉，
蕭齋只似野人家，
紙窓獵獵風生竹，
土盎浮浮火宿茶，
日色射雲時弄彩，
雨絲吹雪不成花，
庭中卉物凋零盡，
獨有蒼松領歲華，
陋巷蕭條少過從，
從燕聞真味泊然空，
荒雞寂畫深庭院。

寒雀西風小樹叢，撫事蹉跎歲暮懷。
人字落雨其濛，鑪香欲歇，茶杯覆，詠得梅花，苦未工。

過吉祥寺追和故友劉協中遺詩

殿堂深寂竹林間，坐戀披陰忘却還。
水竹悠然有遐想，會心何必在空山。
塵蹤俗面強追閒，慚愧空門數往還。
不見故人空約在，黃梅雨暗郭西山。

附協中詩

城裏幽棲古寺間，相依半日便思還。
汗衣未了奔馳債，便是逢僧怕問山。

景德寺

古屋無人犬護籬，偶拋塵土得幽棲。
不知何福能消受，滿地松陰一鳥啼。

次韻題子畏所畫黃茆小景

斜日翻波山倒浸，晚晴初出西南勝。
絕島雙蝶樹色浮，遙天一線鷗飛刺。
誰剪吳淞尺紙間，唐君曾有洞庭山。
古藤危磴黃茆渚，細草荒宮消暑灣。
我生無緣空夢墮，三十年來蟻旋磨。
睡起窓前展畫看，恍然垂手磯頭坐。
湖山宜雨亦宜晴，蒼色籠蔥秋月明。
知君作畫不是畫，
分明詩境但無聲。
古稱詩畫無彼此，以口傳心還應指。
從君欲下一轉語，何人會及江西水。

吳隱之畫像

貪_貪廉自_我非_泉致_{刺史}詩篇萬古新_展卷_{蕭然}袍笏在
世間多少負_慚人
千年遺像識_真難_重是高風不可刊_一樣廣州俱_{刺史}
幾人傳_入畫_圖香

暮春齋居即事

經旬寡_人車蹤跡小_窓蘇_暝色連殘_雨春寒宿_野煙茗
杯_眠起味書卷靜中綠_零落梅花瘦_風吹更可_憐
間庭青草積_春半思蒼茫小_雨作寒食_微風汎_{海棠}芳
情_經病減_白日廢書長何物_供款_枕紫_簾一_炷香

畫鵲

日光浮喜動_簷搃_鳥鵲於_人亦有情小_雨初_收風_潑潑

亂_飛叢_竹送_歡聲

畫鳥

城頭霜落月離離_匝樹羣_鳥欲_定時_會有人_占丈人_屋
微風莫_自鼻_空枝

與達甫燕坐小齋為寫竹石

對坐焚_香習_燕清好風如水汎_簾旌_夕陽忽見_踈踈_影
落木空江生_遠情

秋夜懷昌國

初秋雨時露_夕景_斂炎_疴躡_履遵_廣除_矯首_睇明_河白
露浣_衣帶_高颺_振庭柯_綺月升_雲闕_照我東_牆阿_故人
不得_將良_夜空_婆娑_非無_一樽_酒顧_影當_奈何

陰^蟲抱^蟲蒨^蟲帝^蟲秋風在庭戶微涼逗短葛月出照團露驚
禽飛漠漠顧見庭中樹^隸枝日以疎安能共遲暮人生
豈獨堅坐閱衡杓度夏來騷短髮衰薄已堪數

除夕

搔

梅花欲動意婆娑雪霰侵陵奈歲何呵凍笑供春帖子
殘年清債已無多

辟瘟細細焚靈丹坐倚寒檠向夜闌臘意亦知人戀歲
為留殘雪隔年看

題王侍御敬止所藏仲穆馬圖

犖犖才情與世疎等閒零落傷江湖不應泛駕終難用
閒看王孫駿馬圖

游洞庭東山詩七首

太湖

沙渚依依雲不動風煙漠漠鳥飛回橫空^暝色翻波^去
絕島秋聲繞樹來今古奔騰疑地盡東南偉麗自天^開
眼中浩蕩扁舟在欲喚鷓鴣夷^醉一杯

百街嶺

遙街百磴轉^{扶輿}欽^興崒^下落日^嶺與樹蔽虧湖冉冉
因山高下屋累累儉勤成俗從知富麗秀鍾人信有奇
十載一行殊恨晚分金不見攜黃時^靈

宿靜觀樓

^守先^生作^說記

把被何緣三宿戀燒燈一笑兩人俱秋山破夢風生樹

夜水明樓月在湖盡占物華知地勝時聞入語覺村孤
不煩詩句追清賞太史相間記是聞

游能仁彌勒

鬱然臺殿鎖芙蓉見客山僧自打鐘鐘小檻浮空秋水閑
虛庭隨影夕陽松泗州名在池無塔寺有泗州池能
石師歸寺有峯飯石師嘗住欲掃南牆留半偈白雲
回首媿塵蹤此寺有飯石峯

宿靈源寺

夜造鐘梵入靈源一笑虛堂解帶眠旋接僧談多舊識
偶依禪榻豈前緣離離松檜搖山月兀兀樓臺宿暝煙
塵句何年傳到此壁間有篝燈試讀已茫然

翠峯寺

空翠夾輿松千里斷碑橫路寺千年遺蹤見說降龍井
裏茗來嘗悟道泉伏臘滿山板橋抽蒲團倚戶泊雲煙
書生分願無過此悔不曾參雪竇禪雪竇禪師道場中

游洞庭將歸再賦

城中遙指一螺蒼到此依然自一鄉曉鼓隔溪漁作市
鳴鼓聚人秋風吹枳橘連牆名山更倚湖增勝清賞剛
臨月有光正爾會心空又去不如僧住竹間房

再和昌國遊洞庭西山詩八首

自胥口入太湖

蒹葭繚繞帶胥塘百里沿洄笠澤長新水浮天舟浩蕩

遠山沉日樹蒼涼風煙西去堪乘興雞犬中流別有鄉
詠得鱸肥人膾玉自敲漁榔蒼滄浪

登縹緲峯

薙草遙遵鹿兔蹤飛嵐拂袖吹疎松平湖萬頃玻璃色
落日今尋縹緲峯煙樹吳都晴上掌秋風雲夢晚填鼠
無煩咋指傷韓愈儘有閒情在短筇

下縹緲峯小憩西湖寺

迴嶺懸藤稍倦攀稅鞍中路得禪關百年清淨山中債
半日浮生竹院間小雨磬聲延午夢方池雲影淡秋顏
此行別有堪誇事得與高僧共往還

經桃花塢塢名雞存已廢

夕陽下馬桃花塢不見桃花塢亦秦漢壑春風空舊夢

柴扉流水或秦人圖經可按桑田異詩客多情燕夢新
不用苦辛仍買種梁園金谷總成塵

左神洞

裏梁懷炬探幽玄稍即哈呀復曠然蕩盪微聞頭上浪
光晶別有地中天十年阿物局丹刻相傳在洞一勾
憐君負紫泉飲之長生莫嘆虛圓年願祇應凡骨未能仙

左神道中

玉虛靈府看十年秘恣討知君眼境新平日登高推短賦
西來濟勝有輕身湖山四百天開寺橋袖千家土著民

他日竟^菟裘如有意願^願携書冊作比鄰

謁毛公壇雨不果行

愆

擬攀棲迹拜靈仙辛苦佳期一雨愆短策空多探古興
方壇剛欠訪真緣興懷丹篆愁雲外敗意簷聲客枕前
賴是勝情初未減錦囊添得臥遊篇

遊資慶寺

因^因衲深居湖上山松扉斜掩磬聲寒袈裟對客妨秋定
疏筍開厨破晚餐未愧逡巡留倡子自緣疎野戀蒲團
歸來煙月篇章富乞與幽人得細看

何蓑衣故跡

伴狂

塵世神仙事渺茫綠蓑誰識老^{伴狂}衲華夷日月尋常語

掉首當年動帝王

福壽院殘碑

秋風塵劫草離離曾是前元福壽基願力未隨文字滅
有人下馬讀殘碑

甫田集卷第二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七十一首

方方壺畫

煙沉密樹蒼山暝波捲長空白鳥迴鳥迴細雨斜風簞笠具

船釣船何事却歸來
新波獵獵弄風蒲雨後雲山半有無一段勝情誰領畧
欲從畫裏喚方壺中

書昌國憶母詩後

音容杳渺夢中塵游子空吟寸草草春莫怪拚篇雙淚落
就中吾是有心人

春草冥冥雨暗晴，軒轉頭，二十七更年，平生自謂心如鐵，
腸斷徐卿法母篇。

和荅石田先生落花十首

點運沾蘿已，燦然飛簾撲面，更翩聯紅吹暗雪，風千片，
錦蹙春雲，浪一川，老惜鬢飄禪榻，畔醉看燕蹴舞筵前，
無情剛恨通宵雨，斷送芳華，又一年。
零落佳人意，暗傷為誰，憔悴減容光，將飛更舞迎風面，
已褪猶嬌，洗雨粧芳草，一年空路陌，綠陰明日自池塘，
名園酒散春何處，惟有歸來屐齒香，
蜂穠褪粉，偶粘衣，春減都消，一片飛蒂，挽園風無那弱，
影搖庭日已全稀，樽前漫有盈盈淚，陌上空歌緩緩歸。

未便小齋渾寂寞，綠陰幽草勝芳菲。

帳人無柰曉風何，逐水紛紛不戀柯，春雨捲簾紅粉瘦，
夜涼踏影月明多，章臺舊事愁邊路，金縷新聲夢裏歌，
過眼莫言皆物幻，別收功實在蠶窠。

戰紅酣紫一春忙，回首春歸屬渺茫，竟為雨殘綠太冶，
未隨風盡有餘香，美人睡起空攬樹，蝶飛來却過牆，
脈脈芳情天萬里，夕陽應斷水邊腸。

批蹊李徑綠成叢，春事飄零付落紅，不恨佳人難再得，
綠知色相本來空，舞筵意態飛飛燕，禪榻情懷裊裊風，
蝶使蜂媒都懶慢，一番無味夕陽中。

閒喜穠纖落更幽，樹頭何用勝溪頭，有時細數坐來久，

盡日貪^貪香忘却愁，惹草縈沙，風冉冉傷春恨。別水悠悠，不堪舊病。仍中酒、疎雨濃煙，鎖畫樓。
風裊殘枝，已不任那堪。萬點更愁人。清溪浣恨，難成錦紅雨。塵香併作塵。明月黃昏何處。怨游絲、白日靜中春。急須辨取東欄醉，倒地猶堪藉綺茵。
飛如有意，隨無聲曲砌，斜臺看。得盈細草，栖香朱點染。暗絲^掠棘片玉，輕明江風飄。拾明妃淚，綠葉差池杜牧情。賴是主人能愛惜，不啻綠客掃柴荆。
情知芳事去，還來眼底飄飄。自可哀春漲，平添葉脂水。曉寒思^築避風臺，沾衣成陣。看非雨點，徑能勻視有苔。穠綠已無藏艷處，笑他蜂蝶尚徘徊。

王婆墩次楊儀部韻

遙看塢一聚^聚，到只屋三間。嫗姓隨墩在，僧廊得^得蘇殷秋。濃山照閣雨足，水侵^侵閣依舊。刺船去，回瞻樹杪欄。

江船對月^效樂天何處難忘酒

何處難忘酒，江船對月時。風聲傳語笑，波影散^須眉遠。火山浮動明河天，倒垂此時無一舫。水月負佳期。

金山寺待月

浮玉山前玉露涼，晚潮微上月洋洋。魚龍深夜浮光怪，雲樹遙空帶渺茫。水國題詩，一宿中冷^裏茗薦初嘗。江風吹酒不能睡，起踏松陰自繞廊。

金陵客樓與陳^陵宿夜話^廊

卷書零亂筆縱橫對坐寒窓夜二更
奕世通家叨又行十年知己愧門生
高樓酒醒燈前雨孤榻秋深病裏情
最是世心忘不得滿頭塵土說功名

九月二十八夜夢中作

碧桐已蕭蕭水谷流泱泱獨行蒼莽間
犬吠人跡絕旭日穿樹林青煙忽消滅
時看殿巖風吹落松上雪

題 顯養逸園

書卷茶爐百慮融夢回午枕竹窓風
忙身見畫剛生媿安得身閒似畫中

榮貴匆匆僅目前靜中光景日如年
荊州運甓成何事不博柴桑一醉眠

博

醉

覺

立春日病起

昔絲裏餅薦春盤喜見鞭春在臘前
便與一冬除舊病尚餘七日是殘年
梅花消息嚴寒後絲勝惜懷薄酒邊
旋取物華供帖子暖痕浮綠草生煙

元日書事效劉後村

愁早無端到小齋問愁誰送與誰媒
殘年原未將愁去不是新年別帶來
不求見面惟通謁各刺朝來滿敝廬
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人日停雲館小集

新年便覺景光遲猶有餘寒宿敝帷
寂寞一杯人日雨

風流千載草堂詩，花枝未動臨佳節。
菜飯相淹亦勝期，春色到今深幾許。
小山南畔草痕知。

春日閒詠

時節燒燈近，羈窮獨臥家。
餘寒春撲續，殘困晚煎茶。
土潤先滋草，梅晴薄試花。
新年眠食好，隨分足生涯。

荅彭寅之見贈

寅之與余嘗同筆硯，交游最舊，屬詩有相如之句，推與過矣。

弱冠追隨漸老成，中間多故各深更。
扁舟憔悴橫江夢，短榻淹留共硯情。
論學平生愧知己，定盟當日是同庚。
贈詩珍重知君意，貧病年來類長卿。

同

期陳淳不至

美人期不至，寂寞繞塔行。
短架間書帙，幽窓聽履聲。
空令^開竹徑深負，洗茶鑪春草暮。
雲合梅花初月明，蹉跎殘^錯在次第小。
詩成未敢輕知己，終然媿後生。
新年池上夢，舊雨酒邊情。
眼底非無客，相看意獨傾。

春寒

袍

十日春寒擁毳袍，簾幃漠漠與風鏗。
疎籬雪伴如相待，落月梅魂大費招。
寂寞燈宵猶病在，蹉跎花信轉陰驕。
芳情兀兀惟憑醉，却是愁多酒易消。

詠次明

風神凝遠玉無瑕，十載論文似飲茶。
深靜不教窺喜愠，

寬閒能自應，紛華寄情時。有樗蒲樂博，物成推鑿賞家。
猶自一經淹，舉子年年隨伴踏槐花。

詠孔周

圍坐清談麈尾長，墨痕狼籍練裘香。水亭紙扇歌楊柳，
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躡，齊梁煙月錦篇章。
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毫白玉堂。

詠寅之

十年昂首抗風塵，未信儒冠解誤身。行比曾參還負詒，
文師韓子力排陳。雞羣落落孤抽鶴，瑞世翩翩一角麟。
莫怪操筆經歲困，賞音須屬當家人。

操筆

詠麗文

屬

蕭散平生一布裘，紙窓竹榻自夷猶。常貪總坐能詩累，
積學曾為應舉謀。方外老僧邊結夏，山中啼鳥伴吟秋。
病妻稚子從侵迫，眉上元來不着愁。

詠叔英

白襴惟悴走埃塵，曾有聲名動縉紳。零落田園多故後，
淹留場屋過時人。羣居學道能遠俗，半世投書不諱貧。
怪是偏多巖壑意，自家生長太湖濱。

收

詠嗣業

楚楚瑤枝出謝庭，紫芝眉宇玉生稜。茶經陸羽曾傳訣，
書品陽冰已入能。閒洗碧相留野客，醉圍紅袖押山僧。
相思不到西軒下，想見清香對榻凝。

瑤

稜



寫閒舟圖寄葛汝敬

小舟依渡不施橈，正似閒人遠世囂。
滿徑綠陰初睡起，坐臨流水看春潮。

夏日雨後書事

瓦溜初停旭日高，苔花暈碧草齊腰。
一番濃綠催朱夏，昨夜新波失斷橋。
積雨情懷渾欲病，乍晴衣著最難調。
西齋睡起都無事，時有幽禽破寂寥。

次韻吳德微先生江南弄

煙雨非曉色，彤樓開美人倚。
醉臨妝臺韶華孰，駐顏如玉鏡裏。
年光轉朱轂，春風江岸薜蘿綠。
落盡閒花綺塵鏡，翠屏自度春寒。
曲簾迤重重燕雙宿。

箔

題沈同齋修竹仕女

開畫開花草漫坡，春春零落奈愁何。
詩人自惜鉛華冷，翻出天寒翠袖歌。

陳氏池亭納涼

朱雲鬱天漢，金鳥朗炎曦。
方夏苦埃鬱，言遵芳洞嬉。
息鞅俛南榭，褰裳陰北池。
微涼度鮮飈，淺碧漾寒漪。
短藻翻舞鬣，閒渚集鳥鷺。
流日落翔泳，遊心寓篇詞。
願言領幽意，况復甌心知。
坐撫景光寂，還憐車馬稀。
消搖極瞻諷，且盡不知疲。
疇能均涼燠，無為居所移。

夏夜

煩熇厭修晷，延緣遲清宵。
落景不知暑，餘火夕日驕。
陳

牀弗能寐起坐蔭繁條珍簟無涼思瑤紉有溫聽安得
凌風翻萬里隨飄搖銀蟾麗皎皎雲幕捲寥寥仰睇河
漢流無能挽天瓢似聞隴畝歡夏曠敷良苗既洽三農
利奚辭一身焦所念肌骨柔不任寒暑銷功業未有會
已復朱顏凋
念 骨柔

題忙閒圖

驅車遵長坂迴馬絕飛梁塵頭高十丈有客行趨陰白
雲帶松嶠仰睇鬱以蒼中有遺世人下笑流塵黃黃塵
與白雲曾不隔流水心情一以殊相去各萬里

寄陸安甫

吾友陸士龍瓌姿照瑤壁誰令厄世網光大婿泉石海

濱鬱相望無由慰非隔蕭然點筆餘非千里盈一尺飛泉
落寒空細路緣絕壁如聞犬吠聲不見人行迹白雲縹
緲際應有神仙宅閨風吹瑤華知君有遐適顧君廟廊
器豈久在山澤

次韻荅希哲見懷兼乞草書

牆外車音寂不聞聞閒綠誰解病中紛涼風著意吹芳樹
落日含情詠碧雲高誼乍違黃叔度清篇先枉沈休文
秋來定有臨池興榻得鴛鴦儻見分

三月廿二日家兄解事還家夜話有感

虛堂漠漠夜將分黯黯深愁細語真零落尚憐門戶在
艱難誰似弟兄親掃牀重聽燈前雨把酒驚看夢裏人

從此水邊松下去，但求無事不妨貪。

桃源圖

桑麻雞犬自成村，村遺天遣漁郎得問津。世上神仙知不遠，桃花只待有緣人。

處州劉學諭龍歌乃劉龍洲遠孫便道拜龍洲墓於崑山作詩送之

玉峯之陽荒古原，秋草數尺封寒雲。詩鬼醉鬼涉何誅，山人尚識龍洲墳。龍洲先生天下士，曾以危言犯天子。肯緣祿養倚時人，竟把殘骸託知己。境屍骨斗酒意翩然，不見風流三百年。諸孫沿牒下吳船到此忍，不相流連當日聲華元。不改風雨荒祠儼，猶在桑田修復勤。故老荒儼祭

仆碑重立，煩賢宰有人懷古尚勤，倦況也博。士諸孫賢源流不隔千里遠，椒漿天假今朝緣精神恍惚如相授。父老追隨為搔首，誰云聲迹不相聞。要識忠賢須有後，宦途南北不終留。片帆又逐浙江流，白雲天際渺無極。夢魂常在玉峯頭。

謝永嘉趙君澤寄蘭

草堂安得有琳瑯，備案荷蘭奕葉光。十里故人勞解珮，一窓幽意自生香。夢回涼月甌江遠，思入秋風楚曉長。漸久不聞餘別在，始知身境兩相忘。

小齋盆菊一幹數，花山谷所謂蕙也。初秋忽抽數幹，芬馥可愛，因與次明道復賞而賦之。

時雨祛殘暑，涼颺集華軒。春但衆芳歇，晚蕙抽瑤根。重
茲蘭之屬，不與凡卉羣。離離水蒼珮，翩翩紫霞紳。耿耿
孤榻畔，燕對如高人。啓扉得良友，列案羅清樽。於焉撫
靈植，一笑滌塵煩。微風南燠來，濃馥散氤氳。有時素鼻
觀，即之已無存。譬彼孤潔士，可望不可親。如何庭階近，
有此幽谷芬。相忘餘列中，漸久不復聞。魯哲日已遠，楚
累亦沉淪。無能被雅操，且復醉芳蘊。

丹陽道中次王直夫韻

句曲東來草樹秋，車音隔隴思悠悠。西風黃土流人面，
落日青山觸馬頭。息影道傍分茂蔭，濯纓橋下得清流。
平生莫殺朱翁子，辛苦剛馮妾婦羞。

笑

羞

金陵詠懷

鍾山日上紫煙收，金闕參差萬瓦流。帝業千年浮王氣，
都城百雉隱高秋。聲華誰覓烏衣巷，形勝空吟白鷺洲。
回首壯游心未已，西風策馬看吳鉤。

秋日過竹堂

愛此蕭條遠市聲，山門端不厭癭登。破除塵夢來看竹，
糝點閒情坐有僧。雨後秋光分短菊，樽前風味擘新橙。
興懷先哲經游地，欲繼高蹤愧未能。

元日飲王漢章小樓

元日高樓小，合并物華無。語歲年更一樽，對面貧親戚。
四衰臨頭，老弟兄戀臘。餘寒風漠漠，入春生意雨盈盈。

表

向來日月尋常過，誰有消_二換_一荅太平。

題廬山圖

余為林師寫丘壑高閒，用謝幼輿事也。而石田丈以廬山高賦之，輒亦賦此

壯哉廬山天下奇，瀑流千丈江瀾瀾。何人巨筆寫奇秀，

歐公昔贈劉君詞，菟玄_二樹_一恠_二轆_一萬象萬古直，與山爭馳

蕭田先生山澤姿，壯節五老同崔嵬。名通仕版偶服吏，

癖在泉石終難醫。高堂束絹風披披，令我掃筆為_二嶽_一崎

飛橋細路緣翠壁，偃松絕壑臨蒼坻。已擬先生謝幼輿，

故著逸士泉之酒，就中有理未可說。却被石翁加品題，

惟翁自有王維筆，謂我解畫歐公詩。由來絕得不可和，

況此粉墨那容追。祇應披霧見_二突兀_一度_二此_一峻_二技_一如吾師，

吾師真是劉凝之。我視六一無能為，凝之不作六一遠。

此詩此畫誰當知。

松雪花鳥圖

疎篁顛葉風回枝，老枝點玉梅花初。韶華暗度人未識，

幽鳥得氣鳴相呼。鳥呼花舞春舒舒，鬢鬢生意當庭除。

青紅歷_二醜_一粉墨渝，坐久始覺開珍圖。印文依稀大雅字，

知是王孫吮筆餘。王孫玉雪天人如，寫生不數江南徐。

高齋日暮松雪晴，野亭何處鷗波虛。百年手跡誰與辨，

一笑且看行間書。

題畫

辨

新霜點筆意蕭蕭，不盡秋光鴈影遙。
雙鳥欲浮天拍水，夕陽人在虎山橋。

對雨

獨吟池上雨，拍拍水平堤。
暝色千峯合，涼聲萬葉齊。
翠承深竹重，寒壓晚簷低。
怪得經過斷，街頭一尺泥。

十月

塵凝四壁漠然空，十月江南見朔風。
細雨挾寒催木葉，弱雲將暝暗房櫳。
壯心迂拙懷時事，病骨蕭條感歲功。
忍死不妨留筆硯，儘堪相慰寂寥中。

齋前小山撤翳久矣，家兄召工治之，剪薙一新。
殊覺秀爽，晚晴獨坐，誦王臨川掃石出石色洗

古

松納空光之句，因以為韻，賦小詩十首。

急澗滌囂埃，方墀淨於掃。
寒煙忽依樹，窓中見蒼鳥。
日暮無來人，長歌薙芳草。

道人淡無營，坐撫松下石。
埋盆作小池，便有江湖適。
微風一以搖，波光亂寒碧。

小山蔓蒼蘿，經時失齒萃。
秋風忽披屏，姿態還秀出。
層峯上崇垣，徘徊見西日。

清風自何來，離離灑芳樹。
齋居不知晏，但見秋滿戶。
欲詠已忘言，悠然付千古。

疊石不及尋，空稜勢無極。
客至兩忘言，相對食秀色。
簷鳥窺人間，人起鳥下食。

寒日滿空庭，端房戶初啓。怪石吁可拜，修梧淨於洗。幽賞孰知音，擬喚南宮米。

百卉凌秋瘁，堅盟憐樛松。誰令失真性，屈曲薤鬢鬆。終然大矯在，寒月走蒼龍。

幽人如有得，獨坐倚朱閣。巖岫宵以閒，松風互相答。此樂須自知，叩門應不納。

塔前一弓地，疎翠蔭薤藜。有時微風發，一洗塵慮空。會心非在遠，悠然水竹中。

西日在屋角，落影搖窓光。撫時懷美人，還陟墻下岡。風吹白雲去，萬里遙相望。

雞鳴山金陵勝處，往歲屢游之，未有作也。偶

閱九遠游憑虛閣記追賦

金陵佳麗石頭城，傑閣登臨正雨晴。帝業稱雄維虎踞，游人選勝得雞鳴。長江天際孤帆滅，落日煙中萬尾明。滿目廢興題不得，獨看名畫繞廊行。

題畫

百丈蒼山倚暮寒，仙源無路欲通難。晚來過雨添飛瀑，只好幽人隔岸看。

天外青山半有無，江流萬里月明孤。夜深偶感曹瞞迹，却被傷人畫作圖。

題畫送錢德夫南還

匆匆歲暮束書還，樽酒淋漓離恨閒。明日西齋檢行迹，

暮雲空見越南山

甫田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五十七首

元日試筆

晨光藹藹散祥煙，寶曆初開第四年。
井里蕭條占歲儉，人情薄劣與時遷。
雪殘梅圃難藏瘦，日轉冰池欲破堅。
老大未忘惟筆硯，小窓和醉寫新篇。

人日立春

東風剪韭薦時羞，細雨江梅破晚愁。
眼底日辰剛數七，夢中春色又從頭。
誰修故事裁金勝，恰有殘寒送土牛。
珍重道衡今不作，花前詩思總悠悠。

懷次明

高居寂歷鴈村前，中有幽人抱枕眠。見說常貧妨道味，
從教小病養閒緣。三旬閉戶桃花雨，一味安心柏子煙。
安得袪除將艇子，橫塘新水綠娟娟。

春曉曲

綠

翠塵沃日煙霏霏，形光飛上十梁思。誰家高樓鎖春色，
金鋪約戶蟠雙螭。東風掠幌鸞梢動，瑤島蘭溫睡初重。
起來臨鏡悄無言，燕情自理雙鶯夢。夢回生怕守宮殘，
捲袖衫繡獨自香。燕子御春欲飛去，海棠猶自勒輕寒。
簾幕重寒朝不捲，綺疏結香香較淺。欲裁羅段作春衫，
自藝薰鑪慰金剪。

壚

淺

段

春夜曲

雲貫月溶金波，碧煙暮樹春婆娑。海珠泣紅花露重，
蜃脂流絳蘭逶迤。越羅複幙交流蘇，繡襦結帶明青蛾。
金壺轉刻形龍濕，漏水濺濺轆轤遊。轆轤沉沉軋銀井，
晝鼓難淹夜愁。永起看青漢，不成眠不見雙星見河影。
河明月淡斗橫斜，通宵春思匝天涯。眉端心事說不得，
自調新譜按琵琶。

庭中海棠為風雨所敗

病起傷春試倚欄，名花經雨已摧殘。等閒一片愁飛却，
滿地腥紅更忍看。
崇朝妬雨損花枝，更著狂風徹夜吹。莫自怨他風雨惡，

靚妝能有幾多時

獨坐

獨坐茆簷靜澄懷道味長年光并書卷出事續爐香日出鳥鳥樂雨收花竹涼蕭閒習成懶不是寡迎將

梨花

寡迎

剪水凝霜妬蝶裘曲闌風味玉清溫粉痕浥露春含淚夜色籠煙月斷魂十里香雲迷短夢誰家細雨鎖重門洗妝見說清明近旋典春衣置酒樽

錢氏西齋粉紅桃花

溫情膩質可憐生浥浥輕韶入粉勻新暖透肌紅沁玉晚風吹酒淡生春窺牆有態如含笑對面無言故惱人

莫作尋常輕薄看揚家姊妹是前身

春興

昔陽轉芳席淑景麗清嘉晨風扇微和百鳥鳴周遮繁陰法清露朱英耀朝華端居媿物化起擷崇蘭葩貞芬媚幽獨常思委泥沙青青陌上草日夕遍天涯妍英弄芳意柳色含春姿物華浩無涯駘蕩東風吹東風日以煥草色日以滋青春萬里道遊子有所思浮雲漏白日宿露朝已晞攀條惜婉麗忽得瓊瓊枝芳悰未有托暮景已西馳善華難復恃結藹聊自怡

東禪寺

聊

古寺幽深帶碧川坐來清晝永於年虛堂市遠人聲斷

小砌風微，樹影圓，筆硯更憤，閒裏債，若董聊結靜中緣。
落花啼鳥春如許，却誦新詩，憶遇賢。東禪有詩云門前
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
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詩人孫太初過訪

把劍南來賦遠遊，又看東上浙江舟。山齋動是經時別，
菜飯聊堪半日留。醉裏江湖真有味，春來花鳥正關愁。
天台鴈宕平生夢，憑仗詩囊次第收。

暮春雨後陳以鈞邀游石湖遂登治平

貪看粼粼水拍堤，扁舟忽在跨塘西。千山雨過青猶滴，
四月尋春綠已齊。湖上未忘經歲約，竹間竟得舊時題。
晚煙十里歸城路，不是桃源也自迷。

題畫

東風吹春著幽谷，宿雨浮煙樹新沐。斜橋曲徑帶流水，
白日疎籬蔭濃綠。晴江隔世不隔山，百疊蒼螺墮茆屋。
輸却長吟抱膝人，鎮日臨磯弄晴綠。
千巖拔地排青蒼，古松櫻櫻連重岡。岡迴嶺復得奇絕，
瀑流千丈垂銀潢。盤盤細路入雲長，雨涯對起縣飛梁。
雲重路僻不知處，應有仙家在深塢。夕陽變滅晚山寒，
無限風煙屬倚闌。

與宣興吳祖貽夜話有作就簡李宗淵

吳克學

有客扁舟自陽羨，夜堂風雨對高眠。不辭談笑成佳會，

倦覽淹留，有宿緣^緣。別後交遊如夢裏。意中山水落樽前。青燈酒醒，還生戀。明日煙波更渺然。

春日

茆屋泥香，燕子飛東風日暖。谷鷺啼^鷺，游人漫自穿花柳。別有春光在竹西。

金陵秋夜與彭寅之湯子重步月

雙闕^闕深沉夜向闌。碧天露下，暮衣單。風吹急，拆嚴城閉。月照行人古道寒。往事悠悠歌鳳去。青山靡靡識龍蟠。壯懷萬里同游在。滿目風煙引劍看。

題黃應龍所藏巨然廬山圖

筠陽文學倦官職。十年歸來，四壁立。探囊大笑得片紙。

不喜瓊球加拾襲^襲。携來示我，俾品評。謂是名僧巨然筆。渙跡^渙澗踪，那辨真。行間雙印還堪識。古篆依稀贛州字。先宋流傳非一日。要知源委出珍藏。未論誰何定名跡。墨渝紙敝神自存。老筆嶙峋況超逸。岡巒迤邐蘂密樹。浦漱索紆帶村室。盤盤細路繞山椒。斜引魚梁更東出。途窮山盡得幽居。穹宮傑構臨清渠。仙邪佛邪定何處。髣髴勝境如匡廬。還從文學問何如。大笑謂我言非虛。自言遠遊真不俗。曾見廬山真面目。五老之峯披白袍。王虹萬丈時飛瀑。某丘某壑皆舊游。展卷晴窓眼猶熟。孰抵今老倦到無由對。此時時作臥遊。漸余囊足不出戶。聞君此語心悠悠。高懷尺尺已千里。眼中珠覺欠扁舟^殊。

書吾尹扇

溪頭古樹靜全陰，溪水盈盈不受塵。五月江南新雨歇，
晚風多少納涼人。枝頭青子却收功，傷人不識天工巧。
猶戀飛花怨晚風。

道復西齋古石

玲瓏蒼壁太湖姿，浪蝕沙淘面面奇。百穴暗窓通玉女，
一拳小石夢仇池。乍逢合下南宮拜，欲詠還輸白傅詞。
便擬高齋題列岫，朝來秀色滿檐帷。

傅

吾尹邀遊虎丘奉次席間聯句

使君置酒贊公房，飛蓋追隨草木光。選勝不辭蕭寺遠，

為閒翻遣老僧忙。千村霽雪人憑閣，一塢碧雲山墮墻。

斜日離離賓客亂，好修故事續歐陽。

同子重晚步過竹堂

濠股東來得斷垣，一龕清梵托旃檀。蒼苔繞徑無塵到，
落日敲門借竹看。風急簾光先送曠，春陰梅韻獨禁寒。
鐘香深寂蒲團淨，欲就山僧結淡歡。

暮春遊石湖

郭外南湖一鏡開，吳宮煙草暗荒臺。道人不與興亡事，
只記溪名是越來。

過眼諸峯應瘁忙，新晴草樹鏡湖香。不知叅政移家後，
若箇重來問海棠。

范石湖每歲携家汎湖賞海棠

茶磨楞伽次第。經淡煙消處。五湖明。一樽斜日湖亭上。
閒看西山弄晚晴。

夏意

五月江南櫻筍殘。疎花吹盡綠漫漫。雨來恰及梅黃候。
春去猶餘麥秀寒。白日幽深茆屋靜。野情蕭散芡袍寬。
美人何處經時別。滿耳新蟬獨倚闌。

五月十三日種竹

分得亭亭綠玉枝。雨餘生意滿階除。凌稍已展疎疎葉。
護粉聊營短短籬。肯信移來真是醉。不憇俗在未能醫。
人間此夜頻前席。涼月虛窓更自宜。

早起

席

殘更斷續天蒼蒼。開門汲井夜欲央。鷄聲人語杳無際。
落月曙色相為光。臨風短髮不受盈。握法露碧葉微生涼。
屋頭日出萬事集。惜取靜境聊徜徉。

孔周經時不見日。想高勝居然在懷。因寫碧梧
高士圖并小詩寄意

覺
漢漢疎相灑。百涼濺濺寒玉漱。迴塘馬蹄不到清陰寂。
始寬空山白日長。

夜坐

溽暑夜不寐。涼風初解圍。起看星漢動。坐久語音稀。殘
月耿猶在。流螢忽自飛。一聲何處鶴。露下欲沾衣。

九日汎石湖

汎

煙歛吳山翠，擁螺重陽晴。晴暖似春和，閒暗已付清油舫。
斜斜日，輕搖綠玉波。橋外連錢游騎，屬水邊，紈扇麗人過。
黃花何處，翫佳節，白鳥滄洲引興多。

余爲黃應龍先生作小畫久而未詩黃旣自題其端復徵拙作漫賦數語畫作於弘治丙辰距今正德辛未十有六年矣

尺楮回看十六年，殘丹剝粉故依然。得君品裁知增重，顧我聰明不及前。小艇沿流吟落日，碧山浮玉漲晴煙。詩中真境何容贅，鄉續當年未了緣。浮

十月五日出城暮歸門園留宿南濠王氏溪樓與履約昆仲夜話有作

永濟橋南水閣斜，夜深投宿靜無譁。淹留短榻行邊約，只尺孤城夢裏家。碧樹報風吟細葉，青燈閃雨落寒花。玄言寂寞都無寐，消得清腴一味茶。

同次明九達及王氏兄弟汎舟游橫山

蘭橈十里下橫塘，漠漠風撩鬢影涼。野水秋來寒玉淨，碧山西去暮雲長。行邊黃偃未，栖畝眼底紅酣樹飽霜。飛盡落霞新月上，空江渺渺白蘋香。

題畫

隔浦羣山百疊秋，青煙漠漠望中收。松搖落日黃金碎，江浸長空碧玉流。水閣虛明占勝槩，野情蕭散在滄洲。人間佳境非難覓，自是塵緣不易投。

題國用汗漫游卷

江湖蹤跡自年年，去住隨緣興浩然。三月鶯花燕市酒，
一林書畫米家船。留連勝事登山屐，狼籍春風買笑錢。
回首馬遷今不作，為君重賦遠遊篇。

不寐

展枕不得寐，沉沉玉漏淹。一燈寒照壁，半夜雨鳴簷。有
味留貧在多，愁與病兼。鬢邊新白髮，應為小詩添。

新寒

木落見清真，端居物自春。窓虛蠅聲紙，院靜鳥窺人。白
日經簷短，青衫卒歲貧。新寒滿城郭，欲出畏風塵。

登樓

萬里新寒襲敝裘，故人何在獨登樓。江山搖蕩愁無際，
鴻鵠哀鳴去有求。北首長安雲日暮，西風淮海戍塵秋。
誰懷杞國十年慮，目繞碧天空自流。

次韻孫太初秋夜汎月之作

煙歛依依樹，鷗飛漠漠田。短簫吹夜月，高興落江天。遠
火搖輕浪，跳魚驚過船。良辰不易得，吾敢卜明年。

冬日楊儀部宅讌集會者朱性甫朱堯民祝希
哲邢麗文陳道復及余六人分韻得酒字

徂冬肅玄陰，涼颺集虛牖。璫霞暈時晴，朝旭射簷溜。欣
言對羣英，況我平生友。結交廿年更，復此同樽酒。羽觴
激清絲，蘭羞粲朱豆。豈無高讌會，重此文史舊。茲焉申

故好歲晏期勿負

歲暮雪晴山齋肆目偶閱謝臯羽詩窮冬疑有

雨一雪却成晴喜其精妙因衍為韻賦小詩十

章

歲晏羣芳息枯條鳴北風層陰結黯澹朔雪飛長空玄

冥肅景象物化歸終窮妍華肇伊始冉之收春功

積雪縞晴晝離之見高松暎茲歲寒枝不復知春冬旭

光時明滅奄忽浮雲蹤塵心不能最歲晏徒忡忡

朝光射晴綺飛翼炫瑤姿微風吹竹葉文王粉差之霜

草行已繁冰谷流寒漸玄機抱終始逝矣夫何疑

夜寒拂衾裯曉色明空牖有客從叩門稚子方擁帚玉

梅已敷英寒香在纖手一樽疇與同自入無何有

空庭集饑鳥景色入寒冱濃陰釀朔雪松石積縞素玉

顏不堅好日出四簷雨薄晚北風微幽人啓朱戶

朔吹號枯藤日暮殊未息居人事塞向鷺鳥厲高翼不

知夜來雪庭戶皓已積未幾端可期三白已兆一

陽卉不復昨研沼冰初結雲日弄寒姿晶光互明滅雙

扉風自掄陋巷人迹絕庭鳥忽自飛蒼松落殘雪

初旭射茆簷枯叢戀寒雀睡起無餘聲風簷時自約展

冊娛道言樽酒獨斟酌無人不妨閒客至亦不却

擁寒不出戶焚香娛燕清朝日照盃盞浮光上虛楹修

竹不受風時之蒼玉鳴情溢眉宇酒醒詩亦成

開詩

新

殘雪不蔽尾，新溜收寒聲。晨威凜以嚴，雲日麗新晴。凌風振叢薄，枯卉不復榮。年光屬歸歛，懶淡有餘清。

虎丘劍池相傳深不可測，舊志載秦皇發圖，
墓鑿山求劍，其鑿處遂成深淵。王島偁作劍池，
銘嘗辨其非。正德辛未冬，水涸池空，得石闕，中
空不知其際。余往觀之，賦詩，略同游者和而傳
焉。

吳王埋玉幾十年，水落池空得墓碑。地下誰曾求寶劍，
眼中吾已見桑田。金鳧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
每得元之論往事，蒲山寒日散蒼煙。

除夕

歡悰入病垂，少減素髮侵。愁冉冉，加誰有聲名。垂宇宙，
自憐零落員年華。東風綠帖裁，春草殘雪青。燈剪夜花，
惜取一樽，願見在中原。我馬暗驚沙。

甫田集卷第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四十二首

元日承天寺訪孫山人

六街斜日馬蹄忙，自覓幽人叩竹房。
一函內景對焚香，當年結習住僧家。
對客分泉自品茶，欲識道人高潔處，
紙窓殘雪照梅花。

人日孔周有斐堂小集

華堂漠漠，悄寒輕，聊應芳辰。設菜羹，竹外風煙，闌秀色。
樽前樂日麗，新晴占微誰，向東方朔思發空懷，薛道衡
誰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短髯寂寞花勝在，相看無復少年情。

九遠陸期人日會城中，既而不至作詩見懷奉答。
人日故人偏入望，洞庭煙水隔蒼公。不教綉菜傳纖手，
空復題詩寄草堂。老髯金花誰鬪勝，古梅殘雪白吹香。
尋常佳節多惆悵，何況差池負酒觴。

次韻毛大參辭魯言有感之作

十載中朝仕，有聲青雲末。路更收為久，知元亮多高韻。
聊托嵇康事，養生尊酒風流青髯在草堂。歸計綠陰成，
君恩不與塵心斷。回首江湖萬里情。

桑梓棲遲已有年，可能騎馬負春田。九天雨露雙龍
詔，滿地江湖一釣船。曉起青山供短笏，雨餘修竹長新

鞭。投閒不落幽居事，一任浮雲過眼前。

上巳日獨行溪上有懷九遠

郭外青煙柳帶柔，洞庭西去水悠悠。故人不見沙棠楫，
燕子齊飛杜若洲。日落晚風吹宿酒，天寒江草喚新愁。
佳期寂寞春如許，辜負山花插滿頭。

寒食自橫金歸汎石湖

澤國春深霧雨收，越城橋畔水爭流。斷煙西去浮蒼嶼，
斜日中川起白鷗。村店寂寥寒食節，行人迢遞木蘭舟。
芳情滿目東風急，欲採汀花不自由。

三月既望同吳次明蔡九遠陳道復湯子重王
履約履仁汎舟石湖遂登治平以天朗氣清惠

風和暢為韻分得朗字

良期每多違，佳節悵虛往。薄言城西游，餘春遲幽賞。日
色漾連漪，天光發融朗。清吹飄文裾，瑤湍激蘭漿。寄懷
淡清川，平明眺遐壤。晴霏動遙岑，清煙散修葺。亞竹孤
卉明，隔水春禽響。及此單袂成，聊寄躡流想。

題魏國夫人夜游圖

紫塵拂響春融久，參差飛輕騎。如龍錦鞞繡帶簇，妖麗
絳紗玳燭圓。香風春風交花光，屬路後騎雍容前。却顧
中間一騎來，逡巡秀眉玉頰真。天人翠微無髻被，稱身
彷彿當年號。與秦佳人絕代真，難得安得君王不為惑。
豈知尤物禍之階，不獨傾城竟傾國。一時喪我己足惜。

後世方誇好顏色，暗定展卷漫多情。百年青史自分明，
莫言畫史都無意。尺素還堪鑒興廢。

晚雨飲子重園亭

高齋落日偶，追從樽酒淹留。一笑中芳草滿庭飛燕子。
晚涼和雨在梧桐，江魚繞筋肥烹玉野樹藏春淺映紅。
潦倒莫言歸更緩，習家池館愛山公。

游幻住菴

行々西郭雨，牛鳴路轉橋橫得。化城深巷鳥啼山木暗，
清溪日暖白煙生。興懷徃哲悲陳迹，每到空門損世情。
坐憇蒲團留不得，碧雲回首暮鐘聲。

次韻題王山農墨梅

聲

捐

西湖老樹凌風霜數英，夾夕先羣芳。負姿不作兒女態，
炯然冰玉生寒芒。窮寒襲人膚欲裂，幽人自泳孤山雪。
至今秀句落人間，暗香浮動黃昏月。却恨無人續高韻，
墨痕聊寄江南信。不關素質暗緇塵，剛愛鉛煤點新髮。
懷疑寒影照昏鈿，刻畫無鹽誰濫觴。逃禪已遠，嗣者寡，
彷彿尚記山農王。山農何處骨已冷，展卷令人雙目醒。
何因為喚玉妃魂，極目晴波湖萬頃。

病起秋懷

臥病經旬，一榻空起來。高閣見秋風，蒼茫野色浮天外。
狼藉霜痕落鏡中，滿地江湖愁。花足何時，淮祭却收功。
浮雲奄忽行，銷滅雙目依然通。斷鴻

送

蕭蕭木葉下平皋，衰髮鬢髻怕自搔。烽火東南滄海暗，
夕陽西北暮雲高。閒懷已負青團扇，野興初生白苧袍。
蕭散只應輸宋玉，能將九辨續離騷。

秋日西齋

紈扇無聊髻怯風，芙蓉波冷月溶溶。不知秋色來多少，
飄盡西齋一樹桐。

寄魯南陳子

江入秦淮八月寒，長干只在斷雲間。閉門自覺驚人句，
細雨秋風憶后山。
蒲地干戈卒未休，吳江楓冷又驚秋。美人何處煙波渺，
手把芙蓉特地愁。

中秋日同諸友月洲亭看雨有作

為愛芳洲綠玉灣，共來沽醉野亭間。一年索莫中秋雨，百匝空濛負郭山。水竹會心非在遠，天時多故不妨閒。獨憐日暮移舟去，不得高歌載月還。

漕湖一名蠡湖，相傳范蠡所開，或謂通漕運而

設。癸酉秋八月十又七日，同錢元柳陳道復顧

朝鎮朝楚夜汎，有作

痕

渺々中流滌小舫，露華初冷碧天高。一痕落鏡秋宜月，萬籟無風夜自濤。消盡霸圖猶說蠡，傳流餉道不通漕。浮樽自適東南興，何必林蘿汗錦袍。

道復西齋偶成

風生迴渚玉連漪，秋晚節簷白日遲。一事不經心境寂，離々松影坐來移。

過孫文貴不在對庭中新竹

一室才容膝，居然不受埃。恍如城郭外，時有野人來。簷綠搖新竹，塔紋蝕古苔。未妨鼎對寡，推景自徘徊。

九日期九遠不至，獨遊心重，游東禪作詩寄懷

兼簡社中諸友

東郭名藍帶曲隈，三年行樂雨回來。依然舊境牆遮樹，久斷塵踪砌有苔。落日懷人流水遠，秋風撫掌菊花開。良辰在眼休教負，相對山僧把一盃。

詠庭前藜菊

寒英翦夕美輕黃百卉凋零見此芳天意也應憐晚節
秋光端不負重陽却原慘淡風吹日籬落蕭條夜有霜
輸與陶翁能領畧南山在眼酒盈觴

秋夜

斷

澤國

米

新寒高閣夜何其野笛荒砧不斷思澤國變衰菰葉老
長安迢遞帛書遲江空露下芙蓉葉月出風吹桂樹枝
何必潘郎能自省年來青鬢已絲絲

病中遣懷

經時臥疾新經過自檢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
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
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

潦倒儒冠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
浮媿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深黃葉暗松關
不妨窮巷頰回轍消受鱸香一味閒

題西川歸棹圖奉壽見素中丞林公

蒲陽中丞千人英懷忠事君老彌負向來聲華四海
傾一言忤志還歸耕歸來憂世殊未已況也黑頭方壯
齒天子俄縣西顧憂尺一到門投袂起卷甲宵馳萬
里輕竟窮窮高報明王捷書朝入劍門關高情暮在
壺公山豺狼滿道不可往錦城雖樂何如還功成身退
古所難角中東第疇能攀蜀江落日千里歸心更比
江流駛玉壘浮雲千萬重不如先生煇典濃瞿塘滌瀨

聲撼空，落日慘淡，挂長風。鳥道衝絕，悲聲聚，城眉宛轉。
聞芙蓉，清天一髮，任回首，江山與我俱無窮。嗚呼！江山
與我俱無窮。先生一擢岷岷東。

賦得野亭秋興

斷雲狼藉，進簾攏，天地蕭條。四壁空盡，日倚闌，黃葉雨，
一番吹響。白蘋風，年光搔首，孤鴻外，山色復愁。落照中，
欲寄閒情，無那遠煙波，江上採芙蓉。

對雪

短榻無聊，擁敗綠，亂門深雪。塵簷低蒼松，白石寒，相照
田，卷斜橋去。欲迷舞態，不禁風脉，久羈懷，都似鳥，淒么
小山詩思清，如許不目，高人出剡溪。

冬夜

煙鎖凝塵，四壁空青。燈欲灺，夜溶溶。涼聲度竹，風如雨，
碎影搖窗。月在松牖，拂蕭條，聞永漏，草堂搖落已深冬。
不堪酒醒，淒然地，撫景懷人，意萬重。

月夜登鳳門西虹橋與子重同賦

白霧浮空去，渺然西虹橋。上月初圓，帶城燈火，千家市
極目，帆檣萬里。船人語不分，塵以海，夜寒初重，水生煙，
平生無限登臨興，都落風欄露榭前。

先友詩 有序

某晚且賤，弗獲承事海內先達，然以先君之故，
竊嘗接識一二。比來相次淪謝，追思興慨，各賦

一往命曰先友，不敢自托於諸公也。

太僕李公應禎

太僕在三舍，抗言拒刑臣。公在太學，中官牛玉欲平生
疆執志已，未達，身十年更外制，耿挺正言拒之。孤
飛鴻翹一角，麟卿監晚朝。白髮已盈中，故國有佳
山長歧多風塵，終然絕俗姿。逸去疇能馴。

參政陸公容

陸公夢東鳳，少小已翱翔。公少與張滄洲、秦陸靜逸、耿
文莊公識，公在班行職。方振風采，抗疏扼羣璫，章程
在司馬，至今猶耿光。名隆毀斯來，澆搆伺其儔，參藩亦
晚達，竟為讐者傷。清風不終泯，遺書滿緹緗。

定山莊公果

定山古通儒，學道希聖賢。古義與時遠，斂息責田園，黃
花媚坐徑，白鳥泳清川。悠々青山適，一往三十年，高羅
布為求，欲致無由緣。非無濟世心，亦有清廟篇，惜哉用
遺林，雪落成棄捐。

文定吳公寬

有偉廷陸公，居然古明德。道義周一身，文章可華國，悠
々明堂思，允矣清廟瑟。惜哉晚登庸，位用殊未極，還能
敦薄夫，坐亦消澆慝。德淵物為遷，曾誰親聲色，聖賢不
復生斯人，重吾憶。

禮侍謝公鐸

巖之天台山下有幽貞士咀英擷芳艸燁然散霞綺早
歲登延閣回翔石渠東壁雍育羣材金匱抽青史雖復
思眷殊不為纒組累方巖有書堂歸來還弟妹屢已不
終淹誰應會深旨

處士沈公周

東南有一士蘭帶芙蓉裳瑤珠雜瑤珞皎然明月光不
隨鳴鳳下^其與黃鸝翔秋風自寥廓羅網漫高張采芳
涉秋苑看雲撫層岡不為干世得白雲聊徜徉悠々天
隨子千載永相望

參議主公徵

王公夫何如侃々古遺直一命青瑣圍慷慨思效職此

身朝闕廷暮已在絕域所期言職伸寧計一身抑丘樊
樂優游天子思舊德陝郊甫旬宣適歸一何亟松菊
媚坐人鍾山有佳色

太常呂公憲

太常名家子英々蒼玉珥文章足華煥秉志亦堅完禮
曹肅供奉弱冠已騫搏不受蔭補郎自致青雲端滁山
沐列錦銀臺達糾彈所至必宣秉云胡不終安只應千
首詩終古無能刊

蘭房曲戲贈王履吉效李賀

彤雲旖旎霏祥光蘭椒沃壁合瑤芳流蘇嬈夕闈洞房
晚波繡燭搖鴛鴦鴛鴦雙飛情宛轉紫帶垂螭覺螭綏

綠膏照粉玉，缸斜瑤鴨融。春翠雲暖，海綃落枕，夜何如。
美人笑擲雙明珠，巫雲朝。飲金釵溜，不恨巫雲，恨花漏。

除夜

釵

擁寒枯坐，夜無聊。杯茗蘊薰次第消。獨有戀人燈點，
可堪卒歲雨蕭。公醉供春帖，用吟草，病撫辛盤，懶頌椒。
少日馮陵都遣却，只將雙鬢待明朝。

甫田集卷第四

甫田集卷第五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五十一首

梨花山鷓

物華無賴酒初醒，
奕之梨花照晚晴。
恠底山禽啼不歇，
十分春色近清明。

同王履約過道復東堂時雨後牡丹狼籍存葉
底一花感而賦待邀道復履約同作

推脫塵緣意緒佳，
衝泥先到故人家。
春來未負樽前笑，
雨後猶餘葉底花。
矮紙凝霜供小草，
淺甌吹雪試新茶。
憑君莫話蹉跎事，
綠樹黃鸝有歲華。

關

偶過甫里乘月至白蓮寺訪陸天隨故祠

一龕香火白蓮宮，古社猶題甫里翁。坐挹高風千載上，

依然舊宅五湖東。雨荒杞菊流螢度，月滿陂塘鷓鴣空。

故草已隨塵土化，空瞻遺像寂寥中。

祠有唐時遺像為狂人所化滿腹中

皆翁手稿後像雖設而稿不可得矣

王履吉示余春日即事之作久而未復三月望

後汎舟出西郭借韻贈答

郭西楊柳綠煙多，續夕春舟載綺羅。落日千山眉斂黛，

清江一曲眼橫波。偶追勝踐拋塵慮，坐惜芳華對酒歌。

欲賦江南游子意，古原春草恨如何。

晚晴

蒨簷漠漠晚風微，曲院無人雨霽時。忽見碧窓疎影亂，

一痕新月在花枝。

滄浪池上

楊柳陰陰十畝塘，昔人曾此泳滄浪。春風依舊吹芳杜，

陳迹無多半夕陽。積雨經時荒渚斷，跳魚一聚晚波涼。

澌然詩思江湖近，便欲相携上野航。

過吳文定公東莊

相君不見歲頻更，落日平泉自愴情。徑草都迷新轍迹，

園翁能識老門生。空餘列榭依流水，獨上寒原眺古城。

匝地綠陰三十畝，游人歸去亂禽鳴。

陪蒲澗諸公游石湖

亂

杜若洲西宿雨過行春橋下長藤蕪青松四面山園寺
白鳥雙飛水蒲洲故壘春歸空有迹扁舟人遠不堪呼
相看_{不盡}與_興亡恨落日長歌倒玉壺

同復仁濯足劍池

崖壁

舍舟即嶽嶼探策入窈窕窮巖蒼鐵直下千尋表絕
磴懸飛梁仰首心欲悼陰壑多長風六月更幽悒秋聲
落井幹翠雨滴深篠與君富閒懷竟日恣幽討都將雙
足塵濯向十年沼

詩

早起露坐

炎宵不能寐起坐寒絺幘繁星麗中天明河連曙暉涼
風不滿髮落月猶在衣中庭草木稠宿露朝未晞人生

晞

亦且暮急景無停機_且時懷美人欲往情依公暑寒互
推遷安得願無違

與王欽佩顧華玉夜話

燭跋熒々照酒明故人相對說平生差池何止三年別
老大難忘一舉名殘夜池塘分月色遠門楊柳度秋聲
不辭筆硯霜嘉會去住江湖各有程

渡江

曉浮龍江三百里葦葭漠々首重回天連舊禁青雲繞
日出中流白霧開滿目秋光聊北渡隨舟山色更東來
分明記得盤游地一抹蒼煙是鳳臺

烏衣鎮望滁州諸山

東菖城頭曉月殘，烏衣鎮上水潺湲。偶來下馬三家市，
先見環州百里山。道路重經渾不記，人情未遠尚相關。
舊游最是西南勝，擬辦青鞋一醉攀。

栢子潭

絕壑溟沉古隧長，飛樓散盡栢蒼么。空山雨露曾沾溉，
春水魚龍已奮揚。地脉何由關至治，野人猶解說先
皇。只應壞碣奎文在，秋草難埋永夜光。

滁州官舍侍少卿家叔夜話

宦轍滁陽弟踵兄，我緣諸父得重經。只應故榻曾聽雨，
敢儼虛堂是聚星。兩世相看親叔姪，百年好在舊門庭。
夜闌無限分違意，月滿空階酒正醒。

游醉翁亭不果寄滁州故人

當時踪跡雨峯間，足馬重來不及攀。曾有題名留壞壁，
羞將塵面見青山。未應啼鳥知人樂，空望清泉東谷還。
寄謝故人休見道，百年雙足會須閒。

宿江浦有懷定山先生

驚風木葉夜毳毳，獸宿江城酒半酣。千載名山無謝傅，
一生知己愧羊曇。青燈暮雨殘詩帖，明月蒼松舊草庵。
二十年來頭欲白，當時心事向誰談。

舟中望金山

一笑推蓬見碧岑，可堪行役負登臨。舊游淮上三年夢，
回首空餘萬里心。初日樓臺相映照，凌波草樹自浮沉。

無由去，汲中冷水，臥聽寒潮雜梵音。

失解無聊，用履仁韻，寫懷兼簡發九達。

夜半休驚，負壑舟已應吾道，屬滄洲夢中，桂樹青天，月
江上芙蓉，玉露秋疲馬尚憐，街檠在，冥鴻翻困，稻梁謀
倦游更憶相如遠，落日蒼茫立渡頭。

九日間居用淵明韻

端居念物化，草屋秋風生，白雲從東來，因之感浮名素
髮已充領，世態移聰明，窮無致用資，安事蜚英聲，塵埃
失故步，老大懷弱齡，著華不復妍，白日已西傾，撫時不
能忘，徒倚當前榮，寒花媚幽歎，悵然傷我情，愴茲霜露
早，寧知歲功成。

歌

贈王直夫

憶昨追隨試有司，少年先聽鹿鳴詩，老無時命吾何恨，
君負才名衆所推，盛世豈容駒在谷，雲遶行見羽為儀，
馬蹄輕疾香塵起，萬里天風拂桂枝。

東禪寺

古寺謝輿馬，清臨綠玉巒，雙禽啼竹逗，獸大獲松關，落
葉秋滿地，夕陽僧自閒，偶來還自去，回首碧雲間。

石湖作

落日淡煙消，平湖碧玉搖，秋生茶磨嶼，人在越城橋，樹
色晴洲斷，鐘聲古寺遙，西風吹短髮，還上木蘭橈。

秋日同杜允勝湯子重游東禪次子重韻

人事無停機，曦暉正流耀。及茲東城游，駕言謝紛要。抄
秋霽，景逾寒。原入高眺，靜躁本無媒。憂欣自人，及靡之
霜，鶴明歷之幽。禽調獨行心，已怡況也。偕二妓，投社慚
淵明能待，得清照燕淡折玄旨。悲吟發孤竅，一語何足
稽。後期真未料，微風西北來。冷然雜清嘯。

錢氏池上芙蓉

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轉在中洲。美人笑隔盈盈水，
落日還生澹澹愁。露洗玉盤金殿冷，風吹羅帶錦城秋。
相看未用傷遲暮，別有池塘一種幽。

題畫

密葉啼參漏夕陽，波心寒玉漱回塘。玄言消盡人間事，

一壑松風滿鬢涼。
寂寞平臯帶淺灘，幽人時共夕陽還。水禽飛去疎煙滅，
日送秋光入斷山。

追和錢舜舉山居韻

翠深山帶屋，綠淨水通門。泉石情還重，丘園道自尊。種
蕨添野色，留竹護籬根。樂事惟心會，休逢俗子論。

次韻荅子重東城見懷之作

愁雲薄層漢，北雁鳴霜梅。天寒霜雪繁，零葉被長隄。遠
洲宿修菴，曲路紛留萋。南窓夢佳人，覺來隔山谿。坐期
不得將，日暮聞莎鷄。秋風日已至，蘭卉一何稽。憂思無
能解，起行涉荒畦。獨言疇與晤，樽酒為誰携。終然無所

適歸未對青藜素書自何來展讀情更悽人生貴協志
何用悲秦齊結交不從中對面分雲泥

邢麗文顧訪小齋話舊

十年踪跡一追歡已覺蕭々兩鬢殘里社與君游最久
頭顱如此見何難不忘習氣評新業相顧塵埃只舊冠
為說流光堪戀惜故盟從此莫教寒

題畫

暎霜清雁影高空庭木葉已蕭々夕陽忽送西窓影
一片江南落素絢

雙幹亭々碧玉明翠陰涼沁石牀清南風吹斷窓間酒
臥聽蕭々暮雨聲

病中辱履仁過訪

西風零雨歇坐逕故人來落葉已滿地草堂寒未風清
心香續篆引筆硯封埃無汁留君得依然日暮回
秋聲繞茆屋落日井梧寒疾病淹愁在風煙逼歲殘
閉門車轍斷圓脰帶痕寬勞謝王玄度時來竟故歡

寒夜

茆屋寒初重無眠對燭光疎砧何處月殘葉滿庭霜攬
物驚時改供愁有夜長空餘強學志撫卷視茫茫

題竹寄履仁

西齋半日雨浪々雨過新梢出短牆塵土不飛人跡斷
碧陰添得晚窓涼

竹間佳興屬王 畫獸竹外風煙寫 素秋市散人間詩欲就
一簾疎雨入西樓

題畫

碧山渺々隔晴川 古樹垂藤鎖翠煙 野鹿啣花時隱見
石橋無路訪神仙

秋清山水夜蒼々 月出波平斷岸長 千古高情蘇子賦
東風誰更說周郎

蠹々青山帶白雲 石梁鷄犬數家村 江空不遣漁郎到
落盡桃花自掩門

樓前高柳翠煙迷 樓外香塵逐馬蹄 風掉歌聲春不散
斷腸人在畫橋西

千山畫畫擁飛樓 山木蒼々水漫流 青鳥亂啼花細落
石梁南畔是瀛洲

蒼山曲々水斜々 茆屋高低帶淺沙 車馬城中塵似海
多應不到野人家

萬木綠山過雨 青山迴路斷 水冷々分明記得環滁勝
只欠臨溪著小亭

曲塘風急水橫流 百丈塔牽關石在 自古江湖分逆順
不應回首羨歸舟

陳魯南將赴試南宮過吳中訪別賦詩送之

不盡金陵晤語情 扁舟重見闔閭城 江湖動是經時別
雨雪仍看歲晚行 淡世與君俱老大 勞生何苦事功名

抑

祇應獻賦心猶壯，西北青雲是玉京。

送錢元初會試

澤國寒深木葉彫，征人欲發意蕭蕭。公車儼奏長楊賦，祖道先題駟馬橋。三月東風春爛熳，五雲西去鬱岧峣。一杯明日三千里，看取清霜拂舊貂。

鄰溪為朱雙橋酒翁賦

貂

卜得高鄰隔世譚，清溪十里碧雲斜。去家不遠堪臨釣，傷戶流來有落花。細雨聽歌青箬笠，夕陽分白鷗沙。祇今人遠遺踪在，滿目煙波漾月華。

占

寄金陵許彥明兼簡王欽佩

宮樹飛霜謝玉柯，秋懷應屬許渾多。寒城自映秦淮月，

屬

游女新傳子夜歌，別後風煙勞悵望。歲殘消息定如何，官忙為問王司馬，能效晨衙幾度過。

題畫

綠樹數陰翠荇香，方舟十里下迴塘。白鷗飛去青山暮，落日唱歌煙水長。

登鼓角樓

荒蕪漢之帶，郊坰晚色浮。空鼓角時，西望青山明。落日北風吹雪滿，江城繁華欲問都。無跡與廢相尋，每繁情秋草不菲，愁萬里古原南畔看雲生。

繫

題太白像

宮袍錯落灑春風，玉雪淋漓殫酒容。殘夜屋梁栖落月，

碧天秋水洗芙蓉，麒麟豈是人間物。
一語不爾千載，詔匡廬山下有雲松。
物_喜眉宇今從畫裏逢。

甫田集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六

詩三十九首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甲戌歲朝明日立春東坡元日詩有土牛明日

莫辭春之句因以為韻賦七詩

三元肇茲東風被衡宇清春麗雲日朱光已無戶駁

陰不窮寒朝和散為雨苑草行復菲潯陽滋下土

昨日風北厲長河水膠舟今日暢和好鳥鳴高丘芳

春肇伊始寒氣畢泥牛誰為頌椒花引酒聊自酌

芳埃潤朝雨風幡麗春明感時念所期駕言出春城賞

心每差池古人崇合并漫刺無所投悵然返柴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郊迎新春，寒氣從此畢。先民李冬，儻時制用先，日通
衢鳳鼓吹，女空戶出，惟惊不復遭，撫時還自失。
青陽逐寒迴，今日已非昨，辛盤忽在眼，引酒聊自酌。古
人惜端良，今我胡不樂，啓扉得嘉賓，相對慰寂寞。
開歲四十五，吾行已云哀，豈乏青雲志，老大難為期。學
道苦無成，白首操文練，東風汎碧草，緬然起遐思。
梅花忽已動，歲時行亦新，傾城出行樂，誰念端居人。端
居豈不好，負此芳樹春，昨歲花前客，今為樹下塵。

新正六日同子重晚步至竹堂

佛坐香燈竹裏茶，新年行樂得僧家。蕭然人境無車馬，
次第空門有歲華。幾日南風消積雪，一番春色到梅花。

坐吟殘照歸來緩，古樹荒煙散晚鴉。

次韻答子重新春見懷

樽酒離懷強自開，長歌宛轉勝悲哀。梅花不與春光在，
茅屋相將燕子來。十日殘寒風約雨，一痕新綠水生苔。
相思忽唱江南曲，白苧含香取次裁。

次韻履仁春江即事

二月江南黃鳥鳴，春江千里綠波平。朱甍碧瓦參差去，
水荇蘆花次第生。風外鞦韆何處笑，日斜鐘鼓隔花晴。
洞庭煙靄孤舟遠，茂苑芳菲萬井明。唱斷竹枝空復恨，
流連芳草不勝情。何時載酒橫塘去，共聽吳娃打槳聲。

題沈氏所藏石田臨小米大姚江圖

長洲沈氏舊藏小米真跡成化間有假中官
之勢取之石田為追摹此圖

春雲沉空山有無眼明見此姚江圖窮爛漫得題字
照人百顆驪龍珠平生雅識數文書紹興歲月仍不誣
豈知尤物能媒禍繭紙蘭亭已非故石翁信是學行人
能使邯鄲還故步憶昔儉人賄為囿贖財更假狂闖手
千里珍奇歸檢括故家舊物那容守沈氏藏茲二百年
一相掣去心茫然誰言物聚必有散子澤相關常累歎
未能一笑付忘弓且喜百年還舊觀豈余鈍眼錯顏標
抵掌真成孫叔敖區々不獨形模似更存風骨鷲黃外
一時點筆通神得非微小米是前身從來藝事關人品

敢謂今人非古人

三月晦日登上方

上方啼鳥綠陰成落日登臨宿雨晴春事蹉跎三月盡
碧天浮動五湖明山連越壘人何在水繞長洲草自生
未遂扁舟從此去眼中無限白鷗情

虎丘

雲巖四月野棠風無數清陰覆綠苔意到不嫌山近郭
春歸聊與客登臺芳墳誰識真娘墓水品曾遭陸羽來
蒲路碧煙風自散月中徐棹酒船回

五月十三夜與子重履約履仁石湖行春橋看

月

夕光沉，山蒼靄橫。行春橋東，江月生長。風吹波天，鏡闌
白沙，嫩草蘆蒲，香微瀾壓。玉控空明，扁舟忽動，江湖情
罾頭魚蝦，夜可買得酒試，與諸君傾。山空夜久，人竟醉
高歌互答，漁舟驚漁舟天上來，棹入滄溟去，似聞漁歌
縹緲，不斷出煙蘿。水遠天長，不知處，一髮青山落鏡中。
萬里橫河，碧空曙，人生行樂不易得，賞心況有樽前客。
江山如畫，酒如繩，相看飲空，頭白不見橋東千尺臺。
吳王曾此夜，啣杯懽燕，不堪芳漏促。西施舞罷，越兵來
越兵已成劫，越王安在哉。鴟夷竟去，不復回，吳宮越壘
空復生，蒼苔千古興亡總湮滅。只有湖山未消歇，吳王
去來今幾時，幾人能醉湖中外。

追和楊鐵崖石湖花游曲

石湖雨歇，山空濛，美人却扇歌迴，風歌聲宛，轉菱花裏。
鴛鴦飛來，天拍水，當時仙伯醉雲門，酒痕翻污石榴裙。
遺踪無復，芳塵步，湖上空餘，昔人墓，昔人既去，今人來
千載風流付一杯，雪藕紫絲薦，冰碗蛺蝶飛來，逐歌板。
夕陽剛在畫橋西，一段春光屬，品題傷心不見催花使。
只有黃鸝啼，再四無限春愁，誰與笑，玉奴會唱紫霞篇。
同次明諸君韻，運涇閒泛。

宋蓮涇上雨初收，秋色催人爛熳遊。日暮白蘋風乍起，
陂南黃葉水流。美人齊唱滄浪曲，綵鷁斜穿窈窕洲。
落盡晚花無那冷，一樽相屬更夷猶。

石湖

石湖煙水望中迷，湖上花深鳥亂啼。
芳草自生茶磨嶺，畫橋橫注越來溪。
涼風嫋嫋青蘋末，往事悠悠白日西。
懷舊江波秋月墮，傷心莫唱夜烏栖。

張明遠索畫久而未成，歲暮陰寒，雪霰將集，齋

居無聊，為寫溪山欲雪圖，并賦短句。

歲暮天欲雪，郊原風色饒。
山寒增突兀，樹老入蕭條。
野水照茅屋，歸人爭斷橋。
窓前有新句，欲覓已寥寥。

題高房山橫軸

春雲離久浮紙，嵐翠攢百疊。
山糝糊山空雲斷，得流水只尺萬里。
開江湖依然，灌莽帶茅屋，亦復斷渚迷菰蒲。

岡巒出沒互隱見，明晦陰晴日中變。
平生未省識匡廬，玉削芙蓉正當面。
宛轉香鑪霏紫煙，依稀夢澤分秋練。
未遂扁舟夢裏遊，酒醒獨展燈前卷。
問誰能事奪天工，前元畫史推高公。
已應氣際吞北苑，未合曾次饒南宮。

南宮已矣北苑死，百年惟有房山耳。
秣稭今遺墨已無多，窓前把卷重摩挲。
世間吮筆爭么麼，掃滅畦徑奈尔高公何。

劍守南寧李君壁與余雅不相識，比以仁和教諭校文南畿，頗有意於淺薄，格於異經，不果

薦。甲戌自杭赴蜀，道出吳門，邂逅及此，因賦贈二詩。

木落柴門鞅迹荒，使君五馬自錢塘。
虛名羞問吳楓冷。

往事空憐古戰場，
瀟湘迤邐扁舟江郭，
晚蒼茫，誰思蜀山長。
慙勤相贈，勞相憶，
手結青蘭雜佩香。
使君策士南畿，
會把文章，
渴後塵，
今古成名，
真有命。
江湖知己，
負斯人一經，
已泱錢塘，
化五馬，
還行劍閣，
春回首，
吳山應入夢，
野雲楓葉，
灑通津。

春日懷子重履約履仁

梅花繞樹玉叢，
小憶共花前，
醉晚風，
別後輸君，
能領畧。
春光曾不到城中。

二月東風已物華，
淮教寂寞向僧家，
關心夜雨應無寐，
侵曉開門看杏花。

湖上花枝煖，
欲然寺前楊柳綠，
生煙憑君莫信春光早。

寶積山頭有杜鵑

積雨浮宿澗，
新晴人意適，
悄搖竹窓中，
啼禽破幽寂，
初陽動簷尾，
殘溜時自滴，
曲巷行跡稀，
苔花繡深壁。

寄宣興抗道卿

古洞花深謝豹啼，
春來懶夢到荆溪，
坐消歲月渾無跡，
老惜交游若不一，
齊多難共添新白髮，
繡書時得舊材題，
亦知造物能相忌，
從此声名莫厭低。

簡履仁

端居若長夏，
思我平生友，
獨坐聞車音，
聞軒竟何有空，
庭飛鳥雀，
閒門落榆柳，
白雲團，
午陰悠然落虛牖，
對此

情更收無能共樽酒西郭隱層樓下臨清江口積雨江
流深南風藕花秀相望不可即長吟一搔首

晚意

風吹白茅晚涼生乍試蘭湯尚不勝阿閣東頭新月上
玉盃纖手自澗冰

送春

野桃開盡麥初秋十日南風拓葉稠水暖池塘飛乳鴨
雨深籬落長牽牛似聞弄玉催團扇誰見凝妝上翠樓
便擬開樽歌此曲只應春酒解消愁

戲簡履約

青天缺月映江流不見嫦娥抱影愁玉宇參差孤笛起

夜深獨上水西樓

新秋

江城秋色淨堪憐翠柳鳴蛩鎖斷煙南園新涼歌白苧
西湖夜雨落紅蓮美人寂寞空愁暮華髮彫零不待年
莫去倚闌添悵望夕陽多在小樓前

承天寺中隱堂

古徑無車馬閒門帶寫蘿秋風吹宿雨日暮吟庭柯世
味逢僧盡新涼入寺多居山未有計此地數來過

憶城西夜游寄履約兄弟

官街車馬去如流正是濠南宿雨收燈火蘭橋穿夜市
月明歌吹滿江樓別來西郭添新夢坐對秋風感舊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菊淒涼重九近，思君欲上五湖舟。

月夜葛氏墓飲酒與子重履仁同賦

明月照行路，青松起悲風。涼秋饒霜露，草木行已空。顧影不自得，起行荒寂中。道逢雙石闕，知為古幽宮。古人不可見，豐碑自穹窿。上顯生前爵，下表沒世功。率勤名世，國歲久已塵蒙。別蘇三過瀆，漫滅不可終。人生本柔脆，所恃身後公。金石且復~~兩~~浮雲安足崇。

步出城西門，言登葛君墓。葛君生世時，声光盛流布。那知百年內，倏忽草頭露。遺骸委空山，風雨誰一顧。寒月照玄堂，荒蒿斷行路。誰應識君來，惟有青松樹。見樹不見人，青松乃堅固。乃知人易彫，獨以嬰情故。鑒此念前

人云胡復悲，慕^慕驚風西北來。肅然動情悰，揚杯謝諸公。願言保遲暮。

履仁獨留治平寒夜有懷

遙々治平寺，乃在楞伽麓。之子神情秀，空山^裏雲宿。月冷石林清，孤眠豈能熟。還持一束書，起倚梅花讀。燈昏夜參半，饑鼠鳴古屋。淒風西北來，吹墮簷間木。感此霜露繁，坐覺芳華促。少壯曾幾時，歲月在空谷。念子隔重城，何能慰^幽獨。

玄陰失昏^旦朔，吹號枯株懷君別。未久奄忽歲，^但空庭飄微霰。慘澹集饑鳥，城郭黯以淒。况復空村居，空村白日短。寒雲暗郊墟，青山不為容。黃葉繞精廬，遙知松

鏗

窓下時披古人書，古人不可見，願言擬其腹，誰令事干
祿，雖鏗失其初，嗟余亦喪志，與子同厥趨，豈不懷遠業，
均受貪賤，驅朱門富華屋，長途有高車，寧知饑寒士，一
飽不願餘，棲兮斥鷃翔，豈與鴻鵠俱，何當長風發，共奪
青雲衢。

立春日遲道復不至

東風吹絲燕，曉色動簾旌，遲子不時至，南樓春自生，裁
詩供帖子，酒聽啼鶯，白日流雲暖，梅花初雪晴，厠窓
落香燼，殘火宿茶鐺，敗葉鳴堦地，分明識履聲。

春日游支硎天平諸山

肥

麥隴風微燕子斜，雨晴雲日麗江沙，遙尋支遁煙中寺，

初見天平道上，花過眼，溪山勞應接，方春草樹發光華，
夕陽半嶺歸，與急慚愧城中自有家。

煎茶詩贈履約

嫩湯自候魚生眼，新茗還誇翠展旂，穀雨江南佳節近，
惠泉山下小船歸，山人紗帽籠頭處，禪榻風花遠鬢飛，
酒客不通塵夢醒，臥看春日下松扉。

陪蒲澗諸公遊石湖

橫塘西下水如油，拂岸垂楊翠欲流，落日誰歌桃葉渡，
涼風徐度藕花洲，蕭然白雨醒煩暑，無賴青山破晚愁，
滿目煙波情不極，遊人還上木蘭舟。

客贈幽蘭秋來忽發兩叢清香可愛

靈根珍重自甌東，絳碧吹香玉雨叢。
和露紐為湘水佩，凌風如到蕊珠宮。
誰言別有幽貞在，我已相忘臭味中。
老去相如才思減，臨窻欲賦不能工。

七月六日喜雨

一雨蕭然萬尾鳴，好風如水坐來生。
江聲入夜驚圓屋，秋色明朝定滿城。
郊外共知農事足，里中爭說長官清。
野人何以覓佳興，自汲新泉破茗烹。

邵二泉司徒以惠山泉餉白巖先生適吳宗伯

審菴寄陽羨茶亦至，白巖烹以飲客命余賦

詩

諫議 傳後印封陽羨茗，衙公驛送惠山泉。
百年佳話人兼勝，

一笑風簷手自煎。閒興未誇禪榻畔，月明還到酒樽前。
呂嘗只合王公貴，慚愧清風被玉川。

失解東歸口占

七試無成只自憐，東歸還逐下江船。
向來罪業無人識，虛占時名二十年。

初歸檢理停雲館有感

京塵兩月暗征衫，此日停雲一解顏。
道路何如故鄉好，琴書能待主人還。
已過壯歲悲華髮，敢負明時問碧山。
百事不營惟美睡，黃花時節雨班班。

九日子畏北莊小集

野蔓藤梢竹束籬，城圍曲處有蒹葭。
主人蕭散同元亮，

勝日登臨繼收之踏雨不嫌莎運滑無時終恨菊花遲
欲與良會須沉醉況有霜螿送酒卮

過履約

浪跡歸來意渺茫思君今日上君堂厭看流俗求同志
喜對時羞是故鄉白髮持螯能幾醉黃花在眼即重陽
馬蹄不到闌干曲日暮江樓數鴈行

采蓮圖

橫塘西頭春水生荷花落日照人明花深葉暗不辨人
有時葉底聞歌聲歌聲宛轉谁家女自把雙橈擊蘭渚
不愁擊渚濺紅裳水中驚起雙鴛鴦

采桑圖

茜裙青袂谁家女結伴牆東採桑去採桑日暮怕歸遲
室中箔寒鶯苦餓只愁墻下桑葉稀不知墻頭花亂飛
一春辛苦只自知百年能着幾羅衣

有懷觀音菴舊遊

曲巷不容車馬到山人曾是一春留別來空鎖眼雲榻
歲晚常懷聽雨樓窓外梨花應自好壁間詩草屬誰收
似聞黃葉秋逾靜憔悴無心覓舊遊

次韻答九達見寄

李子徒存舌相如已倦遊人方滯北阮吾自愛東丘病
臥吳門雨送憐震澤秋渚雲淹暮景江草識離憂撲字
難為用微名費屢求千金懷敬鼎半夜喪栽舟伏櫂餘

失



初志投襦，愧本謀。網羅空自密，零落不堪收。

楞伽寺湖山樓

石湖春盡，水交流來上。支公百尺樓，尊酒吟分茶磨雨。
疎簾橫捲，越城秋一色，粉墨閑圖畫。萬里風煙入臥遊。
正是倚闌愁絕處，不禁長笛起滄洲。

雪景

愁雲滅沒無飛鳥，新水微茫有新津。誰識溪南千疊玉，
輸他高閣倚闌人。

甫田集卷第六

甫田集卷第七

詩三十六首

賦王氏鉞中水仙

羅帶無風翠自流
晚寒微蹙玉搔頭
九疑不見蒼梧遠
憐取湘江一片愁
新黃點額淡生春
日暮合顰故惱人
老去陳王牙力減
相看無那洛波神

已而復取古梅一枝映帶瓶中轉益妍美

漢臯委佩碧琳琅
更看瓊枝玉雪香
大似孤山貧處士
寒泉配食水仙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嬋娟綽約並含羞，冰骨霜姿本一流。今夜遊仙千里夢，
知他是洛是羅浮。

喜雨

弱雲將暝暗柴關，急雨蕭然落坐間。山鳥近人呼滑滑，
春泉隔屋送潺潺。小窓破睡茶甌淺，別院生涼羽扇閒。
滿目新詩題不得，登樓自看郭西山。

明妃曲

漢廷議和親，佳人使絕域。明妃隨例行，抵謂掖廷職。一
朝臨遣動天子，始信深宮未曾識。當日丹青亦等閒，今
知不得黃金力。正緣平日懷負素，非敢從前持顏色。由
來顏色不自知，愛惜自是君王私。君王顧妾思何厚，竟

按臣工戮延壽，佳在人自有命。畫工何能為，長信宮中長
別離。當時豈亦有人欺，悠悠青塚胡沙裏。千載終為漢
家死，紅顏命薄古云然。不恨臣工工，况天子。

雨中雜述

春歸楊柳暗，四月雨垂垂。紅洗花無迹，青沾草有私倚。
樓迷曉望出郭滯，幽期客去茶甌歇。聞愁總上眉，
凝情不自得。看雨獨登樓，綠樹千門晚。涼雲五月秋，暗
梁栖濕燕。高壁上黏牛，有待新波長。南湖弄小舟，
雨從四月晦。數日尚愆晴，燭與黃梅併。寒侵白苧生，斷
煙迷竹色。懸溜雜鷄鳴，莫自嫌行潦。東郊久待耕，
千日江城雨。霖淫勢已滔，簷端宿雲霧。屋脚卷波濤，已

掃蘇端。迹仍深。仲尉蒿無錢錢供晚醉行。擬擬賃春袍。

雨中檢篋得石田先生丁卯歲贈詩云。多時契閣費。相思就見江城喜。可知時事但憑心。口語老人難作歲。年期林花及地風。吹糝簷溜收聲。雨散絲明日孤踪。又南北教雲封記壁間詩。後題五月十一日。適是日亦五月十二。及今丁丑。恰十年而先生下世八年矣。因追和其韻。以致

感嘆

碧雲何處寄遐思。往事惟應歲月知。奕奕風流今昔夢。離離殘墨死生期。憶公感慨身難贖。顧我飄零髻亦絲。欲詠江城當日句。淚花愁雨不成詩。

花落江城有所思。雙娥寺裏寫相知。高人不見王摩詰。長笛空悲向子期。細草含煙情脉脉。涼風吹雨淚絲絲。十年不踏西州路。忍啓緡奩讀舊詩。

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

竹根雨過石苔斑。鐘梵蕭然畫掩關。坐愛微涼生碧殿。忽看飛雨失青山。雲分暝色來天外。風捲湖聲落樹間。最是晚晴堪眺詠。夕陽橫抹蓼花灣。

山中六月可逃禪。相與清齋佛座前。風細石壇松落子。雨深沙竇竹垂鞭。別來光景渾依舊。壁上題名不記年。底用忘歸歸自好。晚霞新月載溪船。

寂寂雲堂車馬稀。陰陰灌木暑光微。竹根雨過蛙爭吠。

松下日斜，僧未歸。每見青山，羞世網。欲臨流水，置柴扉。
紫微勝槩，吾能領。只恐時情，與願違。

東禪寺與蔡九達同賦

何處晚涼多，溪堂夜來雨。喬然兩青杉，繁陰處如許。山
僧候巖扉，喜聽松間履。爲破明月團，自汲寒泉煮。

秋興

浮雲奄忽互相逾，北首長安萬里餘。灞上將軍真戲爾，
回中消息近何如。祥麟誰見遊郊數，塞鴈空聞有帛書。
澤國西風秋正急，有人東望憶鱸魚。

清秋早晚自江東，搖落河山日夜風。白馬去從天竺國，
銅駝誰問洛陽宮。九朝文物于今盛，萬里車書自古同。

憔悴稽生無復事，只留雙目送飛鴻。

江上芙蓉玉露零，秋風乍起闔閭城。白龍終見沙蟲困，
黃鵠何時羽翼成。四海推今懷德化，諸公須用答昇平。
蒼梧萬里雲千疊，日暮空懷帝子情。

郊臺寓目

徙倚郊臺酒半醺，十年陳跡草紛紛。風煙又與行春別，
秀色平將寶積分。水落平湖洲亂吐，天垂四野日初曛。
春山何似秋山好，紅葉青松鎖白雲。

朔風

朔風吹慘，渡江城。北鴈時傳塞上聲。此日文章寧有益，
中朝爵祿久還輕。徒聞漢室誅曹節，不見長沙召賈生。

千里蒼蒼雲日暮，更梯高閣望神京。

驚寒

驚寒木葉已紛紛，老大悲秋不自欣。
旅雁南來違朔雪，夕陽西去隱浮雲。
支離歲月都無益，粉飾承平漫有文。
愧殺仲連天下士，只將談笑却秦軍。

雪夜宿楞伽寺

朝泛石湖雪，暮宿楞伽雲。
山空夜寒重，對酒不能醺。
三更山月高，起視皓無垠。
水天相映射，氣色凌氤氳。
輝巖壑，姿滅波鷗鷺。
羣亦知光景，殊照灼難為分。
有如開玉府，珪壁羅續紛。
時於萬木末，瞥見飄珮零。
山僧事茗設，掃積供殷勤。
勛來支石鼎，自束松枝焚。
龕燈落殘燼，寶

鑪斷餘熏，還憐江梅色。
玉瘦冰肌，

天寒萬木僵，月出四山靜。
積雪編清夜，出崖自輝映。
上方衣裘單，俯視寒芒正。
長風掃纖雲，平湖竟天淨。
倒影落僧窓，橫飛濕銀鏡。
微瀾玉塔搖，秀色千巖競。
俄然萬象沉，坐覺羣鷺屏。
鳥不復飛，光華久逾盛。
吟懷共朗徹，禪心寄枯勁。
祇覺塵界卑，忘身在高竇。
半空擊瑤簫，冷然發孤詠。
萬里吾目中，悠悠一漁艇。

歲暮閒居

陋巷還車馬，高齋漫簡編。
塵埃鋪短日，雨雪入殘年。
攬照空雙鬢，捫囊有一錢。
西風澆修竹，古意已蕭然。

南樓

南樓未嘗盡，江郭幾年窮。暮嶺延西日，枯條振北風。孤
雲天一握，萬事髮雙蓬。徒倚青煙滅，蕭條在眼中。
西山開晚霽，返照落窓中。歲事收殘索，生涯入斷鴻。寒
多裘失重，愁劇酒無功。零落雙桐樹，蕭蕭不受風。

新年

接撥後園闌，鷄聲妨晏眠。江城收宿雨，衰髮受新年。寒
盡梅花後，春生草閣前。郊原芳草近，早問石湖船。

汎舟

江上暖醪梅子，雨煙中嚼嫩竹枝。歌煖風初汎，青蓮船
斜日輕搖，綠玉波南浦。春光啼鳥寂，西來山色過橋多。
美人只在橫塘，典手把芙蓉，奈遠何。

登上方

春風吹白髮，醉上碧岩峯。帆落天邊雨，人行樹裏橋。舞
臺青草合，西朝氣自煙消。吳越橫分地，登臨不自聊。

王氏溪樓

晴雲拂棟，思悠悠來上元龍百尺樓。落日正臨官渡晚，
春江自抱古城流。夾堤煙火千家市，下水帆檣萬斛舟。
舊事淒涼芳草滿，不知何處是長洲。

虎丘千頃雲閣

閣外雲千頃，風前首重搔。倚闌雙鳥下，落日亂山高。積
水連橫浦，疎松帶遠皋。冷然發清嘯，吾意欲凌霄。

新秋夜坐

遠自

螢

空庭^庭月落，夜蒼蒼。還見枯相下，并然病裏。秋風驚已至，
生來寒漏不禁長。疎窗時映青燈滅，短髮初沾白露涼。
鴻鴈不知年歲惡，滿天蕭瑟自南翔。

聞砧

明滅疎燈鑿薄帷，誰家擣練夜遲遲。驚回短夢^千門月，
不斷秋風萬里思。歲晚江城還自急，天寒閨閣最先知。
高樓人靜星河爛，正是霜華欲下時。

十一月六日初度與客飲散獨坐誦太白紫極

宮詩有感次韻

西風自何來，吹我蒼苔下。竹東^東閣客已散，夜色博可掬。起
行照疎燈，履影不愧朽。百羊已強半，大麥才信宿。老作

負駘駒，無疑我何卜。圓景有盈虛，逝水無終復。天道良
不私，吾人自傾覆。豈無徑路趨，思之亦云熟。

甫田集卷第八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一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四十四首

新年至湖上飲茶磨山絕頂

楞伽香水玉浮天，茶磨晴嵐翠掃煙。
坐喜湖山收宿雨，醒看梅柳入新年。
等閒陳迹還成古，老大惺惺不似前。
日暮剛風吹酒醒，始知自在碧雲巔。

惺

賦餅梅

斷枝黏碧蘚，殘蕊疊冰紈。
未之溪山韻，尤宜几格看。
移燈傳壁影，垂箔護春寒。
應斷西湖夢，東風在席端。

賦盆蘭

清真寒谷秀幽獨野人，心結素清霞佩傳情，綠綺琴，德馨堪自近，道味許誰深，一笑歌瑤樹，春風雪滿襟。

遊靈巖登琴臺

參差蓮宇逐飛埃，斷礎荒基夕照開，青羊欲埋山下路，白頭曾及劫前來，五湖對酒真如掌，千載鳴琴尚有臺，喬木蔽空回首盡，老僧猶自護松栽。

張雨

殷雷破柱，擊龍驚萬壑，飛濤木葉鳴何處，長風吹海立，一時行潦看渠成，不愁涇渚迷牛馬，願爲天河洗甲兵，秋到江南今幾日，玉蘭堂下待涼生。

金陵客懷

客

當戶寒蛩泣露莎，盆池疎雨戰衰荷，飄零鬼夢驚初定，羈旅秋光得最多，江上晴時情傳警報，樽前壯志說登科，帝京爛熳江山在，滿目西風撫劍歌，青衫潦倒髮垂肩，一舉明經二十年，老大未忘餘業在，追隨剛爲後生憐，槐花十日金陵雨，桂子三秋玉露天，壯志鄉心兩無着，夜呼兒子話燈前。

登觀音閣

紺殿彤樓凌紫煙，危欄飛登撫蒼淵，陰崖直下千尋鐵，秋水平吞萬里天，身世波濤舟楫外，乾坤勝槩酒樽前，解衾恨不中宵住，白鷺洲南月正圓。

與許彥明夜話有懷王欽佩賦寄

欽

八月懸車入舊京，成塵千里賸江雲。承平日久，方多事，
交舊星稀苦憶君。洛下秋風應已至，江東暮雨不堪聞。
一時幽意何人會，燈火微吟對澗渾。

天界寺

許

城南寶刹舊稱雄，晉代粉痕在眼中。絕壁星辰連閣道，
上方龍象湧珠宮。翠圍嵐岫層層雨，涼入松杉院院風。
身世茫茫塵土滿，欲依蓮社住江東。

與林志道兵部宿碧峯寺

敲

帝京何處少氛埃，古寺幽深背郭開。有約敵門看修竹，
還憐繫馬破蒼苔。清齋我自便僧供，雲臥君能襪被來。
最是多情雙白鶴，夜涼飛下劫經臺。

經

襪

八月六日書事

萬里倉皇起一呼，如聞點虜債洪都。本憂江左非勃敵，
豈謂淮南是浪圖。

羸

翠帶南巡方投鐵，捷書西上已成俘。可憐劉淠區區業，
贏得功名屬亞夫。

十載招懷自作菽，區區名號等童孺。真鴻已在虞羅外，
殘菊方遊鼎釜間。三計果看從下蔡，一丸那辨守函關。
笑他李白成何事，使使金陵作小山。

函

阻風江上同蔡九達諸君登却海寺閣

塵土蕭條行路難，秋風高閣一憑闌。雲移白鷺煙波遠，
水鏡盧龍木葉寒。老樹江山猶自壯，行歌天地本來寬。

繞

門卷幽深白日長，清風時灑玉蘭堂。
粉牆樹色交深夏，羽扇茶甌共晚涼。
病起經時疎筆研，暑居終日嬾衣裳。
偶然無事成愉怡，不是栖遲與世忘。

新秋

江南七月火西流，殘暑蕭然一雨收。
手把芙蓉驚欲暮，身如蒲柳不禁秋。
涼風作意侵團扇，斜日多情近小樓。
有約南湖將艇子，晚香吹滿白蘋洲。

題畫

細路盤盤轉石根，蒼藤古木帶斜暉。
短筇不覺行來遠，回首青山半是雲。
丹楓絕壁照空江，萬里青天在野航。
臥展南華秋水讀，

不知嵐翠濕衣裳。

石壁巖巖翠倚空，疎松綴綴灑清風。
夕陽滿徑看山立，何福修來似畫中。

天風寂歷雨初收，木葉蕭疎滿徑秋。
詩在古松巖石畔，支筇欲去每回頭。

江頭春水綠瀟瀟，江上春山擁翠鬟。
老我輸他茅屋底，無愁終日對江山。

山下春江一鏡開，江迴山轉隔蓬萊。
舟行彷彿^帶鷄犬，時有桃花出^夾峽來。

何處風吹數乃歌，煙消日出水曾波。
江南無限瀟湘意，獨是漁舟占得多。

木葉驚風，丹葉淅淅，溪流過雨。玉淙淙晚來，添得斜陽好。一片秋光，落帟恣恣。

秋懷

零露漙漙，墮玉柯。西風吹起，洞庭波。江東菰米空，愁絕汾水。樓船索樂，何萬里邊聲。鴻雁急，四簷金氣，候蟲多。傷心最是，那鄆道，忍聽佳人倚瑟歌。

江城縹緲，度飛鴻，露下高天。月正中，宮調誰家，歌白紵。商雉昨日，到青楓，雲迷八駿，應回轡，涼人三島，合奏功。桂楫蘭橈，期不至，芙蓉閣滿五湖東。

題畫

稍稍涼，思集依依，炎景流。西風吹木葉，秋色滿蘋洲。伊

人何所懷，搦掉，自夷猶。青山在蓬底，白雲宿船頭。滄波

渺然去，仰見天漢浮。飛塵暗岐路，回首正悠悠。罇

寒流噓山足，嵌空似凌跨。蒼藤蔽深窞，細路通隙罅。幽

人已神馳，意行自闢。雅裴徊出木末，復在絕壁下。大江

漱無津，萬頃自天瀉。中有城眉青，白雲共容冶。何當凌

絕頂，涵景有虛榭。

輕浪激迴渚，光風汎榮條。青天渺何許，中流見仙槎。修

眉落明鏡，蘭帶香雲飄。含情采芙蓉，無那美人遙。

送蔣貞軒浙東采木還朝

祇一命，臨南服。奏功旋上京，歡聲載後車。玉節光前

津，維一皇宗。出函肅肅建清廟，鬱攸肆泮潭潭什。

延燎燎——皇心軫隆業，起廢屬日空梅材。匪云易使君簡
宸衷，維茲浙東南，民窮歲仍厄，山空川澤竭，疇堪重茲
役，使君獨垂情，勿緩亦勿期，上足神——國用下邱斯，民
疲民疲不知勞，功成使君去，青山呈離思，白日照行路，
夙駕不容淹，遺惠何能忘，願君茂遠猷，萬里永相望。

八月十六夜對月

不嫌既望月華偏，自是浮生見少憐，來歲不知何處看，
百年能得幾回圓，倚闌涼思芙蓉露，滿院秋風桂樹煙，
正是懷人情不極，一聲歸鴈落尊前。

九月城西小集

村墟霽雷暮，煙浮木葉蕭，蕭水亂流知雨百年還，九日

浮雲四海幾同遊，樽前病色黃，於菊鏡裏霜華不待秋，
何必茱萸重把，看衰蓬都，不似前頭。

庚辰除夕西齋獨坐，閤壁間王孟端畫竹自題

洪武丁丑歲除夜作，抵今一百二十四除夕矣

感而有作

醉墨淋漓玉兩株，澹痕依約雨行書，不知丁丑人何在，
忽把屠蘇歲又除，涼影拂墻燒燭短，清聲入夜聽窓虛，
不辭霜鬢蕭疎甚，已有春風繞敝廬。

金山詩追賦

白髮金山積雪遊，依然甘紺宇壓中流，沙痕滅沒潮侵磴，
帆影參差日映樓，江漢東西千古逝，乾坤高下一身浮。

謫仙故自多愁緒，更上留雲望帝州。

懷九蓮

春來相見一何稽，病裏相思意欲迷。
雨洗碧桃三月盡，風吹落日五湖西。
眼中人物如公少，鄉里聲名愧我齊。
老叟未忘乘駟馬，仙橋待與長卿題。
鄉

五月雨晴書事

甘雨如膏適草萊，清風度院少塵埃。
一番春事飛花盡，萬里青天宿霧開。
狂卓豈知郢鳩毀，孝文方自代藩來。
不辭零落江湖遠，潦倒元非賞誼亦。

繞院春風野鵲鳴，如傳吉語到江城。
虎賁倉卒收梁冀，宣室從容召賈生。
一代明良開景運，萬方父老望昇

平野人更識農情，喜盡日西窗聽雨聲。

追和王叔明溪南醉歸詩

荆南山前花滿溪，山空獨有春風知。
春風幾度吹花落，溪上花飛春亦歸。
溪女歌殘桃葉渡，相思幾綠江南樹。
思君欲濟川無梁，千片桃花溪路長。
春風桃李秋空月，人生易得頭如雪。
萬里才看北雁來，一樽又與東風別。
對酒當歌歌秋月，明摘花釀酒春杯冽。
溪翁不見草堂開，無限春光付啼鴉。

感懷

歷服明堂次第成，漢廷行致魯諸生。
周南留滯寧非命，江左優游漫策名。
四海秋風雙鬢短，百年飛鳥一身輕。

樓高不礙登臨，且直北青雲是——玉京

甫田集卷第八



甫田集卷第九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八首

五月

五月雨晴梅子肥
杏花吹盡燕飛飛
時光已到青團扇
士女新裁白苧衣
黃鳥故能憇寂寞
綠陰何必減芳菲
子雲自得幽居樂
不恨門前轍跡稀

金陵中秋

雨晴秋色滿長安
月貫黃雲百寶團
見說清光天下共
不圖今夜客中看
天垂紫禁星河淡
江繞金城風露寒
吹斷碧簫丹桂發
玉人何處倚闌干

不寐

既
欹枕數寒更，漫漫不能旦。天寒鵝再號，燈昏鼠窺案。藥
鑪燼火已微，羣兒睡方斲。清風自何來，冷然動虛幔。病眼
苦不眠，循床發遐嘆。人世百年短，吾生已強半。況此貧
賤軀，時為小兒玩。一臥五經旬，形消髮垂燦。神情日以
摧，志業交凌亂。豈不懷一明時，流光榻中換。平生二三
友，雅志在霄漢。下壽曾不滿半，逐浮雲，敬感此念微名。
悠悠何足羨，明月度孤音。霜華滿庭院。

病中

昔

久病生蟣虱，搔頭有雪霜。自憐身蹇劣，漸與老相將。擁
獨衾，綯薄衲，燈刻漏長，意衰神亦倦。心事轉茫茫。

綯薄衲

衰

敗榻擁殘軀，寒緊照屋虛。轉憐兒女好，漸覺友朋疎。藥
餌恆侵食，胃懷久廢書。明朝休覽鏡，不是舊頭顱。
明經三十載，潦倒雪盈簪。疾病乘虛入，摧頽覺老侵。安
心方外藥，適越箇中琴。滄泊窮生計，高人獨賞音。
一病連三月，侵尋歲又更。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髮
脫相將盡，耳虛時自鳴。安心是良藥，此外復何營。

揚州道中次九達韻

一痕春草綠含滋，滿目風波聽竹枝。多少兩京賢相業，
江都獨有仲舒祠。

雉揚煙水帶江湖，仙客帆開十幅蒲。不是白雲遮望眼，
平山，山色亦模糊。
本

揚州

竹西蕭管玉參差，柳外樓臺舞陸離。落日燕城非故國，春風后土有荒祠。錦帆煙月千年夢，禪榻情懷兩鬢絲。二十四橋何處是，扁舟西去不勝思。

徐州清明

新煙一抹起茱萸，翠柳千門映酒旗。此日斷魂當客路，誰家濺淚有花枝。等閒行役輕墳墓，忽漫逢春感歲時。日暮滿帆風獵獵，蕭然雙鬢不禁吹。

泊舟泗上看月

停舟清泗興無涯，夜起蓬窓看月華。灑氣一函開玉府，鏡光千道走金蛇。碧空顛倒山流翠，白石曉巖浪蹙花。

酒醒分明天上生，更從何處覓星槎。留城道中有張良祠。

古隄楊柳綠絲絲，柔盡日南風。送客舟，百里青徐平。入望千年流泗正，交流草荒霸業春。過沛月，滿叢祠。夜泊留老法，馬遷心尚在，不妨書劍事遨遊。

道出淮泗舟中閱高常侍集有自淇涉黃河十

二首因次其韻

揚舲入淮，春雲去，開開彭門在何許。仰見雲龍山，逝矣黃樓人。清風颯，雞攀坐，令子載輕字。宇宙倪仰間，燕燕語橋頭。鳥驚遵棹，凡物固化機。飛鳴各求假，羈人獨何如。託身無處所，傲傲青天雲。悠然自返舉。

徐淮多往蹤行行入周詠始瞻芒揚揚雲忽出清泗上于
秋實雄圖白髮不相放歌風與戲馬高臺屹相向
失身落名網汗漫江湖間揚舟涉清濟回首送淮山青
山豈不佳白日不得閑斜光散煙葦曠禽時獨還
渚蒲十里青隄柳千絲直行路尚真真裝忽忽但春色若
寒有恒期人事無能測魚鳥獨會心忻然似相識
伊昔東山賢悠然春蓬暮常恐兒童覺博其損歡趣富
貴草露晞勳猷春電驚云胡不暫息馳身備荒戍潮水
絕彭門揚帆凌北固何必非故鄉區中本形寓况此遊
日餘平生賞心處清川渺無窮青山不知數客夢落蓬
天浮雲更盤互遙

辭家一千里圓景更弦望朝煙航濟際落日宿汶上百
川自東逝千帆皆北向結髮事明主事左神益王曉
茲行役艱那能不測恨愴未遂羽儀心且逐江湖放
朝出亂帆前暮落千山後十日沂春流未離清濟口憶
初辭里門不謂行當久詩方舟得舊知春風共尊酒
東風吹扁舟日暮率西廚平生學操舟未識修途苦齊
魯冬春交河源方仰雨千里飛塵沙經旬飲亦自白鷗
落遙遙瑞夢來時自數何當狎禽魚去作湖山主
明月照右堤夜泊洪河濱河流委以輸月亦如環循物
理有榮悴發育春風仁如何暮古士卒歲常苦辛事情
從倒置何但加積薪風塵淹歲月行路傷心神龜蒙不蒙

可即東望空嶠岵

冉冉春雲度，依依楊柳津。渺渺長風沙，惻惻遠遊人。黃金銷，欲盡白髮日。夜新，昨日夢故鄉，覺來濟水濱。濟水千里馳去去，隨漂淪。寧免顏色改，長歧吹暗塵。原侶重

改改用新

憶我出門時，春風初著柳。行行阻川途，已落飛絮後。白日感西飛，黃流正東走。河流幾百折，時時回鷁首。南風自何來，吹渡古渡口。須臾走塵沙，奄忽迷九有。收帆斜日明，青山落吾手。倚杖看春山，不覺立已久。前臨濟水清，那堪照衰朽。衰朽朽

齊上聞笛

關山不隔梅花夢，吹破鄉愁笛裏春。夜水不波殘月上，江湖多少未收人。

泊魯橋次九遠韻

落帆魯橋口，意行還自阻。嘗聞魯獲麟，西狩此其所。去魯今千年，秋風幾誰黍。扁舟春色深，遊子歌白苧。垂蔭滿芳洲，清湍激短渚。落日下西華，蒼然見平楚。歸鳥飛已稀，野寺鐘初杵。不知水堰開，夜聽舟人語。嗟余老魚成白髮，車行旅明發。不得休，晨餐帶沙煮。

再次宿任城韻

北風吹古驪，長河捲沙白。昔聞謫仙人，曾作任城客。任城非故樓，勝事今尚藉。想見天人姿，春風岸馬幘。落月岸烏

伴長庚何處尋醉，我行後千年，空見徂徠碧，長笛起鄰舟。夜靜聲裂石，不見賀知章，悲歌向中久。

鉅野次九達韻

黃河互迴折，青山時隱見，行行次鉅野，古服猶漢縣，空聞澤既涸，非復禹初甸，野色浩無垠，忽復春風變，春風不可稽，客子行亦倦，黃金日以銷，轉覺青衫賤，雨溷或膠舟，時行時迴堰，驚吹捲平沙，河流激飛箭，何處望神京，天涯雲一閃，誰云千里遠，去去南風便。

先大父常有宿汶上之作，今日次開河，蓋汶上

地也，舟中開先集敬次其韻。

日暮風羅欲漲天，獨臨右渡意悽然，春光三月行當暇，

客子長途未息肩，白漫河流還岸岸，綠垂楊柳自芊芊，當年汶上城何處，一抹斜陽萬樹煙。

過張秋追懷武功先生遺蹟

投薪沉鐵事悠悠，巨埽千尋壓上流，河濟從來天下壽，江淮今入地中流，當時物論輕文士，武功治張秋，徐元玉五里，既土也，成項千載行人仰壯猷，人事幾回桑海異，依然高碣鎮東州。

魏家灣有感博平縣地也

博平縣裏侍親時，四十年來兩鬢絲，竹馬都非前日夢，枯魚空負此生悲，已無父老談遺事，獨有聲名繫去思，憔悴平生塵土跡，魏灣流水會能知。

柳色

漫說我鳥兒色似油，何如揚柳綠幽幽。
初收宿雨濃於染，遠映新波翠欲流。
十里蟬聲溪上路，一痕斜照驛邊樓。
莫言濯濯無人愛，別有春光在御溝。

兩宿武城，追和先溫州夜宿武城二首

長河風雨送，盡日倚滄洲。
白浪灘都沒，青楓葉亂流。
百憂雙短鬢，千里一孤舟。
日暮墟煙合，荒寒滿舵樓。
經過言健邑，非復昔時城。
里俗無從問，絃歌空有名。
江湖孤鴈斷，風雨亂鷄鳴。
酒醒青燈暗，春寒一夜生。

次韻九達阻雨

飄風終夕號，客子念明發。
愁聞雨蕭蕭，沉聽泥滑滑。
流

潦失牛馬，春雲暗城闕。
昨日青楓根已逐，沙痕沒，不堪
行路，憂中夜生華髮。
四月尚重裘，慳事吁可咄。
恍忽夢吳江，香羹薦春蕪，非關重土思，遠道心迫卒。

懷石湖寄吳中諸友

綠江梅千樹繞，楞伽記得臨行盡。
若花青子熟時，憶我綠陰成處，正思家聽鶯此際。
堪携酒燒竹，何人共煮茶。
幾度扁舟夢中去，不知塵土在天涯。

郁裕別忠節詩

倉皇戰守強，撐支力盡孤城竟。
死之，不謂真卿能備寇。
終然南八是男兒，塵昏何處歸。
遠鷓月黑空山，叫子規不負平生忠孝志，故人親執墓前碑。

市田集卷第十

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八十七首

午門朝見

祥光浮動紫煙收，禁漏初傳午夜籌。
乍見扶桑明曉仗，伏却瞻闕闔觀一宸旒。
一痕斜月雙龍闕，百疊春雲五鳳樓。
灑倒江湖今白髮，可能供奉殿東頭。

奉天殿早朝二首

天外鳴鞭肅禁宸，朝廷獻納有司存。
果思拂曙樓臺迥，象魏連雲觀闕尊。
夾陛書思端為笏，上方求諫闥軒門。
宮牆樹色深於染，總受一家雨露恩。

天露

月轉蒼龍閣角，西建章雲斂。玉繩低，碧簾雙引，鸞聲知
綵扇平分。雉尾齊老，幸徽行，班石陛謬，漸通籍，預金闈。
日高，歸院詞頭下，滿袖天香，柳紫泥。慚。

雨中放朝出左掖

霏微芳潤，灑霓旌，歷落彤墀。散履聲，暎色浮，煙迷左掖。
碧雲將雨，近西清，柳重青瑣。千絲重，水落銀橋，萬玉鳴。
沾襟不辭袍袖濕，天街塵淨，馬蹄輕。

雪後早朝

月滿長安，雪未消，公明銀海。鴻秋濤，先送萬馬，瑤珂亂
勢壓雙龍。玉關高，曙色漸分，鴉鵲觀，凝寒猶在。鷓鴣袍
負薪，亦有號饑者，願得——君王發漢殿。
鶴

元旦朝賀

仙音縹緲，協和鸞，天上春回。白玉闌，日出鷄人齊，唱卯
雪消，風伯為驅寒，萬方玉帛看王會。一歲儀文重，履端
滿目，昇平題不得，白頭慚愧，直——金鑿。

進春朝賀

玉殿千官拜，冠旒紫衣，京兆在前頭。四時盛德，初臨木
先，日嚴寒已送，牛氣轉，蒼龍當法駕，風回門，展動宸
旂。聖王和令，思行慶，次第頒恩，下九州。

恭候——大駕還自南郊

聖主回鑾，肅百靈，紫雲團蓋，翼蒼精，屬車，劍履星，辰薨，
先駕旂常，日月明，十里春風傳警蹕，萬方和氣，協韶韻。

白頭欣觀——朝元，盛願續，思文頌太平。

觀——駕幸文華聽講

朝下鑿輿幸講堂，徐看——天仗轉東廡，翠旂拂柳宮牆。
繞清蹕穿雲閣道長，千載明良真際會——九朝文物舊
尋章小臣漫廁夔龍後，彷彿還瞻日月光。

慶成宴

花映珍盤出——上供風吹韶韻，落遙空坐聯——日馭紅
雲曠恩湛，宮壺瑞露融。一代禮成郊社後，百年身際太
平，中晚酣不記歸來處，彷彿春光——玉殿東。

再與慶成

日射宮花淑景柔，春風重醉殿東頭，嫚嫚不厭倡優拙。

宜勸親承禮數稠，天上露華恩湛湛，庭中和氣鹿呦呦。
一聲警節警禽散錦服，中官進御羞。

實錄成賜燕禮部

北府書成奏——尚方南宮拜——詔許傳觴青春照，坐宮
花麗，瑞露浮樽法酒香，邂逅鸞臺修故事，遂令牛走被
餘光，濃恩恰似朝來雨，散作槐庭六月涼。

臘日賜燕

綺筵錯落燭朱旗，百辟承——恩燕赤墀，薦尚存周典
禮賜醕，聊舉漢官儀，中厨次第催傳，列坐雍容各覆
卮，溘倒不慚書獵字，殷勤還賦伐檀詩。

端午賜扇

刻藤湘竹巧裁將珍重瑤華出尚方四海清涼初拜
賜賜一時懷袖總生光最憐明月難捐振棄即有仁風可奉
揚揚真覺自天題處濕墨痕狼籍露華香

賜長壽綵綵

紫宸朝下錫靈絲金水橋邊拜命時文繡自天騰五色
光華約臂結雙螭重漸潦倒隨一恩澤還忝班行觀盛
儀願得一君王千萬壽日華常照一衮衣垂

寶銀成蒙一恩賜襲衣銀幣

雙銀爛爛出朱提稠疊文增五色絲一天子不遺牛馬
走侍臣還忝鳳凰池青霄一龍渥兼金重白首遭逢補
衮逢狼籍天香携滿袖春風湛露寫新詩

再賜銀幣

流銀嘉幣上方琛盡錫晝駢蕃雨露深朽質何堪施綺綵
虛名元自愧南金敢忘珍重賜千載圖補絲毫有寸心
白髮茂恩何所自三年供奉詞林

翰林齋宿

春星爛慢燭微垣獨掩青綵聽宵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
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霄折霜圓屋想見郊裡月滿壇
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一金鑿

興隆寺致齋

漠漠香燈佛座前寢衣相對不成眠明裡風奉廷中
戒清淨來修物外螺竹樹湘簾新月色鬢絲禪榻舊風

煙無端忽憶朝元，車笑隔春風又一年。

內直有感

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祕書郎。退朝每傍花枝入，
彈直遙聞刻漏長。鈴索蕭閒青瑣靜，詞頭爛熳紫泥香。
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禁中芍藥

仙姿綽約絳羅紳，何日移根傍紫宸。月露冷團金帶
重，天風香泛玉堂春。千年想見翻塔詠，一笑羞稱近侍
臣。不似人間易零落，上方元自隔凡塵。

遊西苑

宛轉瀛洲帶慢坡，煙塔玉棟壓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

太液微生雨後波。雲捲紅粧千步障，風吹瑤蓋萬年柯。

太平見說宸游簡，馳道青青長薜蘿。

秋日再經西苑

內苑秋清宿露晞，盈盈日采動金扉。松間翠斿圍華蓋，
天外銀橋入紫微。錦纜稀遊青雀暗，瑤波無際白鷗飛。
彤墻高柳無人折，時見中官一騎歸。

紫氣

紫氣龍顏穆，彤墀虎衛森。萬年占帝運，一念裕天心。
日月何虧食，華夷仰照臨。誰應知有喜，白首忝詞林。

頌晉

鳳曆從天下，千官列陛前。青陽壺史奏，黃帕待中傳。周

禮存頌朔，堯書重紀年。白頭供奉裏，慚媿得春先。

西苑詩十首

萬歲山在子城東北玄武門外，蓋大內之鎮山也。其上林木陰翳，尤多珍果。一名百果園。

日出靈山花霧消，分明負嶠戴金鼇。東來穆道浮雲與，北極觚稜玉氣高。仙仗曳香觀物化，寢園常歲薦櫻桃。青林翠葆深於沐，總是天家雨露膏。

太液池在子城西乾明門外，周凡數里，環以林木。亭榭東西跨以石梁，瑤華島在其中。

泱泱滄池泥太清，芙蓉十里錦雲平。曾聞樂府歌黃鸝，還見秋風動石鯨。玉竦煙捲垂碧落，銀山縹緲白雲瀛。

從知鳳輦經遊地，鳧雁徊翔總不驚。

瑤華島在太液池中，上有廣寒殿，相傳連太后遊息之所。

海上三山擁翠鬟，天宮遙在碧雲端。古來漫說瑤臺迥，人世寧知玉宇寒。落日芙蓉煙裊裊，秋風桂樹露團團。勝遊寂寞前朝事，誰見吹簫駕綵鸞。

承光殿在太液池上，圍以堯城，殿楹環轉如蓋。一名圓殿，中有古栝數百年物也。

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戶鎖蟠螭。雲中帝座飛華蓋，城上鉤陳繞翠旗。紫氣常迴雙鳳輦，青松猶有萬年枝。從來清蹕深嚴地，開畫碧桃人未知。

畫桃

龍舟浦在瑤華島東北有水殿二藏龍舟厚舸
列殿陰陰水竇連漢家帝子有樓船蘭橈桂楫曾千里
錦纜牙樞憶往年汾水秋風空落日階隄楊柳漫青煙
今皇別有同民樂不遣青龍漾碧川

芭蕉園在太液池東崇臺穆殿古木珍石叅錯
其中又有小山曲水實錄成於此焚稿

小山盤折翠嶺岧松檜陰陰輦道斜草長蘭亭迷曲水
雨深桃洞自飄花紫雲依舊圍黃屋青鳥還應識
翠華知是史臣焚草地文光隱隱結紅霞

樂成殿在芭蕉園之南引水為池中建三亭架
朱梁以通梁左右浮以小山名曰九島其東

別鑿澗激水以轉碓磨南田穀成於此春
故云樂成

太液東來錦浪平芙蓉小殿瞰虛明碧樹蘸影雙龍臥
綠水浮梁九島輕漾白金鱗堪引釣拂天翠柳亂聞鶯
激流靜看飛輪轉天子無為樂歲成

南臺在太液池之南上有殿曰昭和下有水田
村舍先朝嘗於此閱稼

青林迤邐轉迴塘南去高臺對花牆暖日旌旗春欲動
薰風殿閣畫生涼別開水榭親魚鳥下見平田熟稻梁
聖主一遊還一樂居然清禁有江鄉

兔園在太液池之西崇山穆殿林木蔽虧山下

小池石龍昂首而噴激水自地中轉出龍吻
漢王遊息有離宮瓊閣朱扉迤邐通別殿春風巢紫鳳
小山飛澗架晴虹圓雲芝蓋翔林表噴壺龍泉轉地中
簡朴田來堯舜事故應梁苑不相同

平臺在兔園之北東臨太液西面花墻臺下為
馳道可以走馬——武皇嘗於此閱武

日上宮墻飛紫埃——先皇閱武有層臺下方馳道依城
盡東面飛軒映水開雲雘綺疏常不啟鳥窺仙仗去還
來金華待詔頭都白欲賦長楊愧不才

嘉靖乙酉春同官陳侍講魯南馬修撰仲房王
編修繩武偕余為西苑之遊先是魯南教內書

堂識守苑官王滿是日實導余三人行因得盡
歷諸勝既歸隨所記憶為詩十篇竊念——神宮
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間所得窺視而吾徒際會
清時列官禁近遂得以其暇日遊衍其中獨非
幸與然而勝踐難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歸老
江南追思舊遊可復得耶因盡錄諸詩感之他
時邂逅林翁溪叟展卷理詠殆猶置身於廣寒
太液之間也是歲四月既望識

遊西山詩十二首

早出阜城馬上作

右約城西散治情春風輕直下柔明清時自得閒官味

勝日難能樂事，并馬首，年光新柳色，煙中蘭若，遠鐘聲，
悠悠歧路何須問，且向白雲深處行。是日迷道數
數問程故云

登香山

指點風煙欲上迷，却聞鐘梵得招提，青松四面雲藏屋，
翠壁千尋石作梯，滿地落花啼鳥寂，倚闌斜日氣山低，
去來不用留詩句，多少蒼苔沒舊題。

來青軒

寂寂雲堂車馬稀，高明不受短牆圍，好山宛轉雙排闥，
勝日登臨一振衣，望裏風煙晴更遠，坐來塵土暮還稀，
松間白鶴如嫌客，顧影翩然忽自飛。

香山歷九折坂至弘光寺

偃月池邊寶刹鮮，不知賜額自何年，行從九折雲中坂，
來結三生物外緣，歲久松杉巢白鶴，春晴樓閣湧青蓮，
誰言好景僧能占，總落遊人眼界前。

碧雲寺

中官于經所
建極其雄麗

翠殿朱扉翔紫清，璇題金榜日晶晶，青蓮宛轉開仙界，
玉闕分明入化城，雙澗循除鳴珮玦，三花拂檻映幡旌，
貴人一去無消息，跡老依稀識姓名。

病弘濟院

一合龍燈火宿山寮，人靜方知上界高，閣外千峯寒吐月，
空中羣木夜鳴濤，不愁雲霧衣裳冷，祇覺煙霞應接勞，
辛苦忙緣難解脫，五更清夢破雲璈。

覺

勞

遊普福寺觀道傍石澗尋源至五花閣

道傍飛澗玉淙淙，下馬尋源到上方。怒沫灑空經雨急，
沈流何處出雲長。有時激石聞琴筑，便欲沿洄汎羽觴。
還約夜涼明月上，五花閣下聽滄浪。

歇馬望湖亭

寺前楊柳綠陰濃，檻外晴湖白映空。客子長途嘶倦馬，
夕陽高閣送飛鴻。即看野色浮天際，已覺扁舟落掌中。
三月慈南花滿地，春光都在五雲東。

呂公洞

內石和律
楚材字

何時神斧劈幽崖，古竇春雲福地開。翠壁未磨邪律字，
石林曾取呂公來。陰寒四面凝蒼雪，秀色千年蝕紫苔。

凡骨未仙留不得，剛風吹下夕陽臺。

功德寺

西來禪觀兩牛鳴，曾是宣王玉輦行。寶地到今遺路寢，
山僧猶及見鸞旌。琅函萬品黃金字，飛閣千尋白玉楹。
頭白中官無復事，夕陽相對說承平。

玉泉亭

愛此寒泉玉一泓，解鞍來上玉泉亭。潏通北極流虹白，
俯視西山落鏡清。最喜須眉搖綠淨，忍將纏足濯清冷。
馬頭無限紅塵夢，總到闌干曲畔醒。

西湖

春湖落日水拖藍，天影樓臺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盡裏，

雙飛白鳥似江南，思家忽動扁舟興。顧影深懷短綬慚，不盡平生淹戀意。綠陰深處更停驂。

病中懷吳中諸寺

治平寺寄聽松

七尺藤榻一臥宮，青山何處不相容。太官底用三升酒，長樂愁聞五夜鐘。笠澤風煙荒橘柚，橫塘秋色老芙蓉。幾時歸去楞伽寺，常伴林僧看古松。

竹堂寺寄無盡

東城古寺萬枝梅，一歲看花得幾迴。竹筵三年無我迹，松門此日為誰開。還應壞壁餘詩草，只恐荒碑蝕雨苔。憑仗山僧懸木榻，長安倦客且歸來。

東禪寺寄天機

從別林僧講道場，幾回飛夢到溪堂。夕陽松迳無塵鞅，春水籬根有釣航。坐憶同盟多隔世，如聞老衲去遊方。不知聽雨南軒下，誰與幽人續斷香。

馬禪寺寄明祥

聞情每結道人緣，不到東禪即馬禪。花發來禽凡幾樹，夢回啼鳥已三年。朔風左掖籠貂帽，殘雪長安結玉鞭。不及祥師蕭寺裏，茶煙一榻擁書眠。

天王寺寄南洲

天王寺裏竹千頭，曲榭迴廊舊日遊。別後梅花應自發，壁間詩草^{雁屬}誰收。憶看遠岫閒飛閣，曾弔荒宮上小丘。

白首思歸，形我夢想，封書惆悵問南州。

寶幢寺寄石高

久客懷歸，問舊遊，雙城精舍，屋東頭。絕憐近市無塵到，
曾是尋僧竟日留。滿地綠陰誰結夏，擁籬黃葉更宜秋。
玉泉清冽應無恙，憑仗山厨設茗甌。

昭慶寺寄守山

搔首長安望闕間，風煙漠漠九秋餘。正思黃業南朝寺，
忽把飛雲慧遠書。東壁磨碑知有待，北窓懸榻竟何如。
自憐白首無裨補，虛棄閒緣臥直廬。

秋日早朝待漏有感

鐘鼓殷殷曙色分，紫雲樓閣尚氤氳。常年待漏，
兼明暑。

何日掛冠神武門，林壑秋清憶鶴猿。田園歲晚菊松存，
若等久索長安米，白髮青衫不負聖恩。

懷石湖

茶磨山前宿雨晴，行春橋下綠波平。吳兒越女齊聲唱，
菱葉荷花無數生。落日弄橈圍棹，孤煙縹緲望湖亭。
平生走馬聽鷄處，殘夢依依是越城。

感懷

三十年来索鹿蹤，若為老去入樊籠。五湖春夢扁舟雨，
萬里秋風兩鬢蓬。蓬遠志出山成小草，袖魚失水困沙蟲。
白頭博得公車及，不滿意東方一笑中。

五言絕句四首

卯酒意醺然，焚香閉閣眠。長安塵十丈，不到竹窓前。

其二

露下葛衣單，參差林影寒。依然殘夜月，不在石湖看。

其三

上書無德志，把酒自多情。籌國諸公在，吾何耻耻。聖明

其四

青衫跨羸驢，白首供朝謁。自笑老志還，不嫌官太拙。

送錢元抑南歸口號十首

一官貧薄僅三年，不計歸囊肯計還。笑較當時高隱者，

區區猶待買山錢。

吳田百畝歲常荒，家計蕭然只草堂。却有春眠濃似酒，

不將朝市博江鄉。

黃塵車轂不曾停，白髮襟懷思戀關。廷誼是東吳錢若

水，歸來雙鬢只青青。

風塵西北三邊警，災沴東南萬姓艱。世事古今無限在，

只應張翰不相關。

高人元不愛高官，帝與官銜寵退閒。添得空名將底

用，批風抹月管青山。

羨君五十賦歸歟，我亦頭顱五十餘。把酒不須傷遠別，

病夫行已厭塵裾。

少時同學晚同朝，一着輸君去獨高。落日黃塵回馬處，

滿頭衰髮不堪搔。

夔

羸

老去懷鄉不自欣，况堪客裏送歸人。只應曉夢隨君去，茶磨山前看早春。

三月吳門柳絮飛，到家應及子魚肥。殷勤相送還相祝，管領湖山待我歸。

舊遊何處石湖西，故友相思意欲迷。為語近來憔悴盡，日騎羸馬聽朝雞。

送石齋太傅致仕還蜀

春風歸馬擁都城，爭羨賢哉大傅行。吾道正從占出處，斯人端不負平生。

雲移玉壘堪支笏，水落瞿塘便濯纓。落日啼猿發有道，定依南斗望神京。

朝辭黃閣謝一君，玉署向城都問革堂。璇轂親扶竟日成。

小童章魯補衣裳，由來道大難為用。此日功成且退藏，滿地落花春夢醒。濯清亭上聽滄浪。

送戴時重會憲之蜀

知南旌旆拂重關，新繫臺衙舊法官。此去籌邊知有畧，于今治蜀却須寬。高懷惟稱江山壯，聖代休歌道路難。萬里橋東明月上，定應回首憶長安。

姚太僕思永致仕進秩光祿少卿

聖君應惜侍臣還，特與卿階舊齒閑。餘澤猶堪貢桑梓，敬銜聊復領溪山。向來東馬署寧須問，此去鴻飛不可攀。莫道先生總忘世，鳳毛今在紫宸班。

秦茂功出按江右

越

春風四牡正駉駉，一迤咨詘屬使君。肯惜輜車馳坂道，還應玉節動星文。持輿見說能將臥舍，爵何妨自策勳。聖代優賢兼祿養，不煩回首惜孤雲。

大江西下號繁雄，宣察遙煩繡斧公。斤壤須憐新喋血，遠人應識舊乘驄。一時風節理輪上千里，江山樓櫓中。珍重咨詢臣子事，願將民隱達宸聰。

追送石潭宗伯次歸舟喜兩韻

宦情寧落滄於秋，歸興蕭然一釣舟。雨露難忘天地德，江湖還繫廟廊憂。古來興廢非人力，君子行藏與道謀。滿目青山天萬里，煙波浩蕩沒輕鷗。

送何少宰左遷南京工侍二首

并章伏閣舉倫彝，耿耿忠言動赤墀。名義千年元自重，禮文一代敢誰私。直躬自古難忘蹇，了事知公不礙癡。去去保釐非遠謫，未須惆悵續騷詞。何人發難于倫紀，有客輸忠翼聖明。禮重乾坤那可易，事于名教得無爭。百年富貴浮雲淡，萬里江湖白髮生。李白從來多感慨，鳳凰臺上望神京。

送唐御史應詔察天府丞

曾持繡斧事澄清，整轡班行佐尹京。總為希仁能鎮物，況來唐介有先聲。萬年一宮闕，瞻豐鑑六代江山入宰衡。去去望之非久外，安撫台鼎望功成。

送胡承之少卿左遷潞州倅



一行詔下，便遣征太息。天王本聖明，此際亦知言。可
諱使君自以去，為榮浮雲落日天涯。恨白鳥滄洲物外，
情去去江湖塵滿目，不知何處望神京。

送陳良會御史左遷合浦丞

誰興濮議，素希章國，是紛然失故常。慷慨一言思悟，
主艱難萬里，遂投荒。君於職業真無負，我忝鄉人與百
光去去還珠亭下路。蘇公千載有遺芳。

鄉

送喬家宰致仕還太原二首

四十餘年仕一闕，廷歸來變鬢未全黑。一身用舍關天
下，千載風流尚典刑。啓事從來誇水鑑，移文曷不愧山
靈。等閒頌德知何益，自有勲名照汗青。

靈

甫田集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侍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五十首

送家宰朱玉峯之南京

留司晚望重，銜鈞三十年。來侍從，臣遠去，獨安怡，退節
眾中欣見老成人，兩京規制遙相望。六代江山蹟未陳，
盛世官遊應自樂。有人東望惜音塵。

晚通仕籍喜同朝，此去江東屬望勞。留務從來須長者，
推懷自喜得閒曹。百年家世睢陽重，一代文章甲海高。
去去壯遊知未已，秋霜才入鬢邊毛。

送孫從一編修僉憲浙江

羨名滿漢玉堂仙，餽我飄零亦備員。海內論交兼兩世，班行聯署恰三年。別腸忍折燕臺柳，宦況遙飛越水船。誰謂江南身漸遠，憂心常在五雲邊。

盛斯顯南京司封

菊門秋風天早寒，潞河生波楊柳殘。沙塵吹衣日色薄，仙郎九月辭長安。長安東下浮官舸，去去心馳大江左。人情往往計南北，季順知君無不可。憶我前年入國門，連珂接珮多鄉人。豈無同朝勳，不及同中鄉。美蕭條逸旅中，吳寺更堪喜。官轍屬人不得齊，一朝散去各東西。向來坐客日以減，子行更使吾悽惋。何如重為交游惜，再世通家非一日。况也蒞宇添烟鳳，人生得意無南北。

我漫惜君君自適，建業江山天下奇。一聖皇昔此開鴻基，穹宮傑構比豐碑。列職分曹同保釐，百年形勝真雄壯。奕葉名家更清暢，畫者雍容如列仙。簿書蕭散清而閒，坐曹讀書百不關。有時騎馬看鍾山。

送趙麗卿

青驄款款旆悠悠，遙指孤雲向石頭。到日長安應在望，夕陽江上更登樓。旅居鄰近最多情，幾度趨朝並馬行。今日吾留君却去，共誰長樂聽鐘聲。西風吹散馬頭塵，忍見南來白水津。不獨別離傷遠道，衰蓬亦見要歸人。

浩秋北雁盡，南征我獨東。歸計未成，為語金陵。文酒伴，
年來白髮滿頭生。

送洪玉方

才接鸞行喜有餘，又驅王事駕軺車。君頻有役難為別，
我老思家欲附書。道路風波方浩蕩，歲寒冰雪定何如。
此行國計從知重，四海民勞亦可虞。

送于器之廉憲還涿

東風吹盡燕臺雪，潞水垂楊已堪折。自笑人生得幾時，
三年兩度都門別。都門日日有行人，我獨與君情最親。
向來官轍苦南北，去此尚是江湖身。君向江湖我壘上，
從此雲山亦修阻。豈惟去住隔雲泥，本自疆封限吳楚。

跋

憶得涿陽始，相見紺髮垂。雲俱弱冠，四十年來轉首空。
升沉異勢，容顏變不獨容顏，改舊時世情，翻覆浮雲移。
江湖風月足，濤浪道路天險藏。茲戲君能不易平生志，
豈識人間有機事。不將嫵媚獵時名，更樹風聲招物忌。
踐嶽中外垂廿年，空囊羸馬意蕭然。昂藏不受世人識，
翫麟徒為知己嘆。知己憐君君不恨，浙水東西有公論。
但須俯仰面無慚，未怕伶悌身獨困。平生頗厭乞墻徒，
昏夜哀憐正堪憫。若教游宦損初心，相去中間不能寸。
此志悠悠我獨知，青山不負當年期。幽谷雲深每獨往，
瑯琊月出詠歸遲。醉翁亭下泉堪釀，君去歸兮我悵悵。
四時朝暮古人情，同負幽懷不同賞。

送盧師陳奉使紫荆關

季冬繁霜雪塞草寒不菲之，子遵朔方駕言即長岐。揚
旂灞水北，促轡漁陽西。豈不念修阻，王程有嚴期。丈夫
既策名委身事，馳驅詔誦重將指。辛苦焉得辭，況君志
遠遊。夙昔攻文詞，上谷古雄鎮。幽并勢威爽，於焉寄慷慨。亦足宣遐思，豈若抱繫人。終年守金閨，鳴珂紫雲闕。
端簡白玉墀，通籍豈不佳。旅進曾何俾，古賢榮有事。去
子行無稽，念惟羈愁中。復此相化離，長風西北來。吹我
雙鬢絲，高歌激清商。顛倒風前危。

送王承恩侍講參政四川

烏道巖壑萬里賒，從臣分省向三巴。中朝聲望雲山重，

內史文章錦水華。爛熳新恩蒼玉節，依然舊署紫薇花。
只應未忘論思地，却首金臺北斗斜。

送蔡巨源參政

廿年湖海漫相知，再見都城總別離。旅客倦遊常臥病，
使君王事有程期。清風萬里關山節，明月孤舟潞水
思。塵土欺人雙鬢短，不知何處更論詩。

送陸舉之

三載追隨供奉班，方舟千里又同還。君行問寢辭青瑣，
我已焚魚住碧山。塵土自憐羸馬倦，江湖莫羨白鷗閒。
匆匆手袂何須戀，剡曲吳淞一水間。

致仕出京言懷

獨騎羸馬出，羸楓宸回首，長安萬斛塵。白髮豈堪供世
事，青山自古有聞人。荒餘三迳，猶存菊，興落扁舟。不爲
巢光得一官，常臥病，可能勳業上麒麟。
白髮蕭疎老，秘書倦遊零，落病相如。三年漫索長安米，
一日歸來，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爽夢回，東壁夜窓虛。
玉蘭堂下秋風早，幽竹黃花，不負余。

馬上口占謝諸送客十首

三忠祠下夕陽明，幾度含情送客行。今日諸君還送我，
多應不異昔時情。
昔時送客每懷歸，千里鄉心日夜飛。回首三年幾離別，
只應今度不沾衣。

小試閒官便乞身，素衣曾不浣。緇塵諸君亦自多情致，
不送官人送故人。

敬人廿載盜虛聲，敢謂從前小宦情。補衣銘鐘鐘君彥
在功名原不到書生。
解却朝衫別帝州，一竿煙水五湖舟。故人莫作登仙
看，老病無能自合休。

諸君送我帝城東，立馬傳杯犯朔風。莫嘆柳枯難折，
贈春光都在酒波中。

別酒淋漓滿路岐，酒闌無奈客東西。多情獨有斜陽色，
一路殷勤送馬蹄。

浮雲世事兩悠悠，一出都門百念休。獨有懷人情不極，

雙溝南畔教回頭

立馬雙橋日欲斜，沙塵吹霧曉征車。
從今絕跡江南去，只見青山不見沙。

三載愁圍長樂鐘，夢魂常繞五湖東。
此身忽在扁舟上，開眼猶疑是夢中。

阻冰潞河簡同行黃太史才伯

長河十月朔風悲，零落貂裘不受吹。
冰雪崢嶸驚歲晚，江湖寂寞滯歸期。
誰憐阮籍窮途泣，自笑穰侯見事遲。
忽憶同行黃太史，篝燈何處擁書帷。

次韻答徐子容學士見懷三首

解却從前供奉衣，朝行除籍簡書稀。
非關疎拙明時棄，

自惜驅馳雅志違。
飄泊又驚年欲暮，蹉跎再見月流輝。
玉堂學士青雲上，也念天涯人未歸。

霜葉慘淡襲征衣，關朔蕭條鴈影稀。
遊子天涯苦行役，故人歲晚惜分違。
還家短夢秋無賴，伴客殘缸夜有輝。
猶勝前時羸馬上，滿頭風雪趁朝歸。
南來拂拭芟荷衣，旋覺沙塵出郭稀。
我已去來無復戀，天於人事每多違。
流澌十月關河冷，積雪千山草木輝。
想見幽居無限好，春風應待主人歸。

次韻答唐雲卿禮部二首

關河歲晏客衣單，滿鬢秋風鬢果。
鶻冠塵土自憐疲，馬倦江湖誰念白鷗寒。
去來信有天機在，閱歷方知道路難。

憔悴不忘飄海^泊處，方舟冰雪潞河干。
漂泊東吳萬里船，漫勞詩帖慰窮年。君知世有東方朔，
我愧身非魯仲連。夢斷五湖天渺渺，愁懸雙杵月娟娟。
相逢總是羈縻者，目送飛鴻共黯然。

次韻答張西峯少參

司空^揣分自宜休，元亮無心任去留。四海何人憐白髮，
百年吾道有滄洲。破除塵夢惺惺在，點檢山林事事幽。
即去已輸君一着，十年前與白雲遊。

臘日與才伯小酌^追懷去臘午門賜燕

去歲嘉平燕紫宮，長筵錯落午門東。一時隨例沾恩澤，
此日追思嘆轉蓬。節敘不禁雙鬢改，江湖猶幸一樽

同。柳條萱草何須問，且共天涯目斷鴻。

旅懷

陰疑冰未泮，雪盡歲還窮。世事浮榮外，生涯久病中。
心旌搖落日，天影度真鴻。短髮垂垂白，那堪犯朔風。

野行因過廢寺

久客念搖落，意行還寂寥。餘寒棲短褐，斜日帶荒寮。
歲事行將盡，羈寇豈欲銷。雲房才咫尺，便覺遠塵囂。

某此以筆劄連綴，應劭為勞，且聞有露章薦留者，才伯貽詩見戲，輒亦用韻解嘲。

不用浮文薦子虛，底須滄海闢遺珠。若為尚作稽康累，
懶慢難寫滿案書。

問

絕澗深林付宵寔。三年慚負草堂靈。青山應笑東方朔，
何用俳優辱漢廷。

千年處士說林逋。漫有聲名達帝都。只辨梅花新句，
好莫論封禪有書無。

春風次第水增波。千里清淮一棹過。更恐南行勞應接，
隨堤新柳似新鵝。

平生藝苑說荆關。點筆雖忙意却閑。何用更騎黃犢去，
右丞_丞胃次有江山。

才伯過訪

落日生愁地。窮陰欲雪天。歸心聞斷鴈。衰鬢逼殘年。光
景陳編裏。情懷薄酒邊。平生董叔度。相見即欣然。

黃

除夕二首

撥盡鑪灰夜欲晨。不知飄泊潞河濱。燈花自照還家夢，
道路誰憐去國人。浩蕩江湖容白髮。蹉跎舟楫待青春。
只應免逐鷄聲起。無復鳴珂候紫宸。

黯黯離愁酒半醺。不眠閒讀送窮文。旅窓燈火寒猶在，
村巷鷄聲歲又分。千里家山歸有漸。百年心事老無聞。
未妨去國還飄泊。已把閒身等白雲。

丁亥元日次才伯韻二首

東風早晚到天涯。客子逢春正憶家。柏葉漫傳元旦酒，
江梅應發故園花。不愁逆旅無親戚。依舊江湖有歲華。
深負鄭莊騰薦剡。遊巖痼疾久煙霞。
鄭謂啓

朝日曠騰照水涯，春風次第到貧家。輕煙漠漠初含柳，殘雪飛飛不作花。芳草開筵，紫雲飛鞵，憶東華。即須作伴還鄉去，滄海東頭看落霞。

冰泮志喜次黃才伯韻

吹面東風不作寒，斷冰千片下晴灘。已看積雪經冬盡，正好垂楊映水看。滿目江山應接到家，櫻筍未闌殘。只應今夜扁舟夢，先繞吳門鬪鴨關。

過楊州登平山堂二首

鶯啼三月過維揚，來上平山郭外堂。江左繁華陪柳盡，淮南形勝蜀園長。百年往事悲陳跡，千里歸人喜近鄉。滿地落花春醉醒，晚風吹雨過雷塘。

平山堂上草芊綿，學士風流五百年。往事難追嘉祐蹟，閒情聊試大明泉。隔江秀色千峯雨，落日平林萬井煙。最是登臨感，歸心遙落片帆前。

還家志喜

綠樹成陰，逕有苔園廬。無恙客歸來，清朝自是容疎。嘯明主何嘗棄，不亦林壑豈無投。地煙霞常護讀，書臺石湖東畔橫塘路。多少山花待我開。

甫田集卷第十二

前翰林院待詔持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二十七首

李少宰抗中丞劉柴二光祿置酒丁亥

冠蓋雍容總總臥龍清時吏隱大江東黃花初過重陽節
白髮來遊粟里翁豈有聲名驚四海解忘欣跡荷諸公
浮塵不到清樽畔舉扇無勞障北風

趙麗卿侍御邀遊冶城

落木蕭蕭帶遠空冶城高處見秋風重將白髮遊江左
依舊青山似洛中百客樽前談夢鹿何人天際藋飛鴻
荒壑寂寥埋秋草猶自風流憶謝公

慕

徒步至寶光寺

布履青鞋短褐，衣酒樽詩卷。一僮隨白頭，自笑曾供奉。
徒步誰憐老拾遺，五畝喜聞杭稻熟。重陽還恨菊花遲，
松寮竹谷道_遙地時，有山僧乞小詩。
還

九日與_彭明登_雨花臺

_雨花臺上_雨初乾，野色江光落坐間。豈謂_彭旅遊逢九日，
共來把酒看三山。老年第物偏生感，到處雲林不負閒。
落木滿堂秋萬里，_{暝禽}送帶夕陽還。

題蘭

炎夏悠悠白晝長，空齋睡起拂匡牀。不須甲煎添金鴨，
風泛_紫蘭滿几香。

瀟湘八景

濕雲載秋聲，萬賴集_簞竹。江湖白髮長，獨擁孤蓬宿。
右瀟湘夜雨

月出天在水，平湖淨於席。安得謫仙人，來聽君山笛。
右洞庭秋月

孤帆落日明，青山相映帶。送送萬里情，更落_青山外。
右遠浦歸帆

征鴻戀迴渚，欲_下還驚飛。葦深_繁繖織繁，歲晚稿梁微。
右平沙落鴈

鷄聲茅屋午，_午雷雷墟煙白。市散人亦稀，山空_翠猿滴。
右山市晴嵐

曬網白鷗沙衝煙青著笠欵乃一聲長江空楚天碧

右漁村夕照

日沒浮圖昏遙鐘出煙嶺應有未眠人冷然發深省

右煙寺晚鐘

密雪灑空江雲冥天浩浩寧知風浪高但道漁簑好

右江天暮雪

畫牡丹

粉香雲暖露華新曉日濃薰富貴春好似沉香亭上看
東風依約可憐人

憶昔四首次陳魯南韻

三年端笏侍明光漆倒卓者白髮郎只尺帝依天地

極分番曾直殿東廊紫泥池露封題濕寶墨含風賜扇
香記得退朝歸院靜微吟行過藥闌偷

紫殿東頭敞北扉史臣都着上方衣每懸玉珮聽鷄入
曾戴宮花走馬歸此日香鑪遠伏枕空吟高閣鬢餘輝

三年歸臥滄江上猶記雙龍偷筆飛

扇開書籙兩相宜玉斧分行虎旅隨紫氣氤氳浮象樞

彤光縹緲上梁躋幸依日月瞻龍亥偶際風雲集鳳

池零落江湖倚侶散白頭心事許誰知

一命金華忝制臣山姿僂蹇漫垂紳鯉魚志孝廟千載

曾履憂危事一人陞擁春雲嚴虎衛殿開初日照龍

鱗白頭萬事隨煙滅惟有觚稜入夢頻

竹雀

落木蕭蕭苦竹深，茅簷斜日喚雙禽。
棘叢豈是藏身地，三月春風滿上林。

千葉梅與方山人同賦

細梅奕葉照瓊枝，不是橫斜舊日姿。
繁雪吹香春翦翦，冷雲圍樹玉差差。
羅浮夢斷情稠疊，瑤圃風生珮陸離。
一任塔前明月碎，清眞不負歲寒期。

靜隱

碎

掃地焚香習燕清，蕭然一室謝_迎將迎。
生移白日花間影，睡起春禽竹外聲。
心遠自應人境寂，道深殊覺世緣輕。
問奇尚有門前客，却恨青山不捨名。

顧莘玉以書邀予爲西湖之遊病不能赴詩以謝之

謝之

舊約錢塘二十年，春風擬放越溪船。
却憐白髮牽_衰病，應是青山欠此緣。
漫說西湖天下勝，負他北道主人賢。
只餘好夢隨潮去，月落空江萬樹煙。

中秋日晚雨忽霽與諸友看月

晚雨新晴客歎_虛，天時樂事不相違。
眼前愁緒_浮雲散，坐上佳人碧月輝。
誰見入河蟾不_波，空憐繞樹鵲驚飛。
多情惟有清光舊，照我年來白髮稀。

對酒

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
羅忘是花下，何物勝樽前。
世

車有十變，人生無百年。還應騎馬客，輸我此忘眠。

觀書

老眼視茫然，時時手一編。未能忘習氣，聊復遺餘年。歌枕山窓下，篝燈細雨邊。誰應知此味，自結靜中緣。

煮茶

緇卦陽羨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難忘，閒情手自煎。地爐殘雪後，禪榻晚風前。為問貧陶叟，何如病玉川。

晏起

穀

林下將迎寡，頹然萬事捐。老知閒有益，病與懶相便。殘夢荒鷄外，輕寒總帳前。從教貧到骨，不負日高眠。

甫田集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六首

春雨漫興

春雨蕭蕭草滿除，春風吾自愛吾廬。
高情時誦閒居賦，老眼能抄種樹書。
金馬昔年貧曼倩，文園今日病相如。
焚香燕坐心如木，一任門多長者車。

雨後

積雨初收風乍顛，城南花事已茫然。
黃鸝繞樹空千轉，白髮傷春又一年。
竹几蒲團供坐睡，茗杯香鼎有間緣。
客來莫語長安事，自理南華物外篇。

話

外物

閒緣

壽方燔亭

季鷹久已臥江東，再入修門簡。一帝裏，白首豈知東觀，
樂青山終戀，北窓風。一時出處如公少，六表庚年媿我
同。願把綸竿，相逐去，江湖滿地，兩漢翁。

上巳日石湖小集

楞伽湖上晚風和，茶磨巖前宿。雨過，士女競浮，青雀舫。
野人自沽白鷗，波春來，花鳥閒情在。老去，山林樂事多，
鮮取一罇，合節扣舷，聊和竹枝歌。

結草菴僧相邀阻雨不行

城南有約訪招提，風雨滄浪只尺迷。惆悵一春能幾醉，
蹉跎四事苦難齊。花間細溜沾衣袖，道上豐泥沒馬蹄。

孤負山僧清淨供，一窓離思共誰題。

夜坐

幽人被酒夜不眠，攬衣起坐坐垂堂。前參差花影忽滿地，
仰見明月流青天。微風吹空星漠漠，時有羈鴻度寥廓。
美人不來更漏沉，天南縹緲銀河落。

庭前蜀葵

庭下戎葵高十尺，紫莖入簾明的皜。誰令豔質不逢春，
却有丹心解傾日。輕塵不飛朱夏清，翠翹鏤日陰亭亭。
南風吹幃，殘酒醒寂寞，闌干畫方永。

賦得廬山送盧師陳

誰見匡廬百疊蒼，輶車八月下潯陽。天開畫障芙蓉出，

風約銀河，瀑布長。秀色從來堪攬結。壯遊還待發，文章
因君忽動江湖興，便擬東林問草堂。

睡起

睡起西齋片雨過，綠陰庭院晚涼多。烏衣春盡渾無語，
白苧秋來漫有歌。世態風雲從變幻，山林日月未蹉跎。
却憐逸少猶多事，時寫黃庭換白鸞。

八月初九日見月

暮空雲斂，月初弦。露氣星光共泐然。回首棘幃供試事，
秋風夢斷十三年。

無錫道中遇雪夜泊望亭

北風吹朔雪，飛翼雜零雨。孤舟暮不前，收帆得沙渚。天

雜

垂野陰合日曛，江雲注川原入蕭條。林木積縞素，寒麗
噤不鳴。饑鳥驚，還聚。舉酒不成權，挑燈時自語。飄泊豈
在遠，出門即羈旅。

長林風怒號，天低浦雲黑。空村煙火微，近渚漁舟集。路
暗行迹稀，蒼然見寒色。野泊不成眠，羈寇還惻惻。昏燈
黯欲絕，歸夢迷咫尺。戍遠更漏沉，川寒聲影息。不知積
雪深夜久，孤蓬及。

閏正月十一日遊玄妙觀，歷諸道院，晚登露臺，
乘月而歸，次第得詩七首。

探春行，覓羽人家洞裏仙。桃未着花一段閒情，杯酒外
山童能供竹間茶。

行披帶確，履蒼虬。曲徑穿雲，古洞幽。只尺風煙千里，外
居然人境，見丹丘。

仙侶登真幾百年，清風遺影尚依然。琳琅翰墨精神在，
我欲臨文喚恕先。

道人相見古梅邊，為寫幽情拂響泉。窗外南枝春尚淺，
雪英千片落冰絃。

春風吹鬢思悠悠，來上彌羅百尺樓。城郭萬家塵似海，
祇應高處不知愁。

古殿悠悠徑有苔，松扉端為野人開。匆匆不盡登臨興，
有待他時看竹來。

神清殿曲倚闌干，市散人空萬井閒。莫負仙臺今夜月，

明朝日出是塵寰。

二月廿六日游天池諸山

西北羣山列翠屏，天池宛轉帶支硎。行穿壑谷身忘倦，
忽聽松風酒又醒。歲閏故應春緩緩，民饑欣見麥青青。
老年行樂知無幾，莫負樽前雙玉瓶。

九月夢門勝感寺

晚禾垂穗野田平，九日登臨宿雨晴。出郭由來少塵事，
逢僧聊得話浮生。秋霜落木黃花節，破帽西風白髮情。
却喜東林能破戒，提瓶沽酒醉淵明。

北江憲副自越州訪余吳門，飲於杜氏明遠樓，
相逢相別，思悠悠，越水吳山爛漫遊。時事難言，聊對酒。

長安在望漫登樓，百年春夢蕉中鹿，萬里秋風海上鷗。
不盡平生相許意，白頭頻把舊吳鉤。

除夕 乙巳

樽酒淋漓半醉餘，疎燈寂歷夜何如。一行剛了林頭骨，
四壁聊齊架上書。衰齒可堪時數換，窮愁應與歲俱除。
東風喜得春來近，早有梅花慰索居。

元旦書事 丙午

奕奕祥光報，今辰融融淑氣轉。洪鈞開門聊自占風色，
展刺先欣見故人。晴日笑談驚隔歲，暮年光景喜逢春。
桃符曆日年年事，一度相看一度新。

五月望日登望湖亭 是日微雨作寒

木末虛亭瞰碧瀾，倒飛天影入憑闌。嵐光浮動千峯濕，
雨氣薰蒸五月寒。石磴躡雲芒屨短，松風吹雨苧袍寬。
狂吟莫怪遲歸去，白髮還能幾度看。

汎湖

春盡南湖碧玉流，故人湖上共夷猶。平橋野渡沿青草，
疊鼓中川起白鷗。雲日霏霏梅子雨，風蒲獵獵藕花洲。
行春橋外山千疊，盡逐波光上綵舟。

除夕

酒闌燈燼夜茫然，撫事追思十載前。坐上漸看同輩少，
眼中殊覺後生賢。江城寒薄梅花早，原野霜清落木堅。
皮骨已空心力盡，還將衰鬢待新年。

丁未九日與屈約諸君同泛石湖就登上方
宿雨初晴水拍天碧雲微歛日華鮮時當黃菊茱萸候
秋在滄洲白鳥邊柳外畫橋人似蝶湖心蘭棹酒如泉
携壺更醉湖山上白髮重逢又一年

是歲閏九月再汎

剛喜重陽臨閏月不辭老病復登臺多情秋色依前在
有待籬花故晚開佳節從知難再值青山端不厭重來
畫船記取橫塘路十里笙歌載月回

題畫

溪雲冥冥溪雨急長空倒空溪水立凌亂春潮萬壑搖
低迷暮靄千林濕余生惟有滄洲通曾擁孤蓬聽蕭瑟

夢斷紅塵二十年江湖獨與依然偶拈筆掃東絹
便覺吳松落并剪金君家住雲水鄉朝煙暮雨對林堂
若為老去厭真蹟翻愛狂夫灑墨就中妙解誰應識
萬里雲煙開素壁

紫瑤翠琰開蒼壁下有蒼松幾千尺濃陰累疊森畫寒

此枝拂空根束石石連灌莽榛欲絕路繞松根更斜出

仙源近遠不可窮却有幽人在山澤山澤幽人坐倚松

仰看出沒山雲空眼中溶溶霏暮靄耳畔緜緜鳴天風

崩崖一線削積黛玉泉百丈飛晴虹吳中山水清且遠
老我平生素遊研偶然點筆寫秋壑恍惚遊蹤出東絹
金君有癖與我同每每神遊翰墨中贈君此幅應有以

幽



咫尺相看論萬里

十月山城霧雨收，江南香淺類清秋。窓前覓得新成句，木葉蕭蕭雜水流。

看山何必待春晴，雨裏看山分外明。持盞衝煙覓詩去，不知身在畫中行。

長松搖日影亭亭，無限江頭倚杖情。鴻雁欲來天拍水，白雲收盡暮山橫。

雙禽棲息一枝安，映雪離離更好看。一種羈情誰識得，暮林風急羽毛單。

壽東畬錢先生

東畬先生古貞臣，平生耿挺標清真。廿年中外肆敷歷，

所至秉節宣皇仁。浮雲漠漠有變幻，長岐往往多風塵。孤征方出霄漢上，一笑已脫風波身。莫言有才用未極，天地深機自消息。憑將強健博高官，留取有餘還造物。祇今優游經幾年，八旬行及顏蒼然。霜松雪柏澗壑邊，紫芝玉樹階庭前。人世長生能有幾，如公豈獨神仙比。向來富貴等浮雲，未盡勳名付兒子。二兒駟馬日邊歸，捧檄升堂試舞衣。靈椿丹桂初，光輝鳴呼靈椿丹桂初，光輝千秋萬歲殿無違。

賀東畬錢先生攝別墅

共說子

于

公治獄仁，遂聞韋氏薄。籬金生兒已，副高門望。

作室能忘肯播心，一脉傳書種在百年培養慶源深。

承

庭前手植三槐樹，會見森森長碧陰。

巳酉除夕

八十衰翁仍送歲，鑪薰燈影共婆娑。青雲志業消都盡，
白髮光陰得最多。天地勞生空蠹簡，江湖得意有漁蓑。
孫曾繞膝情堪戀，後飲屠蘇且笑歌。

甫田集卷第十三



市田集卷第十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四十八首

人日直夫東園小集

雪後江梅燦，玉英蕭然。人日半陰晴，雜占誰問東方朔。
妙思空懷薛道衡，綵勝十年傳故事。菜盤七種薦春羹。
白頭不落山林事，又向名園聽早鶯。

立春

聽

雪消紅日麗中天，喜見鞭春在臘前。次第三陽開景運，
尚餘八日是殘年。梅花消息嚴寒後，綵勝情懷薄酒邊。
辨取物華供帖子，暖痕浮綠草生煙。

邊

玉蘭花

綽約新妝玉有輝，素娥千隊雪成圍。我知姑射真仙子，
天遣霓裳試羽衣。影落空階初月冷，香生別院晚風微。
玉環飛燕元相敵，笑比江梅不恨肥。

張夏山輓詞

憶隨仙侶仕瑤京，幾度朝回並馬行。回首舊遊成大夢，
燕山吳水不勝情。
出守毘陵歲再更，我時吳苑亦歸耕。相逢相別多惆悵，
何況泉臺隔死生。
春風陽羨百花明，携手張公洞裏行。二十年來誰在者，
白頭揮淚讀題名。

三年常守念孤窮，教養雍容有古風。為理無名百年賦，
至今赤子頌張公。

驄馬使君前，建守仁恩十載兩回施。武夷山下棠_千樹，
盡是張公去後思。

參藩江右寄旬宣，一道清風萬口傳。底事謔言能亂國，
又將書劍下西川。

西川戡難策勳名，信是胸中有甲兵。才大恨無_地施_地用，
西風吹淚錦官城。

扁舟北上又新除，別我吳門意有餘。豈謂閭關_竟朽_返，
傷心空讀寄來書。

記得相逢十載前，我時白髮子，青年却憐後死翻，多恨。

寒月清風倍，飄然
夏王山下月，離離宰樹驚。
風不盡，思烟悵，高人埋玉地。
何人為寫墓前碑。

春歸

三月春光積，漸微不須風雨也。
春歸與人又作經年別，
回首空驚昨夢非。
江燕引雛，芳草滿林，
鶯出谷，杏花稀。
沈郎別有傷情地，不為題詩減帶圍。

題漢隱園

江南雨收，春柳綠，碧煙斂，盡春江曲。
十里蒲芽，斷清香，
千尺桃花，春水足。
溪翁鎮日臨清渠，坐弄長竿，不為魚
太平物色不到此，安知不是嚴光徒。

右春

江頭夏山十尺強，晚波搖日，空江涼。
遊魚淺澗樂深菽，
不謂人間有漁翁，
苟得江魚不稅官，
自食自漁，終歲歡。
輸租轉賦，世途惡，漢家自得江湖樂。

右夏

漁翁老去，頭如雪，短笠輕篔簹，
舟一葉，百頃魚蝦足，
歲租十隻，鸕鶿是家業。
橫笛朝銜柳外，風浩歌夜弄，
波心月不嫌湖上有，
風波世路風波今更多。
右秋
煙沉風緊，鳴蕭瑟，
江湖歲晚玄冥肅，
寒塘日出晚光浮，
村甕茅柴酒初熟，
細得水鱗不入城，
自澆瓦盆，招近局，
款乃一聲煙水長，
葦深江靜，燃湘竹。

右冬

阻風宿九里湖

雲返長空，斷鴈呼水聲，
摧岸雜風，蒲扁舟臥，
聽三更雨。

一葦難航九里湖，繞榻波濤歸夢短。
隔林煙火遠，村孤
人生何必江山險，咫尺離家即畏途。

梁溪道中夜行

雨餘新水浸風外，一帆輕山繞。
湖南去，人從畫裏行，天
空雲樹渺。月出暮潮平，煙靄知何處。
漁歌時一聲。

辛亥除夕守歲

坐戀殘年漫有情，夜堂燒燭待天明。
不愁老大無同輩，低覺聰明愧後生。
得歲笑看新舊曆，無眠厭聽短長更。
香消酒冷人初靜，忽報晨鷄第一聲。

壬子元旦飲毛石屋家，觀郡邑迎春，蓋明日立春也。次東坡韻。

昨夕今朝迹已陳，頭顱種種歲華新。
土牛郭外才驅厲，絲燕筵前已得春。
對酒不應談世事，賞心剛喜及良辰。
坐中潦倒誰應甚，老我顏然第一人。

新夏

韻

暖風庭院草生香，晴日簾櫳燕子忙。
白髮不嫌春事去，綠陰自喜夏堂涼。
閒心對酒從時換，老倦拋書覺晝長。
客有相過同一笑，竹爐吹火試旗鎗。

袁魯仲邀子登列岫樓，子自晉臺沒，數年不登矣。

故人湖上有高樓，十載清樽續舊遊。
飛翠窗中仍列岫，片帆天際見歸舟。
依然綠樹啼黃鳥，無賴青山笑白頭。

不盡阿戎淹戀，意緒雲江草。雨悠悠。

是晚過行春橋翫月再賦

行春橋上月娟娟，杜若洲西宿畫船。萬鏡不波天在水，
四山沉影夜如年。已知世事皆身外，肯着閒愁到酒邊。
宛轉清歌出林表，晚煙依約正蒼然。

虎丘觀雨

海湧春嵐濕翠鬟，生公臺下雨漫漫。風迴陰壑奔泉黑，
雲鎖蒼池劍氣寒。淨洗塵氛開絕境，不妨煙靄是奇觀。
詩人自得空濛趣，悟石軒前獨倚闌。

送族弟彦端還衡山

彦字諸孫端甫良，秋風訪族自衡陽。百年文物家聲在，



累叢松楸世澤長，君視前人應不忝。我於同姓自難忘，
不堪相見還相別。楚水吳山意渺茫。

舊送彦仁一首追錄於此

南望衡陽舊德門，虎符元帥有諸孫。山川我正懷桑梓，
水木君能念本原。兩地衣冠曾不乏，百年忠孝至今存。
相違不盡相留意，良籍秋風酒滿樽。

寄顧橫涇

我別橫涇三十年，同遊都盡獨巍然。淵明誰送東籬酒，
季子原無負郭田。貧病豈知翻益壽，聰明莫道不如前。
相思相見知何地，夢破秦淮月滿川。

寄許仲貽

問訊幽人白，下蹤若鳥，清世不相容。幾回對月，思玄度，安得披雲見。士龍落日橫塘，折楊柳，秋風南浦。夢芙蓉，相思滿目，煙波遠，吟得新詩，手自封。

題吳雪洲磨崖神異卷

齊雲西來巖壁立，天削芙蓉，千仞碧。誰能題字，碧雲端，吳生袖有如椽筆。蟠金屈鐵，紛琳琅，天門恍忽蛟龍翔。夢中神機，若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詩二句坡坡翁此語信奇絕，千年似為吳生設。老夫捧出贈吳生，一笑千峯秋月明。拈

九日雨中虎丘悟石軒燕集

何處登高，寫壯懷，生公說法有層臺。漫脩故事，携壺上

不負良辰，冒雨來，應節紫萸聊共把。待霜黃菊，故逢開，白頭八十三。重九竹院浮生又一回。

素髮

素髮絲絲不滿梳，衰容覽鏡已非吾。蕭條暮景看籬菊，次第秋風到井梧。物外機心聊奕奕，老來多事坐詩逋。祇應雙足能強健，看屐登山未要扶。

壬子歲除着屐

殘燈明滅照頭顱，八十三齡過隙虛。一歲又從今夕盡，餘生消得幾番除。老知無地，鼎一君寵，會喜傳家有父。書獨有梅花堪慰籍，春風消息定何如。

癸丑元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呶啞鄰鷄過短垣，起看曙色拂塵冠。
斗平滿目新領朔，日月無窮又履端。
短髮蕭疎霜葉脫，壯心零落曉燈殘。
從前卉物冰霜盡，一樹梅花獨耐寒。

夜泊南潯

吞寒漠漠掩重裘，燈火南潯夜泊舟。
風勢北來疑雨至，波光南望接天流。
百年雲水原無定，一笑江湖浪遊。
賴是故人同旅宿，清樽相對散牢愁。

湖本

晚泊楊莊

碧雲微歛四山蒼，晚泊孤舟對夕陽。
店舍寂寥斜帶水，人家籬落盡栽桑。
風煙入望知何處，鷄犬相聞自一鄉。
正自旅懷眠不得，數聲漁唱起滄浪。

寄胡栢泉

當日籌邊事最更，曾看疏草識高名。
旌收書札渾如面，未及交歡已有情。
塞上底須論馬失，周南空復著書成。
遙知西澗春潮急，野渡孤舟盡日橫。

南樓

在搔白髮倚南樓，落日邊聲入暮愁。
萬里長風誰破浪，一時滄海遂橫流。
敢言多壘非吾耻，空復崩天負杞憂。
安得甘霖洗兵馬，浮雲明滅思悠悠。

送袁裕春僉憲之建寧

拾遺省闥歲才更，忽領行臺撫建寧。
喜見勝之持使節，却教汲黯去朝庭。
民情有待隨車雨，天漢遙瞻執法先。

星雅志高懷何處寫武夷山有晦翁亭

秋夜

四壁鳴蛩露下餘片雲收雨酒醒初風攔墜葉秋聲早
月印空庭夜色虛癡病不禁時敘改蕭閒自與世情疎
若為白首安眠地時有驚塵報羽書

九日遊雙塔院次韻明己酉九日韻

時叙不容淹忽忽寒暑交矧余蒲柳淒望秋已先凋山
林樂閒曠勢途利崇高人性各有適奚但壞與霞多以
一日歡罰此卒歲勞古來明哲士取材不遺巢唧觴輒
忘世何似栗里陶得酒且復樂安能待來朝

十日遊治平寺再疊前韻

季秋氣未肅鳴禽尚交交澄空霜華薄木葉不盡彫
與陟前岡不覺身已高回視平湖東逸峯聳晴霄但欣
雙目明寧辭一身勞物理會有窮何以心煩焦世情共
擾擾吾樂方陶陶達人悟遷化千載猶一朝

自華亭還吳夜泊磧磯

放棹華亭指故園九峯晴色接吳門秋風沽酒唐行市
斜日維舟磧磯村墟落風煙沙澗口人家燈火竹籬根
機雲踪跡今何處一望岑山一斷意

送何元朗南京孔目

一命周行列鎬京開官副喜玉堂清紫薇蘭省聊通藉
綠水紅蓮亦官情爽氣鍾山秋桂苑春風鰲禁曉聞鶯

白頭老友難為別，飛夢先馳建業城。

寄何叔昆禮部

為愛君家好弟兄，列宦同在鳳凰城。
蓬蓬宮浦薇垣靜，灑灑書畫省清風。
雨夜堂聯榻處，池塘春草看詩成。
相逢相別還相憶，白髮江湖無限情。

草看

維亭夜泊

孤蓬燈火宿維亭，宿酒微消夢不成。
人語煙中江月墮，舟橫渡口夜潮生。
閒情歲月都無迹，舊歷村墟尚有情。
四野孤霜菰葉冷，時聞沙上水禽聲。

除夕

白髮婆娑夜不眠，孫曾繞膝更翩跹。
已知明旦非今日，

不覺殘齡又一年。
舊事悲歡燈影裏，春風消息酒杯前。
更聞人靜鷄聲起，却對梅花一燦然。

甫田集卷第十五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詩三十一首

元日試筆

雲霞駘蕩曉光和，手折梅花對酒歌。
暮齒不嫌來日短，霜鬢較似去年多。
東風漸屬青陽候，流水微生綠玉波。
鳥弄新音晴晝永，相看不敢奈春何。

竹堂

乘閒上日到僧家，慚愧空門有歲華。
滿地碧煙新草色，一痕春意早梅花。

人日王氏東園小集

晴颺汎叢條。浮陽散修菴。良時及初正。涉七氣已。爽。厥
日肇。惟人探。占喜融。朗駕言求友生。名園欣獨往。折蔬
充朱豆。扶藜企高曠。陟彼墻下岡。寄此天際想。被草晨
風和。隔竹春禽響。

湛耳泉兵書以詩招遊衡山奉答

家也。衡陽有釣臺。江湖流浪未能回。政懷桑梓千年計。
忽枉封題。萬里來。月滿羅浮。勞我夢雲埋。嶽麓待公開。
追攀見說襟懷壯。儻許春風杖履陪。

寄黃泰泉學士

經時不得發。南書白首無。由愈索居北闕。聲華應籍甚。
西山爽氣定。何如殘編空復淹。司馬當路何人薦。軒虛。

三十年前潞河夢。一回相念一踟躕。

除夕

坐戀殘燈思黯然。回看殘曆已無緣。萬千舊事空雙鬢。
八十明朝又六年。笑飲屠蘇其落後。老嗟筋力不如前。
烽煙不隔春風信。次第梅花到酒邊。

乙卯元旦

滄溟日日羽書傳。華髮蕭蕭節敘遷。時不可追空逝水。
老今如此。況烽煙漫拋舊曆。開新曆却到衰年。憶少年。
潦倒不妨詩筆在。曉窓和墨寫新篇。

病中承次河携樽過訪

病暑經時閉草堂。故人挈榼漫相將。高軒恰似清風至。

雅誼還同夏日長，把酒臨軒疎雨潤捲簾，深院碧桐涼。
晚來客散詩成處，一樹蟬聲對夕陽。

閒興

綠陰深覆草堂涼，老倦拋書覺晝長，塵土不飛髣髴淨。
寶鑪親注水沉香，蒼苔綠樹野人，家手卷卷鑪薰，意自嘉，莫道客來無供設。
一杯陽羨而前，茶繞庭芳草燕差池滿院，清陰樹綠離簾捲，不知西日下，
自持閒客了殘碁，酒闌客客散小堂空，旋卷疎簾，受晚風坐久，忽驚涼影動，
一痕新月在梧桐。

閒門謝客日常，肩好鳥隔林時，一聲腹氣薰，人渾欲醉，
碧梧窓下拂桃笙。

端溪古研紫瓊瑤，斑管新裝亦免毫，長日南窓無客至，
鷓鴣鷓鴣小圃寫離騷。

乙卯除夕

燈前歲酒笑相昇，鏡裏流光又一周，人世百年原有限，
吾生萬事總無憂，餘窮不用焚車送，殘病都從爆竹休，
去日已除來日在，春風檢曆又從頭。

丙辰除夕

百歲匆匆過隙駒，等閒八十七回除，蹉跎日月前無幾，
俯仰乾坤樂有餘，白首詩書重結課，青春草木舊吾廬。

由來多病還多壽，一笑殘病未負余。

丁巳元旦

昔隨元宰賀正元，幽薄分陳舜樂懸。萬炬列星仙仗外，
千官鳴珮玉階前。履端同慶承天詔，是日羣臣致詞
獲端之慶，與山壽齊呼祝聖年。上直旨云潦倒今無朝省夢，細
卿等同之縹空憶御鑪煙。

潦

穀日早起

空庭草色映簾明，短髻春風細細生。蒼溜收聲殘雪盡，
窓光落几曉寒輕。非賢寧畏蛇年至，多難欣占穀日晴。
詩思攪人眠不得，山禽屋角有新聲。

攪

四月

風雨將春去，清和四月天。相陰推白日，草色散青煙。興
寄琴樽外，筋骸杖履前。若為消永晝，窓下有殘編。
春雨綠陰肥，雨晴春亦歸。花殘鶯獨囀，草長燕交飛。香
篋青緞扇，筠窓白葛衣。拋書尋午枕，新暖夢依稀。

五月

庭草侵衫色，庭梧生晝陰。時光臨角黍，穠事望梅霖。習
靜鑪薰細，醒頰茗椀深。草堂賓客散，敬枕聽幽禽。

夜坐

聽

涼聲傳漏點，夜色轉樞陰。遙漢三星度，空庭萬籟沉。草
輝螢箇箇，樹影月林林。稍覺塵氛遠，閒愁不上心。

送彭赴嘉興訓導

清時一命忝師儒，百里鄰州接。里閭志養于今欣，有祿
官貧莫嘆食。無魚微名聊足易，初志多暇何妨讀。舊書
九十，老人須在念。頻頻書札問興居，
東望嘉禾近。石百程漫隨儒牒去，親庭蟬聯禮官業承三世。
事苦傳家有一經，我老自憐衰髮。白汝行，不失舊德，青
還應別後鍾情處。飛夢時時秀水亭。

丁巳除夕

易却桃符，拂却塵窮。愁殘病總，更新三彭。漫守庚申，夜
萬事重迎迎。戊午春，狼籍杯盤，聊復醉盡。情燈火笑，相親
孫曾次第前，稱壽慚愧。承平白髮人。

戊午元旦

勞生九十漫隨緣，老病支離幸自全。百歲幾人登耄耋，
一身五世見曾玄。祇將去日占來日，誰謂增年是減年。
次第梅花春滿日，可容愁到酒樽前。

甫田集卷第十六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敘十三首

送周君還吉水敘

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撫循江南大有功德於民去之
五十年爲弘治己未有詔以公與故戶部尚書夏忠
靖公並祠於吳從有司之請以慰荅吳民之願思也明
年廟成廟有像設而公去吳人蔑所擬似於是公之孫
廷器自吉水以公畫像來訖事乃去吳之老長先生以
吳人幸於奉公顏色而喜廷器君之來也謂其歸不可
無言猥以屬某某之生在公去吳二十年之後然習聞

遺德宛猶瞻承有不容已於言者方宣德之初當朝家
多事之後公私弊極公以幹運之材操富民之術以拓
賦財之源博收衆議首勤民隱劬農振業歲亦此登民
樂於所入而不知若其出上享其用下茹其澤者二十
有二年徵公之績法得祀久矣顧方相安於無事而事
之成固亦有族於論之定也是故公在而樂旣去而思
思久而不能忘越五十年而卒用食其報於吳此固無
傷於緩而益有以見公之德澤深長非苟爲圖塞目前
之爲也竊惟東南賦財之會百需出焉不培其根而日
竭其出出倍而未亦益瘁矣方公未至之先有司誅求
不少危而積逋至八百萬公既損民常出而官復羨贏

此雅公之才局去人遠甚而其理亦豈不有可推者哉
今 聖天子不違民思以昭厥勲誠不能無所望於後
之人也惟公恩澤繫民心功業在史官而血食之詳當
有記廟之成者余特敘其繫以榮君之行亦聊以寄吳
人之思云爾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敘

僉憲伊先生侍其家君承德公之居吳門也某以里中
契家子獲從容侍杖屨先生爲言先朝拔擢之恩與先
夫人子育之德輒慷慨流涕如不能已他日示某三詩
則感事之作也先生成化末自蜀泉入賀 萬壽節屬
龍馭升遐弗獲成禮爲二韻詩二章先是以刑曹郎推

恩 褒錄其親而母氏遺柔久 龍章賁於歲丘為曰
顧詩一章遷吳來十又四年而遺弓之痛困極之情不
少置至是出其詩屬交遊諸公和之而命序於某某小
子何用知此受簡累年未有所復顧其意不可虛辱也
則為之序曰忠孝天下之大閑也然非有出於尋常日
用之外顧其事有本末而人道之所為盡與否存焉是
故厄窮顛頓不能自見於世者常患不獲申其志而一黍
於富貴狎於恩私則或犯名廢義而併其所學為負之
至於事變恩移不能無悲摧感愛之情其事足慨也而
君子乃有取於先生以為得忠孝之理焉夫豈以其悲
摧感愛以為難哉先生以進士高科踐駁中外為明執

法為良監司道究當時譽聞敷於上下而寵被於 君
私又得以顯光其親雖其所學所養有以正承之而□
罹 昌會獨非 君親之賜乎顧吾所以復之者方永
而遽絕欲用其情而無所於施其悲摧感愛當有甚於
不幸而不得志者其何能已於言邪此先生之詩之所
為作也讀其詩知其不忘於遠而極其情為能不負於
所事夫仕而不負於所事而又不忘於遠雖古聖賢之
事無出此者而余顧謂無難焉何哉夫其始也不出於
厄窮顛頓而卒又能不辱其身以及其親是其見於行
事者既已卓然名世使無是詩固不得少其忠孝之名
也而是詩之發寔又至誠測怛而出於不能自己之中

然則何難哉夫惟其不難也而後知其本於尋常日用為能得忠孝之實焉悲摧感愛果足以盡先生哉先生名秉字德載其先有高寶鄉恒工科給事中侃皆名臣先生其世濟忠賢者歟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敘

國朝以仁厚立業更累朝列聖細維綜核之餘誕章丕緒深密完固殆無可施力而士之用世亦惟持重博大為宜或稍出廉隅有所建畫往往得喜事徇名之誦及今百餘年所以消沮浮薄崇長忠厚誠不為無益也而其間固亦有幸於無事以自蓋其瘝曠之愆者矣蓋選要蓄躬謂惟因循自恕足取持重博大之名嗚呼古之

所謂持重博大固如是哉往歲先君以書問士於檢討南屏潘公公報曰有王君敬止者奇士也是故吳人他日選吳某以潘公之故獲締好焉及君以行人遷監察御史先君謂某曰王君有志用世其不能免乎乃弘治庚戌君以事下詔獄鵠兩階左除福建上杭丞始君按遼陽明法守軌多所緒正用事者不便為飛語中君而其徒有氣力者又從中醞釀之而君遂得罪去議者謂君不自省約以斂怨時人迄抵禍敗或又謂君感擊激昂不能俯仰其得罪固宜而亦其所樂受凡此皆非所以論君也君以聖天子耳目之臣奉使邊徼其任不為不重而遼陽國家要害不得不慎苟為避喜事之

名因循自恕以僥倖塞責則循習之弊將久而益滋而一旦事出非料則其禍之所遺豈獨一身一家而已哉故操切屏捍惟法之循至於得罪以去固非所樂而實亦所不暇計其心誠不欲以一身之故而遺天下之憂若君者今之所謂喜事徇名而古之所謂持重博古者歟此潘公之所謂奇士而先君之所為嘆其不免也君將赴上執取道還吳吳樵掖之士聚詩為贈而推敘於某因敘君之所以得罪之故而復推本其所存如此雖然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君當無以是自懲

靖海頌言敘

正德改元之禩侍御曾公以簡命按蘇蘇屬邑崇明治

東海中其民素獷健梗治先是豪民施天泰爭魚葦之利噪於海濱有詔徙其家遠別其黨鈕東山者潰歸逸於海復嘯其徒為亂出沒鹵掠民不勝擾於是瀕海諸邑復大震有司以聞詔發諸路兵討之而公與今中丞艾公寔領其事夏四月首事徂秋八月竟梟賊而殲之降其脇從俘其老弱而四民用寧方賊之猖蹶也郡郭亦警及是解嚴士民懽曰凡所以惠安我民以保生聚得不及於難者皆侍御公之力侍御公寔生我民其曷以報乃相率為詩詠歌其事而屬序於余竊惟天下之事不可常而人之才貴乎養之有其素今夫銜一命寄一方孰不幸其無事也而事變之來或出於意料之

外彼齷齪適更往往避事而害成而好為不靖者又或
挾之以僥倖於一擲以為功名之會此其人皆以身為
計者卒之亦不能辨其身而民用受其辜焉侍御公之
來當夫承平百年之餘而蘇又在畿輔之內豈常有意
於變哉而卒然遇之有不易於為計者而公處之無難
焉方師之興餉給浩穰文檄有午凡審勢相方部分調
發莫不於公之出人皆訝其不素而克而不知其所已
試於為邑者既嘗驗矣蓋公初以進士宰定遠適妖賊
構亂勢張甚公設奇禦之用全其城今悉教郡之衆以
當區區竊發之徒固已優為之矣是豈僥倖於一擲者
哉公之出按也以志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癯仁威並

著更長民懷庶政之舉不可殫述茲特著其平宸之一
事云爾

送劉君元瑞序西安敘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
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為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
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以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
遺君悉麾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
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
首權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負不能歸適遷至吳興吾
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逢掖士聚詩為君贈
不遠百里走吳中乞余叙其事余惟劉君奇才雋望遭

罹盛會當有名公碩儒道譽揚摧而何以余言為哉汝
琇曰此劉君之意也雖然古之人贈人以言得其善則
稱知其過則規余於劉君何居曰劉君不走求王公貴
人而必子焉是徵其意非直以譽而已嗚呼此劉君之
所為異於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夫君以兩月之政而
能歸乎數十萬戶之人以聳動乎天下雖天下之人莫
不以劉君為不可幾及也而君顧不以自足若有望焉
誠以事變之來靡有窮既而隆譽之下讒毀攸基方其
去紹興也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莫不欲以為郡以為
猶紹興也然而風土有遐邇車緒有順逆而人心有從
違君自視於此果能皆副其意乎一有不獲則舉向之

所有而盡廢之

名人主欽其

所為真有忝乎

之也深願茲藐焉而人之

豈易為鼎哉君子以人所

為者自力則其所至獨可以收譽於一郡

之罷也閒關羈逆人將不堪其憂而君蕭然一

進於學圖史筆硯若將終其身一旦起自閒廢寵以壯

郡莫不為君喜也而君方有懼焉此其中

往余嘗從人聞君紹興之政而吾友陳君魯南王君欽

佩顧君華玉君鄉人也又為余道君又學制行之詳竊

慕之其居吳興距吳門教舍而近雖不及接語言而相聞為稔故於君之行也不嫌於規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敘

正德壬申之秋 詔嘉興守莆陽陳公為山東按察副使領提學事先是弘治中公以監察御史視學南畿振德警言愚軒輜惟允數年之中壬修名行而文以至顯朝野翕然稱之謂公之道化流行得古人表帥之義未幾逆豎□權謀亂庶□夫子惑之公上疏極諫遂以得罪鵠兩階尤遷潮之揭□朝野又翕然福之謂公之風采磊落有古人正諫之風及 朝廷更化同事者往往內補而公稍起倅嘉興尋以為守於是朝野之人莫

不惜之以為公之賢明宏達宜在師資之地守振肅之職而顧淳沉常調不亦負乎此固天下之公言而某則以為世俗之見耳非所以論公也比公雖官御史而奉使於外非在得言之地可以不言而言之莫有以行之耳得罪去國豈其志乎夫既已得罪則投竄摧辱有所不辭又奚班資之計耶苟計於是則患失之心惟日不足克位固恩歛歛自守又甚而敗名棄節以獵華要高爵厚祿垂手可得舍是弗圖而區區於外內升沉之間雖愚人亦不為也而公豈為是哉惟其無心於是是能效忠輸誠慨憤激發得以行其志而成其名視彼僥倖恩私以微榮一時者涕洟之不若也又足以辱公乎哉而

天定理還事不終敝所謂高爵厚祿卒以卑之此雖理所必至而事有不盡然者則幸不幸存焉幸而得之於公為無負不幸失之則其所為高一世而望天下者固在也公又何媿乎夫公不圖也之無負於我而求有以無媿於世克是心也蓋有無入而不自得者雖宰天下可也一方視學之寄果足為公重輕哉雖然自公為丞而倅而守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蓋莫不願為之奔走也而魯獨得之經天下者殆有意乎何者魯為聖人首化之地比歲盜賊殘毀瘡痍特□非仁明愷悌以斯道為任者固不能撫摩而振起之也公行矣濟溺起衰將為天下先也某以諸生辱公國□之知十年於此潦倒無成方懼為門牆之羞而公眷存不已今滋由浙而魯得再見於吳門因獻是言而必以天下望之者固天下之論也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

余友顧君葉玉少負才雋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又以吏能聞升朝為郎以清強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劑裁靡窒而其聲聞益遠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所為而得其所存蓋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遺餘力余始駭嘆考其所為與察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為君喜已而君竟被罪鑄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

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蓋人之所為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米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周於外以獵譽於時人則譽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躋撫仕而道斯誣矣君子求信於道而不必崇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為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真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為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於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金竊以為喜君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大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體之亦

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皮是便道過家上冢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為餞敘其首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敘

崇明為蘇屬邑治大海中儻若一鳥故雖稱內服而不得與列邑比其官府制度賦出章程視列邑率損十九然其民僿健易動又其地有魚鹽之利易幸以擾而與戍兵雜處一失撫寧輒梟僥以逆故其令長必循良重厚為宜而仕者往往不願得之或得焉憂畏忿懣同於投鼠一日代去輒喜如釋所負蓋其心鄙夷其氏不屑與理而恒傳舍視之噫亦過矣臨川吳君之為是邑也值邑豪施氏假擾之後庖庖潰竭公私頽敝而遺孽方

潛禍未已君起疏剔抉隨事短理而誠心撫循之邑用
大治連蕩消弭無釁以發久而民益附以信未幾有游
寂之警君益料簡民兵繕治于櫓南集而寂至以有備
得弗擾及是彼微且行為余道邑中事歷歷謂苟嗣得
其人可以永理無患不然更兩年漱矣蓋苛條煩獄與
夫銳事微名之爲皆足以尸之而其憂方深也若是豈
獨崇明之人不能釋君而君之心殆不欲遽遺其民而
去之也君爲崇明四年而厭難折衝恆居六七此人情
所不屑所謂憂畏忿懟同於披竄者而君安焉既釋而
去孰不幸喜顧獨置憂不已此其心豈以崇庠近遠爲
念而區區官爵爲足以易其愛民之心哉以愛民爲心

則政必出於實而不以崇庠爲念則所職爲易修操履
實之政而供易修之職焉往而不得治哉易外而內去
州縣而即省臺固不足爲君喜而亦不足爲君慮也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敘

國家之制特重臺臣而其任也往往選於有司之良惟
其職與民親而所理錢穀獄訟與夫簿書朝會皆官常
所急既久而習可以推衍宏致故其授不得不重而於
其中尤重進士之科然其位下且遠視京朝官尊重不
啻什伯進士入官或厭棄不屑而得之皆庸庸循守以
塞歲月甫三暮而已束裝竢微矣視其民曾傳舍之不
若而民之視之亦若過客去來漠然無所與者嗚呼

國家之所為重臺臣之選而必有待於有司者其意固如是哉四明王君以戊辰進士出知蘇之嘉定歷歲甲戌始以御史徵而嘉定之民重惜其去顧其勢不可留則謀所以繫君之思而耆民劉琦氏從余乞言余於君有雅故固喜重其為人而於其去嘉定而就徵也加重焉蓋君自戊辰入官抵今六七間歲苟能規隨趨辨以鈞聲名以承上官之意則君內徒久矣萬一前此徒而去也不知嘉定之民所為戀惜君者視今日何如也古之仕者重久任而下聲名羞任不久則澤不流而聲名盛則誠或不至而氏受其故故余不惜其徒官之獨後而獨幸其得民之久且深也於此有以知君之所存能以民事為急以之遠為計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為也若去錢穀獄訟簿書期會與夫官常所急乃所深習而練焉而朝廷所為重臺臣之選必有待於良有司者君庶幾其無負哉

送提學黃公敘

國家取士之制學校特重自學校升之有司苟諧其試則謂之舉人自有司升之禮部苟諧其試則謂之進士凡世之大官膺仕悉階進士以升進士之升有司禮部實操之樞焉然而士習之隆汙儒風之顯晦不與也惟督學憲臣為能刺而輕之憲臣之所趨士亦趨之憲臣之所格士亦格之有不待文法教令而自無不及者蓋

其職專而其地又遠故其於士也親而為之化之也易
學校之所養有司禮部之所舉皆是人也其故有司禮
部能舉之督學憲臣能化之憲臣之所任不既重哉此
歲督學南畿者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而峻法臨之謂
必合於是而後可學者至於摘抉經書率率詞義以習
其說而士習為之一變有識者嗤之於是莆田陳公至
特矯其弊而變焉陳公去而黃公嗣之黃公蓋嘗出陳
公之門者凡其所為悉出陳公而輔以高朗之識優以
雍容之度破崖岸畧章程而一出於正其所取士往往
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而向所稱合格之士率廢
不錄於是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說上博綜而下訓詁數

年以來士習為之一變而善焉士習而善則有司之所
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善焉者不
可得也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能充其任者耶正德九
年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視學廣西屬學諸生咸
惜其去而集時敘次其所為變士習者如此其在諸生
中最為凡下然不能摘裂牽縲在曩時為甚而其見廢
也視諸生亦甚故今之惜公之去也視諸生為獨深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敘

正德八年監察御史吳公持節按太平諸郡軌道緒正
無所規隨扶微輿壞所部振肅屬備者盜起流劫新安
公疏捕迨北境以寧教一時稱才焉然公重違自將不

事搏擊而能達一方之急以宜 明天子之思其展采
錯車有出於尋常按職之上者列郡譽之而新密之民
懷其保釐之庸加譽焉及是代去相率歌其功能不遠
千里以序屬余余不及識公而獨喜公得下人之譽有
不易易者夫 國家建置百司各有專職惟御史隨事
任授不恆厥居而其任特重是故在內御史能言之而
羣僚九列聽之在外御史能行之而藩鎮諸司承之昔
之論者謂其居中得與宰相相可否以為重而不知今
之在外者之重也而其中尤重巡撫之任蓋今之制凡
倉儲學校軍政茶馬鹽鐵之屬並御史關決然皆不相
侵越而巡按御史獨得綜理而所部百官聽其斬輕事

竣例以數語標刺其名上謂天官卿天官卿拙以然陟
恆十九焉蓋天下之大夫官卿不盡見聞而 天子之
耳目惟御史是寄御史寔代天子行事故所至藩鎮大
臣郊迎惟謹郡刺史而下謁見拜俯惴懼惕息若不勝
任而御史坐而詔之一有號令自藩鎮以下莫不奔走
趨赴而是非得失往往竊議於下不以自間有以諛爭
執者然亦鮮矣夫御史以一身臨百司之上以隆重之
勢下視俯首趨事之人以常其備睨竊笑而不之知若
是得不敗以完足矣而或譽焉非其才足以濟物明足
以燭理而皇廷周慎有以任其事固不可得也余於新
密之人頌公之言而有以知公之不易也公名鉞字宿

咸撫之崇仁人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敘

成化弘治間中外之臣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三數人而已一時朝廷之所倚汪臺諫之所掄擬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必在三數人者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是一人焉孝考當中三數人者以次贊擢亦既効用於時至於今三十年或老或死淪落殆盡而公歸然猶系天下之望嗚呼偉哉公於是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間既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恇擾乃復有意事功朝召夕起東甲西馳虜融妙畧卒用戡夷大難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

已在闔山之南矣夫聞難而出功成而去之豈獨今之人所少哉所公履之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以司宸屬上書言天下事指斥佞倖幾蹈不測既而收自放棄起歷要途若可懲矣而軌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不能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林如渴朝廷每申求舊之典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林於海內有遺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太史公有言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天不尚余故世作室不或三瓦而陳之使公都位食祿而享上壽造物者且將忌之矣於此或

有損焉豈朝廷天下之利哉吾是以謂究公之用固不若完公之福之為美也公文章道誼蓋於一時聲名出處重於朝著婆婆故里順登期頤為天下大老以潤飾斯也顧豈不多於彼哉此公所為有樂於是而無用彼為也公於先温州最故而外舅忝政吳公惟謙在郎署時寔又縣官相好某以通家之故凡一再接公別去十余年光儀教範奕奕在目公之弟壽州守曩教長洲某以諸生獲出門下及是解郡南歸道出吳門為余道公動定甚悉因微言為壽用敢論次如此而不以公用世為願者斯特徵明厚公之私言也若夫君相之情朝野之論與夫小人望治之心固將挽公而出之莫

釋也嗚呼
公其自愛

三朝舊臣所餘無幾天下之事將有屬焉

贈長洲尹高侯敘

長洲為蘇輔縣隸於郡下郡當東南要劇賦發章程率倍他郡而館館勞陳廢有休閒郡既壯大而郡官尊安往往委勞於縣而長洲率先任之其繁視他支邑不特相百而已又其地介於東南卑瘠多滂民衆而賀積急則斂怨結則僇辱隨之繁詞叢獄又每困塞故為之者鈞接審畫矻矻簿書間救過不暇矧能潤飾以儒優游文翰而循治辦乎若夫才優剴割而譽以文敷雍容燕笑而課奏困後數十年來吾得高侯焉侯以進士高材

試邑於此始至而吏讐其屢既而民安其業上官與其
能暑年之間邑以大治譽聞隆赫旌褒加焉然求其所
以為理每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讀書為文無廢業焉
間引邑中賢士與相倡勇所歷山谿輒形紀述風流篇
翰照映一時論者往往以文學譽侯而不知侯之心未
嘗不以民也昔宋王禹偁以大理評事知長洲日事賦
詠竟以文學知名徵入館閣在當時未嘗以吏最稱也
然其言曰一邑之政田有暴賦丁有當備春役而夏不
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
蓋極敘為縣之勞而不以忘子彈琴為是是豈專事賦
詠以文章自好者哉蓋以政事行其所學而以文章蓋其
所長其志固有在也豈若區區健吏收譽於一邑徼榮
於當世哉去今五百年為邑而課最者不知幾何人今
皆不能舉其姓字而尚儷風流奕然可想然則侯之志
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侯今以政事被旌固侯乃心斯
民之效而非侯之所榮也以為文學而譽之又豈足以
盡侯哉

甫田集卷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十七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敘十一首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敘

吳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映帶左右
玉梅萬校與竹松雜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
而斷崖殘雪上下輝煥波光渺瀰一目萬頃洞庭諸山
宛在凡格真人區絕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
所不通雖有古利名藍歲久頽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
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
興不能即其境而遊矧能發為歌詩品目詠讚以深領

其勝耶此余於方伍兩君探撫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
山往往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盤遊歷覽而已有名德
以重之高情雅致有以領之然非文章雄傑發其奇秘
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
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也則虎丘靈巖耳蓋顧
野王之文清遠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詞有足重
也若玄墓之勝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
道其名者鮮矣豈非未遇其人文章之不立歟或謂永
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奇非永柳諸山
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
勝殆山水之奇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真識與大高懷

獨往之興寔足領之又其人皆清脩有立仕以政顯隱
以操稱不肯碌碌後人克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
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歌茲山之勝者余故敘而傳之

送太常周君奉使 興國告祭詩敘

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首議推尊 所生而輔導大臣
以宗法不可紊正而繼統不得顧私據禮執論至於再三
天子用其議卒考 孝宗以端萬年之統帝 所生以
隆一時之孝事出權宜尊有所屬天下翕然是之而建
說者獨謂追宗所生疑若未盡 天子亦以為未盡也
顧禮有經常不欲自用特付大廷議之而大臣守前議
不變 天子孝思純篤必欲申其至情微示所向諫官

往往獲罪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於是巷議紛然謂且悉從說者之言而遂廢所後之禮人心危疑中外涵涵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乃嘉靖三年四月有詔尊所生爲皇帝而所以孝孝宗敦所後於前議無改焉詔若曰朕於正統不敢有違而所生至情亦當兼盡王言一出中外釋然知聖天子之意特欲申其至孝焉耳於戲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聖人制孝所以盡人之情以行夫禮禮者天理之文人事之則聖人制禮所以節人之欲以正其情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無禮則亂亦不可一日無孝無孝則賊夫禮與孝也凡民不可無也而况天子乎而况大臣有經天下之責者乎二三大臣所爲不忘引去者欲以行夫禮也聖天子惓惓於所生者欲以行其孝也然孝不可無禮而禮寔有以通於孝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能用其孝以裨於禮而尤重夫二三大臣之去得申其禮以全夫孝孝之至禮之盡天下其庶乎名號既成儀文斯舉於是天子有事於園寢以從臣將命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在朝諸君咸賦詩贈行以余有同鄉之雅俾敏首簡始禮之舉也時多異議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故余於此深論其事以備他時折衷云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敘

吾友陸君世明以鄉貢士試禮部得乙掬授青田教諭

或謂君高才雋望當拔制科躋膺仕以大有爲於時冷
貞敬地非君所宜得而君不恤也 國朝之制雅重進
士之科而乙掄即進士之副然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
不畀而乙掄例得學職一隨其中輒不復省錄浮沉當
調或終其身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間亦有之然
而鮮矣故進取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觀他日而或時
命不偶迨遷歲年乃有畢志儒宮不沾一命者嗚呼豈
不重可惜哉君少與余同遊學宮而君天才夔出失口
迅筆藻麗燁然每就試據案疾書視他人章追句琢方
事思惟而君數百言已就莫不暢達雋永而傳於理故
御史按試莫不賢異之謂其取進士不難也然每試應

天輒斥不售自弘治乙卯至正德己卯凡九試始得舉
於鄉及試禮部又斥不售自正德庚辰至嘉靖丙戌凡
三試始得乙掄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而其進之之難
如彼豈不有命哉苟不自省而勉焉以求其畢志儒宮
不沾一命吾不敢謂無也萬一有焉豈不重負其所有
哉而况其所就或有出於進士之上者此君所爲俯首
以求就其所志而冷貞敬地有不暇恤也我 國家學
校之設甚緩也而實要也甚輕也而實重也何者世之
盛衰系人才之賢否而天下之賢否學校焉出今夫脩
一職治一事其効易見而所及有限豈若賢者之興隱
然爲一世之重而其澤之所被有不可量者然則何有

於進士哉吾知君必以此自貴而無用彼爲也雖然學校誠要也而或緩焉誠重也而或輕焉則系其人何如耳是故得其人則重且要不得其人則緩且輕君尚進於是哉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叙

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而惟學校爲正學校之升有進士有鄉貢有歲貢歲貢云者有司歲舉一人焉鄉貢率三歲一舉合二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高者曰舉人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高者曰進士凡今之名臣碩輔與夫建功植德顯名當世者皆進士也故凡

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昇進士尚矣其次則鄉貢鄉貢率起自冗散其得色往往鄙小其昇授率下進士一等其能建功植德自拔而將於進士者蓋有之矣然非銖積寸累矻矻自守解不敷者非聲名隆赫突遇進士不得顯官而浮沉常調終於下位者比比也故有志當時思自樹立者往往厭薄不屑必需進士以升此其所志良是矣而君子所持以自見乃有出於進士顯官之外者余少隸學官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而與余同志者寸三數人三數人者其氣同其業同其發爲文章著於行人與夫羣試於有司無不同者蓋莫不惻然思以自見於世也故一時之人所望而覩其有立未嘗不

在三數人者周君振之其一也既而三數人者以次升用而振之數試不利竟以鄉貢從選調得知瑞州之高安振之在三數人中其名獨盛而滯於學官爲獨久人不得進士而從選調以去故知振之者莫不惜之謂且不層也而余獨不謂然何者其所持以自見於世者在志在氣業在文章行人而非以進士也且 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豈不以其所業哉其業則經史也言行也修治之臭聖人之道也是皆學校之所講習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嗚呼振之之所志猶夫進士也而其所業與其所求而至者猶夫進士也其自校而將於進士也何有哉若夫銖積寸累屹屹自守固其所素負以自

立者而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以獵顯官則有命馬而非振之所能容心其間余固不暇爲振之道也高安瑞之輔邑在江右爲劇地前此皆進士領之今授振之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振之行矣其無以鄉貢自盡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敘

山陰周君天保以辛巳進士知沅之東阿暮年而縣大治當道者才之謂縣小不足爲也移知應天之溧陽未上以憂去服闋改授滁之來安於是人咸嘆之謂周君之才常小東何不足爲也移而去之宜得杜縣以騁而來安猶東阿也周君爲之得微枉其用平而余獨謂非然也我 國家用人惟其才其畀授視其所堪惟進士

入官則惟以名茅其用為縣亦惟以名茅然縣有遠近
地有厚薄事有簡劇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或益焉鮮
不敗者進制稍事消息期年而察之視其治狀與地之
宜而易置之俾得隨力展錯無廢材焉此誠經國者曲
成夫人材類古器使之道而寔非也凡今之仕有中外
而仕外為難仕別縣為尤難縣有大小其相去不啻倍
蓰而其為之難易亦倍蓰然而君子視之均之為不易
也誠以縣令之職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其事有祠祀有
學校有傳置膏積有河堤道路有科差有籍帳勾稽省
署悉總於令而盜賊蟲霜旱潦又其異者初不以小邑
廢也苟處夫其道其敗也視大邑為甚何者地狹鮮產

民貧而寡業賦出無幾而役力章程不可但已非若大
邑地大以饒儲貯有素而人力物產足以供之處得其
道誠無難者是故邑無小大無難易惟在處之得其道
與不得其道耳未安在大江之北寔惟畿輔望縣其地
富淮徐河洛之衝旱暵蠶賊歲比不登民饑而虛而盜
時竊發周君之行利差藉帳紛錯兼控勾稽省畫悉萃
其身其憂方大也而何枉之云哉或以君才敏而志高
工為文章力追古作喜得僻左地而以其暇逸究于其
業又其地屬滁有瑯瑯醉翁之勝而君寄興高遠將以
自適今君是不已負乎雖然不足病也昔者子貢問於
子賤曰何為瘦也曰憂官政也世謂子賤宰單父彈琴

而治則為縣而暇逸無若子賤者而其言如是則亦何嘗不憂哉憂得其道樂在其中矣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雖日事吟諷肆情林壑不害其為憂官政也不得其道則矻矻簿書徒見其勞耳何裨於治哉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雅聞其人及是邂逅傾吐遂得其心事蓋能以道自勝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會其鄉之大夫士微文為贈遂深言之而不嫌於規也

陳氏家乘序

陳氏家乘者長洲陳公希正所修陳氏宗譜也不曰宗譜而曰家乘者凡陳氏所受三朝辭命與凡累世文獻皆在焉陳之先徒自鳳陽由建炎南渡抵今四百年

可考而知者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哀炳而下僅七傳傳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不敢強附以重誣其先也按陳媯姓系出於虞周武王未虞後得胡公滿而封於陳因以為姓其後楚滅陳敬仲奔齊故齊楚皆有陳氏秦未勝起陽城死於汝陰平起陽武而封於曲逆子孫敬處莫詳所終漢魏之間審寔最者而莫究所始要皆胡滿齊完之裔也鳳陽在宋為濠州故屬楚之淮而漢御史大夫萬年魏尚書令矯矯子侍中騫皆故濠人公之先必有所祖而文獻無存莫之有考焉且學士仕元官三品既顯融矣在當時豈無辭命之頒交游文翰之贈而一蹟不傳及今子孫欲追其始藐不可得蓋

不能無遺憾焉公之為是夫亦無使後之子孫有憾於
今猶今之於昔也余讀其書詳而核折而不分隸屬而
不紊上不誣其所出而下焉得以引其世而所為不忘
本始之意蓋惓惓焉厚矣哉公之志也夫昧於源本不
知所祖者失之薄後引攀附而妄祖名人者失之誣與
其誣也無寧畧於所始而傳其疑焉乃或因仍苟簡併
其所知廢而弗錄時移世易子孫至不相通如蘇洵氏
所謂相視如途人然失亦甚矣其又甚者歐陽子曰不
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嗚呼可不懼
哉若公者庶乎免夫其得追於歐陽子之責也已公名
寵以儒醫擢用歷官大醫院使致仕進通政使司右通

政云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錄敘

宜興古荆溪之地帶江襟湖在東南為山水之邑谷巖
幽窅流瀨清澈昔人有樂死之願其勝有可想者又壤
僻而迂史兵燹為少故又多古刹名蹟善權寺其一也
寺據離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勝猿甍桓桓猶唐故物
豐碑巨刻亦往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畧而寺未有
特志也寺僧方策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時名賢篇詠輯
為古今文錄於是山之文獻始備而其勝乃益顯夫山
水之在天下大率以文勝彼固有奇瑰麗絕無待於品
題者而文章之士又每每假是以發其中之所有率亦

莫能廢焉。柳子厚記永柳諸山木，以摠其抑鬱不平之氣而千載之下，知有黃溪錮鈿者，徒以柳子諸記耳。然則山水之勝，果不有待於文哉？若夫佛氏之學，務以悉空諸有而言，詔文字又其所幻而惡焉者。然而古之名僧勝士，又不皆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名迄以是傳。豈無上之業，未易登，援而言，語文字即其次耶？此策之所以惓惓於文錄之輯也。策又發山水之奇，釐為二十四詠，而吾鄉沈啓南先生悉為賦之，是又不特能輯其成而已。余嘗約策遊山中，而未能遽往，姑敘其書以先之。

晦菴詩話敘

子
□ 子之學以明理為事，詩非其所好也，而其所為論
□ 固詩人之言也。嗚呼！理固無不該也，而况詩乎哉？世蓋有工於吟諷而不得其故者，或終日論議而諧諸音聲，輒不合作要之，其於理於詩皆未為有得也。練川沈之韜氏以明經遊學官，而特好為詩，取凡朱子平日論詩之語萃而為書，曰晦菴詩話。豈將會理與詩而一之耶？夫自朱氏之學行，世學者動以根本之論劫恃士，習謂六經之外非復有益，一涉詞章便為道病言之者，自以為是而聽之者不敢以為非。雖當時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學非出於正，而有悔却從前業。小詩之詔沿謫踵敝，至於今漸不可革。嗚呼！其亦甚矣。說者往往歸

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詩也觀於文韜之書可
槩見已若其所論當自有識者取之小子何述哉

重刊舊唐書敘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
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
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
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
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敘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真
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
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頊
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於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

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
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
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
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
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
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夫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
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
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
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
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之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
其文則省於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闕

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
筆而是書寔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
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太畧固
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
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
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
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
救焚引鴉止渴之語豈直土饑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
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
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
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

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抑宗元敘事尤貌奇警且
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
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
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亦甚矣
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
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博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異在
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
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
為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棹
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
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

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材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敘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權奕奕玄勝自茲以還裨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讀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

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自矚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軌要寔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披裂委瑣無所取裁翫戲偏駁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畜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於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為謂足以函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

美言以護所不足非於面牆而不自知其隨於庸劣馬
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
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
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其輒
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為序

備遺錄敘

備遺錄者錄建文死事諸臣而備國史之遺也錄昉於
宋公端儀而成於張公芥柳陽何公孟春寶嗣葦之今
太倉守馮君意有未盡又為補益而并刻之刻成使門
人太學生王夢祥視余卑敘首簡夫忠孝節義天下之
大閑死義之人 國家元氣之所系昔之論者謂夷齊

存殷以排周周以有道興而夷齊不害為仁聖人亟稱
之所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自古 國家未嘗無骨肉
之變而唐之太宗出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論者春秋
之義也我 國家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事尤
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臣為有先夫王
魏身事建成親親臨湖之事卒之反面以事太宗曾不
聞有所徇其豐功障緒為一代宗臣而天下之人莫有
異議徒以高祖在上而王魏固高祖之臣也然則齊黃
諸臣獨非我 高皇之臣乎即使睢紆避禍以全身立
功獨不得引王魏以自蓋乎乃皆駢首就戮之死不悔
者則大閑之不可踰耳而我 國家元氣之正與再也

作養之功不可誣也惟是繞紀不立史事廢闕是非細
故 文皇晚歲稍稍悔悟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有
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靖難諸臣不能
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實維
累朝列聖之盛所謂礪生民而窒不軌者固古聖人之

甫田集卷第十七

南田集卷第十八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記八首

相城沈氏保堂記

沈氏自菴菴徵君以儒碩肇厥家二子起而繼之曰陶
菴曰同齋晚聲麗迹鬱為時英至于今而石田先生遂
以布衣之傑隆望當代薄海外內莫不知誦之於戲盛
矣而君子於此有憂焉蓋其侈滿成習易為驕誼勢之
所至有不終之漸此維時所為作保堂也維時之言曰
鴻範一身上統百年之緒屬當仍世隆奕至於鴻小子
而有弗克寔辱前人余於是知維時為能保有其家也



夫士之於世莫不欲有所藉焉以為之地何者詩書之
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興之不幸
而門弟單弱循習陋劣庸唐惟其常其或疲幾自後而
尤焉則深培痛湔銖銖寸寸咸自吾一身出厥亦艱哉
人惟其艱也而又能是也於是相與譽之有弗良亦置
弗責其素微無異也使其有一綫之承則人得以此而
疵之以為而門戶若是而父兄若是聞見薨澤若是而
弗能是是不肖者從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懼哉夫
門弟之盛可懼如此乃不若彼無所持者之易於為賢
豈此之所負固重哉維時恂恭不暴雅篤倫理蓄奮所
入可以裕德而顧惟圖史之癖尋核讐校不廢而益勤

使其素微無異其誰弗譽之乃今硜硜然保之若猶不
足殆二三前烈有以掎之歟雖然微是二三前烈其孰
抵維時之成若是所謂師資源委積而與之者深矣今
能不以得之深自多而以負之重自懼斯其至不但保
而止也而何盛大不終之足憂邪他日維時徵余言記
堂余因就其意以發之若夫保其田廬以拓其植業則
一耕墾勒朴者裕為之非余所以望於維時也

沈府君石表陰記

太史延陵公之表沈府君之墓也稱其良於醫而書其
治療之實嘗驗於人尤彰灼者若干事事核而詳文繁
而不殺其法蓋昉於大史遷遷所論次多簡質而於太

倉公之事加詳凡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
誰及所投療何藥並條列之不厭噫遷殆有意哉而延
陵公所為歷歷於是者亦豈苟焉以徇其子孫之志哉
而為之子孫者則不可不謂之幸也府君之子鏗既伐
石登公之文乃來乞余言刻諸石陰維古縣而空而墓
道樹碑於是存文字以表功德故事其文或周匝書之
漢以降別為文書石之陰者則記碑之關逸或疏族屬
支庶而已至柳河東乃悉記其先友名氏於先君石表
之皆用以著其父之交遊之良也而後世誦之謂柳子
善能顯其親焉府君所交遊余不得而知也而其事則
有不待先友而必顯者夫以倉公之藝之良固有不可

沒者而所以不沒則不為無恃於遷何者遷職太史而
又有良史才故其書古今不廢而倉公之事得以附見
今延陵榛海內文柄而職亦在太史其表府君之藝之
良雖不敢便謂比隆倉公而所為麗以不沒者視倉公
無負也嗚呼是豈徒鏗之幸哉固府君之所恃歟府君
之葬一時文學名卿為志銘為誄為挽悼之詞所以發
府君之潛者畧備是固府君交遊之良也他日豈獨可
以考見先友名氏而已邪

侍御陳公石峯記

甯多名山而烏石在郡城奇麗嵩峯實用鍾甯之秀侍
御陳公之居在焉公自號石峯蓋取諸此公之言曰吾

名琳琳美玉也然不有治焉斯亦璞而已矣烏所取器
哉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之有取於是非徒
以山為也夫公以明執法奉天子明命視學南畿士
之仰公而治者衆矣而公顧為此若有不足焉者嗚呼
此公所為不可及而足以厲多士率一方也蓋人之情
喜護其所不及而怙於自恕操辭履事往往賢智自列
或謬為退託而其心固不欲人之加之也然而卒亦無
能加人始以其有是心是以不能自固而卒之出人之
下也亦宜矣苟為自下則非有越人之才者不能夫又
誰得而尚之公不忘取助於石亦惟其玉哉而况烏石
為公之所麗哉或謂一山一石惟人之嗜而公顧欲專

之且烏石在苜蓿非可得私也而不知其有所謂獨得者
不皆以境也是故嶙峋巖峯蒼然萬仞其秀若馬其壁
立若馬仰睇有肅爰以樹節瞻斯巖巖而端委以之利
其廉隅植其靡敗雖若有得於山而實公所素負以立
身而率人者而茲山固將假公而重於世也然則雖謂
之公之所有亦何不可哉公以粹美之質履明潔之操
而優之以精深宏博之學夫亦至矣而其心每抑下雖
以臬之無似且在諸生之列而必以記命之是其好學
下問優於天下而人將追而莫也及也夫公方以卑抑
下人而人至於不可及人亦何為而不思所以置其身
哉今江南士習以器業相高譽聞相取下而切劘之功

蓋寡公所為拳拳於是者某有以知公非直自為而已也

鐵柯記

少司馬吾蘇劉公自號鐵柯故太保吳文定公及今少傅守谿公皆為之說他日以示某曰吾初官內臺念古御史冠鐵柱示不撓也於是思有以自勵及嘗觀於松栢喬喬千尺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與鐵叅勁竊又慕之俄得漢銅章故有鐵柯字此殆造物者成吾志也遂以自况而人亦諒之不以為過二公之文雖所取義不同寔皆吾之意子尚繹而記之某晚學猥劣安敢自列於二公顧公之意不可無復也則為之言曰公起家進士

為良有司入為名法從進跡列卿歷事三朝踐啟中外餘三十年持防軌法所至必信用是幾蹈不測然甫躡即奮更涉險夷而其志愈厲不懾天下士以為至剛而不知其所操以用世者有法焉而非徒以氣為也公居當若易與而廉峻整整弗少弛立朝不修鷹隼搏擊之峻而人憚其嚴有所揆畫必審顧所重而所執惟典憲之仍粹遠之途履之若素阻險糾勢持之惟中蓋其才志圓融足以剽竄需急而視其法不少軒輊天法之立也凡以濟天下之事云爾脂韋媵媯苟事徇情無足論者若夫矯抗直前靡所顧藉而慷慨激烈以階禍首難以求必勝去剛此足以收其名而已天下之事何賴哉

古之大臣在重厚堅定重厚能以法平堅定則能法守
法平而守天下之剛孰踰焉公以風聲樹之而取況乎
是凡以爲法也志乎天下者顧法何如耳矣必矯矯不
立求勝於氣然後爲能盡其剛哉昔劉器之不爲枉矯
過激之行而耿挺特選卓有建明至於顛頓困踣曾不
少變而蘇軾氏以鐵漢日之公殆有慕於是者然器之
立用斥廢而公受知 天子向顯於時此則有遇不遇
存焉公不以其所幸遇自足而顧有取於彼之不獲以
用自振則雖日益昌達而不害其爲錚錚也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宗法之立學惟其基也而教從興焉周禮大司徒五家

爲此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正族有師閭
胥此長咸以教也然其爲教不過曰敬敏任恤曰孝友
睦婣其所務而力者莫非親親之事幼而習之成壯行
之久而安焉雖有間隙乖刺不能出其間矣宗法之易
行夫豈獨其勢然哉此周氏家塾之所爲作也熟之制
合凡族之子弟而教之其義蓋出於比閭族黨而以宗
法通之也初周之良曰元學君念其族屬衍大或貧不
能自拔也思闢義田贍之而力不輔志則篤意教其子
曰庶幾他日有能成吾志者蓋元學沒而義莊成其事
寔舉於諸子之賢而協而其尤彥而達者曰王府審理
世卿貢進士在凡事之舉違莊之規約咸從審畫又請

於朝下有司據實加章程焉夫要束之詳所以重後人之守而文法之立固將為慎事之防然防有所未至詳有所不及固不若謹其性漸其心而使之濡染於耳目尋常之中之為至也此古之聖賢所為固天下於至理而教莫先焉教立而理明善復而義篤斯何患乎道之不行事之不集哉以元學君一念之微而能使其子舉其事於既沒教十年之後雖其志有所在而亦諸子服儒明理之所致也此足以白其教之效矣矧於此而加詳焉其事效所至豈獨一家一族而止而寔一家一族所恃而重焉者其或本之不務而未足資或義之不篤而利是圖甚或譏就鬪鬪以蕙成業棄禮犯分貽辱前

人此豈立塾之意哉此正今日周氏諸君所宜置憂也余於周有嫌而重其舉有合於宗法且得善後之道故樂記其成而必及其可憂者固諸君之意也若其教詔之詳有審理君所條塾規茲得畧云

正始堂記

錫故多鉅族往往數百年不輒衰其彌文質行有以垂緒而禮閑義訓寔又引之非獨播之勤共俯程省如皆所謂高訾富人而已鄰君時用者宋元祐名臣忠公之裔自其先君承事植義厚生用能克其業至于今若干年而時用君益用衍拓膏腴連延布泉流溢然而人繁物阜浸入靡薄懼不可以訓乃作正始之堂所以示

肅中閨而式于百度也於此有節焉曰內行不踰閨外
言不入於閨而弗敢忘也有事焉曰主饋繼歲親蠶潔
菜而弗能越也夫亦微矣而君子從以觀人故有感加
宇內而或不能刑於寡妻望隆朝著而不得收譽於鄉
曲此豈不足於外哉是故先王之治必本於關雎麟趾
而葛覃采蘋國風所為詠嘆也夫以霍子孟忠勤慎飭
勲名塞天一不制於霍顯遂以塗敗而晏子之御徒以
婦人一言自拔為大夫閨門之効固不可誣也哉易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聖賢之業至於定天下極矣而其本始乃在於閨
門之間然則斯堂也非鄒氏所由以盛者歟夫鄒氏有

忠公為之基而紹以承事之茂碩又重之以時用之好
脩所為引其世而綿其澤無不足者而時用之意若皆
不可恃而必有待於是其為慮深矣誠以盛大者德之
所滋而恩之勝也義有所不能克持不能克之恩而濟
以方滋之慾其卒也豈惟不能正其家而已邪此時用
之所懼而余所為深言也

記中丞俞公孝感

大中丞相江俞公之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
父鄭陽公仕成化間為名御史以直言諫判澧州淳沈
下寮數年再起守鄭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遭疫宿留教
月鄭睦相去數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隸學

官法又不得輒去所夕憂戀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聞
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為揚息不能
眠也比至果然蓋鄉人在大學者傳鄭陽死矣公投地
大慟絕而復蘇即夕馳歸謀走鄭侯之家人以公身弱
不習道路百方譬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為歲其能安
手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鄱湖瀟
望皆水公私舟蟻泊莫可致詰迤邐至九江九江舟楫
往來之衝官於此推舟焉公遵陸問訊莫萬一邂逅也
時公憂惶困瘁蓬垢無人色兩童掖之踉蹌行道上人
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推非有故不泊公
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郎君何以至此視

之則其家老蒼頭也問其來乃鄭陽夫人道中思鱸泊
舟求魚方次湖口耳公聞言驚絕掖至舟見鄭陽方無
恙也相持大慟又絕蓋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顛仆欲
絕者屢矣既定致所歷則公離家之辰正鄭陽解任之
日而艤舟之頃即公倉遑問道之時也長江渺瀰颯檣
下土日以萬數風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鱸故
則不泊或泊焉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子相
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以一念之誠而求諸去來瞬息
之頃如投券取物不爽毫刻殆有神出於其間非公孝
誠純至何以臻此既而鄭陽道卒嘗彙視檄公得盡心
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博豈亦天有

以啓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游廬南伯虎
夢收父書有至來字夜蹴其弟庚曰父得無他乎吾心
動矣即夕裏糧趨廬南黎明走洪用將僦舟而江水盛
怒聲搖數十里客舟布岸不敢動伯虎徬徨堤上得渙
艇跳入叱僕夫解維抵廬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
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茲一事得
列史官作史者殆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賴而公投足
於渺茫無據之地以取必於去來瞬息之間其事□伯
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於時奇功雋烈將彪炳
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於其微觀公為
是其卓絕之行已槩見於平居來仕之時而况孝為百

行之源可以一節少之乎敢私列之以俟擇史筆者公
名諫字良佐其父名蓋字

王氏救命碑陰記

封監察御史王公瑾受命之十年正德庚午卒於吳門
里第又三年葬陽山大石塢於是其子高州府通判獻
臣奉公所受制詞勒石墓道其言若曰臣獻臣鄙謬弗
率荷蒙先皇帝拔擢叅聯諫列三載考績不以獻臣無
似俾得推恩其親而先臣瑾寔與賜焉同時雖多被命
而親存者無幾又在遠外內廷恭謝先臣瑾一人而已
鴻恩休命所為寵賁臣父子者至深厚也臣獻臣日夕
兢懼思效萬一以圖無負先皇帝之知用百糾繩靡復

顧忌旋被中傷幾臨不測或教先臣瑾求援當路毅然
不從曰吾子之仕吾固教之忠矣苟不率職則國有明
憲明天子在上吾敢或於吾君以行吾私哉臣獻臣卒
賴先皇帝之仁獲保首領比歲中外多事一時寵命或
被追奪而先臣祇修慎履迄保榮名以沒凡以荷先皇
帝之明也獻臣不有表章是忘先皇帝之明棄前人之
烈也獻臣為是懼今茲歸守先臣墳墓顧瞻鼎湖薄天
萬里圖惟日光雲章垂耀琬琰而未死餘生庶幾猶在
昭回之不爾於戲盛哉孤突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
古之制也策名委質或乃辟也父教子或何以事君觀
於王公之事其猶孤突矣乎突遇晉懷不免刑戮而公

遭羅昌會既已責及其身而褒揚德義又特被之綸纘
垂示無窮是豈獨王氏一家之幸而已哉某與公通家
日覩其盛敢遂論次其語列諸石陰

申田集卷第十九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記五首

沈氏復姓記

長洲朱天民既復姓沈氏來言於余曰吾沈氏世居吳中相傳數百年矣我先君塔於朱先外祖廷禮無子養外孫爲孫故吾兄弟皆氏朱而嗣於朱於是四十年餘矣某自知事使思復之顧氏名錄於學官不可私易也會御史按學吳中得以情告下其事有司如所請乃以正德戊寅正月之朔告於先祠復今姓易名曰民望歸嗣於沈求於朱之族得再從姪輪告於廷禮之祠使嗣

於朱於呼自吾失姓來恒懼不得追復其始以斬先世
之澤貽辱先人今幸而獲志不可無言以示我後人子
其爲我記之竊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子孫
別而爲氏故有以字氏者有以謚氏者以官以爵若事
者今之姓即古之氏也古氏雖多所從然莫不各本其
所始百世而下雖參錯紛糾可以一考而得其說雜出
於傳記而左氏特書之不可廢也自秦有贅子子孫乃
有以外氏爲氏者吾吳中故多秦贅緣是而易姓者十
室而四五至有名世大臣不能免者則而習之往往不
知其姓之所自出不知姓之所自出而昧昭穆之敘歐
陽子以爲雖禽獸不若也夫人而至於禽獸不若亦已

甚矣而其所失乃在於區區姓氏之間然則人可以不
知所謹哉閭井小民因陋習敝無足異者而名世大臣
足以有爲乃不知出此在當時豈有甚不得已者乎及
今歲月既遷族屬漸大雖有賢子孫無能爲矣豈非當
時之罪哉天民爲此其亦無使後之人有慨於今日也
若其緣情據禮續延禮之嗣寔惟仁道所在而不忘所
始有孝存焉天民庶幾知仁孝之理哉

褒節堂記

正德八年癸酉御史梅河南上言汝寧民劉漢死妻余
年十九矢死弗貳漢且葬喪行而水至余阻不得渡使
哭踊溺水自殞父母救出之尋就雉經亦以覺免既求

死不得乃撫二歲孤林以居閱三十有五年養舅始以
壽終子亦成立今余年五十有三法應旌表事下所司
核實以聞 詔旌其門曰真節有司奉 詔書事惟謹
乃十年乙亥樹表復其家如 制於是其子亦登名薦
書爲鄉進士矣乃作褒節之堂用侈 上命他日以縣
文學來教長洲進其門生文某使爲記曰吾微母夫人
無以有今日微 明天子至思無以昭母夫人之德如
今日此吾所爲名堂也余惟我 國家以彛倫正天下
而節孝莫先焉 誕章敷治每申飭之有司課績用爲殿
最若是重矣然而以天下之大民物之庶而歲之所上
不能幾人推核之餘能終與 明詔者加辨焉其事誠

有不易至者而非徒以其節也於此有限列焉年未三
十而寡及五十而後旌未及五十與三十而寡者不與
也夫豈以其非節耶惟是天下之大民物之庶非有限
列焉則事力有所不及巧偽有所不能防其弊不得不
然而入之所遭有幸不幸是故自其始遭北於五十踐
吏涉歷非獨一時而艱難變故非只一事幸而得全者
蓋亦有數不幸不及年而死又不幸無子或有子而非
賢皆所不得也此又出於法制之外有非吾人所得而
強焉者而曠蕩之恩固所不能周也若余夫人之事與
年足登法或而合於褒表矣然非有吾師文學君之賢
以爲之子其旌與否不可知也吾聞夫人之於文學也

慈不忘教期於必成其始非直爲今日也而今日之事
卒用賴之夫豈幸而致哉文學君不忘毋訓推衍國
恩以爲是堂其亦有意乎哉其教吾邑也執法緒正必
舉其曠嘗曰吾惟無負吾君以來無遺吾母之憂耳
是固名堂之意也而吾於此得忠孝之理焉是爲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嘉清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
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涓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擇
菜於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邊維勛陟降旋辟儀肅有
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既明日諸
博士弟子相率言於某曰維茲長洲是蘇之輔邑邑有

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
旅拜於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瘠薄不足更費歲時惟
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
牢醴棖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
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
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即淳
屠氏藏殿爲之隳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
踵其庫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
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爲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
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歎慨然
以起廢爲任節用剔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諸於暨

司於郡守既議克協志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
次講堂齋廡從而戟門繚垣以若廩庾廬福之屬亦以
次告成簷以密石華以丹雘鞏與巖翼實完實堅乃斥
隙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間架牟其所入以給歲祀於
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嘗謂某故學諸生也
俾有述焉維古士見於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糝
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
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貢士遊於學有常
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祀豈其制則然
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所以復國家
立學之制焉爾失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爲致禮之

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爲詳而其任爲特重蓋
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朝然非學
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爲正而他途
者不與宋慶曆間嘗詔天下立學矣然惟州郡有之縣
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
實未嘗用今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備州郡邑莫不有學
學必具官士必板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闕衛升
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肄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於治
理用於實用粹然一出於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於正
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
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來名卿鉅人所以出而

為 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夫致身致命者莫非學
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則教者如
此近時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
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為支離靡爛為不足為而惟坐
談名理標示玄邈以為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
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
為惓惓與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
就他今之所謂學校特文具耳而何以興為是觀其迹
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如防焉以
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己丑

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爾相是授者
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
義宮張璠

玉女潭山居記

宜興諸山銅宮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不如二山
而巖竇虛窳瀕聯絡窳實瑰譎最為奇勝而張公洞
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
玉女嘗修煉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
卿陸希聲蓋嘗居之一時倡勇篇詠流傳至今百以想
見其盛也自後湮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葦母
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

决溜導流剗闢錫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巖絕壑靈湫還
谷悉爲標表而茲潭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
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挿深淵石梁亘其上如相而
偃草樹蒙幕中深黑不可測上有微竅日正中流影甞
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抱之心凝神擇寂然忘去潭
之濬有抵即坻爲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閣成而潭
之勝益靚以顯潭石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早禱於潭
而雨因爲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巖石之
下匪爲小池玉潔不流爲亭其上曰疑玉凝玉之西洲
泓洄狀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
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疑玉之南古擗一株根柯

鬱蟠礪礪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
下湍瀨潔洄與樹映帶曰瑠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
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屈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
壘水奔注數射如鬪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大矯
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
曰虬龜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
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馳玉簪在焉又北偃沼
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沼爲梁曰隔凡橋隔凡而上則玉
陽山房也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入室室三楹依易卦爲
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
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廣蓋山

之麓也。因山爲臺，豈莫層出，陟級而上，延閣若干楹，前
軒施楹，可以肆自。曰大觀，庑之後爲丹室，又後爲雲
霄臺，臺方三十尺，有竒。始築臺而蒼生也。又其後爲環
玉園，由環玉園東下，出雲霄臺之左，曰澄觀，構其前，爲
上元祠。又前爲東園，別館爲護雲莊，爲仙寓。仙寓之南
爲來仙橋，由環玉園而西轉，出玉潭，之後爲衣祠，奠焉。曰
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累累，散卧松竹間。如
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加
墉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山，椒有亭，直太湖之
深泐峯，曰縑縑亭。亭下怪石林，立巖，奮獸伏，競爲竒狀。
嘉木出石罅，一木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與

琪樹，峽之西爲集靈谷，又西爲飛雲洞，自此下上，登頓
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盤以文石，曰瑤
臺，負臺爲室，曰超然，字字後羣石，欹舞如華葉，駢桓聯
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有竒者，曰天成，碑曰雨露，曰
小蒼，弁曰青驟，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
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東下，二百步
爲文殊峯，又東爲普賢峯，觀音巖在焉。山自環玉園而
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中臺榭樓閣，詞宇
杠梁，凡三十有一，杜壑叢竇，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
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
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

金晶巖最勝巖去玉陽五百步軒榻如垂石下素巉巖
如斷齧深廣十尋其中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雨注
交絡如織瀕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巖石晶
瑩日射之灼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
窟窅隱遂深中空洞可居別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
可窮其北爲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回流而南故曰回
陽昔烏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爲鍾竇水激
其中聲共如鑼也玉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
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任積石之下而淵潛澄湛微觀
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崿岬峩不可名
狀其後石壁坤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欹以以入中

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
俛而入轉出石室之下中空如上室石柱合抱色正白
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
足勝丹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
行而南出於南洞磐石之下石平衍可坐水縈之如浮
曰浮磐浮磐之南爲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
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皆穿漏如蹄敗交峙水瀉其間
湍激若龍揭蹠行司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
亦一奇也水自疑玉而來東南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
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
隱或見亦皆綿相屬其間松檜猗猗幽蘭靈卉叢生蔓

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既違復
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縮不出里道而羣景畢集殆造物
者効奇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此夫自清濁
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
詠玉潭之外他國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
蔡甫發之豈天秘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
耶蔡甫以粹美之質具有用之才不究於時而肆情丘
壑撥奇抉異發幽而通塞俾伏者以顯鬱者以申而無
有所蔽夫其志豈直山水之間而已哉昔謝康樂伐山
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為文章皆以
高才棄斥用摠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蔡甫類是而
竒非也蔡甫恬靜寡欲與物無忤而雅事養神解逆得
此用以自適而經營位置因見其才初非若二公有意
於其間也雖然二公在當時或有異論而凡流文雅千
載之下可能少其名乎嗚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
他時好竒之士遊於斯庶幾有知蔡甫者

重脩蘭亭記

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亭在焉郡守吳江
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墟榛莽中顧而嘆曰是
晉王右軍脩禊之地也今禊祓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
蹟蕪廢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敷郡事攸
理乃訪求故實稽遺起廢時其□誌以次修舉而蘭亭

嗣葺馬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亦已湮塞乃翦蒂決澗尋其源而通之導其流行於故址左右紆回映帶彷彿其舊而苑以文石視舊加飭闢其中為亭樓棟輝與榭楫堅完墨池鸞沼悉還舊觀經始於戊申之 月成於己酉之 月不亟其工也侯於是集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紀其成余惟右軍去茂軍而為會誓也其歲月不可考而用倉賑饑上疏爭兵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敬事其於為郡盡心焉爾生蘭亭之會殆其政成之暇歟昔人謂信乎則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於右軍蘭亭之遊有以知當時郡人之和已至其兩諫殷浩北伐而策其必敗若會稽王

□根立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謾不知省而卒皆蹈之晉之為國迄以不競迹其所為豈空言無實者使其得志行其所學而功烈施置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歛其所為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至於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若其所謂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斯言也實切當時之敝而以一死生齊彭殤為妄誕於斯文特致慨焉其意可見已自永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廢興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迄配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於泉石遊觀之外者君子於此盖有所識矣夫遊觀雖非為郡之急而考右尚賢亦有政者所不可廢矧蘭亭諸賢皆天下選文

雅薈容極一時之盛李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又
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茲以還亦未見的然有以
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史稱
其清真任率鈞弋自娛亦言其迹云耳故余於沈侯之
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於晉諸賢之上如此然則沈侯
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為哉是役也侯首相俸入以倡
而一時僚采若通守蕭君奇士推郡王君慎徵咸有所
助貳守俞君汝成最後至復相厥功於法皆得書因附
著之侯名改字子由

甫田集卷第十九

甫田集卷第二十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贊七首

元馬國珍像贊

元賜號靖逸處士省劄云皇帝聖旨裏集賢
院寫見儒人馬國珍稟性剛明待身雅正夙
書學道志操軼於古人樂善安閒簡靜宜為
君子不為祿仕安分山林可號靖逸處士

噫是惟有元靖逸處士馬公之像貌質而揚道幽而光
義高天下名動帝王錫之命書隆以名號考德無慚於
身有耀然而九重之意雖云能極其褒而一時議者猶

恨未抵於用是徒見道行之可尊夫孰知隱者之所重
蓋雖真宗之賢不能奪魏野之志而和靖之稱適用為
孤山之寵也是以節義顯如光於里閭聲名煒如久而
弗渝余生百數十年之後亦得以起敬於丹青之餘

方質夫像贊

稿

是為吾友方君質夫之像也蒼顏稿如其貌也矐或視
以為愚大矐謔如其服之儒或謂以為迂夫孰知其行
之拘而心舒外之括而中腴枕詩籍書居居于夫誰
與從嚴灘鑑泐然句秀而姝燦半璣珠曾不療其貧痛
譽籍而享燁其藪途適為造物者之所娛蓋嘗稽其家
世出玄英處士之後原其鄉里在金華文獻之區噫嘻

質夫我知其人下求一世而不足上師千載而有餘

廷尉湯公贊

大廷尉沂樂湯公既罷之六年為嘉靖十一年甲午以
疾卒于江陰里第於是公年七十有四矣公起家進士
歷仕中外垂四十年為良有司為明執法累更藩臬聲
實並流晉撫貴竹繼鎮三川戡難救邦所至振肅遂自
御史大夫入為大廷尉且向用矣會 朝廷有疑獄議
久不決 天子赫怒從中下其事事既反正而在廷與
議之臣咸得罪罷議所罷諸臣多 累朝老臣一旦以
廷議去天下咸共惜之而公清忠練達尤為時望所屬
故言官數有論薦久之 聖意稍釋一時被罪諸臣咸

前濯登用而公竟疾不起嗚呼豈其命耶抑天道有不
可知耶惟公博碩脩正有德有言進退本末儼無瑕類
居常不立崖異而遇事激昂不少翫散方獄之與也
取恕已測或道公自疏引却公不可曰吾位九列實與
聞國政有不率職則國有明憲豈可首鼠其間苟為
避就及詔旨臨責羣臣震懼而公抗言自理觀者傷
懼脅息而公弗恤也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抱道守
貞不為或汝不可利誘者哉贊曰有偉湯公國之模
碩既燁有章亦恒其德發身以儒守之有道更陟隄夷
不易其操奕奕星朗憲憲六察入直文蠅出奠蒲泉夙
聲列被無有通迺有庸弗釋天子曰嘉進陟大廷為

廷尉平以仁以明以莫不經經之維何弗枉而直相古
有賢孰如定國法不可逾氏用不寬有偉湯公德固
有遷維堯有宥臯陶執之維帝之仁豈臣則私維天
有仁維國有法審之脛脛匪躬維烈臣罪不赦帝德
如天弗隕以捐迺歸而全古亦有言天王聖明位則
不寬道斯用亨維道之亨維志之得退不失身進不失
職有□湯公德懿孔醇古之遺直今之令臣

張可齋少恭像贊

嗚呼是為可齋先生少恭張公之像氣和而平言辯而
貞惟其秉德之明既奮用揚亦敏有章惟其賦才之良
奕奕文聲顯々政譽豐收效於甲科遂宣猷于朝著方

武皇在位之時正國家危疑之際逆豎盜權四郊多壘
公以郎署之英適當本兵之奇發蹤厥難左右折衝迄
靖羣寇日籌有庸曾是以西州顧用為異豈皦皦之易污
乃隆隆而來毀嶺南之擢定嬰時忌既逐于朝尋奪之
位蓋掣朝皆不謂然而公曾不以自慰優游林泉考終
盛世雖用不盡才而志行靡虧況公論在人而此心無
愧嗚呼先生於此亦足以自慰也

柔廷瑞畫像贊

瀛

余家於海虞柔氏有世締至先大父涑水府君於瀛齋
齋通守後譜筆硯之好而印州於先溫州尤親狎故
某獲接諸父緒餘有以知其淵源之學出廷瑞公而生

也後不識其人他日瀛齋示某葬文畫像始得其詳像
出瀛齋意想其倦々不忘可重也昔人謂一鬚髮不類
即是他人者豈論其情哉敬瞻之餘輒贊數語 有暇
其容惟德之克曾謂是人弗永而終有禘音裾惟行之
儒曾謂是人甫命而殒雖藉不為禁近之儲而童服猶
太學之異豈造物者好厄於全而可見者僅永其譽顯
融之志經術之用弗究於身發諸羣徒蓋不特登仕之
有人方此文聲之靡窮曾歲月之幾何已藐然其音容
遺像之存意想而已顧惟于足之情又奚鬚髮之議儼
然長軀蕭然圖書余蓋得於世好漸於風聲而有以知
其然者非獨起敬於丹青之餘也

朱秋厓像贊

是爲御史中丞秋厓朱公之像清真間錯儼乎其儀脩
正剛方卓乎其性早策名於 彫廷旋敷宣乎民政出
入中外敷歷臺省操靡効勤兼負執勁雖齊政或過乎
嚴而處心一出於正迨乎出鎮閩越聿樹風聲遠臨海
嶠志清臬鏡夫何譽者在前而議者在後事緒甫寧而
此身已病間爛跋涉惟在事行便蹇崎嶇竟以身殉惟
重 國以輕身亦守義而正命迺見之明迺志之定在
公自以爲德之無慚而君子猶以爲用之不盡也

張曲江遺像贊

是爲唐相曲江張公之像憲副洛南陳若紹儒其鄉人

也歆其名德當挾以自隨比奉使吳門出以相示俾余
爲之贊 於戲張公丰儀醞藉意氣嶸嶸文章爾雅志
節公清郊祀之疏早已白其卓識金鏡之錄益以見其
忠貞羞仙客爲此惟其正識祿山之逆惟其明此所謂
有唐之賢相此所謂南海之精英昔嘗閱其事業於編
簡今獲瞻其風度於丹青是誠無媿爲千古之名德宜
其爲鄉後學之所儀刑也

字辭三首

王氏二字字辭

王君清夫居金閭南濠之上地中囂會人習華訥利賄
惟其常王君恬性文雅雖塵垢鞅掌而能收蓄古器物

書畫以自適喜親賢人士夫與相遇從為樂視他市人
獨異也余間嘗過君、見其二子伯守仲寵秀穎好修
器業並可觀竊嘆君之所為非獨可以潤身而所為沾
溉其子者亦既可徵矣已而有司選十二年並以里僑
補校官弟子負於是以其父命詣余再拜請字惟古之
冠者實字之尊者祝之又或見於先生長者從而誨之
若習趙文子之於欒武子諸人是已今三加之禮已矣
不行而命字之義固在或從而衍其字義為文而致之
是猶祝辭之遺也然惟鄉長者與冠者之執友為宜顧
余非真人則辭之踰年不得命其師沈明之余友也又
從為之請乃即其名義訓之守之文從官從寸、法度

也所以執乎物也天下之事浩穰無極而理亦無極然
有要焉得其要則治不得其要則廢寵之義為尊為居
為愛為恩其訓則榮也上之所以榮我無間而吾所以
遷承之者有勝有不勝而榮辱繫焉然有所謂不假寵
以為榮者則人所自貴也是故守之要在約而人所自
貴者孰愈於仁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仁
則榮不仁則辱字守曰履約字寵曰履仁而申之以辭
辭曰 惟萬斯物厥理孔殷何以肅斯維茲一身身則
匪勞事罔弗克乃操之權乃履之實維天有樞維海有
濤苟得其持靡遠弗操守約施博聖訓則明君子脩身
天下攸予維人之身莫不有貴匪金而玉匪祿而位豈

不策斯竈之在人匪人則專繫命之存人之所榮人亦
能辱惟仁自我履之而足君子履仁勿替允延以允以
延有錫自天凡厥斯訓匪我伊詞軻書昭昭夫豈我欺
式斯庸斯是在二子有攸惟中尚慎所履

王錫麟字詞

侍御王君敬止嘗被麟服之賜名其字爲錫麟昭
君恩也錫麟旣冠余字之公振而申之以詞有蛟維
麟維獸之祥山川孕精靈圖煌化洽周南爰有麟趾
孰其尸之振公子振公子瑞世如麟何以瑞斯信
厚而仁麟之仁矣有趾弗履麟之厚矣有定弗抵維子
有父維邦之瑞靡賢弗鼎天恩斯責賁恩如何煌

麟服允昭厥德亦仁其族匪族則仁賞延于世允言復
始敬在小子吁嗟小子服此嘉名字之公振公族是徵
公族振振如麟在固如麟之仁如麟之厚則匪刻仁
則匪虐可以人斯而弗麟若耶

石氏三子字辭

吳城石君宗大以高賞推於里黨而朴茂愿謹有古孝
弟力田之風晚始生子而連得三子長峴仲岳季巖韶
秀朗徹並循飭向成而君愛之慈不忘訓乃峴之冠也
因其師錢德字謁字於余且致其父之意乞言自勗余
於是自以知君之能愛之也古者生子文名之賓字之
又請於其父之執友而訓之其意皆有所重而余非其

人也顧其意不可解則爲折其義而命之命岫曰民之
遂亦命岳曰民望巖曰民瞻蓋岫之訓獨有特立之美
岳之訓宗有羣望之情巖之訓峻有瞻聳之勢因又廣
三加之意祝之以辭曰 有隆者岫維山之奇既拔
有貞弗附而麗屹焉峙之真焉植之君子攸行企其度
之企之維何有允斯之弗倚弗頌在心之執子々其持
寧々其巖維立之奇維岫之師崧高維岳維山之宗曰
恒于岱泰室維中彼岳則崇曰維羣望何以企之有德
斯仰德何崇所弗以利卑弗以智私岳高同歸德之崇
矣望之隆矣孰其庸矣維岳之宗矣巖々者石赫其有
瞻顯々其人肅々其嚴巖巖則持曰身之示一或靡度

百凡斯陸德之隆矣事斯級焉儀之忒矣民何則焉噫
岳之顯惟德之峻民之瞻亦罔弗敬維立之持維望
之鬼既瞻百感維衆山之儀維山有儀維人有德噫々
蓋高罔罔弗克我作訓詞式微厥父小子服斯以永有
祐

頌一首

王武寧去思頌 百叙

余讀顧君志仁所爲王武寧去思碑爲之嘆曰王君其
古之循吏耶何其得民之深耶或以碑所書皆爲聯常
事無他唯々異政嗚呼此王君之所爲不可及也古循
吏莫盛於西京之世然考之正史皆無劇蹟可傳至書

何武之事謂其所至無赫々之名豈武爲治皆苟簡因循無所建明而彼所謂循吏者豈皆無所事々耶惟夫濬德淵微潛濡默被出於至誠而泯於無迹受之者不能知而知之者亦不能爲之辭也然則王君其真古之循吏哉君仕在弘治六年癸丑而碑建于嘉靖二年癸未相去三十有一年而民思之不忘則豈特旣去思之而已哉此又以見君之德澤深長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烏之頌曰 巖々武寧維洪壯邑蒂江襟湖民喜以譎有賢令君脩正維祗履米措事式負以緡民役孔艱時予之毒我度我治如拮思沐或罹干辟維我有警載謫用德納于仁軌繫軌之脩統於四民廼教廼申

廼興於文々教攸興亦有唐積崇高則儲子凶之備在費令君重食劬教凡斯有作去惡從姪越禩三十民思靡志何以永茲匪具伊常考古維政平易斯理赫々何爲君子攸旌有賢令君益遠維新尚々百年視此貞珉

甫田集卷第二十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二十二首

跋夏孟暘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暘作孟暘名昂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爲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簡入中書科習字一日上臨試親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昂亦能書召試稱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旣而謝事終於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孟暘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楷法此

軸爲王世寶所藏亦不易得也

題黃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辯其非換鶯物卒未嘗定爲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秘書始以逸少卒於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君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爲近當時已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爲楊許舊迹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榻皆近古中玄字並缺未筆固是宋本自遷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勢長而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都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今轉以付某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宮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壘及內殿秘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內府書畫並令曹勛龍大淵等鑒定其上等真蹟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若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折者其源委受授莫可

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閣生葫蘆印是常人賈氏蓋似道枋國御府珍秘多歸私家最後有商左山叅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干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爲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大僕時公爲少卿某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兼緒論爲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杜

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纍數百言凡運指疑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極小大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當爲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搨筮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爲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蓋數年未始有得今公已矣嘗欲粹其言爲李公論書錄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覺感愴疇昔用記如此

又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於新巧篤古者泥於規模公旣多閱古帖又深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玉局筆意因大詫曰破却工夫

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已法則古人固以規夕爲耻矣此帖爲卽中時書其轉摺處鋒芒削利蓋登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真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誚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爲竒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閩老宜興公未果而卒之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御故事致意情勤石本即公所刻無毫髮失真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受吾卿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銅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寧義興携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煇張真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

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
赫之高門等語及玄幾想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
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々逼真而一時題記
多略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
易於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秘書郎黃伯思長睿撰長睿元符庚辰
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
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刊誤及此耳別有博古圖說
十一卷王楚宣和博古圖實基于此然楚書頗涉牽合
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圖說有牽合

處亦因宣和時有所刪改云爾非盡出於長睿也今觀
此書亦有瞿父之說豈亦曾經刪改邪中多書帖跋語
考論頗精鄭初著衍極謂其自有劉盛注而衍極多出
於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
卷前有刊誤標自而文不載蓋亦一卷也戲旃蒙單闕
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十文

右趙魏公二體十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爲方
公孝孺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刮去名字以避禍
耳最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爲葉夷仲所藏夷仲臨
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爲刑部主事此書

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爲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
能舒卷教日見其波發轉摺皆倣智永因取永石本比
觀了無差別遂定爲臨永書按柳文肅稱公祭年喜臨
智永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々泥古而
無一毫寡東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
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不全帖元素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爲米
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真而跋語考訂精當
無容復議竊猶有未必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
在後謝景溫尹京見於大豪郭氏縫有元章戲筆印云

云則當時所臨寔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
意若臨於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尚存不應
半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石刻
才得三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別有所據邪抑
米老所臨不止此邪

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傷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
能之士悉粹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
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
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
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 國朝爲太常司丞其文

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爲鳳翔
府同知惇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
國朝爲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
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爲所屈者今不免
亦爲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
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跋送黎思言二帖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今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
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舊藏其家即書
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
入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

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
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
記惜不忍便拆邪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
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自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
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於
此紙墨刻榻減出一字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與王瀘州之季
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
按公紹聖元年滴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過之甚厚獻可
字補之嘗遺其少子至黔省公少集中有與其少子王

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遂容者是已蓋王嘗遺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於簡札耳觀其稱與而不云寄可見矣黃當作公年譜嘗援以為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拳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環偉跌宕一出顏東方朔贊但字字剪轆成卷必是大軸經唐人裝截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玄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摸臨輒亂真跡然所為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為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真爛發而規度點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

幅亦少時筆完菴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為面淡墨為背東坡謂此法始於湖州柯奎章此幅頗奇人多不知其本蓋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丘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答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丘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為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畫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函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
管公直夫月函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
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
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
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
或是元貞元年自齊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
此是未歸時所遺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
不類是至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
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
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藏闕次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瑛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容四
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畫仲瑛物也自題其後
目爲闕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彥成錢惟善思復素
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彥成仲瑛特厚之爲沒行窩於家
彥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卿解以
所賦羅利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雋敏長於歌
詩楊鐵崖稱爲才子洪武中被累卒於京元璞吳僧住
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瑛後亦以事徙臨濠
卒書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爲吾友沈潤卿所藏真贗余
不能辨然而諸公題品其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

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十文

永禪師書十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少卷大德五年為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叟及留別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為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為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為元中世名儒字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為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勾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錄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說小簡

仲說名右號寓齋故吳中富家嘗取妾得范復初女即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跡不少槩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於涪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說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况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個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溢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負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

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為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即析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各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宮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表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為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勉菴先生得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侯博雅君子

龍茶錄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耶歐公云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而傳者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為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况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

晉四年為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
為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藏
稿懷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
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
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發暮刀有深淺公書
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
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橫逸飄發
而茶錄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
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
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少帖
南渡後嘗為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
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當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
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
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
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
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浪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
行青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
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脫躡任左臂號尚左生任元季浙
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剎江
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畊福清

人仕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李野都司即李暉之兄
名畛畛與畦俱叅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嘗流
寓吳中此因蓋王氏物也轉而爲吳人沈孟嘉氏所有
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爲玩德因而使余題其
後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季龍眠那知已
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尚敢置喙其間哉顧世應之所
貴有不專在於馬音而祝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
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右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歲月可考次

二帖皆與忠王提刑按公同時遷往有王瑜馬瑛並字
中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爲誰然王嘗爲浙憲公元祐
六年三月罷守杭州四月到闕內一帖以四月四日發
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
王忠玉者又次徽硯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
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
食牒帖已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州
徙儋之三年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
歸以迄於沒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
是公在惠州中原故人書謂顛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
亦謂公飲鹹食腥凌暴颶霧恬然自樂觀於此帖豈直

高其詭浪笑傲而已友人朱子修藏此五帖裝為一冊而附以叔黨三詩自由里寄至俾為評記公書尚敢評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扶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贖固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真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辨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八日

跋倪元鎮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々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古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為陳植叔方寓齋為袁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深字子微袁之父曰靜春先生名為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粹然為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游吳中多於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為陳惟寅汝秩其一即慎獨也慎獨之孫紹先嘗仕為王府教授袁之孫其嘗仕為都察院檢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今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々散落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黃郡博應龍所藏間徵予題為跋其略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至元丁亥為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

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
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
之三帖皆率易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為晚年書
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簽浙之語鄧公簽浙在延祐間
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為洋疏其
事

甫田集卷第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甫田集卷第二十二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題跋一十八首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郢人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其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郎彌大之子彌大杜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爲是是宜守之身不得於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吾吳

中藏書家所藏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
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蔭補官
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即涵遠也按汝遠
開禧三年丁卯洙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
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涵遠
任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勘轉
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勘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
於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涵遠用事之始
汝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兼叅知政事
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為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
年五月起復為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
相闕而於右相之上加起復字蓋至是猶在服中也守
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倅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
致仕是歲茂陵崩涵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
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
告於族人裝池成軸自記顛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
之高與夫此告接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
稍異恐不可傳信略為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古詩一卷律絕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遒美蓋
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士春游倡和之
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吳人號江村民雅以

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於至正七年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間出姿態橫生不少衰渴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少惟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游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槩見惟趙文敏嘗敘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言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宝也公此二帖僅少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宝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邪

題李西臺十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十文結體道媚行筆醇古存風骨於肥厚之內按黃文節公廷堅評西臺書肥不判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為隱語或以為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喬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為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真廟以之事神尤

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祀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寔煎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宝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即始於秋壑邪又秋壑使其容廖瑩中叅校諸本擇其精者命藝工王用和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於沈石

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榻亦精言亦出用和之手邪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蓋又別刻也揚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十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各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考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十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

尤喜寫經嘗日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字字又得經書不
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恩陵之筆但所書惟易
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
璉真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由屠
遠所過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 國朝宣德初吳文恪
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
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榻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
宝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為思陵書
無疑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溝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
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遠乃
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錄嗚呼文獻無徵世次
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葺則後之人將益遠
而無所傳承或至宗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邪
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又有子若孫將
十世而不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遊若倪元鎮
若周伯器近時若吳文定公若李太樸應禎若沈石田
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
不著也崇禮譜錄聚集使數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
功潘氏不既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
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前人失錄無所於考今之所為

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間崇禮之賢而
吾友蔡九遠又歎為道之嘗邂逅一見惻惻願謹古所
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孫以此譜相示嘆其
用心之勤貽謀之遠為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謂須拆算無差乃為合作蓋束於
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
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為極致獨
郭忠恕以俊偉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之資遊規矩
準繩中而不為所窘淪者以為古今絕藝此卷水殿圖
十棖萬桷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行筆天放設色古雅

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藏三十四種有明皇避暑
宮圖四此豈其一邪舊傳此為釣鰲圖按趙與時寶退
錄載唐人酒令有釣鰲圖一卷刻木為鰲魚沈水中釣
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鰲魚之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
行酒邪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宮無疑矣忠恕字
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精小學仕漢為湘陰令從事謝
去周世祖召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不仕宋初
復召為國子監主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畫譜稱
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為怪誕
不經之人然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掩也中書舍人王君
子貞出以相示遂為記此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既望

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統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秋仲光其季也或以爲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已卯秋題

跋唐李懷琳絕文書

時敷丈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燿實爲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古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表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爲早年真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爲鳳翔貧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

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
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
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
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
時資淺不應爲郡故定爲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
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顏平原李
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
季爲吳僧聲九臯所藏九臯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
亦有治平字遂畱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
也九臯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
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早余疏

其大畧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荅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荅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
三賜戶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問各一按文忠內制
集載賜燾不允批荅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
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問
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
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爲樞密院直學
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
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
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

並命因列於此而寔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答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問瞻所賜乃戶部侍郎求外補時所答而集中別有賜瞻辭免荅書二首寔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爲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爲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爲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冊子不知何人聯屬爲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畧如

華本德清人慶曆進士乙科歷官知廣南提點刑獄光祿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今吾家所居相傳爲公故址傍有盧提刑橋尚存漁之衢州常山人王介之子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實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兄漢之嘗爲吳郡故漁之嘗遊於吳樂園先生未氏名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本州教授秘書崔正字以疾解任厚之詩敘稱同年光祿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園在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爲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爲樂園之後故此石留其畧性甫沒不知所在刑君麗文得拓本裝池成軸顧其字畫多已剝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余重書一過併疏其大略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敘文一首前有斷簡後構臣補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分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跋亦無歲月第云書于袁桶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既其後按伯長生成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寶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

右唐曹之參軍李懷琳所摹絕文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鉤廓填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嶽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唐寶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踈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籍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文書云云故黃長睿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做之且謂中有右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踈宕

縱逸非若此帖精神皆托行間茂森草然名家也且其
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
七賢衛夫人遠甚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
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蹟傲而為之邪正德庚
辰十一月晦跋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吳中三大老詩皆為樂圃先生作信安王漁之書
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士叅
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益字公
闢景祐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議大夫致
仕後授光祿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畫錦坊盧華字仲

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々論述也

跋江貫道畫卷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叅南宋人居雲州
畫師董巨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題詠皆清麗
可喜至於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時大書狂語動輒
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
人書丘子鳥高啓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
林編修終戶部侍郎張適字子宣號其白生仕終宣課
大使王彛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
歸後與高啓皆死魏觀之禍徐賁字幼文自毘陵徙居
吳之齊門號比郭生仕終可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瀛

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開國初召議太常郊祀禮發臨安居住韓宣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陝西秦政杜環字叔循廬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為贊禮郎終晉王府錄事有行義事具宗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邈仕宣德中為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書仕終鄞縣教諭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叔方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為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為王遂汝玉傅仁廟為太子贊善卒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陳繼李嗣初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陶際字彥珩雲間人卞同字孟符張冏字繼孟號夢菴南郭岷為許觀瀾伯與卞張俱吳人有高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倪七同時別有許觀亦字淵伯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字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

題張企齋備遺神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憂而唐太宗之事出於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朝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心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一朝史事廢缺統紀不傳寔非細故文皇晚歲稍悔悟悔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持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

泯沒不傳則於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
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改革除遺事備遺錄次第梓行
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於世於是有以見忠義之事不
可終泯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佞倂慕仰往往
形諸錄贊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
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贊辭義嚴正氣槩凜然意
持追而及之於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弥堅足
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
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贊輒書于後
以識余愧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右瞻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爲金伯祥氏作伯祥
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游
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爲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
共八首敘爲陳某作某字教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
張氏爲學士院學士別號韋巷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
白集行世詩首篇爲楊維禎所謂鐵匡先生本會稽人
晚君浙江泰寧丁卯進士元爲江浙儒學提舉國初
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
仕有高行又次蘇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揚人避兵吳
門張氏用爲叅謀稱爲蘇學士而寔未嘗仕也周砥字
履道號匊涵生本吳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

死於兵吳毅富春人吳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厓門人
李繹字叔成錢塘人與陳義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
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爲瑞竹詩亦爲伯祥作者按瞻
雲詩當時賦者蓋不止此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
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在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年天
佐仕國朝爲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爲茂仁名培賢而
有文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詞翰名家其手
澤傳世夫人皆知實之况其子孫哉又况賢而有文能
不隕其世如茂仁者哉

甫田集卷第二十二

甫田集卷第二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題跋七首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一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此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於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滉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曆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

討黜知濠州正堂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大之稱又有今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曆八年卒于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聚見宣和書譜詔雖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耶北詩雖非蘇事而寔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客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畧如此若其忠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錄原稿

舜欽作詩留別原叔八大閣下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
隔余生性闊疎達人出冒臆一旦觸賊機所向盡
少戢平生交游面化爲虎狼額詢氣燥烈々中之
若病瘵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然出芸香署又
下金華席推辱實難仕官名器非惜罪始職於予
時情未當隙今來濠川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頽
波相遇過平昔白玉露眸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
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々四海窄慶曆

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為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代紂箕子為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益乎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之因嶮西徐公出示為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為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為清谿點易圖蓋寫唐人高駢詩意

按荊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谿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跌坐榻中一人褰裳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執一執卷一捧古鼎二鶴一飛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窓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而後人目為清谿耳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畫師吳道玄好用掣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溫夫別號樵叟叅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大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

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
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錢亦言即之修絮喜校
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詔乾道淳熙書先後不異史官書
藏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
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
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為高宗所稱即之稍
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
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補之
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垣
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詰商盤下缺一字
寔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毀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
叅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藏此冊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
孫比部貞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
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稿

古應天俸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
皆癸卯申辰歲作於時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
元敬者與君並以右文名吳中其年相若穀名亦畧相
下上而祝君尤古遠奇奧為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
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鬪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
銳憫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
不遂惟都若稍起進士仕為徒官君□唐雖舉於鄉亦

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為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為人歎□余雖老疾幸存而潦倒無聞不足為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發藻居然玄勝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秋水本臨江人父天倪先生明善得吳草廬之傳流寓吳中二子汝秩汝言並有文學汝言尤個儻知兵至正

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為太尉參謀黃龍用事 國初

為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於時仁廟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 先生也此書惟 米仕時作 題識者二十有二人皆知

之士今可考

吳少 元 一老儒常仕為平江路

學教諭

者 吳集遂昌雜錄朱

德潤字

五老 之後博學能 尤工畫

文敏公薦入翰林終征東 學提舉所著 復齋

稿 尚書玉峯先生五世祖也倪贊字元鎮元季高士

清真絕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

中二子絳緝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
微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約終
饒介字分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出僉江
浙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為淮南行省叅政工詩尤以
行學擅名蔣堂字子中泰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
初為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羽潛生吳人寓居
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荆南倡和集陳秀民字
庶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為
學士院學士秦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
應召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
集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書畫洪武

中宮秦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
廉號玉筍山人有玉筍集岳榆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
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
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徙鳳陽卒陳汝
秩字惟寅即惟允兄不仕張氏倪元鎮所謂外混光塵
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
武中為郡學訓導後遊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
顯時行為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辭稍
踞惟允塔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
以筆抹之今林筆隱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己卯解
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全午之慶嘔

無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本本名碩後以
字行別字有立石澗先生王吾之子元季不仕國初
知樂昌都昌知縣清若篤學鼓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
袁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於樂府洪武中郡學訓
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稿此卷世藏陳氏今
歸吾友江西叅議王君直夫蓋陳氏塔也其畫嘗為忘
人裂其半直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為補之而題其後并
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章蓋摘其中入
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伯有七中有
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
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秘府即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
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別本也伯時之畫
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為己有能自立意不
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
率畧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
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
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
坐石臨流脩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
為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甫田集卷第二十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祭文十一首

祭劉美存文

於戲美存木之美材玉之良璞不繩而治匪可而琢生
華貴之門而不爲驕矜有高明之姿而不忘同學才優
剽割而處家不煩是晦其能志在貫總而舉子得雋用
掄其博蘭情歎歎人與其誠玉色溫溫天授之慙凡君
之具匪貴則壽人之期君必大而遠盖方享之有餘不
圖甫行而遇蹇始塲屋之屢躓尚歲年之未晚豈謂名
花之方然竟不候實而先歛歲行辛酉時復大比命數

已極學力斯至何一疾之長終曾旬月之不俟三旬之
壽不副其德一第之榮竟爾其志嗚呼美存其何至於
此極耶孤兒始孩老親萬里匪生世之足悲方身後之
無倚目將不瞑心實不死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
君之尊人方衍澤西川宜有令子而君卒以身死至君
之身聰明才達宜承厚蔭而竟厄於命是皆造物之所
爲有不可以言詔而致詰既非人力之致豈亦事變之
極也嗚呼美存在庠校爲才諸生於家庭爲佳子弟明
友有推分之情鄉曲有長者之譽自君之亡舉城嗟吁
好惡之私不足深據耳目之衆其何可塗縱所履或愆
於小德終微瑕不掩於良瑜余數人有或親或友或久

或近雖所見有未得咸妮君而親厚由茲而觀固非強
勉之所能推此以往將舉天下而無疾嗚呼美存所具
者德而所不足者壽所不榮者身而所長享者名吾知
有志之士固不以此而易彼而吾徒遊好之私終不能
以理而喻情藐一尊之難屬惟既往之猶生

祭徐昌穀文

嗚呼昌穀濯濯淑靈英英異姿伊時之秀維邦之奇昔
在髫年穎拔而出排俗違時蹈古而癖著書滿家金鏗
玉溫孰其非之吾道攸存今昔異宜吾斯有盍稍抑弗
伸益闕而肆有英其玉匪終則藏旋收甲科棘寺徊徬
維時孔艱世路云阻用失其才遂爲物忤太學之遷寔

行其私人昔君惜君自謂宜方適其情班資奚較弗誠
於時益泳於道怡情佚志讀書詠詩名斯孔籍病則弗
支 聖明更化拔幽登俊弗與維新君則有命嗚呼昌
穀八品之階三十之壽胡付之材而享不有造物有意
我則知之殆惜其祉而昌其辭瓌章閎議于今有耀視
彼崇資孰則多少嗚呼昌穀在昔家食不妄文游惟吾
二人心字分投出入偕遊有無通假期惟暮終有允弗
舍雲泥異趣差池歲年身世乖隔心則弗遷疇昔之時
惠言繾綣謂當南還屢笑非遠曾未幾時計音來馳丹
旌在目遽哭君悼嗚呼昌穀百年悠悠君歸何處豈無
他人孰如君故嗚呼昌穀有官有家亦既有子名與世

長庶其不死

祭黃提學文

吳郡諸生文某王寵謹具香帛之儀緘詞敬祭于
尊師提學先生黃公之靈嗚呼士死知己道義攸關匪
惟斯今維古則難故有終日相逐而不能相諒者矧復
貴賤相懸曾無一日之雅而欲投情推分於一言一字
之間嗚呼此余二人所為聞公之計恨不能從公而不
忘涕淚之潛也粵在曩歲公來督學振溺起衰蹈厲揚
摧余二人者或以類墮或在童孺俚以薄劣荷公陶甄
與進則隆教詔無已蓋將達其致用之材必欲致之奮
庸之地觀其吹薦之勤用情之至使人中心銜感而直道

欲爲之死也顧某等鄙昧弗率無所用成方將滿濯自
厲以求無負於知己無累於高明豈圖一再見之後而
弔閻死生已蘧乎其難憑嗚呼升沉榮辱在吾二人者
固不可必而我公不可復生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土地文

夫居止所在有神司之而神之所職靜惟其宣自我先
君奠居於此延及某叨庇多矣今者偶葺先廬稍加充
拓自春徂秋屢有興作築斯壑斯不無冒犯迄如而終
罔有災患凡此平寧孰非神惠有德弗報我則有罪歲
云暮矣我居告成敢脩薄薦薦用答神靈

祭陳以可文

嗚呼以可崢嶸仗蕩之資慷慨邁往之氣金龜貴介之
習急流有爲之志今皆已矣不可見矣嗚呼哀哉方其
少也待親宦遊朝朝京國入修子道出應賓客文采
氣流照映奕奕起家郎吏遂用恢宏高居中第揭揭軫
輒舞嬋娟綺筵浪藉張施迤迤十年一日數致千金
緣手散去曾無吝惜亦弗終散比其晚節悉反少習從
事耕桑丘園自適行阡屐陌居然逸民四視曩昔如出
函人嗚呼以可不試其材用之亟亟射時高下盡地薄
厚莫不適宜莫不可守再起其家足貽厥後所以然者
由其其明智之德是以識四時之運能與時而消息故
隨行而罔困殆不參所謂名卿之子孫而寔一時之雄

俊也某不佞擬擬自全視君高朗奚啻天淵然幸不忘
通家之好人重以文字之契所謂水火其性而膠漆其
誼也二十年來氣泆情怡有無通假遇失相規嗚呼以
可今射已矣孰知我會孰相我事契閣死生方從此始
嗚呼哀哉方君病革之時正我失解之日君猶愆我執
牛大息蓋能子死生之際而畧無兒女子之戚也曾一
語之不齊乃千載之永隔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鄉里祭沈都憲文

維公純篤之性清明之質負白之操粹美之德公材則
多公學無頗升從俊良翔然制科出典方外入司法比
以莫下優式隆徽譽而蜀萬里忽把一麾不鄙其民爰

極其疲載言翼翼弗縱弗暴崇正闢邪是與文教一朝
難奄起領藩牧直道不回中遭讒逐 明廷更化雪寃
滿坑與論弗釋並踐台司茲雅茲貴竹滇蜀門戶梟獍以
逆有詔往撫控制有方綏來有德厭難折衝邊用靖謐
東人恒饒公特在疾 聖書臨門起公往救民則有懷
公不以留位望駁駁而疾弗瘳舍旃來臨保茲素履清
慎之稱至形 天詔優游桑梓曾無幾時胡不憇遺溘
焉長辭計徹中朝 天子有恤龍章煌煌巖巖翼翼凡
此茂恩惟德之致恩則不愆公不可起國夫貞幹御無
老成顛顛爵望悠悠典刑某等忝任司朝生復同郡出
有後先莫不治瀾感茲殄瘁能不嘖吁緘詞致奠言與

情俱

祭主于田母文

於惟天人明順而祥黎宗之叔來嬪于王雍雍令儀翼翼匪懈以承姆璋協于中外展矣夫子維時之碩有相則暨式是云匹豈曰能匹亦教有成篤生二子允維郊禎赫赫中臺煌煌使節儷述魄聲爽然並起鸞封鼎養有來方殷有積斯受胡遽沉淪子失令母夫喪厥良悼德懷慈以莫不傷豈家則傷中外興歎人爲母悲母則奚憾令名洋洋命收煌煌白髮高堂燁其有光子孫繩繩後先輝映身享其榮目擊其盛七十三齡考終于家寔榮斯極壽匪不遐凡此榮壽世不並有於惟大人康

其無負某等知里後進於聞母德矧與令子忝同朝□
既茲有情能不母悲爰陳一觴侑此些詞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惟公世出清江族大以顯傳數百年弗替有衍爰遷末
吳世德攸隆山川淑靈是鍾我公高朗特達少則英異
起家甲科爲將良吏連宰二邑聲光有燁進陟 明廷
遂官六察八閩五嶺時維大藩公兩奉使教薄廉貪糾
繩我司激揚我職出入中外以莫不克考牧之遷位不
滿才爰後鄉少進列中台 璽書煌煌 天子有命惟
此西川再往作鎮弓靖疆場乃清時弊迺匡迺襄式用
寧教文翁之教市厘之識以公方之過無弗及於時多

事允籍謀猷一再往撫寔覓 帝憂逆豎盜摧讐我善
類扶摛推求公遂得罪惟 帝仁明事迄以白出自徒
中援登台席甫司廷尉即佐木兵周旋臺者進列孰卿
乃弼邦刑往司雷鑰公業斯隆 帝眷方渥胡爾遽歸
言保其終奇懷泉石穆然清風優游十年考終故里
帝聞有悼恤典優異再 錫之祭營葬自公 龍章奕
奕責於幽言嗚呼我公出入三朝年逾八袞遭逢治隆
令名無數公才既多公享亦厚如公始終世豈多有惟
是鄉無老成國隕禎翰泰在鄉人能不悲嘆寄跡朝署
望予無緣緘辭寄奠脚寫憂情

祭施行人母文

右賢孺人崇川令族既賦之明亦貞而淑乃擇之配于
歸于施執孝軌物式隆婦儀內嚴姆壻外誠宗戚俯仰
勤誠以莫弗克比起其家舊德維新爰相夫子爲時令
人維膠州君賢關碩士起伴一州式遠歸只維無內顧
用全今名允茲完德寔相有成豈曰能相亦教弗弛爰
不揜嚴是成令子維大行君英英雋造發身制科列官
筆要爰膺 天命使於四方豈維弗辱燁然有先有來
馳封弗遠伊邇胡弗以延溢焉長逝懿德云亡莫不嗟
吁矧惟令子痛傷何如某等忝任同朝寔深悲涕爰與
一錫通家之誼

祭王欽佩文 與陳魯章同祭

鳴呼欽佩君遂止於斯耶始君家食之時交遊數人並以義氣相得以忘業相高以功名相激昂蓋不知古人何如也數年以來相繼登庸各以所能自見而吾二人升朝最旣于時君方秉憲外臺領中州斯文之寄顧以母老念歸飄然解任朝廷借君之去稍進御階昇領太僕雖以展君之才寔以便君之養也豈其朝命甫下而太夫人顧已辭堂惟君顧復情深致裂為甚其等方爲君憂而君果以是致疾自去秋抵今數月之間傳聞之言日甚一日孱弱之軀如之至性深切勢心難任所冀吉人多福天必相之詎意竟此長逝耶嗚呼君起世科績學中秘繼遊即署出領憲臺宣刀中外聲望卓然論者方期君以大用將策勳一時並烈後世而今遽止於是耶宏偉之才精深之學清真之德高朗之行今又何可得耶君之先公辣齋先生一代偉人翻結於時不究厥用天下有遺望焉蓋方有待於君而君又以盛年碩望厥棄明時天意果何所屬耶母喪在殯妻亦出室孤子孑孑一室懸罄君蓋有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嗚呼天乎何其酷耶集等二人聞訃以來相向悲慘不能爲情者數日客寄於斯無由撫棺一慟緘詞徃真用致區區嗚呼欽佩今則已矣不可見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徐淹西文

維公祥雅其儀剛明成性脩正含弘若淑貞定既靖有

嘉亦僑而穎早升俊於甲科旋淑成於蘭省策名玉署
允協輿情侍講金莘式崇 明聖進宣忠謹上洽於
淵衷出佐銓衡特膺平 簡命文章政業維聲實之並
流鳳閣麟臺履後先之輝映既藉藉乎周行式駸駸乎
莘近豈其譽者在前而忌者已出於後宦途方達而此
身已落乎陷穽遂枉特達之才投諸閒散之境乃寄蹟
於溪山不失譽於鄉井時垂顧問知 聖意之惓惓久
鬱才情別人心之耿耿謂直道難容雖楚輝乎斬冕而
高才因棄終致用乎台鼎胡二豎之不仁遂一疾而長
暝朝野增吁 聖心為軫然棄捐淪落雖有負乎春勤
而哀榮始終卒寘膺乎恤贈茲所謂自死而名存不幸
中之大幸也某列官芸署幸聯鴛鴦之班息駕知閭叨
侍溪山之勝時接話言數陪臚詠顧余潦倒長公十稔
謂當托好以終身何圖棄我而先隕與言及此氣咽而
哽陳詞薄莫言有終而忘無盡也嗚呼哀哉

甫田集卷第二十五

書

上守谿先生書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頃者紫侍燕間獲承緒論領教實深入承命獻其所爲
文竊念某自蚤歲即有志於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既無
師承終鮮麗澤偃偃數年靡所成就年十九還吳得同
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午時年盛氣銳不自量度倜
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者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
叛盟改習而某亦以親命選隸學官於是右文法之拘
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中心竊鄙焉稍稍以

其間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
得亦時時竊爲古文詞一時曹耦莫不非笑之以爲狂
其不以爲狂者則以爲矯爲迂惟一二知己憐之謂以
子之才爲程文無難者蓋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爲古文
非晚某亦不以爲然蓋程試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
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就而觀
之今之得雋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爲無命終身
不第則亦將終身不得爲古文豈不負哉用是排羣議
爲之不顧而志則分矣綠是彼此皆無所成而長老先
生或見其所作從而稱之於人以為能而不知者以為
真能也遂相率走求其文往往至於困塞某不能逆其

意皆勉副之所未嘗餞送悼挽之屬其又下則世俗所
謂別號率多強顏不情之語凡某之所謂文章是類也
嗚呼是尚得爲文章乎然既被長者賞識遂不容以陋亦
自悔檢其中得論議十有四首敘事十有五首輒舉每
覽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
視韓愈非其儔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目焉
而世徒以其常出於韓之門以爲是因韓愈氏之徒也
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某
於籍漫無能比儔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某爲
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門
者豈不幸哉干冒台嚴不勝悚仄不宣

三學上陸冢宰書

比承榮膺 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薄海外內莫不
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 累
朝舊德盛世珪璋時逢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
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
端季廟堂進退百官以佐 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
握問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未莫展賀私方與
四方人士詠嗟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
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
濊不深譴責故卒吉之竊惟我 國家入仕之階惟有
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 太祖高皇帝親

定最爲詳密而 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誠以 聖
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林媚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
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爲激論者不以爲非蓋自洪武二
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
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徃徃不克廩增
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
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
名政業徃徃參於正奏之列無少所輕也自永樂元年
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
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者一時國學人幾乃量減貢額
然中間或行或不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此定而貢

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制然僅僅五年而止迤邐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十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額

寬其額

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

人材衆多寬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爲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窮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子殊不知此例自是 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諸限以依親之例程其人

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耳心自引豈皆以得祿爲榮哉不然即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下之賢即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克貢之例循資歷歲亦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而倖進者不爲不少 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純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固嘗疾首痛心於此矣明公掘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望自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槩於心今當可爲之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 留意檢察或因

人建言舉行或乘 大需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復黜竅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寔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惟思之例當時以爲盛事後世以爲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以爲而行蓋皆不欲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爲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爲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時二公而止也伏惟 留意處分天下

幸甚斯文章甚

謝李宮保書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爲非苟一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惑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爲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非獨今之時然也而今之時爲甚豈今之爲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翻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是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爲能盡之世之所尚者在是上之所用者在是是以有志事功有志文章有志節義行能者皆俛焉求合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士之所爲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科目之所放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哉有之皆潦倒無成齷齪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懷珍抱竒道義自持者方且韜默遠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不知者不必薦也不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徼名工言無實之人柳子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

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爲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笑樂其身矣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以墮廢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升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某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齷齪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領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屬間歲一臨實未嘗弭節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

材公固無從見也况其所能所守頓敗若此明公何所據知遂錄其姓名露草薦之于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鋤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科耶彼科舉之十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薦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其實非其人卽其人將自齟齬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非立異徼名主言無實者哉安知其非趙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即萬一有焉所爲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念之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

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屬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得爲燕國之馬首哉若是則公之於某也天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爲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諂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以未於人者深則得於已者淺也某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

右此非高亢自賢而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爲士矣失其所以爲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爲也而謂公爲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的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器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衣被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為非天下咸歎其過豈不以公之忠行素孚于人朝廷中外舉鑒其誠謂其所爲惟以輔世勵人爲心而非有所私於某也夫始也某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可私於某某之所恃者士

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為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某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為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或謂明公此舉寔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是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為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為他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為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能為

役亦圖無負為公門下士耳不宣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為今大巡郭公欲為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肖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廁跡士大夫之間故孳孳退縮非以是為高也今以為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為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為凡劣一旦以為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耻哉某雖不敢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醜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

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為難老坊蔣公愀然不
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何以至
於我也胡公即為撤去當時以為美談迄今傳示方冊
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為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
素蒙垂愛其忍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
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己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為名之
愆惟是 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
賜寢罷寔出至幸也况今歲歛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
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
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為贊喜然於具
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寔
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
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
安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
益而有損竊為明公不取也此者蕭二守顧訪首及此
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遽爾乃
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
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失緣是不得已輒露血
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儻得幸免則明公之惠
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為非出至誠姑為
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
也病蕭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勤手狀令兒子俯伏以

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行狀二首

沈先生行狀

高祖懋卿

曾祖良□

祖孟淵

父恒吉母張氏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相城里沈周年八十有

三狀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

負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明絕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高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孟賢遂遜去年十五貸其父為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為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己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師眉山為長句已又為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

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
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繪事每皆妙詣遐踪
古人所至賓客墻進先生對容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
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
輒應長纒斷素流布克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
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澣欲以賢
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
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
禮尤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
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
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

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
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
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
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
其義矣公以為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為上官所禮者往
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
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
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
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
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
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容至亦益

多戶屢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鼎對終日不少厭
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
過之者先生爲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
與人處曾無幸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
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爲延譽於人不藏也尤不
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乎
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
生不能飲每爲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
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召病瘵不
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幽
穉未練事爲植產使均於己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

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爲
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
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
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
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志
錄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
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
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
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
信於後俾其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爲
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祖考嗣芳萬泉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南京

太常寺卿妣顧氏累贈淑人

考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妣徐氏

封太淑人

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甲乙鄉呂憲年六十

三狀

公諱憲字秉之姓呂氏爲嘉興人先宋時有諱珰者以
碩儒顯於時珰生茂卿仕元爲提舉茂卿生仲雄仲雄
生伯誠俱不仕伯誠生嗣芳仕 國朝爲萬泉儒學教
諭生二子長峯景別儒學訓導次原翰林院學士贈禮

部侍郎謚文懿公之考也母徐氏初封宜人累加太淑
人公生正統己巳七月辛卯自小穎異甫七齡從文懿
授書未嘗挾冊呻吟文懿篤遣乃就席按文疾讀一週
目而數百言已成誦矣此成童諸書多已淹洽操筆爲
詩文已多警語一時老長先生成畏下之性尤慧解天
順初 京師不雨彗星犯牽牛時文懿柄國頗以爲憂
公侍側言歲凶常數小人之厄也星變是聖人復辟離
燭萬方當無他虞所憂者援立之人失望而怨或恃恩
驕誕不可不慎也及曹賊竊發文懿方入朝母顧聞變
泣曰兒及禍矣公曰大人甫出而難作當猶未至且賊
舉火向內恃有應也而不得入豈 朝廷有備乎頃當

撲滅矣已而皆然文懿以母憂卒於家公年十五入計
于朝上悼惜顧羣臣欲授公中書舍人格於例不
果已而補國子生遣還郡守楊公繼宗爲延師教之師
顧公所學出已上遂遜去曰吾不能爲若師也服闋還
朝詔令內閣辦事明年丁亥拜中書舍人時年甫弱
冠銳志於學譽聞籍籍起辛卯上疏乞應試言者劾公
矯枉沽譽且命官不應得試上特許之是歲中順天
鄉試錄其程文以傳自壬辰至乙未凡再試禮部皆不
中遂不復就試已亥中書滿九載陞禮部主客司員外
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壬寅真授本司郎中琉球乞歲
一入貢自言小國事大國如子事父若再歲一朝則定

省間而音問踈矣公折之云既知父子之禮何緣屢逆
父命已而廣東守臣上言夷人生事擾民不宜聽其諾
人乃服公先見迤西回回夷授例奏討廣東海道歸國
朝廷將從之公執不可曰故事如此不宜妄有改易以
啓他覲因檄錦衣衛訪草欲薦之夷人懼而止計所省
有司經費千萬丙午陞南京太僕少卿戊申孝宗登
極公上言乞不許別縣改委官吏及減省搜擠乳牛隻
處置操備馬匹免徵苜蓿種子四事癸丑萬壽師公
奉表入賀上言節財用激貪殘教戚里起宿學久委
任等六事是歲改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尋轉左通政
丙辰陞南京太常寺卿太常掌祀事頗多更格文移檢

閱徃徃因塞公集累朝更格故事爲太常條例事至按籍行之故在官無謬誤而事亦易集己未 詔求直言公上疏言立誠信習禮樂查署戶脩祭畧尊前玉表英靈賞年勞重供薦備牲牢免雜役追逋欠清厨役凡十有二事皆本寺弊政多見施行先是禮儀怠廢春秋丁有事文廟科道官多不與祭公移文督之有知豺獾之報本何筌蹄之遽忘之語會 太廟時享不以新菓監察御史劾公不敬公舉 高皇敕旨復之御史乃無言然自是不悅於當路矣已而科道交章論列謂公冒進不止公上疏言臣立朝四十年出處遷除自有本末冒進之言臣實耻之因乞致仕不免會太淑人卒遂乞解

官持服

詔工部遣官營葬命有司諭祭服闋再授南

京太常寺卿前後在太常六年底事多所緒正 今上登極再乞致仕有 旨令馳驛回而公已先還矣時年五十有九既歸日以詩酒自樂絕口不及時事逆瑾用事方督過諸大臣雖家居不免公益韜斂憂畏閱四年爲正德辛未六月三十日戊申以疾卒於家年六十三積階自承事即七轉至通議大夫先夫人沈氏廣州知府琮之女有賢行初封孺人如宜人累贈淑人後夫人陸氏封淑人子男五人言沈出蔭補國子生爲處文俱側出學陸出婦項徐周毛陶皆令族孫男四人女六人公性次異開朗而風儀醞籍與人處恂欵有情致居官甚

廉而不爲矯枉暴白之行平生未嘗發人陰私尤不念人過初憲試被劾或言同官其所爲公不以爲然後同官以剛直得罪中官幾陷不測公曲爲庇護禮部時有主事者倚時貴多所陵轍他同官不能堪公曰勢亦易過始侯之已而杲敗謫淮安通判而公適爲大僕有相臨之分待之如初其待僕從尤有思義故事卿監從臣得役辦事官擁輿持刺徃徃皆其人公深以衣冠爲辱曰若曹他日皆當長人居不忍若爲此態也在待從二十年未嘗輕役一官丁人過誤犯輒行遣雖不爲姑息而亦未嘗鈎距罪人若吏牘章程皆有限刻關決精敏人亦不能欺也公雖生長貴族而貧終其身不喜姱侈

生理靡密一無所問惟好學不倦自志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雖以夏侯氏書應舉而尤喜毛詩用易在太僕時讀易凡三終諸子若史若他文集莫不貫總而左氏兩漢書尤精治少接諸老先達諳國朝故事雅善談論對客舉一事必深竟顛末舉止詳雅奕奕如瞻承聽若傾注喜爲詩日必三數篇操札輒就若不經意而出語渾雄用事精當徃徃追躅古人一時宗工讓能焉其文尤巖整有法無愧作者而詩名大噪遂用掄其所長然公惟以自樂未嘗矜人故人始或忌之終亦不厭其多能也晚歲居休益事隱約浮沉里閭若初未嘗有官者郡邑燕會或不時徃而鄰里有召輒赴曰彼貧人不易

爲具不可負也其宅心淳厚往往類此故死之日自郡
邑大夫而下至於販夫牧豎莫不嗟惋相弔謂善人亡
矣嗚呼此豈有勢與力致之哉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
葬公縣之長水鄉祖塋之傍將乞銘於大史以其通家
相知俾有述焉比先公官太僕寔公同寮某因得給事
左右竊聞緒餘于今二十年雖不敢謂爲知公而行事
之詳耳受日矚庶幾不失之誣云

甫田集卷第二十五

甫田集卷第二十六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脩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行狀四首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曾祖溢

祖洪

父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

母張氏封宜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尹山鄉沈林年六十九
狀

公諱林字材美世爲蘇之長洲人自大父而上並以朴

茂脩正爲里善士至奉直公允植義明法稍被推擇從
事郡中尋自解歸後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
張氏封宜人公生秀嗣岐嶷少即勵志於學從吳謙先
生授易選補縣學生益精進不懈摘經綴文粹然理勝
載簡肅公按試邑中羣諸生而首列之公時甫弱冠又
起齊民人無知者及召見儀觀脩偉進止詳雅公益嘆
異是歲成化甲午遂中應天府鄉試辛丑登進士授晉
州知州州在畿輔民惰而貧百務怠弛公至首爲安集
繁絲橫賦以次罷行乃教之樹畜民用克實而誕章敷
化俾即于理一州三邑之民尸而祝之曰吾乃今知有
父母之愛也御史杜忠上其績詰授奉直大夫賜封其
父母若妻皆如制弘治己酉陞南京刑部福建司員外
郎辛亥陞本部湖廣司署郎中癸丑真授本司郎中公
宅心仁恕雖官法比而審畫詳慎必求當允未嘗竒請
他比以傳致人罪尚書賢愛之俾詳諸司奏獄歷數年
所平反甚衆屢考優最丙辰陞四川順慶府知府順慶
去京師萬里民獷而奸詐尤習佞鬼覲巫縱誕莫爲緒
正公首下令禁之有殺人獄歷數政不次公一訊得之
縱發姦民之並緣假托者悉抵於法他獄訟皆隨事決
遣雖株連支綴未嘗數日留也由是政平訟理民用孚
悅益紹農振業謹輸將時旱潦民旣安戢歲亦比登乃
篤意教化視郡學溢陋弗稱且文廟右列非制遂徹而

新之建 御書樓增置號舍製樂器設樂舞生規制弘
偉物教咸備又以餘力脩復南克縣學於是集諸生教
之躬自程試俾皆有所向方士亦翕然奮於學吳文定
公寔記其事在那數幸脩創公私解字無慮數十築城
隍治道路所費無限而官民不擾人至今稱之都御史
林元肅御史曾祿陳珀相繼以賢能薦弘治乙丑陞雲
南右叅政公所分地適當邊徼俄聞安南連兵內向遠
近驚擾鎮巡大臣謀治兵應之公亟止之曰彼無釁何
得內侵或自有所事不可知即萬一事出意外某請自
當之卽馳至境上果自相讐殺耳上官鳳英以功授叅
政散銜系驕悍昧事大之禮時以征緬人調集省下公

先期諭以禮分俾知 朝廷恩威於是英伏謁如劄他
所施設多類此會按察司欽官公承委緒理疏扶推搗
悉盡情實而搜剔姦孽畧盡圖罔爲空都御史吳文度
御史陳天祥周雄交章論薦皆不報正德己巳陞山西
右布政使先是公以入賀 萬壽節至京逆瑾方用事
惡公不爲禮遣中尉躡尋其過擦摭無所得乃以出滇
時停置非宜文致其罪遂落籍爲民庚午更化再起爲
廣西左布政使兄所以治廣西者一如雲南而扶微興
壞政以數融會軍興厝積流輸不擾而辦尚書林廷選
御史舒晟咸露章薦之士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與湖蜀比壤夷獠雜居往往

梟獍以逆守臣棄時勤逐雖屢折北猶時出掠掠邊人
患若之公秉劄調集湖北川西數路官兵身自焚率期
必戡定先給旗徧徠徂脅從散其醜類乃命將官引兵
直搗諸巢䟽捕追北務極勦滅於是鎮革銅仁烏羅諸
賊以次削平而天生厓回二寨尤極險阻藺石控弦不
可嚮通公命都指揮司繼先絕其餉道伺賊困怠志衆
搏擊縱以飛鎗火銃盡扼而織之生擒夷酋龍通保等
千人俘獲男女牛羊器械不可勝計遂降陳家孟溪等
凡九十七寨給以開田牛種悉復爲編民事聞 璽書
褒美有數年之患一旦掃除其功尤可嘉念之語仍賜
白金文綺時餘寇奔迸四出或以聽撫爲名以規免罪

責湖廣守臣信之作格苗錄以傳公曰此連寇不戢方
爲內患乃侈張其事耶移文守臣俾爲警備咸不以爲
然俄復嘯聚爲亂流劫境上公復調集民兵勦平之先
是剽殺廖麻子興蜀中公念貴爲蜀主徵賊所出入窮
必逆逸屬方有夷師乃先期距塞與蜀犄角互爲聲援
賊竟不得出蜀功倚成焉時諸寇雖平而上官玩習縱
誣往往賊殺倡亂宜慰使宋然倖傲首禍公奏革其職
仍奏達總府於省城令貴竹水東等五長官司洪遠等
十三馬頭及程番府所屬金筑安撫司上馬橋長官司
龍里衛所屬大小平伐二長官司金隸馬置二縣分治
其故地其四十八枝頭目青山等寨龍筑等長官司畢

節等驛仍隸宣慰使萬鍾改置諸長官爲流官悉隸貴
前二衛諸土舍悉令占數爲編戶又猛州爭奪長官王
通以爭地讐殺無辜公奏調官兵遣叅將洛忠相時勒
殺通懼乃悔過聽撫山州土官同知蒙政妄奏本州因
改設流官人民竄伏事下鎮巡官議處公奏流官之設
民夷帖伏蒙政所爲梗塞持是盜權市恩欲肆侵漁耳
不懲無以令諸夷且動搖衆心非便 朝廷竟從公言
自是境內偃帖莫敢有異志癸酉奉直公卒公奏乞守
制是歲十二月代還乙亥張宜人卒 朝廷皆遣官
諭祭丁丑服闋會山東阻礙有 詔起公於家俾巡撫
其地先是公在師勞瘁總遭家艱哀毀踰制遂得未疾

比被 召命至中途加劇上疏自陳老疾不堪任使乞
放歸田里以全晚節 朝廷惜其去久乃得請仍給馭
以歸閱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于正寢距其生景泰癸
酉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某年月日葬吳江縣
羅字圩新塋公更計氏生子男二人知剛如柔俱因子
生女二人適引礼舍人史相因生子張秉仁孫男四人
大謨以公蔭爲國子生次某某孫女二人公爲人剛
正自守雖不爲高亢而子子自將不肯媿媿隨俗初筮
仕時或憐其少未更事不堪有司教之諒趨以獵美官
公笑曰欲圖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竟就外補以去及積
忤逆瑾禍出不測家人懼擾且懼爲二老人憂謀入賄

解免寮屬相如者亦勸之公曰死生命也僥倖苟全如
虧名節何堅拒不從比罷怡然就道家居未嘗自悔所
至持廉不私羨餘公堂餞恣貯官幣或用以葺廨舍供
其賓客而已罷山西時在官甫月餘俸入卓鳩同官知
而瞞之恚謝不受卓居就道或缺須舍蕭然不以奴意
性尤簡靖居常進止有度端坐終日未嘗改倚與人處
擇言而發或相對无一語然情意融暢不為片谷始見
者莫不嚴憚久皆親應不捨平生未嘗于人以私人亦
不敢以私干之郡邑非公事未嘗輒入居官平易不事
矯飾以取赫赫也既去民輒懷之順慶之士嘗祀公郡
學既而父老以不便瞻謂請於御史盧公別是生祠於

學之西至今士夫稱賢守必曰沈公沈公云晉州之民
每遇鄉人必問公起居或仕官道出吳門必求其盧珪
謂而去公孝友純至事二親必求意適家居雖燕處未
嘗南向既貴且老孺^德依依入蜀時年甫四十念親老
留妻子侍養自是終其身不復以家自隨及居喪已踰
六十獨處中門之外者七年哭踊摧毀遂以沉頓一第
麓少則教之問學既長勗之以義同居怡怡中外無間
言及自蜀歸薨已生分外處公亟過之坐室中潛然出
涕曰吾止一第忍遽分異耶其待族屬尤有恩長教誨
子必導以善而身率之不事言說不加誚讓而閨門化
之嗚呼若公者豈右所謂醇德質行者乎公生平无他

嗜好惟喜讀書居常手不釋卷為文勢理騰間為小詩亦清潤有思所著有學鳴前後稿滇南紀行錄貴竹行稿遣懷拙稿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少與先君同學繼復同朝相好某以契家子數得接待知公為深及是二子遂屬某為狀謹為敘次如右惟 立言君子表而著之他日太史氏或有取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曾祖迪吉

祖謙海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考宗政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妣張氏累贈夫人

貫江西新塗縣橋埠灘人直隸蘇州衛籍居

吳縣鳳凰里劉嬰年八十二狀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涪江人裔出宋集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者都事因徙家新塗之橋埠灘遂為新塗人 國朝江西內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雲芳子迪吉迪吉二子次日謙海讀書有行受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宗政娶張氏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於吳城鳳凰里礪硠英持資復穎異女徒鄉先生賀復菴學先生亟稱之既而受易於夏瑋先生精研泮礪不拘拘於師說而剴刺涉獵卓見端緒為文操札

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行繹方事守儼而公數百
言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為
弟子負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禮部試 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為常從輔
邑地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吏乾沒並
緣請屬之旨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未錯事無不當
允縣多隙地民惜不知概種又貫什器多不備公處業
賑贖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北登先是右長賦
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公執不從當以亡
夫既而獄上上官闕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儼明
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

兗州之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君被荒歉推理狼籍更
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狼門富訟公拘塘精敏及迎節
解劄折明暢而軌道要未嘗中有縻一時莫不驚服白
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稱其能尤為司徒許公進所
知丙午 召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儼巡東城兼督視
京倉不事摘抉而繩執彼當究弊固 遣戊甲 孝宗皇
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校正達於大體
是歲奉 命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
繫獄同時府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斬翻
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發无主名而牘尾云云類謄語曰
豈據 匿名書成獄即悉索前後訟牒果得 匿若書於吏

稱故積中蓋釗父以負債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
欲奪之故為此蹈之以覓等其所親妮併及焉前時有
司矣傳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恐訊法故首鼠
其事公既閱矣即破械叙之一時稱為神明莆田氏有
隨母出嫁者判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奉
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衆
服其明識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賈貨質市於閩監
泊者利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即忿鬪成隙公謂此非
來遠之道且傷國體即下令絕不許通至今以為法
庚戌還朝十一月滿三載考最給敕命進階文林郎
推恩贈考宗政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

辛亥再奉

命按廣東廣並海有別渚曰灣番舶交易
之地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
舶高海外諸國致番貨直數十萬負結中人監舶者假
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籍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
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為盜捕置獄中七人庾死餘三
人當論次公獻得其情並叙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
以捕盜推剽海上被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
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
堡俘獲幼男寄養軍中宜從官刑以給內用而實无其
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屬以克教厲且三百人
而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度海抵

瑀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徙慶公
亟下安巡官驗非俘獲即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恩咸
謂曰劉公寔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
朝十月再滿考雷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
事縱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言侵中官中官故激
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平賴上仁明咎而不
問公前後兩按大者劾罷不職官者使郡縣守令而下
三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人平反絞斬罪百二
十三人兩侍 經筵統署十一道印事皆集辨丙辰滿
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用人多肆侵漁馬耗
不孳又私相盜鬻過祿印率滌去舊文更入克數公立

法辨密弊爲之清又探摭羣畜利病得二十事條列以
聞從之己未考滿給 誥命進中憲大夫推恩加贈公
考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妣恭人庚申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四川總督糧儲兼理松潘軍務錫奎書以
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濱於諸夷棧道險
絕氏倖出沒爲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
調追或控馭失所往往債敗公曰吾爲大臣出鎮萬里
可自逸以委勞於人耶且吾奉 命督理軍務不歷其
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竹兜度繩橋
徧行諸寨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城堡俱
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功事急則買

和賤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爲科條禁誡
設章數化事以救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
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絃幣牛酒於路以賄之謂之買
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行邊軍夷帖
息莫敢勅在蜀甫一年屬子微辛悲傷成疾上疏乞歸
詔予告暫還病痊愈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越三年
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諳練協干民
夷牟力未衰不應間廢會四川缺撫臣夷部即奏起之
有 詔仍以命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如故直錫爾書
以行會松茂壘溪木匠兒子諸番夷嘯集醜類連兵剽
劫鑿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機設策會諸路

兵討之衝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警悉投兵羅拜願
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寨爭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
餘寨前後俘斬千餘人捷聞降詔獎勵賜白金五十兩
文綺二襲橫梁麻塔三哨嘴諸河道逼沾諸夷每餉運
輒爲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久已頽廢
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爲剽掠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
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
不擾正德丁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勲贊治尹時有
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 旨還朝尋奉
璽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
急歲嘗汎溢覆舟傷有小徑盜出沒其間高族不敢行

歲歉假貸湖陝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荆關爲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根公不先聞矯 詔逮公下 詔獄公上章自理會 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仍赴湖廣 荆王奏蘄州守余忠擅用兵杖刻減祿米欺侮 宗室諸不法論死 詔公會三法司勘問公爲奏辯得未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 召爲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久兵衛耗減殘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藉爲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

己巳公年六十有八上疏乞 恩休致有 詔不允尋給 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某妣張皆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有豪非法殺人欲行贓丐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入因公所知乘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於事尤長於法比然不爲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獻心無生理然後付法至於諄謾潔惡必盡法無貸故所屬咸執法不敢翫濫姦宄屏息辛未兩宮慶禮成覃恩給 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如贈祖考考皆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

部考績有 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 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勉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 旨卿數歷中外多效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有 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上疏始得請仍 詔月給俸米歲給輿皂以示優寵越十年壬午 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 兩宮尊號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計聞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爲人亢爽踈雋明燭事機而閑於吏政又精敏強幹

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勿遽而銖黍紛齊較若畫一彼沉思審處者或不及也故其翁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咸愛並立而能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閩廣皆值鄉試爲監臨官指擇典校尤嚴閉衛而不爲苛瑣惟詳於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爲奇列之首選擄出咸謂得人即今翰林侍讀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謹稱公經世之務謀國之慮往往在刑章訟謀外其爲尹如侯覽爲御史如唐介

其撫吳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時
以爲實錄云公長身玉立鬚眉踈秀而舉止軒揚辭吐
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燕整客至未嘗不見雖
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
裁答不少遺忘尤篤於舊故或在患難必極力極之雖
犯詢不恤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
以故人亦有譏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之衆也素性險
質既興貴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愆故晚歲神
觀不衰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纏纏不能休年八十
餘篝燈作蠅頭字楷楷不異壯歲屬續之前一日猶對
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
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醜及旦奄然而逝寔
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公仕中外四十年積階
自文林郎九轉至資德大夫勲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
自濡人至夫人生子男一人即倣嘗爲縣學生文學行
證人謂稱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
寺丞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恕又
次適都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廕補國
子生女二人適張幕林文甲曾孫男一人喬祖同祖女
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
之原某先君溫川與公居同里既仕同朝相好甚密某
以契家子蚤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廁跡賓

階竊念先君既沒老成彫謝殆盡而公巋然獨爲卿邦之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與前輩典刑之嘆嗚乎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之孫遺將乞銘于 當代名□且將列之史宮屬爲事狀某自顧蕪芳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曾祖顯卿

祖以義

考僎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

妣何氏贈孺人

本貫直隸蘇州府吳縣某里毛理年八十二

狀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爲姓穆王時有毛班漢有毛萇毛義其後毛珍毛實顯於魏晉之間至趙宋澤民維瞻皆仕江南維瞻守筠卒葬於蘇公世家蘇之間門譜牒不存莫知所始公諱埈字貞甫別號礪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僎以公貴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生子玉繼娶孺人寔生公及公弟瓚公生岐疑不類羣兒稍長從學張僉憲企翱既而卒業於賀恩先生賀以易學發解南畿聲稱甚籍從遊者恒數十人獨許公善學尋被選爲縣學生時未弱也會御史按試公獨後出或

謂其遲頓公日一出不可復入何可忽遽耶於時人已識其謹重自是屢試輒占前列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戊戌試禮部不中卒業太學益精進不懈時舉子學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經義初無發明公取程朱氏之言揚摧探竟務極其旨趣有所論著多前人所未發同時有陸琪獻之者亦事研蹟陸以深謚公以精雋皆號能明先儒之旨一時學者咸毀其故習而宗師之成化丁未試禮部遂以易中高等有司錄其義以傳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益厭思得中實之言用之公軌迹夷易不爲毛舉有

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

琮矯誕懷謗在留司橫甚設筭陷中傷士類一時

多以罪去公據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

尚書秦紘鎮嶺南與安遠侯抑景交構中官怙景

獄事且不測公抗疏中理因論景諸不法有

旨間任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

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譽聞方隆他時名位當不止

是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

下爲已任而仕偏矯正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

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

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

則有餘不可在論思之地言雖不用時論臆之御史有以言事成荒遠者毋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不得同言宮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 上皆嘉納都御史劉瑀先守蘇嘗不禮于公至是總儲南京外與公修好而中常憚公會公他有論劾或告劉科中有言矣劉怒上疏自陳即得旨致仕而公實未嘗言也及去公顧惜之曰劉於此無大過吾可以私害之耶其直道秉公多此類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

留爲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魏饒不繼師徒摧衄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

職因言兵部尚書馬

文昇坐視潰敗無所展畫不宜在本兵之地他所奏擬及徵駁論薦咸切事機丁巳奉 璽書清儲嶺南道拜兵科右給事中侵侵向用矣會倪文毅公卒馬公爲吏部即擢公山東布政司左叅議自徵任郎轉六階爲朝列大夫外示進秩實疏之也或謂馬於公有宿憾而公無幾微見於色詞觸昌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北御史撤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守仁以京朝官主試與御史不誠公爲調停其間迄事無忤而事亦克濟是科得人爲盛中官出鎮者怙恩驕恣多所渙取而藩府拱億圍奪

縱橫最爲民病公隨事道利不爲過激不失凱罷而惟
理之循民得不敝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
以正前是屬吏事上諂曲稱謂如卒史公痛斥之非大
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昏徒則盡法無所貸小
民疾苦必曲爲處分慰諭恂恂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
父母云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有旨進浙江叅政致仕
公年甫之服而精力強明聲望方赫不應遽遂間散或
謂當道有不樂公者因公有請遂聽其去而一時士論
莫不惜之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皆以疾辭正德丙
子始起爲南京鴻臚卿戊寅進太僕卿南太僕治滁州
前是有司視爲間局不復稟畏事多緩散公至極意振

率督間屬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緒正爲多會逆
濠以寧藩叛首下九江燹安慶南京戒嚴叅贊尚書喬
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祖宗基業國家所
恃以爲根本重也而安慶寔南京屏蔽無安慶即無南
京矣賊起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
其不意調集民矣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
實形見人情惟擾事不可知也喬公亦以爲然遂以便
宜擢公督潁泗和陽諸軍以爲江表聲援公即日出次
泗上會罪人已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遂還領太僕尋進
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
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隕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

今上新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彙進而公以三朝老成
超然遠引用不盡才與情有遺望爲公沉敏精悍料事
明審發言處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
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有得見之於用文章長於
奏議爾雅明暢援據精審不激不隨而紆徐警發得告
君之體尺牘善敘事理有所論辨勢口數百言藻發雋
永能起人意居官以愛物自存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
諸大臣錄囚有鬻鷄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縣其吭
而絕之若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解迨索直非有
深讐何至殺人即誤殺之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爲計又
安肯坐待執耶訊之乃奴女以他事雉經惡鬻鷄者責

直怒詈故用抵闕耳齊寧王彪者殺人置尸里中叢顯
家賄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曰以尼證弟已
非人情矧彰一人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顯耶核之
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崇者素陰賊無行嘗負米佑金
忽其責償每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
所爲迹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篋有尸焉潰
腐不可識其妻識其故衣乃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
所私與未佑之第奉嘗有恨於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
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寔行販於外不知也公時
家居慮得其事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寃而寘俞於理或
議公居間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

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冤耶蓋公雅性不能忍人之
急人緩急有未必爲致力至於官府冤濫民間疾苦與
兄是非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冒言之公既
無私設而言復明暢事詳而核聽者爲之意消一時監
司郡守若邑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爲之
盡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在檄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
自利以損人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番休任之
督饟歲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遠左費省而逸歲甲
子公有遠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
復以讓同官冒政於時咸以爲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
切促方冒咸以虧誤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初無所與

人以爲公克讓之執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
知其事而爲之就避耶公治家尤號有法教子孫必
以正而能率之以身下至僮奴僕從使御之亦皆有制
其所授任必堪其事而有育之有恩卒皆得其死力殖產
治弟以若饋遺出內咸責成其下晚歲業益克拓田園
邸居偏於邑中垣屋崇嚴花竹秀野賓客過從燕飲狼
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
金玉愛養神明調護氣息至於暄寒起臥飲食菓餌節
適惟時故晚歲精神完固年餘八十鬚髮不凋語言動
止與少壯不殊咸謂公方來未父優游黃耇爲當世遺
老諱意一疾遂不起耶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

十又八日卒嘉靖癸巳二月十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
配韓氏封孺人先卒妾某氏子男三人長錫間戊子鄉
貢進士娶文氏我先叔父僉都御史諱森之女次錫嘏
娶德慶州判官沈公冕之女次錫疇娶刑部尚書吳公
洪之女俱縣學生女五人長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山即刑部公之子次適布政司經歷秦銳江西布政司
使蕃之子次適鄉貢進士范汝輿宋文正公宋孫次適
大理寺副王延□太傅王文恪公長子次適蔣廷光監
察御史蔣伯宣□孫男五人長體仁縣學生次志仁次
利仁次友仁次□仁孫女五人長適金鼎次適湯鼎次
適陸延枝餘幼曾孫男一人錫明等以卒之次年甲午

某月日葬郡西花山天池之新阡韓孺人祔某

邑里晚進辱公忘年下交提衡引重雅意勤至有出於
通家姻好之外者公平生居官行事雖間得於語言承
接之間而莫知其詳今因其子錫明所述者披其大槩
敘次如右庶大史氏有所採擇云

先叔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曾祖定聰

祖惠

父洪涑水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母顧氏累贈恭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人文森年六十四狀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
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
至宋宣教郎寶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
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李爲湖廣管軍
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 國朝爲
荊州左護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 高皇帝爲敬騎
舍人後贅爲都指揮蔡本壻從蔡徒蘇州遂古籍爲蘇
之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考諱
洪字功大仕爲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
卿初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温州府君諱林繼娶顧
恭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官涑水受易

試
於家庭即得音聲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
即能自奮於學誦讀窮晝夜不休羣經子史若國語左
氏諸書讀之殆遍下筆爲程文雋發踴躍不爲時俗陳
爛語一時曹耦咸退讓終喪選爲縣學生稍試不利尋
屏居學宮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
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
戊申 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
歷山東鳳陽揚州廬淮諸郡尋以纂修 憲宗皇帝實
錄奉使採訪浙江事浚以病予告還吳弘治四年辛亥
起告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貧
屬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若咸曰歲旱民窮

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公曰若歸語而老弱而耒吾且食爾無憂賦也即闕獄有以連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撫按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罪既而諸賑於上官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年公曰戶有少大墜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迂上官怵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訂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糠糶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爲迂會用興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得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遣之境故高而舊無渠堰民視兩澤以田一遇旱則束手待公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澇則洩之每行

視野中屏騎却蓋親履隘亦持食一棗茗一盃或當食不及頃次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而焦且裂弗爲止而虔於禱祠曰蘇神不索施政之一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屬諸壇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抄旱鬼者歲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屍墓而鞭之或執產婦被髮坐而沃之曰淋旱鬼公諭之曰在法矣塚邪巫皆童辟若曹奈何蹈之因嚴爲禁絕縣嘗有蝗患公禱得輒痊而蔽之或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既而朝廷累遣使行驗民賴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雅重學校稍暇即請學官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

相之有徐文亮者救世同居為表其宅里它負孝有蹟
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或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
帛有夜織者且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愔至是多勤而
勤縣有養海院而無廬舍為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
薪爨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尸減而醵養
孳生馬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
得逆融均給縣隸滄列州每役縣民為斗級弓手防吏
它夫皂之屬流傭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
隸列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仍
請下傍縣皆得視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改
山東兗州府鄆城縣鄆城地大雄繁民獷健而喜訐公

至待奸人數輩投戍追徼一時宿蠹為清豪猾歎或不
敢肆縣有 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虐
苦之至以鐵組繫厥下桷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足償
公言於監司請自輸于長史不可則為征取貯於公俾
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 詔減明年田租而 王府
征輸如故公亟言於巡撫大臣得減輸如 詔旨因疏
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書民緣追儲出內為奸利公
列積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自投積中
遇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同里甲大小及民貧富
幣徵之昏徒復漁取其中公以九則台教而賦其直俾
台帛以輸所者十五而輸復有羨民咸便之境有西裏

河舊通漕運歲發後卒專官領之及築黃陵岡上既因
罷專官而供調如故公請罷之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既
築則河不必浚管河官既罷則卒不必發所司不能屈
卒罷之縣城久圯而隍堙不能蓄水公糾工繕磨二旬
而畢去城一舍有障水堤綿亘十餘里亦久執廢及是
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上以遏水衝凡所為興革利害
無所不盡而崇獎凡化儆昂士類悉如慶豐慶豐倚山
海而臨漕渠曠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
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白曰遮劫不可跡公所至置
民兵什伍分曹更邏約遏盜併力擒捕而高懸賞格以
勸勞之故盜出境內無脫者嘗被郡檄捕劫盜公讀微

默記其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
駭愕即吐實昂前知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
沒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瓢粟解台其妻殺之求
盜不得或得瓢於張乙士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瓢
也公召其妻至雜數瓢令識之妻違錯莫能舉乙遂引
伏鄆有趙小老兒者嘗解台一僧於市知其盜也詈而
逐之既而它盜以僧言誣趙為常盜有公使趙書衣雜
羣皂中問識盜趙否曰識之曰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
曰無也公曰畢汝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隸卒撰逮鄉
民畏澳苛性往逃匿不時得公受牒輒判牒尾令自持
以往無不即至故事刈縣園夫率用富人以便供需公

特簡下戶充之皂則與鄰縣互易如割一切苞苴不得
踏門嘗自啜糲食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其饗
殮以為常在鄆三年巡撫使者文薦其不可大用十四
年辛酉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會吏部闕尚書大臣有
寅緣求進者公疏力論之因奉宣為吏部尚書者疏劉
大夏周經進以君時營進者甚銳且有力或從中醜釀
之謂是專擅選法亦所宜言遂下 詔獄賴 上仁明
特答而不同十五年壬戌奉 命權木盧溝橋隨事錯
綜不先為程期而實又不失常度召車徒給以 符驗
數勾稽限不得與門者通隸卒無所牟大利畧商大賈
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家為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

書禁弗為道尋監光祿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

詔河南清軍伍既至命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
疏捕士伍親移文繫藉株逮往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
籍泐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
弊為之清會疾作上疏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閔二年丙
寅改元正德逆瑾擅權明例致仕康于更化再起為河
南道監察御史惟掌三法司事尋奉 詔照刷在京五
府六部各衙門文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給 敕命進
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
科駒賣駒徵銀及追陪例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錄列
古今厩牧之法與今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大畧言今日

馬政除補足種馬之外土之所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
有科賣徵解諸擾民之今哉奈何有司沿故習而忽令
典憚改革以失事機接例賣賣之文交屬於途聽民自
便之條高束於罔妄傳照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
刷以示科需之有名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
一駒或養三年四年之久羣齧牙販則請賣駒於官以
歸撓法吏書庫役則諸收銀於官以遂己私口殊不知
官賣之際多佑則買者陪貶而底牧愈受其殃少佑則
賣者虧損而市井共饜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牛徵求
難免捶楚之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
矣此賣駒於官之弊也官收之時盤歌法重有秤頭之

積出錙銖較開有火耗之羨餘券票有紙筆之需伺候
通於先之賂甚至上下傳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
此收銀於官之弊也况名雖神輦備用而全科併派之
數實不用除陽雖愛賣不堪而例失虧欠之連沓加併
歛凡所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軌道締核隨
事財正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尋給 詔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為
南宮太僕寺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
仕途三十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
旨俾回籍養病疏再上始得致仕是歲正德十二年丙
子也越六年辛巳 今上踐阼工部尚書李公某戶部

侍郎胡公某御史沈某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
五年為嘉緒四年乙酉五月某日以疾卒於正寢寔公
所建文山忠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許雅慕文山為
人以先世嘗與通籍且嘗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
于朝得列祀典即所居建祠俾子斗主之吳之有文
山祠實自公癸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為
人精悍英發激叩負氣義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
其志初奉使至鳳陽解台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
官尤諄諄公執故吏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不筮
為中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橫
尤甚懷後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莫

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
移文非我出輒承行行必劾弗貸趣令市劉劉為之斂
戢其為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
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旱公謂壤有
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列又欲括縣金錢以足上
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曰癸內帑以救饑饉孰若今日
存府庫以備後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命但已既在
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為扶搖細碎所言皆明
白直致不為回曲其論吏部尚書尤人所難然非其人
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有所為及今上收用先成
又經中外論薦當路者且次第致進公而公不待死矣

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溫列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即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而賦性高明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為其論著必法在氏詩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劇教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為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侏俾間下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厲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邪公自少貧若然視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弟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又有無一不問至於子女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好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畧亦不求甚設而情意懽洽藹然可

親錢寧寥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皆無所受造謁皆不報有友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為書紙皆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歲俸蹇不突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公娶談氏累封恭人生子男一人斗娶沈氏女二人長歸國子生毛錫明其一早夭側出子男二人科娶張氏犀聘陳氏女六人歸錢班張哲周某哲國子生其三未行孫男三人女四人公少先溫列十九年事溫列如父終弟未嘗與^尤列處李弟縣學生彬備極友愛撫諸姪禮嚴而情篤於徵明加親徵明少則受業於公親其有成及以薦入官數書示其所志思一見徵明不及及是歸而公不可作矣嗚呼

痛哉今將以某年月日葬集原惟公抱負閎偉志烈剛
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一方百里
之間太僕之任人在參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於
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校以備采擇
云謹狀姪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徵明狀

申田集卷第二十六

甫田集卷第二十七

傳五首

戴先生傳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符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與夫禪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搜彌剴別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澹奮迅陵轢而議論高遠勢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亂散之言先生

既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
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
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
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
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 內廷復褒然出數
百人上然例止得舉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
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
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
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矣 初
先生為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舉自
負先生是其文有所指擿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
生不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解後有言不相下
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
其少時即上書有司請遂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
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
見輒欵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嘆知先生非經生
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
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
又勸公不棄通言不恃己見勿以嘗控腰奪素志其言
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參議者
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
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氏至今以為便

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若干卷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啓蒙□卷奇字音釋□卷禮記辨疑□卷氣候集解□卷濯纓文集若干卷和會稽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恩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孫男女十人文子曰近時以科目取士凡科舉傑特之士昏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華尚右小傳

華尚右名理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任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右生尚右生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貨不仕至濟時甫以賢為郎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丞戶部主事尚右其次子也少績學與弟珏俱隸學官為弟子負俱刻厲自奮既而珏舉進士去為誓勲郎中而尚古七試輒作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太官署署丞太官掌內庭法膳共具浩穰而事闕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辨其徒率饕餮驕揚往往憑恃為姦利稍不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尚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持入平實沈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鄉僚方重得尚右而尚右

歸矣其後有司復授 恩例起之卒辭不就蓋尚右仕
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既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
客燕游南畝錢塘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
踐歷遐矚高寄黜然興思有右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
几冠履盤盂凡榻悉擬制右人亦好右法書名畫鼎彝
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益勸亦能推剗真實美惡故
所畜皆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右尚右時
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
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右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
右其次焉尚右家居孝友而接物開朗未嘗督過人而
恒負人之懼右稱長者尚右有馬尚右今年七十有幾
國不果上 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
如國猷如食貨如擬臯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
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
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服又奚能有為哉及今 聖
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
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
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
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與之然
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
也

周康僖公傳

周公名偷字伯明蘇之崑山人也舉進士知保定之新安
安新安鄙小邑而科謫為煩更前政隳弛昏徒並緣為
姦公總核鈎校賦役維均民視常出率損十五又其民
素若馬牧故事受牧視地地有更易而賦馬不殊公為
審畫調停俾彼此相資而兩利之當牧之外復有寄牧
歲歛民疏馬無所付為疏於朝竟已之在邑數更早潦
為修古常平之政民饑穀翔則損值分糶歲登有贏則
平值投糶自是廩庾常充而饑歲有所恃矣邑有長清
諸隄已壞為小民病賑饑令民實土受粟粟多寡視土
賑甫畢而隄成矣因行視陂渠湮廢者浚而通之乃道
民灌溉教之樹藝邑故有粟無稻至是稻連阡陌民知

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
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豕宰掌邦治正留官其
職也何官禁婦寺之屬獸人鼓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外
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
斂財賦紀綱管鑰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
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又其
若夷隸掌鳥言格隸掌獸言庶民以嘉草攻毒蠱摶簇
氏掌覆天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
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
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
門各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

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為文淵宏博瞻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為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為職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弘治末火節宸邊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

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西出土爭傳錄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十翼其後高麗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封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封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焉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

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
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
指為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洲乎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淫詩何季子皆曰
美哉於鄭雖識其細而亦未當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
禮最為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
相從廢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
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之類是矣然
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
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
□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敘孔叢子之流

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
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
日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讐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
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革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
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
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右司
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
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被以為罪亦以公言得釋
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頻死不
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
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太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

得貸死成過他如免連成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
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季協議而公從史贊次爲
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
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陽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
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
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
請 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 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
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
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
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間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
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計聞 上爲輟

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法濟而大臣
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
關大臣百寮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
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方在吏部
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
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疏言 上踐
阼之始不宜狎昵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
之疏八 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
因言八人事上又不忍遽逐之意時 聖怒叵測衆相
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爲八人八人者實盡
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 上知衆意不

回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
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
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
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彼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
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
已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
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 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
尋加女傳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
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
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旣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詞伺旣

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
簡為冢宰不可曰 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
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文
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為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為盛事
九年陞侍講弘治初充 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
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及復
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
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
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 上為
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 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
德尋進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 武宗出閣進兼

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
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
取寵廣敗職賄狼籍大臣多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蹟壽
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籍用事勢傾中外公
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為過公曰昔萬
循吉攀附昭德吾竊耻之乃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
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亂散一時士論翕然白之
考考末年勵精為治遂用為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
以憂去而

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為吏

部侍郎修

考廟實錄充副總裁時

上冲年頗事逸

遊中宮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蔭

申田集卷第二十八

前翰林院侍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傳二首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
百八者自作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厲衍大號
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
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負後
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
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
綏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

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朝新逝文莊以公
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獲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
子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
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旨祭成化戊子將
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
以挽子也既歸攝邵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
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
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
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
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及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
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故故公以是為言言激

遂以肆志為高以隱約自勝斯其所謂潛也已或謂昔
之隱者必林棲野處滅迹城市而春潛既仕有官且嘗
宣力於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於人人而以為潛得微
有整平雖然此其蹟也苟以其跡則淵明固常為建始
參軍為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廢為處士其志有在
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於綱目書曰晉處
士陶潛與其志也余於春潛亦云

接一視資繼下上吏不得緣為奸至於屠酌推會一切
科適凡以瘠民裕上者悉蠲放之拊循道利民用安集
上官才之調知江西之樂安樂安視淄為劇俗陋而敵
人死溺於機祥或更數歲不葬學校生徒或不冠而婚
女婦夫死不俟成喪輒嫁春潛醜其事悉列上監司首
為緒正里胥執彼於公率欺鄉鄙而侵牟其利不令受
事春潛測其隱而消息之崇良抑姦務為均適而展采
錯事不以勢移不為利殉而將以勤誠逾年而民信以
悅風以至厚邑方有賴而春潛顧已倦遊竟投劾去居
官尤事持廉常祿之外一無所取亦不以一物遺人在
淄恃屬當歲覲故事入覲多行包苴以要譽當路春潛



徒手不持一錢又老知其如此率邑中得數十緡為贖
春潛為詩邵之及是歸家徒四壁先所業田已屬他人
獨小圃僅存有水竹之勝故喜樹藝識物土之宜花竹
果蔬各適其性淺深有法播植以時而時其灌溉久皆
成林花時爛然顧視喜溢循畦履晦日數十匝不厭客
至燒笛為具觴詠其間意欣然樂也於是二十年餘矣
自非疾病風雨及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此而於世俗鼎
應仕路升沉與凡是非微逐一切紛葉之事悉置不問
居常夷易不為岸谷亦不肯脂韋取容而受性堅決能
激印仕事既多更練益用閑習益嘗有志用世也屬時
方重進士而庸視他途自顧晚暮不欲與時流相取下

實相曹耦

二公浸涉華要功烈宏偉遂顯名天下

而先生再

躡率老於有司而世乃無有知之者然

考其平生

學行義同三公者流使其得志以行其

所學其切

少哉

顧春潛先生傳

顧春潛者吳郡城臨頓里人也所居有由數弓每春時
東作則有事其間因築室以居署曰春菴自稱春菴居
士他日仕歸邂逅於潛人間於潛所為得名曰昔人謂
於此可以潛隱也乃忻然笑曰吾亦從此逝矣遂改稱
春潛春潛名蘭字榮甫嘗舉於鄉再仕為令長有官稱
矣而人遺之不以稱稱春潛云春潛考偉特達讀書不

守章句而開絕人女以儻茂選充邑學生諸邑學生以
經義相高咸衆人視春潛春潛不恤也獨與同舍生文
徵明友善徵明雖同為邑學生而雅事博綜不專治經
義喜為古文辭習繪事衆咸非笑之謂非所宜為而春
潛不為異日相追逐唱鬪為樂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
去遊大學大學衣冠文物之會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
若錢塘邵銳若吳興蔣瑤若金陵陳沂同郡若方鵬方
鳳若尤樾諸人其尤狎昵者後諸人皆舉進士去為大
官春潛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凡七上禮部不中以
太學生釋褐授山東淄川知縣淄川鄙小邑而賦調為
煩更前政墮弛豪植縱橫往往席執規免春潛綜核鈎

鹽運使抑遏疆禦務以通高惠民而持廉守法不以冗
散易節御史賀泰以篤實疏通論薦而當路嘆之竟以
疾罷歸歸二十有七年年八十有六嘉靖戊戌五月八
日以疾卒子四人璵縣學生早卒瑤承事郎珊理俱縣
學生孫十人先生端諒苦淑水質而理事關義利外然
不可易守東平時數以事與上官爭執反復數四迄不
為少諒在黎平亦以不時堂參為監司所怒其官不振
殆亦以此然先生未嘗立異以微名持不肯苟有所徇
且逶迤張弛一惟名義所在而律身尤嚴往來任途非
傳置不棄官每不給過所家居不役輿皂平生俸誥之
外不妄受一錢歷官二十年先世田廬無所增益既謝

事家居非有故不輒至城府邑太府若行部使臣或就
問政讌語終日不一及其私植志高剛不屑鄙事而強
學績文乃不以時廢女則貫綜羣籍髦而彌勤爲文暢
達理勝尤喜爲詩生平履歷與所感觸所見聞悉於詩
發之有文集若干卷他論著若貴陽讌談釣臺遺意備
遺補贊諸書又若干卷先生本江陰流璜里人文禮賢
無錫鄧氏生先生遂占數居錫先生既老不忘流璜瀕
死自爲文刻石以表先墓先生昆弟五人白首同名有
無通假死喪患難惠恤惟勤於倫誼至篤也 文某曰
余家吳門與錫接壤女則聞有張先生企齋者官學有
稱同時若故邵文莊公今女保大司馬秦公媿聲儷蹟

展未錯事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綜核緒正惟慎而勤
至於鎮館徭徠悉從簡約時大璫李興奉 詔治水張
秋 詔旨嚴切所至苛辱長吏吏奔走承迎賄謝狼籍
先生徒午謁之人爲備懼而先生進止詳雅古對明暢
興顧瞻咨嗟以儒吏稱之無所忤素喜問學能以餘力
飾教事修學宮端士習勸相引翼導以化本民用緜集
而儒業以興州以大治超拜貴州黎平府知府黎平古
之荒服雖名到郡而夷獠雜居烏言卉服侏離獠悍旣
不可以訓而王法亦有所不加前政往往禽獸畜之先
生嘆曰忠信可行於蠻貊此獨非人乎乃拚去牙角而
推誠拍循民夷尋皆擾服屬夷有詈訟更數政不平或

緇兵仇殺先生諭以禍福開示大義而以誠導之兩造
悅服悉役伏解去郡本五開衛治後雖置郡而兵官疆
禦不緝其下郡民賦役于公每苦悍卒圍奪民望見郡
城輒懼而逃卒得以柔其敵代之轉輸悉為乾沒先生
稟承上官嚴為申飭有犯輒械而懲之舊有撫苗兵官
歲出行部饗設狼戾諸洞獠苦之先生亦請罷置由是
民夷安集輸將以時賦發章程不戒而爭而郡以有立
一時撫巡若巡視大臣文章論薦而先生方以病乞歸
奏未及上而病加篤諸於監司暨歸就醫時逆瑾盜權
以竒法羅織羣僚□先生在告愆期逮赴京獄邀賄不
得罷為編民瑾誅起為山西大原府知府未至轉福建

企齋先生傳

企齋先生姓張氏名愷字元之常之無錫人也成化末
舉進士奉使江浙閩廣既竣事援例歸省其父父亡解
官持服服闋還 朝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分司山海
關關臨絕塞當遼海之衝東夷入貢及關隴商販咸取
道關下夷獠倏驚往往解纓弗率先生與為要東禁不
得自恣商人或執偽徼通檄外為姦利悉按發之仍牒
所司置籍勾誓自是無敢闌出入者而假夷亦擾馴無
敢越佚先是分司更責成推諸商人先生謂譏而不征
古之訓也既察非常又推其貨幾於為暴矣且仕有常
祿而奉使則有過所自應取給有司何以暴為因檄所

在量為供饋而悉罷諸科擾以為常三年代還改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會中官楊鵬有嫌於法吏撻拾諸曹細故悉奏逮詔獄或謂先生坐曹未閱月事出其前宜有以自白先生嘆曰某誠無罪顧諸君豈皆其罪耶射時規免人謂我何竟從坐補外通判順德府分領監牧先時種額冗濫蕃息不能以時而有司視額取贏大為民病先生力言於上官隨宜更革務為節適而科敷徵發弗擾而集上官才之多屬以廢政平跡獄以若河防莫不職辨舉最陞出東東平州知州當南北孔道使車結轍守長將迎日有不暇先生曰吾為天子守一州存七休戚萬姓攸賴可以末節而廢吾職耶於是

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曰為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為權璫引用攀附取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哀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為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疆執不欲附離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未殺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寡與既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為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於是諸郡彥共請公為會偶其人破酒誅語公即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為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

九終於家 論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
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
振也慾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
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
即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爲而剛方嫉惡必不能
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其平生而次之於是
未剛則折矣夫以蕭大傳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
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省以致之然則
胡公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公無子有贅壻
曰陸應賓應賓生子榮舉進士爲給事中頗能言其事
然而逸亡多矣列其大略以傳

羣僚狎比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爲守下守
嫌之公不爲意我而守爲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在用
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
知莫與計事大璫自滇還道出湖湘所至咎擊官吏責
索賂遺公故不爲禮徐召邏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橐裝
者璫懼急引去他日有 詔括金諸郡檄牒荀午公持
不即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閤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
且儉矧金非所產又可賦外有徵乎即罪罪生者不以
累諸君也已而 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
德事甚愧在當德數年以世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
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即欲奏籍於

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宄其出不常萬一
籍字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民且獲重困我
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卽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
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況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
朝廷卒能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一時善政咸自公出
故民尤深德公爭欲得公爲守而公倦遊矣會滿考赴
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端懿公主銓彭惠安公爲吏部侍
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爲論奏增
秩以朝列大夫山西叅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勸惠安
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常以邑子爲丞者屈公
公按點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

先未有子以摯勲之子鉦爲子晚得一子名鑄余家吳
門與錫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
要不如尚右生之篤意古人也尚右所藏古名人文集
若右人理言遺事右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
喜散財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
人有識者所能可以不書書其大者以傳

胡叅議傳

叅議胡公琮字文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爲
江陵知縣縣隸荊州荆既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
民慄悍易動更數政不治公疏舉傳謀隨事經理稍用
法剪其豪植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橫甚其下兵校推

埋園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
思構公時時饋食襲以金錢廢幾公一顧得以劫持公
既端介不可溷則相戒歛最終公去噤不敢爲暴湖襄
盜發朝廷籍土兵討之夷獠誹謗素無紀律推刃劫奪
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事飭其渠率俾爲要東而身
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受犒去無有誹者居三年徵
入爲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
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
乃不事搏擊一意拊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
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氏所惡欲而罷行之民
用悅服俗以不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負持頗不與

稻食而地無不闢矣於是興修學舍集生徒肄業其中
親爲講受文教聿興邑以大治部使者上其治狀徵入
爲監察御史時 孝皇賓天內朝日設齋醮僧徒雜集
上下糾紛公上言 新政之初不宜崇尚異教官掖禁
地不宜異類闖入又以北虜充斥邊關多警奏免各處
守臣進香因條陳備邊六事大要言多事之餘帑藏空
虛不可不究邊儲方急不可不足居庸紫荆等關白羊
潮河諸徹密通京邑不可不爲之備至於人材用舍漕
運虛實皆當今所急不可不謹太監李興提督山陵言
者論其侵刻誹謗有 旨下公勘問公盡法探竟得其
侵漁僨事諸不法按劾抵罪時 武宗初政喜公不畏

權勢持 賜寶釵羊酒以旌其直尋被 旨閱實邊關
聞父病瘍乃移疾歸者抵家而父亡遂解官持服時逆
瑾用事京朝官在告不得逾年逾者罷敘公業已與告
不得言守制竟坐逾期致仕五年瑾誅再起為監察御
史會 朝廷更化上新政五事首言大學士謝遷尚書
劉大員及一時放廢諸臣皆國家舊人去不以罪所宜
錄用南京江防國家險塞守非其人事多廢弛所宜結
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荐經盜毀民庶瘡痍所宜賑恤
田野荒棄所宜經理所在刑獄賦繹狼籍所宜程省江
南郡縣賦稅多為主守乾浸宜令番休督之所言皆深
切事情多見施行明年出按山西屬北虜入寇越十八

隘口徑渡滹沱河公劾奏總兵官都督神周備禦無素
疏掩不時都指揮周鳳職軍負重不堪任事淺謀寡識
不能右為是致狂虜橫潰多所失亡乞別遣有名重臣
假之事權庶以備控扼時各鎮兵官多擁兵自保不相
救援虜至不能獨禦故多失事公言宜大延綏鴈門等
處雖各有分地而勢實聯絡今諸兵官各擁重兵杜門
觀望坐失事機乞調遣各處遊奇官軍各駐近邊互相
犄角庶緩急有賴不至塗敗從之在山西逾年扶微興
壞隨事貫理擿伏發蔽不容遺恙以其地歲有虜患左
致意邊防興修代州城及各關堞口月城修復者城南
關繁寧武關土堡疏捕剽賊賊玉等四十九人而撫散

其衆境用教寧雅重名教所至興學校表章先賢薦揚
孝節凡禮文之事所得爲者舉行無遺嘗行縣至高平
夢兩山對峙麓有藁祠詢之曰帝王廟也明按澤州道
謁成湯祠頽毀荒落宛然夢中所見因命有司興修復
其侵地又於平陽修復堯祠祠左右祀玉皇霸王淫瀆
不經因令撤去易以辨岳二祀留意人才所薦達若布
政使孟鳳知府劉文莊用判韓邦奇諸人後皆有聞於
時是歲境內黃河清公因具奏言本境水旱頻仍黎民
阻饑去冬雨雪雖時未見收穫寇盜未平禾盡緜輯北
虜雖退未忘南牧今茲黃河澄清乃地道泰寧之象殆
兩宮康寧中宮和順所致宮壺崇嚴臣下莫測 陛下

以事驗之果休徵協應自宜遣祀更乞鑒天心眷顧之
隆體地道効靈之實益加修者以答神貺且言春秋不
書祥瑞書有年者紀異也不以爲祥也非不書祥恐因
祥自懈耳此孔子教萬世之道也射 武願在御久頗
怠於政故因以諷之九年還 朝奉 旨振閱京營官
兵破鈎宿蠱得其循習之敝條上八事皆營伍要務所
宜建止者詔所兵議行之 武廟夕不視朝事多怠弛
公上言今四夷朝貢歲無虛月辭謝之目不得一望
清光侍直官軍與朝恭官員進止泰錯或至塘笑失容
品官服色各有限列今任意被服無復等威乞加約束
整正以肅朝儀又言 本朝慎重刑獄每五年則命廷

臣審錄中外殺 此緣 朝廷多事海內四方疫癘久
格不行經逆瑾亂政之後屯多寬濫頻歲災沴或由於
此乞修故事差官審錄以召和氣天監劉允奉 旨齎
送供住烏思藏公言番教虛無寂滅本無俾禱世所為
崇重之者為能祛禍作福有益國家耳今冬暖河流天
時失候令番僧在京師者獲之果能調寔二氣以正節
令乎回方類弊帑藏空虛能神輸鬼運以足國乎虜款
不度警報日至能說法咒咀以靖邊疆乎且烏思藏去
京師數萬里往復動經數年行李往來不無供頓之擾
使臣遠涉必將假道西夷一或失調必啓邊釁無益國
事有損於民乞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靖中國疏奏不

省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為大理寺右少
卿進左少卿嘉靖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院
事母老乞致仕不允特命馳傳送母還鄉未行母卒遂
以喪還四年服闋即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提督江防兼理院事五年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兼職
如故在南京二年親歷安慶九江諸處周視江洋要害
地理險塞及控扼事宜條列上之六年世廟成奉表入
賀適遇災異自陳求罷不允是歲正月會同南京吏部
考察官僚再疏求罷不允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召為
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事七年進左侍郎提督武學
是冬陞南京刑部尚書八年召為刑部尚書逾日再改

南京時大學士桂萼以言去國而所比私人有 旨下
獄窮竟大學士張孚敬請緩其獄公以法對頗忤張意
張桂方得 君用事遂矯制出公云 公折律詳明練於
時政前後官法比多所規畫屢輸大獄平反為多時法
久敬滋吏得舞文為姦利公因推明律例條七事上之
皆誕章石畫切於事情 詔下法司議行著為令十年
災變自陳不職乞罷再疏皆不允十一年年七十因奏
滿陞見引年辭免不允十二年再疏於是四疏矣始得
旨致仕二十一年年八十年是歲七月一日也計 聞
贈太子少保謚康僖再賜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公端靖
修謹不立厓異而臨事舒緩出言平實平生未嘗以色

待人又能與人為善人所為苟當其意輒為之傾盡居
官持大體不事苛刻然敬慎不苟有所施置必當於理
外寬和而中實介辨初為逆瑾所害或詰賄免不可及
被復家居瑾復鈞獄舊事罰米三百石貧不知所出將
毀產以給同年友有為御史者推鹽兩淮力可以濟或
又勸之公曰事有義命蛟方以求濟如義何吾終不以
顯顯困乏喪吾終守也其正而有執如此為文典雅明
潔必傳於理詩尤新麗所著有貞翁淨稿二十卷奏議
二十卷西臺紀聞二卷醫畧四卷子三人鳳鳴正德九
年進士今為大理丞鳳起鳳來俱國子生 文子田故
大司寇革田林公後嘗為某言人貴有守然須捆捆醜

藉求之當時其周伯明乎余識周公於舉子時今五十年矣和厚質本未嘗見其忤物林公一代偉人平生刻廉操切訐直自將尤慎許可乃有取於周公必有所以深當其意者觀其在逆瑾之時而不容於瑾處張桂之間而有所附離是豈脂韋委瑣一於和厚者哉崔元始有言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周公其貞一之士哉

甫田集卷第二十八

南田集卷第二十九

前翰林院待詔許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誌銘九首

沈維時墓志銘

沈君維時諱雲鴻其字維時世家長洲相城里曾大父
孟淵大父恒吉父曰石田先生啓南石田先生既老四
方之人就之者曰益衆先生日從事筆硯寄笑談一不
問其家然家用治集賓客無廢懽而先生亦怡然自樂
以有君為之子也君侍先生唯諾進止慙而有容間從
計支舉細周大慮遠於始造以無所苟而論澁品藻輒
中肯綮其所為益於先生豈獨能順適其意而已而不

得終事先生以死是豈獨君之不幸哉君病且死猶渥
食飲力起居以慰其親而迄於絕其情有足悲者嗚呼
君御物燕整處族屬能規以正而不失歡掩家三十年
業日加拓而人不怨其積蓋其賑荒赴急寔一腳所倚
成也故死之日親者哭之疏者惜之而遠近奔弔殆千
人焉嗚呼君已矣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哉君醇質醞
藉詞旨雋水與人款々有情致性喜劇蝕而不為亂中
歲益折節事同學既操其家去治於別業嘗省鮮暇曾
不離因史其學長於考訂或舉一事必深竟顛末斷々
不厭為詩工用事而不苟於命意特好古遺器物書畫
遇名品摩拊諦翫喜見顏色往々頗索購之蓄畚所入

足以裕慾而惟用以資是縹囊紺帙爛然充室而襲藏
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其人嘗曰米南宮願
作螽書魚遊金蹄玉躩而不為害余之癖殆是類邪至
尋核歲月甄品精駁又歷々咸有據依江以南論鑒賞
家蓋莫不惟之也又喜積書讐勤劇曰後人視非貨
財必未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念奕世充盛而
嗣承之艱因命其居曰保堂而教其子若弟懶烟固至
意因有以振之也而豈意其不能族邪嗚呼悲夫君生
景泰庚午八月一日年五十有三以弘治壬戌八月十
七日卒明年癸亥十一月甲申葬益字泖新堂娶徐無
所育側出子履聘蔣女字錢鉅君長余二十年而修世

溝壑厚棺知為深故其葬也余不得不銘而石田先生
實又命之君嘗一試吏為崑山陰陽訓術今書維時而
不以官尔非其志也銘曰 學則奇執曰仕之宗卑匪
壽不顧而志養之違吁嗟乎維時

亡友閻起山墓志銘

閻君起山之卒也為書屬其友文某為墓銘病甚不能
執筆則口授其父亦不能詳他日其父以其意為書并
書其支行為狀屬某曰此亡兒之志也嗚呼余忍負吾
亡友於地下邪余始識君於尤君宗陽之門在君為言
其敏慧勗學于時年甚少余猶意其經生也即而叩之
其言甚高其志甚銳而其為學已卓乎可畏矣既而君

館授劉氏所居去余近率日一至吾廬至即出所業評
訂或考論古人或商近事踰年不厭益勤比改館去猶
數日或月一見每見而其學輒益進蓋浩乎未見其止
也喜積書見書必力購求家惟一僮日走從友人家借
所未讀書平披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為書
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疏其書不忍棄
竟以積勞得羸疾家用重用余以其貧且病數泯止之
雖時領余言然終不能改也君學甚濶而喜讀左氏司
馬遷班固書至於論議之際雖古人猶有所擇而幸於
場屋不得伸故其見於論者甚鮮其意蓋有待也而
以盛年歿死惜哉君性高朗與人無所俯仰見賢者輒

慕不怠而恆庸衆人視人故知者莫不愛之而終不能
勝天嫉之者之多也然其卒也知與不知又莫不嗟惜
之豈以其畜而未施而貧困殀折非其所宜得邪嗚呼
惜哉君惟一弟先數月死而父老且病貧不能自存毒
娠而未育君蓋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天邪人邪何其酷
邪余辱君相知覩其所遭不能不戚然而莫克振之愧
君多矣又忍不銘君以慰之地下哉圖之先臨江人國
初以事從隸蘇州衛遂為蘇人祖宗實父銜娶馬氏生
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字秀卿卒年二十有四正
德丁卯正月乙亥也閏雨月為三月辛酉葬吳縣張古
村先塋銘曰 不售奚畜匪年奚穀嗟誰為之命伊酷

祁府君墓志銘

府君祁氏長洲人諱春字元吉先夫人母兄也先君平
生特賢愛之居常非府君莫與計事蓋與同臺樂通有
無者四十年府君長數歲嘗約先君我死子必銘我及
先君亡乃以屬某曰汝其終而父之志他日治壽藏則
又命曰吾老矣尚庶幾及吾見之蓋久而未能亦恃府
君康裕有可談也詎意遂銘其死邪嗚呼先夫人之已
先君官永嘉余兄弟才數歲家既亦貧又無遠近親戚
府君居數里外率日一至吾家委衣續食哺鞠周至終
三年不衰于時微府君余兄弟且死故余視府君猶母
也府君慈戀雖切而不忘訓飭自先君之亡所嚴事者

獨有府君蓋又有父道焉而今已矣嗚呼尚思言哉余
兒時往聚母家及見外大父怡間翁高朗喜容夕至觴
詠終日翁家非充羨而修供精鑿往夕不命而其蓋有
府君為之子也既而翁得末疾而大母徐亦瞽廢府君
調視如慎至厠踰之微皆身親之而二親並享高壽以
卒翁嘗曰吾有孝子故得不前死謂府君也府君蚤歲
嘗從其外舅施宗道官嶺南既壯去游閩越涉淮泗修
貿遷之業自二親老遂不復出晚歲益事簡密非予問
不輒出夕必以良日其行跡可數而待也性既愿慤又
被服古雅人莫不望而禮之雖居塵井不肯苟有所出
坐是家日益落然未嘗以貪干人尤不樂與人競

八十未嘗一至訟庭嘗有僕事府君僅一日告去府君
即召其嘗所與游者飲之酒而遣之去數年忽有款門
投書緝南嶽某尊師致聲蓋向所遣僕去為道士矣府
君謝不見有所遺亦不納語人曰久不相聞安知其非
道士也萬一事出意外何以拒之其周密慎重如此府
君雖未嘗同學然於先儒格言終身誦之故其所復有
儒生法士所不必能者嗚呼老成凋謝安得復有如斯
人者乎余所為致慨於是者豈獨潯陽之思而已邪府
君卒於正德戊辰五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己巳
九月十又三日葬陳公卿先塋配施氏繼朱氏又繼羅
氏子男二人仁娶卞氏繼朱氏義娶吳氏女二人婿周

鏞王泰孫男一人山女二人銘曰 守之居之行之于
夕罔歲其逾乃全之軀令言弗失有允斯蹈迺慎旃斯
孰則匪孝維孝有則維孝子之力既鑿之粒亦鮮之擊
豈乏鮮與粒繫貧而克孰不儒言亦哀其久豈祁府君
學則不有而中靡違嗚呼噫嘻昔稱孝廉爰有力田世
也非古野有遺賢嗟斯人兮何愆

朱性甫先生墓志銘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克民孰兩人皆不
業仕進又不隨俗為屢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
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
纒之弗能休素皆高貨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

治間其名奕々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
人甚似也麗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克民死明年
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々無所於考而求其
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為傳不果及是葬
而其子以狀來連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
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
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
從杜瓊先生游于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
鼎仕而顯者各徐武功有負祝叅政灝劉泰政昌劉僉
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
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

交揚後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夫人行也性甫
不余少而以為人視諸公為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
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
從性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
動盈篋篋羣經諸史下逮裨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
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
意得意處追躅右人所著野航集君謙是敘之尤精楷
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
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
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

死耶性甫性間慢待人無鈎距晚歲嗜酒婆婆益事間
曠或時策醉忤人人亦不以為異尤為郡邑大夫所礼
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
歲時酒飲必致為上賓時人榮焉性甫死時為正德癸
酉七月廿又五日享年七十是歲十一月甲子葬陳公
御愛字圻先塋娶監察御史張惟善女生子四人男延
舉湯氏建娶尹氏女適金燿范汝再孫七人男曾庚乾
女適彭暉王普張源倪宥曾孫女二人銘曰 維未有
聞自樂圃君德言孔碩為時令人五百斯年耳孫其秩
有賢一人性甫維克其克伊何維文之揚維行之祥德
懿其章有嗟性甫少也則勤枕經籍書窮終其身挾摘

雕鏤既揚亦摧豈無利達弗易其樂其髮蒼々其視范
々歸視其家其書滿林樽酒婆々百年維適彼榮亦崇
孰得孰失陳公之卿有玄者堂旣藏旣安後永有光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志銘

府君卒之三十有七年厥配碩人卒且葬於是其子悅
泣告余曰先府君之亡悅生甫五年府君懿行無所知
今日益遠莫可追述惟是碩人之葬不可無銘子其因
之嗚呼碩人余從母也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
弟揮弱無所歸依外大母徐以居而徐老不事々碩人
寔撫鞠之時碩人新寡家又赤貧無所得衣食檢故篋
得敝衣浣濯補綴隨煖寒以給昉沫備至故余兄弟雖

孤貧不知有饑寒之苦蓋於余有母道焉嗚呼先夫人
之亡於茲三十年餘矣歲時升堂見碩人猶見先大人
也矧有恩焉而今已矣其何以烏情耶而於其葬也忍
不有銘以昭之耶碩人祁氏諱守清余外大父祁公之
中女年若干歸府君為再繼室府君卒時尚少日撫悅
以泣悅稍長教以治生俾從姊子習乾沒而戒飭之甚
至悅或時持錢貨歸必問其所從得苟不出其身則不
色喜蓋未數年而悅以有成家日充招而碩人目擊其
盛人咸稱之謂庶幾府君之不亡也府君諱理字廷美
蘇之吳縣人曾祖仁祖信父禎母鄭氏府君初娶秦繼
王生一女適陳士榮碩人生子即悅娶郭氏女適徐暄

孫男三庠序府女三府君之卒為成化十四年某月某
日年若干碩人之卒為正德三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
一葬以九年十一月三日墓在吳縣至德御銘曰 有
相弗終而慎節以終弗失其躬弗失其躬爰成其子家
厥用數以緝福履碩人之祉至德之御有崇者岡粵四
十年往從夫藏以永有光

趙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素延余曾大父存心府君長女先大父涑
水府君女弟先君温州之姑也歸趙氏為故修職佐郎
良王之配良玉諱瓊嘗游学官後從事鎮江衛蒲考銓
詮吏部垂仕而卒時弘治四年辛亥也後二十有二年

碩人年七十有六乃卒是為正德八年癸酉正月二十
五日又明年乙亥正月三日葬吳縣天平山從修職君
之兆初修職君學於先大父故碩人歸焉歸時趙氏方
盛羣從兄弟並聯婚富室繡穀姝麗奕々炫人而碩人
以儒素處其間不校不艷卒用若淑為諸姒所親一姒
蚤寡適人將持其二女去碩人不可曰此趙氏子去將
何從乃身自收養哺被訓迪視均已女二女亦視猶母
焉碩人讀書知太義尤婦信佛果晚歲日失明日猶默
誦內典不輟俄得異人治之復初人以為善徵然自是
日益老而操事出言無少失外家女婦視為後矩歲時
告凶必迎致之請所宜行以為常先大父初食貧碩人

與同患若及是大父昆弟惟碩人在時少爲言吾家先
貧時事俾無忘前人嗚呼碩人已矣吾文氏老人至是
且盡有如碩人可復得耶碩人生子銓錦女適烏程訓
導吳鳴鳳吳縣學生周芝孫少男女十有二人銘曰
嗚呼天平之山修職所藏碩人往偕後永有光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志銘

公諱佑字時濟姓黃氏其先金陵人世居句容之黃寨
宋建炎南渡避兵崇明之黃魚塚遂家焉有黃八府君
者生五子其第四子曰四考府君公所自出也四考八
傳至文虎有子曰義洪武初登科爲平陽尹 高皇召
對稱旨面拜左軍都督府斷事官俄爲尚書郭桓構陷

死兄仁懲義死非罪戒後人勿得踐仕籍故其子公素
孫明善咸績學弗仕而明善尤博雅知名事具縣志公
明善次子生七歲始言及入小學明慧異常未幾遂通
經能文辭他日以里役給事縣庭縣官試諸生公從傍
代對縣官訝其雋捷浩知爲公召公批試所學立遣爲
學官弟子負其父猶執先訓不许強之乃就成化中貢
入太學釋褐授四川通汶縣知縣少小而貧民復剽悍
易動撫以恩信道以化本甫三年政平訟理歲亦比登
廩畜羸羨通民歌焉俄盜起倚邑官軍臨勦頓犒不貲
公念民疲不忍徵發毀家以給民不知擾而盜迄平既
平築城浚隍俾有以守凡所爲利通民者盡心焉竟以

不能曲事上官罷歸既歸以崇明有海患留居郡城家
貧受徒自給凡二十有六年八十有四乃卒寔正德
三年丁卯五月廿又七日也公手神朗潤辭旨雋發性
長厚未嘗忤人而反愛諸弟尤至或有侵奪一聽之弗
問勢利之事平生未嘗經懷臨終泊然而逝類有道者
公娶沈氏有賢行子栗娶龔女適施幽郁克彰孫奭娶
袁孫女適張璠曾孫韶諷曾孫女適郡學生陳廉醫
士陳約其一尚幼自公之喪子栗隨沒家後多難越八
年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日壬寅始克葬公長洲縣鳳
凰墩之原沈夫人祔於是公曾孫韶念公潛德弗傳乃
以其所聞於家人者告余為敘而銘之銘曰 鳳洲葱

葱堂封隆兮是惟通江之宮既回既完尚後人之途

陳以可墓志銘

以可諱鑰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長洲陳公諱璠之仲
子也公起家進士官中朝涉歷臺寺所交游皆當世偉
人以可以佳子弟周旋其間珠玉朗潤進止詳雅大為
諸公貴人所喜此長歸吳中更激昂任事啓招門戶廣
事生殖田園邸店縱橫郡中尋用推擇為陰陽正術既
被官使益治大第蓄童奴建麾策駟日從賓客少年出
入燕遊漿酒霍肉歌呼淋漓意氣爽兮倜然以貴介自
持下視庸流如無人兮苟拂其意雖貴富有氣力必求
下之不少讒譁然喜接賢士大夫琴書在前從容異語虛

徐謙約類儒生逸人俄解官築室姚城江之上曰此吾
先廬所在吾將老焉於是劬農振業疆理阡陌陂魚養
花以文酒自適不復與城市關聞晚得末疾乃稍夕就
醫城中疾亟輒昇以往曰吾生於斯固宜終於斯也竟
以正德十一年九月癸酉卒於姚城年五十有三以可
本吳之洞庭人國初徙姚城曾大父某大父集並贈通
後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妣 祖妣 並贈淑
人母嚴封淑人娶林生子淳今為郡學生側出子冲女
嫁國子生顧岵孫男四女一以可性資明豁不樂委瑣
少嘗學舉子以不能受程格謝去賦詩作字亦有思致
奪於事弗究所止獨能審畫世務有所規勸往夕出人

意表蓄插畜牧必盡地利而營算乾沒尤其所長然能
緩急赴人數致千金而絲毫散去翁張揮霍殆不可以
銜屨局束亦一時之雄俊矣予以可卒之明年二月辛
未葬吳縣塘灣伏龍山之新阡其友文某為銘之曰
氣則昌志弥疆既耀而光弗預厥良不規以隨而奮其
馳卒歛以緩卷而違益綱而輝孰其與之要厥歸

明故奉政大

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

張俊僧思躁跡士大夫以

恐驚海內鈞撫細瑣橫肆維織都水郎中吾蘇張公寔

首罹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罹浩告變捕繫

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來肩輿非剝落職戍遠

陽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家吏部奏為浙江奉政不報久之再奏為廣東奉議為嚴州府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公諱璋字嘉玉別號歷齋其先真揚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隸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父宗德南京國子監助教父靜源累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衛司員外郎母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為助教公所愛生四齡即坐膝上口授經書甫成童已貫總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更文定在太學遂從授業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丁未舉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省下虞衛公憂弘治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奉使江西督造寧靖王墳辛亥還理部事癸丑分司杭州權高入竹木甲寅還部尋陞虞衛司員外郎己未進都水司郎中領漕河事分司徐州庚申以疾賜告壬戌還朝復除都水郎中領漕河如故公居官嚴慎所至率聽抗權場舊多姦利往之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蒞徐益樹風聲墮革繕治必盡民利而軌法緒正不為勢撓中貴人道管內輒斂輯相戒避漲郎中干時漲郎中之名聞江淮間赫々若神明然々卒以此撥禍尤事持廉歷官二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壁晨夕饑饉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為贈襚始克

就徽潯人士共斂貲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廉吏哉
公事母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日俄失公所在
已而自外持藥物歸舉家驚異及貴自非有故不輒去
母傷赴戍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夜悲泣泊歸乃
康復愈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異之公纖瘦多疾
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圍絙荷百斤重校日夜
暴市中市人偷睨竊嘆莫敢近數日羸竭氣息僅屬更
兩日且死幸而不絕而配所又邊朔寒苦非人所居蓋
皆置之必死之地而得不死人以為生平苦節之報庶
幾後福未入茲惟顯大之基乎天其意者在此而同時
非人並滿濯登用乃公卒困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

任其咎耶公先夫人王氏生子希范今為郡學生後夫
人梅氏生子希宋孫男一孝承女二葬以卒之明年正
月乙酉墓在吳縣奇禾山二夫人祔銘曰 肅兮張公
抱堅翼德有卓其履既允亦式弗傾惟克式修之職淮
河湯兮使車皇兮再蒞其將亦孔有揚兮之維何譽與
滄俱我修我官有死弗逾孰其生之 天皇聖明日月
重華邁茲休貞穢恩汪兮滌瑕濯垢羣工彙征以莫不
宥嗟嗟張公一介不復豈天則仇伊命之酷命之不仁
有作斯漬兮于其身不殞厥問奇禾之山公歸有藏後
千萬禩其永有光

甫田集卷第三十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七首

李宗淵先生墓志銘

宜興有樸學質行之士曰李宗淵先生形神本稿而博
洽善文員其所有頗孳孳自好不能降意徇人少故不
之喜而當世大人顧多好之往少折節與交而君卒亦
不為之下也君少遊學官有聲一不合即棄去此遊京
師徐文靖當國稍欲牢籠之不可拂衣竟歸家居授徒
給養學者經其指授往少去取高科而君再試再出遂
屛不事舉業以右文自兄其後年益高貧益甚所知或

稍振種之旋起旋仆卒困以死雖其命數所值如此要其志氣鏗々有不可以利勢軒輊者嗚呼足重哉君諱瀛字宗淵其先晉陵人 國初有吉甫者贊宜興於氏生子文遠遂家宜興文遠藝而有文君之曾大父也大父某父某母邵氏生君六年而亡君能追思致孝又曲意事其後母孫々有子四人獨賢愛君雖所生不逮也及諸弟長有室遂遜所居與之別營一室奉二親以居既而弟復有廢業者復遜而去之所至雖寘寘溼隘必事汛潔因書行列花竹秀野客至焚香瀹茗燕笑以怡勢利紛滯之事一不入其心惟喜讀書揚擢究竟必求抵止非若他人涉獵而已為文簡嚴不苟於投贈詩尤

工往夕更數歲改竄不已其敏勵精進白首不衰也所交皆天下士故少司空沈公暉吳文肅公儼今少司徒二泉先生邵公室吾吳楊俊部君謙都太僕元敬處士沈周先生其尤厚者歲乙卯余試應天因无敬識君一言定交明年扁舟過余吳門示余所著書頗自俾其黜黜不遇余為著衍毀一篇自是歲必一至或再至雖相去數百里未嘗終數月不見也正德戊寅從其子采來留凡數日燒燈夜語意思悽然曰吾老恐不能數至尚庶幾兒輩無相忘耳蓋歸未幾而病々數月竟死嗚呼疇昔之言豈謂遂成永訣耶君生景泰六年乙亥六月四日卒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

所著健齋集似遊錄宜興新志多未脫稿娶蕭氏生子
四人長即東今為縣學生次柔築薛女適邵椿年葬以
卒之又明年辛巳二月某日墓在縣南之篠嶺於是采
以治命來乞銘之曰 荆流澌之困巖隆之維秀之鍾
匪伊孰逢有隱先生峯崑歷落形槁心存怡之廖廓翩
其白羽漾於長波即之不得矧彼高羅崇之孽之操之
不之弗脂以韋寧劍之折篠嶺之揚有崗蜿蜒生斯藏
斯是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遜翁世家蘇之崑山曾大
父子才大父公式 皇贈永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

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疆執事母篤孝年四十
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溢真孝先生母安人陳
氏公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
天卿試乙未舉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
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己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
事歷負外郎之中弘治庚戌陞四川敘州府知府癸亥
進河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 登
極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十又九日終於家
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閑朗書過日不忘嘗指外舅夏公
仲昭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
既穎異又敏學疆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

懈初官法比即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獄詞
翻閱探竟凡事始章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
解不煩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決敏利庭
無留獄折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
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
宣言歎公且懼以禍公鼎對門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
不少翫斲然不為深文內庫遺大事連中司坐死者數
人公具獄以此清南書言情罪既得寔以此為公曰法
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激閱其
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此言卒
改用比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

當遷輒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

詔次臣

舉角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長藩集奏上
而敘州之命已下叙去京師萬里俗擴喜許吏多並緣
為姦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列數事當之公且
判且閱徐摛所矯數事訊吏之即叩頭具伏公既精敏
善發摘而濟以嚴重有犯即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
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錄囚必有平及慶符盜正晝劫縣
少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鞠左驗惟二人真盜乃
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敘當
博餉而道路險遠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
上有 詔錫褚緹文幣旌之所属長寧筠珙夷僚雜居

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
控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闕習公執不遣曰
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送不可安緝撫臣不以為
然必欲致之已而推剽鹵掠旋不可制公乎書片楮諭
之即復緝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為夷獠信向如此土官
安鰲以馬湖叛有 詔掩捕而敘寔此壞藩臬重臣咸
會於敘公言鰲經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踴捷未
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
議未決而鰲棄城走將糾諸夷為亂衆相顧不知所為
公徐曰鰲在吾穀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
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一窮虜耳所寤諸酋長皆其深讐

彼自無以自容又何能為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
而元兇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嘯境上劫郡印
為亂衆益惟擾公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
言之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為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
一印於我無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
物自陷罪辟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
自首事至數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
賞不及公衆為不平公曰敘與虜接師或不競敘寔先
受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覲賞乎在郡九年
勸農振業興學教民之靖化洽歲亦比登乃乎歸更賦
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諭將漕調亦數十

萬廩廉既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
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
或假中官花覆厭抑低瀾莫能致誥公嘗省鈎
緒正在省一年展米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出矣會蜀
士有衣悅公者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
去公識慮精審舉動洋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酌度分劑
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
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
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
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為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
一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所喜不少假色詞所不喜
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枚聲譽而質行履方往
夕出名上故所在政事卓之而人鮮複稱之尤不欲有
所附離初登第觀政兵部少僚有與常路交比者雅喜
公故為引重欲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
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常路敗所引
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韓公卓識其後益勵不變淳沉
常調者垂三十年晚始邂逅一奮而竟以讒罷嗚呼此
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尤事檢持出入起居咸有常
度接人和而有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
過不面加消讓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少人
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不

之自持無少縱弛。闔庭雍睦，警毀不聞。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燕設精鑿，禮文祥雅，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記憶歷久。每對客，舉似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奕々，照人蓋以高年。今德為卿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為仲兄，靜菴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陸，伸，戊辰進士，死逆瑾時，追贈大理寺評事。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子二人，適

陸灤，朱希韓餘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許天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葬以卒之。又明年戊子十二月十又七日，墓在邑東積善，泖興仁里夏安人，祔銘曰：顯允吳公，既負既碩，有言廣兮，亦順其德，侃兮負孝為時，令臣弗大，厥施發于嗣人，憲之邦刑，翼兮盛業，豈日世踐光于有烈，維烈如何，肅兮在公，入守，卽曹出疇，民庸惟此，敘服潦夷，易陔有緜，弗援式柔，永懷，豈民則懷，亦貞厥履，穆兮收兮，納于仁軌，道隆罔嚇，功成不言。天子有詔，住奠中原，有攸王臣，既負亦蹇，時弗我違，身則既倦，菟裘既營，式遄其歸，公歸維何，卿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

卿國之則殄瘁斯人云亡漫千萬年豈有光人亦存
言維德則人我作銘詞尚昭厥後

俞母文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玉清先公温州府君弟徵明之姑也維
我先大父少卿府君生子四人先公最長次即碩人皆
出先大母陳夫人碩人甫四齡而陳夫人卒鞠於繼母
顧夫人已而顧夫人又卒於時大父方遊校官家既亦
貧荐惟多難幾不能自存碩人風遭惻凶長益更練既
笄歸俞氏為縣學生俞君濟伯之配俞故吳中名族業
儒而貧碩人拮据庠屋倍嘗壘苦而事嫗嫗以禮相夫
子順而有則俞君既數試不利家益困而二親日益老

碩人事之益謹二親死俞君方試金陵家徒四壁又無
強近親戚碩人盡撤環瑱囊衣以給祿事轉襁織悉情
文畢備不令俞君少有遺憾嗚呼可謂難矣碩人少受
學家庭通孝經語孟及小學諸書皆能成誦與人言必
舉古訓行必踐之雖倉卒糾紛不少渚亂教子女必以
道義不為妍媸婉戀之態雖貧衣被完潔器物雖敝不
泐棄與俞君處白首益恭或饒費不繼亦無愠見之色
先公及仲父中丞相繼起科第列官中外家日顯大顯
人未嘗少有所于以是先公特賢愛之先公歿仲父中
丞及今季父事之尤謹歲時來歸諸女婦若諸子姪迎
待恐後吉凶事必請而後行晚益慎重而意獨歡浹每

為言文氏先貧時事以示規誨某歸自京師拜碩人牀
下碩人撫慰甚至時中外至親彫落殆盡而碩人孺然
尚存庶幾時時見之猶見吾先公也詎意吳仲父未幾
又哭吾碩人嗚呼傷哉吾文氏自衡山徙蘇家世武弁
我先太父諱洪始以文顯仕終涑水教諭以先公及仲
父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先大母陳贈安人繼
顧及呂俱累贈恭人碩人生正統己巳十月十六日卒
嘉靖戊子十月二日享年八十子男三人長有慶先卒
次有孚次有恆女四人長適縣學生顧春早寡刺目自
誓有司以貞烈奏旌其門次適沈濂次吳岡次賀巽孫
男三人女三人有孚以卒之明年十一月 日葬碩人

梅灣祖營合俞君之兆俾某為銘義不得亂則敘而銘
之俞氏之先具余所著俞君墓志茲不復云銘曰 慧
而明亦順而微命之奇 若百罹 之弗違乃全而歸
嗚呼噫嘻梅灣蒼々有 若堂是為俞君之藏碩人往
偕後永有光

彭寅甫墓志銘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 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
人曰吾方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累 車
至縣少屬荆南連 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 利悉
意拊循稍以經術綠 之 化暮年而治成然軌
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抱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

不顧也會樓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讐之以及不屈披其橐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帑藏所有燒劫畧盡矣事聞有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藏緘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鑄一官降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獠雜居谿峒夷獠乘間時之竊發君至而鄰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徠而夷性險滴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躡捷阻險乘高出浸不常官軍裨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乎民被誣者掠立成獄付縣杖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其所為多不時奉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歛以徇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摺撫無所得乃以情弱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泚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為論著亦往往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引酒酣暢軌復理詠意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質融朗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若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久貫綜羣籍揚摧探竟得其雋腴發為文章馳騁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詞旨精詣若出矧鍊激切踴躍以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幾有以

達其志也。爾連宰二邑，皆值僻壤，方以厭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翫麟以死。凡其所負，車越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竟。亦莫有知之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賢甲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負白之操，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嗚呼！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次科，女一人，適國子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隆池。

山既而墓為水所啗，二十年辛丑某月日，改葬某山某原。距君之卒十又三年矣。銘曰：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於施甫，引而馳，端厥綏中，蹶以遠，吁嗟彭君，其餘之罹耶，抑有盍於時耶。

明故鴻臚寺少丞致仕錢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嗣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廿又八日葬。[] 鄉新阡，嘗自為志。至是，其子寄文寄道復請為銘。嗚呼！余與君生同邑，里少則同遊，學官晚仕同朝，相繼歸老於家，廷緣追逐四十年於此矣。君推喜文遊，所與皆當世偉人，而相從之文相知之深固，莫余若也。

余不銘君將屬之誰哉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長洲漕湖之上君會祖玠祖迪父腴世有隱德而腴尤崇儒有聞以君貴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陸氏贈安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官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益淬礪精進期取甲科既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贊義演擢必盡底裏又為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時方用羽流為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參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鸞被懷後屢遭淪劾不宜在上左右久集姦璫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上新即位中官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趨之會有事興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白金五十兩及追崇淺起君因論篋笈之數章間有所論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祠事既有知不敢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三年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遷而君惟有歸志遂上疏乞骸骨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

其歸既歸即治塚曠於所居之傍治木侍盡人以君年
甫艾服不應有此方共汙之而豈意其遽止於是耶君
篤於倫誼事二親孝喪之戚而有禮侍族屬尤有恩義
家居為善族會之必導以義方申以法守使咸順于道
或緩急有求必極力極之至於家人生植則未嘗出口
所居或不蔽風雨饒饗朝夕或時不繼皆泊然不以為
意賦性敦悃而有情致雖中存介辨而接物圓融未嘗
以詐逆人少有過必曲為覆護務不令人知而稱人之
善常若不及或有推薦往往不自知其身之窮而赴人
之急恒自忘其家之匱也君學博而識精辨折疊之能
起人意文詞藻麗所論著爾雅有法一時大學之士咸
讓能焉及官中朝與翰林應元忠卿謙之遊而太常博
士馬子陳惟濬又聯官相好諸君皆道學名流君與
朝夕上下其論議始從事於治心養性而一切支離文
字悉謝去光退林下益集諸生相與講明其說惘然自
以為有得每以文藝來志泯余而勗余以道余笑曰人
有能有不能各從其志可也一時或有異同之論而余與
君實相好無間嗚呼言猶在耳而君不可作矣尚忍言
哉尚忍言哉君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讀史例餘吳越
紀餘檀天解畧驗經標注有問錄杜律便覽芥遊記太
常都編總若干卷藏于家娶鄒氏封孺人子男二人寄
文寄道俱文學弟子負銘曰 有卓斯道匪人弗立匪

文弗宣繫言而克矯之錢君賦才孔良神明內腴式昭
用揚既藝以紛靡言不折乃終有融會言歸極翼之秩
宗豈不有試位卑言高維時之罪乃卷而懷遂厥有功
彼將不足我恒有餘何以餘斯身則有道弗窳厥施式
隆于教惟教有成道斯用明志斯用行迺困而寧矯之
錢君實德則踐胡身之修而年弗衍其所不亡遺書陸
離孰云匪至道乃在茲漕湖之陽有玄者宅我銘君藏
後有考德

杜允勝墓志銘

嘉靖辛卯杜君允勝以郡學生試應天病不克試歸葬
於家之貧不能喪故人門生相與殯而葬之陳君逆通

實經紀其事以余最故俾為之銘嗚呼允勝一至于此
耶允勝貌不甚揚而風度雅馴外若懶眊而精明內蘊
皂白井然微有瞶疾而四方之事無不采聽對客舉似
蟬聯纒屬無有卦漏聰明者不逮也至人有過亦不為
諱然亦樂道人善故人雖或疾之而終不能勝夫憐之
者之多也余與君比里而居又志業相契每有疑義必
從君問難數日不見必有異聞所為資益余者甚衆而
今已矣嗚呼有如君者可復得耶君少羸多疾故學最
晚而其志最篤家世以醫顯君雖習醫而雅不欲以藝
名遂從經師受易鑽研淬礪窮日夜不休有聲望出已
上者輒從之講習折理辨疑斷之懇至有得輒手自箋

記毫釐精謹朱墨燦然明經之士咸讓其能而君不以
自足王文恪公歸自內閣遂往遊其門因得作文之要
益務博綜羣經子史靡不講習下至稗官小說若唐宋
諸名賢文集亦皆雋永而韜其腴聞人有異書輒走求
之期以必得夕則手自繕寫祈寒盛暑不離佔俾故其
學粹而深為文光潔而傳於理非如一時舉子工為程
試之文而已自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試之輒介
然每斤而其學泚益進至是極矣而竟不售以死嗚呼
豈不有命哉君諱璠字允勝別號澹巖先世松江之青
龍鎮人曾大父宗敏發於長洲林子恒氏故今為長洲
人大父明善父恒菴先生祥仕為崇明醫學訓科初恒
菴娶於吳生二子璧琮皆長大美好而君出於少房已
又喪其所生母顏氏嫡母憐而鞠之及是二兄相繼物
故而恒菴夫婦並高年令終生事死葬君能致刀馬君
兩娶皆劉生子四人錚鍊鏞鈞女三人孫男一人君卒
於是歲九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卒之後 月某日
葬魏珠山祖塋之次以劉氏祔銘曰 學則充亦藝而
工豈不有庸而卒困以終吁其逢

亡兄雙湖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奎字徵靜後以字行別字靜伯有田在陽城沙
湖之間因號雙湖居士吾文氏自廬陵徙衡山再徙蘇
占數長洲高祖而上世以武曹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

君諱惠始業儒教授里中先大夫諱洪特登科為涑水
教諭後以先君升朝追贈太僕寺丞繼以叔父中丞貴
加少卿先君諱林起進士仕終温州知府先夫人祁氏
府君生成化己丑七月廿八日卒嘉靖丙申五月廿日
是歲閏月十日葬吳縣梅灣從先君之兆配姚氏子男
三人長伯仁娶朱氏次仲義娶王氏俱縣學生又次叔
礼出贅淞江趙氏女一人適劉釋孫少男四人女五人
府君讀書善筆劄聰明彊解達於事理平生氣義自勝
不為貴勢出折雖素所狎嫗一不當其意概面加抵河
至人不能堪不為止然不藏怒蓄怨或時忤人少方以
為懟而府君則既忘之矣人知其易直亦樂親附之然
卒不能勝夫不知者之衆也居常嚴於事先且起必衣
冠謁先祠非有故及疾病未嘗一日廢歲時祭享必精
必慎遇時物必薦或未薦雖倉卒燕會不輒入口待里
黨姻族有情緩急有求必為盡力雖宿有嫌讐悉置不
問其少則同業長同遊學官依戀翕怙白首益親癸未
之歲隨計北上府君追送至呂城執手款戲意極慘阻
此歸相見甚懽自是數年無時日不見疾且革顧謂某
曰吾主無善狀即死慎無為銘譽我取人譏笑無益也
其明達如此雖然不可以不志也銘曰 維仇而直弗
以勢出弗仇有疾而維義之克豈不有嚴秩之先宗肅
言將之敬德維躬生無矯情矢死弗欺迺坦有夷迺全

而歸隱之墓田于梅之灣葬從先公式永以安

甫田集卷第三十



申田集卷第三十一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墓志銘四首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王履吉墓志銘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
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
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為三吳之望三吳之
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
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泆右
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
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

不窺而充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
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
長君自卅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之輒有所著日異
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也
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復約並以僞造選隸學官
媿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
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泐斤
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之輒作而名日益
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
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
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俚俗之言未嘗出口
風儀玉立舉止軒揚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醞
籍自持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
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
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
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藐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
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之以文傳而其所傳又
出於文場困躓之餘惟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
君孝友天至居書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
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袂共食

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鄆陽便道過家以葬君某山之原俾某為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自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背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氏解元伯虎女孫男一人銘曰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余友王君漢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蒞東川軍民府東川隸貴省在烏撒之西本烏蠻岡畔部去京師萬里

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遐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跼落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禮有所不昏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桂吏淺乃以連慢易置之寔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嘆曰吾誠不佞未嘗固夫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耶雖然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臥不起未幾竟以疾卒嗚呼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禮部教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授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官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

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厲志經學既選隸
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擢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繹
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浩而含咀英華經史
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躡棘若出硎鍛而君頃刻
數百言操筆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
奇雋矣乎尤工右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傳晚喜陸放
翁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以體裁而奇思爽之始
在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
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之制舉不足取也
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乃但已而厄於時命僅得一
郡倅潦倒未幾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以靳耶

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闊達而举止踈慢不事矜持出
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
以此然其中實無厓異推減投分簡而有情內之族屬
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
是葬其子遂以吳縣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
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己戌女四人適沈大漢顧德
范善徵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
月廿又一日墓在武丘鄉郁氏祈銘曰 維村孔良德
藝其章既騫用揚而弗利于行維垣有夷弗失其馳迺
轉厥羅跋耄而遠而躑躅以踣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
奇兮

叔妣恭人談氏墓志

恭人談氏吳人談世英甫之女母徐氏以成化己丑十二月十又六日生恭人十有五年而歸我文氏為我仲父都御史府君之配始恭人父談公為徐氏贅壻故恭人少育於徐公翁諱士隆讀書敦義與先大父少卿公友善府君少則儁朗為翁所賢愛而翁又自賢其甥謂非府君不足配也遂委禽焉談徐皆無子故府君受恭人於談氏之廟而寢於其室談時華盛而府君方食貧然介潔高朗不有其家恭人事之惟謹左右進止惟府君之命府君夜讀勤若必為修具或通夕不寐亦必與俱府君起家進士繼宰慶雲八為監察御史出貳太僕所至以恭人從恭人請恭厚默素無父比既貴益慎有度寮窳女歸悉謝不通歲時問遺亦絕故府君歷仕中外皆以清白稱及為御史以言事下詔獄事且不測人為傷懼而恭人無所悔恨府君嘗自言當草疏時恭人寔秉燭侍知必搢禍而不為沮止使其時有言余亦不能不動也其明達如此尤耳詹寂雖生富室而不事泰侈府君素性高簡不立資遺家衆數百指俸入往之不給食粗茹糲人有所不堪而恭人安之子女十有一人惟長子及毛氏女為所生餘皆長於少房而恭人視之悉如己子撫字惟均又均其訓迪故諸子女親之亦不知非所生也恭人貞定若淑德充於容鴈鳩之化葛

覃之風達於中外無有間言以府君升朝封孺人及宮
太僕遂進今封云文氏之先與宋丞相天祥同出廬陵
其後徙衡山再徙今長洲吾五世祖俊卿仕元季為鎮
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高伯祖定開仕 皇朝荊
州左護衛千戶高祖定聰散騎舍人曾祖惠祖即少卿
公諱洪仕為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中憲大夫南京大
僕寺少卿寔生我先公温州知府諱林次郎府君諱森
字宗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守南贛致仕卒于家寔
嘉靖四年乙酉也越十有四年為十七年戊戌八月三
十日恭人卒享年七十子男三人長斗國子生娶沈氏
次徵賢娶張氏又次徵忠娶陳氏女八人長適卿貢進

士毛錫明次歿次適陰陽訓術錢班次適太學生張哲
次許嫁陸某未行而某卒守節在室次適周某次
適顧某孫男五人女一人府君先葬吳縣穹窿山墓侵
於水至是諸子改葬長洲花園涇先塋之右詎少卿公
墓百武而近以恭人祔是為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一月
三日庚申某為書其事以志昔抑子謂從人之道內夫
家而外父母家故於伯祖妣李氏之葬敘柳氏為備余
於是亦云若府君事行詳於先志者茲不復書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

墓志銘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又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長洲盛公以疾卒于家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補
著稱中外蓋自弱冠筮仕即曹即能抗悍權要得罪貶
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
再躡再奮卒至大官凡所臨蒞輒著茂績樹風声而高
風抗節益厲不貶以故崎嶇展轉多所抵冒而豐功盛
烈徃之敗於垂成卒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
焉嗚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裔出宋文肅
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歷元至
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
院御醫寵眷隆極莫與為比曾祖似不仕祖昕父瓘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朱妣胡

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癸丑進士釋褐拜工部都水司
主事奉使蒞濟寧諸閘執事要東啓閉有時公私舟皆
以敘進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恐之相戒莫敢
犯而中官不便之時大璫李廣等方貴幸用事相與流
議中傷既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
鐫兩階滴授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
之稍起為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烏棘蠻所居雜以
徃獠慄悍狃化前政徃之宸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
敷化納之仁軌氏用婦集而盜亦救寧風声所被洽於
鄰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推會咸有
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漫所尤患者民歲轉輸松潘

往少破產不足重費公審畫道利番休而節通之事集
而民不病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同知服除改長沙專
理赤籍秉公執法不事鉤據而弊為之清郡中王府官
校及衛所餉給多為姦吏侵牟官軍往少坐困出怨言
將為不靖會公提郡即程督吏胥稽其出入內泰合分劑
得其利弊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時都
御史陳公鎬布政使公鉞亟稱其賢將慰薦之俄陞
雲南按察司僉事歷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省微所部
職辦其屬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職梟獍猥徼王法有所
不治公皆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
殺而姦人實搆其間公與兵備副使□馳入其境縛姦

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美死其
妻攝郤所為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潔惡推剽圍
奪民甚苦之朝廷下所司定按咸憚不敢行公方入
賀萬壽當道後留屬公之得牒疾馳就之出鳳不意母
子震懼伏謁輸情公因薄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遠所奪
於民時鳳氏方盛公廉其後必為患言於當道請降鳳
秩設流官制之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鳳後
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一釀酒糜米
八百石恣情橫費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又
請封禁省內諸銀礦先是礦有歲課裕擅為已有皴剝
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啓釁故公建議禁閉以絕

禍源寔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公璞副
使晁公必登與公協以制裕之因並奏三人徑以他事
悉逮下制獄鞠訊慘毒浪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諸
大臣言官交章論救會乾清宮災遂得貫赦前事公
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情警頑
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乘籍為
姦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汗
公以事以公望重而止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
轄多循默遠權具位而已公展采錯事無所退遜時僚
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
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所系不可已者故雖嫌
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陞陝西左布政使時武宗西
巡關中大擾而鎮守太監廖峯陰賊淫濫特有內援縱
橫省中諸弟姪豪猾席寵翼姦賊賄狼籍動以上供為
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
剪除之一切橫斂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禮廖茲不悅
思有以中傷之先是右旨督造織罰其費鉅萬廖乃
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寔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為公罪
公得檄即閉戶發籍稽按得所支破已逾數萬明日詣
廖之方盛氣以待公徐出教示之因問更費如此計所
造有贏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內惕不能對惶
恐跽謝事遂得乙及駕次榆林士馬滿集蹂躪紛運人

情法法而公處之裕如供頓百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
賦境不知擾而事固不集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
焰薰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声所被
既有以警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愜人小夫望
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礼無藝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弥縫
無少疏脱同事諸公莫不降嘆以為難能 上亦知之會
四川缺巡撫遂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
去 朝廷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
疏捕不少怠縱六番招討揚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虔
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熨夷為乱皆以吹戡定捷
聞 聖書褒嘉錫以銀帛時朝多批政權倖縱橫誅求切

蹙而獨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限列而繩之以法少外
科斂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為之肅然是歲己卯丁繼
母憂辛巳服闋會 今上登極以疾乞休不允尋被 命
起撫江西通逆濠倡乱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饑虛所在
盜寇衝斥而彭蠡為吳楚交會之侵盜出沒其中阻險
剽劫而漢舟為之向導公調遣官軍圍兵種阮併籍羣
漢為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逆散時科適方殷
督餉嚴急民不堪命公平繇省斂隨緩急徵發所疏免
雜調緡錢總數十萬而清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
省臣分地賑卹而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
亦比登屬淮甸阻饑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

以濟而奉 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 詔嘉獎者
再尋被 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時嶺南更□政不治兵疲財匱號令隨弛
土酋玩狎不知稟畏而夷獠恣漫時以竊發公至陳兵
大閱料簡鈎撫一時連蕩以次復伍乃飭瘡積謹烽燧
繕治于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
於是諸夷稍以知懼而邊檄有特矣歸善劇賊李文積
據桃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
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人士
官劉召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即調道民兵分隸將
官按以方畧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邕梅諸寨推

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
餘人召被創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知府岑穉懷
援枝狠特險遠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出兵燒劫
州縣事聞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會三司守
臣叅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連誅不問益熾而一方之民
不容不極於是上疏與陳方畧大率誅首惡而貸協從
兵部覆從從之事下而公已得 旨改官矣先是公稽
校尺籍得總兵太監二府脫卒甚夥並勒歸伍而深抑
其官屬不令暴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
悉自幕府閱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讒構欲以罪
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

寔奪之權而置之間故之地曾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
谷乞歸得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
漕渠游塞役民夫濬治久弗即功有詔集廷臣議舉
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錫璽書起公于家即拜
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
時尚書李承勳胡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
而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
與郎中柯維熊負外郎正大化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
延訪父老皆以地形平行可以就功乃上疏言黃河之
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行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
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

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
支俱出汴城之南東行由泗經淮以入於海一支出汴
之北東行至兗二分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
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入海正德以來汴南
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吳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
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汭適當其衝近年河
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諸諸
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
沙壅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為今之計大畧
有四曰疏上流曰濬故道曰築長堤曰改別地上流不
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

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 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即中等官分治舊河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縣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而公共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寂甫四閱月而工完十九且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 旨罷役而公去國矣公上疏自劾因以疾求退會有嘆公者從中醞釀之遂被 旨閑住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 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胡言改河之議寔發于臣自古 國家論誤事之罪必追責首議之人盛某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既通舊河復濬黃河上流切效如此固當如勞徒以臣言新河之故使得罪以去臣何顏獨居於此鄒謂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念漕河干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云々盖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固事者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發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為人修正漁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賓客謙淡雍然有特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放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

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
繼顧氏皆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次之榮娶
僕王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燦孫男六人茂勳
郡學生茂熙茂廉茂燾茂然俱幼以卒之某年月日葬
某縣某卿某原某晚辱公遊知公為詳及是葬二子以
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之盛宗立氏以國執其微
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昌
別籍於杭爰有文肅燁其宗聲不泰維毅有展中丞德
言則繼于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
有方政業其章履負用嚴侃言維立歷險以夷維正而
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

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轍亶其有馳迺端厥綬或
失之毗而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豈不云亡公共
莫贖

卿貢進士贈承德郎尚寶司之丞顧君安人梁
氏合葬銘 有敘

卿貢進士顧君之卒也其子謙亨方官尚寶清子 朝
得贈君承德郎尚寶司之丞未葬而其配梁安人繼卒
乃嘉靖辛亥冬十有二月八日合窆邑之令字圩新阡
於是謙亨奉君從子江西布政使夢圭所為狀及所自
述安人事行詣予請銘按狀君諱履方字仲立別號恒
齋故大學士文康公之子也母夫人宋氏君生朗潤若

淑木質而理火搜學家庭刺經綴文能自刻勵于時顧氏文章科第彬々輩出君在羣從中年最少循飭愿謹未嘗以語言先人而意獨領解父兄並賢愛之年十四選為縣學生益精進不懈及侍文康公居京師卒業于學士吳公仁甫益見端緒尋入國學受知于故祭酒陸文裕公日課率在高等戊子舉順天鄉試々禮部不中及文康居宥密以嫌故數試輒作人咸惜之而君不以為忤文康薨于位君扶護南還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勉使就試々又輒作居二年得疾遂不起嗚呼惜哉君諍重厚默謙約自將文康晚益貴盛門戶輝赫君日益加慎刺史縣令咸與分庭抗禮承事恐後而君閉拒子

子靡所于請出入閭巷僅從飲約被服推素人不知其宰相子也與鄉人處卑抑罔々不少驕揚或肆侵侮輒起逸去不與校文康聞達好施不立貨遺祿賜所入皆綠手盡而君孳孳寡與居常不妄用一錢家得不墜至郵窮賑匱乃無所惜孝性純至事文康公甚謹而能順之于道文康疾兼程馳赴比至而疾已弥留嘗藥視榆扶掖憂懸不解衣帶者累月比卒哀毀踰節治喪戚加于易人尤稱之安人梁氏故泉州府同知尚素之孫德安府推官九成之女文康與九成同學友善知其有賢女遂委禽焉梁顧皆儒宗鉅姓婿婦咸得所擇安人幼慧有識能決疑審事鍾愛于父母繼歸尤為文康所賢

文康入朝屬家于子時仲立方隸學官力學事進取
生殖靡密惟安人是賴銖黍化治纖悉具宜念舅姑在
遠棧遺餽問月無虛使旣而文康日益老夫人多疾乃
偕仲立隨侍京邸潔豆簞葺衣履起居惟時暑寒曲備
文康與夫人安焉恒舉以勵諸婦若諸孫婦曰新婦得
如此可無憾矣文康晚生王庶祿養婚娶咸于安人視
成焉仲立與婦氏姊及朱氏寡姊同居二十年安人視
如親姊終始無間言媿德儷義宜于夫宗如此可謂賢
也已君生弘治丁巳三月廿有四日卒嘉靖丙午七月
廿有九日享年五十安人生弘治乙卯四月一日卒嘉
靖庚戌十月廿又二日年五十有六安人生子男二人

長即謙亨尚室司少丞娶陸氏封安人次謙益翰林院
秀才前卒娶周氏繼查氏女二人適王世業固允懷俱
國子生側出子男一人謙福出後叔元敬孫男七人咸
和咸平縣學生咸康咸寧餘幼孫女五人銘曰 於赫
文康惟時名德有勲隆之式章用奕貴宗燁之世績桓
之匪籍則革惟承之歎有展符丞純則而懿豈曰弗漬
寔衍厥世既孝有文亦騫用揚胡東之碩而余靡昌弗
昌于朝爰肅家政刊落綺紈式共而靖執其儀之有婦
惟協胡斯弗延乃駢則折令圩之墟石穴惟雙有偕則
藏以永無疆

甫田集卷第三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墓志銘四首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翰林蔡先生墓志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
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
起高科傳掌 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
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々顯
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言也先生雖稍後出而
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
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々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

得旰食枕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死嗚呼豈不
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遠其先望於陳留宋南渡時秘
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居太湖之包山先生
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
大夫父滄母吳氏先生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
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為文已有奇氣
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經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
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
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篤發揚蹈躡意必已出見諸論
著與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登歲微尚纖縟既而
澆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

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率苦作詩求出魏晉之
上乃今為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
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減亦高曼莫及當其得意時不
知古人何如也先生故遠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
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而先生試
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
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
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
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拔時
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
卒於家。

袁飛卿墓志銘

飛卿諱翼其字飛卿姓氏袁蘇之吳邑人也世家郭西
金昌里曾大父某大父某俱隱不仕父某以族人仕京
師為兵官因隸京衛為武學生不幸早卒飛卿三歲而
孤育於母王氏少奇警異常母授之書輒能領解十齡
能把筆為文稍長益淬礪精進尋補郡諸生益事博綜
竒文秘記多所探閱聞有未見書輒奔走求之往夕併
金懸購以必得為快手披口吟窮日夕不厭雖隸學官
業進取而不專事俗學然出其緒餘為程文則濺滌蔓
蕪剗刪陳爛典麗明發燁然秀出每一篇出爭相傳錄
不終日已遍於邑中共為人慕尚如此然試有司輒不
利自弘治甲子至正德丙子凡四試始舉於卿是歲以
母病逗遛不及赴省試自是更七試或赴或不赴竟不
獲一第而飛卿者矣蓋其性跼弛而意復連蕩初未嘗
以功名為意或勸之則曰吾性不耐事慵惰成習今仕
途以禮法羈人視吾狂易果堪為世用耶平生名義自
信口未嘗言利與人處不為岸谷然矯亢任情不能與
物俯仰一有所觸輒狂呼奮詈是之非之必達其志乃
已晚益耽躡深藏不出以樹藝自娛惟喜菊闢小圃植
菊數百本手自栽接不以為勞嘗曰吾平生萬事皆可
遺棄惟積書種菊不能忘情或時餽費不繼回視吾所
有輒欣然以樂不復自知其貧也昔陶靖節採菊東籬

悠然有會又其言曰竒文共欣賞以淵明之高塵視一世而猶復云々者直欲寄其所志焉耳余之所癖殆是類也嗚呼飛卿豈亦一時竒滿之士哉飛卿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廿又九日卒嘉靖辛丑二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初娶徐氏無子繼瞿氏生子一人麟士麟士以卒之明年壬寅八月廿又九日葬黃山祖塋之次前葬以狀來乞銘且曰我先君每讀公文輒喜曰死而得文君銘可不死矣先君之七雖無治命而其言不能忘也敢以請嗚呼余之言果足以永吾飛卿乎哉雖然不可辭也是為銘之曰 藝則工亦奮有庸胡仕之遭而卒困以窮有植藜之緹緹之歸視其家樂靡有忡直

適厥中而惟志之從吁嗟飛卿其永終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端
吳公墓志銘

嘉靖六年丁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長州吳公自知制誥出領禮部事尋加太子少保出為南京吏部尚書故事無有自內制出理部事者若分司南京亦必有故而出公一再徙官雖以敘遷寔皆左授蓋當路有嘆公者陰擠之士論咸為不平而公怡然就道無幾微見於色辭久之竟致其事而歸之十有四年之八十三乃卒二十一年二月一日也公之歸也 朝廷重其去特給輿皂廩以餘祿及是計 聞贈太子太保賜謚文端遺

官治葬喪自始死至葬渝祭者四皆異數也公舉弘治
癸丑進士改庶吉士乙卯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會典
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為編修之通鑑節要兼修 玉
牒正德丁卯陞翰林侍講兼 經筵官修 孝宗實錄
充編纂官實錄成改南京刑部員外郎先是逆瑾用事
朝士往之屈節自容公與同官獨亢礼不為下瑾嫌之
會進書延賞遂矯 詔以更練為名盡出諸編纂官為
曹郎公在刑曹逾年陞南京禮部郎中瑾誅召還復入
翰林為侍講兼 經筵如故尋陞侍講學士癸酉出為
南京祭酒乙亥陞南京太常卿嘉靖改元壬午召為禮
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奉 詔使安陸恭題 獻皇帝神

主奉迎還京賜白金文綺進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知制誥修 武宗實錄充副總裁實錄成賜白金文
綺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是歲渴告省墓丙戌還朝尋
有南京之命而公自是去國矣公生秀穎疑重少則知
學稍長還隸郡學為諸生刺經綴文不專事舉子而程
試之文藻麗雋發擅名一時既入翰林益肆力於學貫
綜羣籍雋味道腴摠辭發藻務利奇譎見諸論撰溫潤
尔雅足自名家而醇謹修正尤以制行著稱初官法此
或懼不勝任而公探瀛維審不為文深傳爰論報咸協
於今有老吏所不及者自是歇歷兩京荐登華要展來
錯事所至職辨而南雍之政淵靖端方軌迹夷易士服

其減入典邦禮屬 繼統之初追崇未定羣僚百執事
建議紛紜公軌道緒正不為苟同擬議之間多所筆牘賴
上仁明不以為罪而一二秉權之人則已意忌之矣得
罪去國殆亦以此立朝四十年雖以文字為職而 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以嬰懷有所見聞輒陳諸朝
其言淮揚亢旱民流道阻及漕河通塞之故審畫有敘
斟酌度維宜皆可見之施行嘗言范文正公自其少時即
慨然有志於天下吾為卿人媿公多矣於卿里先輩獨
喜吳文定公事輒師之晚歲家居修復陸宣公墓及建
三賢祠以祀范公及胡安定尹和靖凡以顯揚先烈表
率後來也其好古樂善之心惟日不足故見諸行事咸

有法程而世道榮辱升沉之事一不動心嘗四典文衡
一領國子名卿碩輔多出其門而靖恭自將不以為德
間朗醞籍喜愠不形否臧不出口故人莫能窺其所蘊
然而端居自守之操仁隱不害之心所以播諸朝省被
於鄉人者卒亦莫之能揜也公諱一鵬字南夫別號白
樸居士世為蘇之長洲人高祖泰老曾祖敬俱不往祖
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周氏贈淑
人父滄行初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後累贈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妣司氏繼妣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凡三娶
元配宣繼妣又繼薛宣薛皆累贈夫人子男二人子忠
早卒子孝己丑進士庶吉士今為南京吏部主事以親

老乞恩侍養於家孫男五人尚朴尚儉尚默尚遜尚潔
朴以公蔭為國子生女四人孫女四人卒之歲十月廿
六日葬吳縣陽山新阡某鄉里晚學辱公折節與遊知
公為深於是子孝屬某為銘自顧猥劣不足承命而誼
有不得辭者銘曰 維吳與區秀穎則鍾孰其尸之展
也吳公維公英之賦才孔碩靡亟以徐亦真而式維貞
弗隨乃時有困回翔庶僚弗陞厥聞道弗終否迺窮而
亨迺言有翼式昭用明進司 帝制出教於國以德以
文以莫不克展也吳公木質而理爰德之華匪言則藝
豈無遠猷亦憂有思時弗我庸含旃來歸退斯有榮維
順而正八十斯齡爰考終命有展吳公令德維恒少也

師古老而弥貞人孰不仕孰完如公孰不云匹哀榮始
終 煌之密章 天子有詔之銘墓田尚後有考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
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考績還自京師道聞
長子璵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嗚呼惜哉
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 國
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
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考敘號思逸初封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加贈資善大
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

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御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己未授
廣平縣知縣壬戌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
勲郎中正德己酉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擢授廣西
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
叅政嘉靖改元冊立 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
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起為江西按察
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庚寅召為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
史以布政使致仕下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

遷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仕三朝閱五十年歷
十有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善大夫正
治上卿公融朗闊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莅廣平
年甫弱冠或為視之而公關決敏利搃伏若神拊循道
利詰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及為開封益
更練堅決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
部尚書彭公澤奉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
悉心展錯練兵節甲轉餉傳餐取具呼籲間而厭難折
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強執不
撓鎮守中官廖堂持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
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洙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羣阉

方熾王宏者尤淳漫剽疾繼廖出鎮兼權席靈氣焰聾
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礼有所徵需一不
答歲時展渴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之方特寧為援矯
召建赴錦衣獄之吏問狀公據礼軌直抗言條對一無
所美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
竟其獄之成鑄三階徒全之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
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滅心拊
緝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
台為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橫而喜汗胥史並緣其間
縱橫饕波更敷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弊端與
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更費

浩穰率為主守者乾沒恒歲一築之輒壞公鈎考得所
侵津悉沒入為城費撤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
墜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類海有鹽菜之利貧民業鹽
自食辜若摧煩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姦利至
相賊殺不可止公為施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
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之
稱貸以需而駟儉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
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
地有中津橋且壞公復修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
十楹人初莫喻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
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

繼起藩秦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石畫功緒
為多及以左轄重臨益瀘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米錯
事惟志所為而釐革積弊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
盡蠲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火縱而
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核吏不得緣以為姦事緒
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夕
歛手無所事夕然積不能平策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
時雖橫被口詔而素履明潔堅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
誣篋也起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邀曠堤封數十里撫
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輟車省循徧歷州
郡雖偏疆下鄙莫不躬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歇
却故事撫臣述歷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
簡易僉從歛約供頓次舍身足周用氏按堵不知為勞
令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
會促進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至勗農振業平錄復
稅而撫伏省微軌迹夷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
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
無隄後繼為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
部歲更一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
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宅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
歲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從此非 祖宗舊制乞越例
推選以收偉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

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歸其言云。顯陵之作役大
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
視他所筮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規制宏偉翬飛赫奕
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
此特出其緒餘耳而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
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卿里所在父老姻
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罷黜以徇苟維
□幸必以法繩之豪植淫禦咸不得肆而怨澹興矣言
者因得假以為辭肆言醜抵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醜
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沒嗚
呼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壞竒卓越之才不獲推究於

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侯於百世之下也
然公亦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
肯脂韋于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
公既前輩自處淪淺之間陵輒奮迅侃侃自將每下視
諸人多不能堪往々倚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滄受
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
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
不肯自佚以毒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
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
偶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
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推知其志雖日

與親接而不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璞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某不免饑寒公在官每分餘資給之既又為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某氏於家死為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旌核探寃交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篤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水雖矩矱唐人而剡芟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 格問學深博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克足以發之日其少時已

有名世之志既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少事甚簡益淬厲精進居六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推遊若李崆峒獻告若何大復仲默若朱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下也然諸公皆仕不顯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最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鴈宕若衝嶽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燕遊感時懷右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毒蛇浪池有右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留務往來吳門尋卿里舊遊期

余畫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遠竟成乖越嗚呼
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史新編曰近言曰
顧氏七記詩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怠園集曰憑几集
曰登衡小紀總若于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二日享年
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
陳氏又次峻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
國子生次履祥元祥耆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三人曾
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上元彭城山
之原前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所為狀來乞銘之
曰 於穆 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綱之允維邦楨烈之
顧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敬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

遺言飲之 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之植靡移
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聲載蹶載奮卒偕以升維
請而共乃副弗折式造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指入典
邦刑以翼以負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富茲述作迺右有
訓仕優而學其學如何豈言華國敷彰 帝猷詠歌明
德在 孝皇曰羣獻英之發藻摭詞式章用明朝翔後
先公實曹耦德音洋之經學之懋烈之顧公既壞既奇
學為文宗政為吏師維學維政鮮茲兼得繫名之高斯
豎之積烈之顧公連蹇在是豈不顯融迄此厥施彭城
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刻詞

甫田集卷第三十三

前翰林院待詔梓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志銘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遷長洲木及赴涓而母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為當道所知會 東宮肇建遂用為春坊司直論者以為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債卒就讎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々不得志於時其侈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

諱泮字子安高出宋戴公以字為氏世望安定趙宋時
有為提刑者危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為長洲
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迺君之曾大父
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為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
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
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詔秀異常能言即解
誦書占對敏給如成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
志及選入郡學為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
探竟務求抵挫摠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
鄉而君與二弟遂拔甲科一時台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
其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惘然自守

不與時流徵遂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
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負外郎陞主客司郎中
主客職蕃東朝貢凡飭館徠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
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
億浩穰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
曩特損費什伍原額內層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織
濫君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此言於主者俾特擇以
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東駕南巡諸夷留京師者慮
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
歷四署所在職辨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
咸君屬草詞理明辨有以上當君心遂為諸公大臣

所簡注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在籍
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
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寔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
踰年召為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
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
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氏忤而狡饕被喜汗最為煩
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密摠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
留積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為清管內振
甫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登為篇詠委蛇浪弛文治燦然
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寔履以為黜陟近時
乃有既徙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

非顯惡大愆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曹未及上再任
亦無幾時竟以勝任推擢會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默鳴
呼羣耳目何可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
其意終日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厲操切不肯脂
韋取容既多忤物又稍少與時厓異故愛之者雖深而
卒不能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間靖纂玄晏先生所
為自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常問學之外他
無所事羣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
紀原選唐文粹為文粹為文必古人為師自兩漢而
下咸有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
規倣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

之與而及之惜平未見其止也。沒沒其兄子俊集所作
為皇甫少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六月 日卒嘉靖丙
午三月九日。享年五十。配劉氏。後君一月卒。子男二人。
長秦郡學生娶王氏。次拒聘金氏女。三人。長適國子生
王大猷。次適夫倉州學生陸鳴陽。又次適郡學生吳尚
儉。孫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十又三日。葬虎丘新阡。於
是子俊午具事狀。率其二子詣余乞銘。余何足以銘君
哉。辭不獲。為序次如此。系之銘曰：嗟皇甫君維時才
彥天實生之。亦既有衍爰寘于王。式揚用昭。胡豐其受
而阨其遭。秩之即曹五禮云。職貞德允。文西言有。克維
文之克維德之載。實德升聞。有簡斯在。青宮蘭省。舍官

孰宜譽者。在前毀者。隨之。誰毀誰譽。君則有命之也。自
天弗隕。厥聞嗟皇甫君。請共維秉。豈無遺榮。 弗永
弗永其世。式宣其言。後有子雲。尚鑒吾夕。

錢孔周墓志銘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較轉奮迅之氣。感
際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遊。皆一
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
余拘檢。疑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
庠序。故會晤為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燕
笑評騭。右今或書所為文。相計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
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

後出而遊好為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
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又以自益也其所友必皆
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
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
適肆陳國籍時多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倚
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蘧然高寄
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
復得邪性喜畜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
之外山經地志禪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
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
記積數巨秩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功要而君未始一

注目也為文奇崛深奧清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
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
文意燦然如出硃鍊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
以功名自奮稍歛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
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
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
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
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陳公所得也自
陳公去他事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
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
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

止軒搢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能而奇窮翫躡迄於不
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徃家日益落而又得未瘳行
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徒
濼淡滄浪透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
士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
號郵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
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
遂占數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
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
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
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
徵大醫院醫士娶吳氏竹徵蘄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
氏繼湯氏女二人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
生子男一人復負娶某氏女一人適劉某孫男三人女
二人君生咸化乙未某月日卒嘉靖己酉某月日享年
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某日葬吳縣寶華山銘曰 氣
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減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因以
亡吁其傷

廣西提學會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
以較輓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之後人既起高
科登臚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

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轍。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
選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駸麟以死嗚呼傷哉其
命也夫君諱表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
寧會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翼母安人
葛氏表氏自高會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卿而未冇顯
者至君昆弟教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
為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
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
志何如顧為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質義務究
抵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
声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擢行揚繹上下數千言出入

經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為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
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
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
敘致本來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慙衡
之然無以愛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為翰林庶吉
士因上言諸庶吉士跣沲靡簿不宜在禁近悉罷為庶
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耳心焉時君武選
主事火時君當徵巡在法為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
火為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成湖之衛會
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為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
晉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

翰林出為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激審法
此所當必允為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范本科本科者
凡諸司獄詞及上清章疏皆從審畫君折律詳明剴裁
敏利而將以勒減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 詔以京朝
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
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
選有勲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魏劇司而貼黃尤多敝
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為姦展采錯事
方將有為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
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公杜清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
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後廣西在嶺徼之

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
之以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推而黜浮誕恒
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奧之士公方安其化
而君倦遊矣君樂間曠滴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
選勝登陟遊行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
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暫起守官而寤寐林壑
未始少忘篤志同學羣經于史無所不窺為文必先秦
兩漢為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
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寔二十卷
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
卷始君雅志用也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

以潔其所蘊耳觀世緯所著皆鑿之乎經世之論其官
宗遠傳與夫詎偽諸篇寔維時敵愾不得少見於事而
徒托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閩達高朗漢論英發能以辨
博勝人夕莫能屈然寔無他腸志同道合即頌倒無間
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
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
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廿三人
適生負王子恭殷邦柱徐銳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日墓
在某山銘曰侃之袁君維時之碩履道含弘抱負翼
德爰起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棟維邦之棟
弗為道屈矧茲匪人胡彼之郵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

王之毀匪尾斯全陷則有守則為正孰其生之天
王明聖侃之袁君守身用恒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之
如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志
銘

嗚呼自倭夷為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
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雲
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三公鈇曰夜旣
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
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高畧為備禦計練兵飭甲部
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棄城捍禦悉衆

急擊連駕繼發夜乃遁去又明日夜自上湖北下直指
讓港公謂王曰此可邊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
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
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寔乙
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 太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
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
在備施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來閉城自守或不發一
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
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滅義烈也哉公諱洋字
鳴教別號雲汪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之奚
浦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勲主事曾祖景儀

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
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為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
官里胥以高訾推長卿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
在科適之列公曰往役義世吾何辭畫出應錄暮歸讀
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
士筮仕函之候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為刑部主事歷負
外郎父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
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三嗚呼傷哉公修正蹕絕敏於刺
裁試邑候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
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
自將而誡章教化一如候官撫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此

部尤稱職辨有權責嗚公寘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為也卒獻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為虜中毒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為異公察其非辜特為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為白何用法為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折律詳明心存仁慈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清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廢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居若干年俗以不厚顧城圯且廢念欲修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真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反特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溝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饑流孳屬路

公即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即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巡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集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之檄所在官司聞倉賑民之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指示使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即真盜矣民間懼曰錢公寘生我民之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救寧撫巡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歎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績往之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為不欲

苟且自恕耳非直邈迨倖功為也嗚呼列哉若其家庭
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
致不能盡書之其大節如此公主弘治癸丑某月某日
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十二人長即部次
郡都卿廓鄰祁抑郭却昂遺腹一子未名女五人章卿
趙個麗夢登龔文標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
人輿較輻輕輪軾軋軋軒輅輶輜轉餘未名孫女六
人嘉靖丁巳某月 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
乞余為銘之曰 虞麓巖之琴流洲之秀潁有鍾是生
才賢烈之錢公履貞蹈義策名 王廷出宰百里回翔
二邑候官慈溪以翼以綏以莫不宜爰登法比邦刑是

甫田集卷第三十四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表三首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盧君墓表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叅議盧君卒於家年
五十有一先是君為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揚喜計君以
職分臨之遂為所誣逮繫 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
理賴 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
被疾抵狹未幾聞其父御史公之討疾遂加劇至家數
日還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 國初有為青州
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為吳人高祖彥實曾祖

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孺人
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即君
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既而卒
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為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
徐公撫山東遂携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游道
既廣造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士試應天不利歸補郡
學生丙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
未登進士初授刑部某司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
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
選君初官法比即恩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
故牘求其傳爰論報而習之故折律詳明不火亂繼然

亦不事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立常以三
犯君閱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為嫌君曰避嫌而殺
人忍為之耶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及為多其在
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
訪材官謹亭徵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與試江
右讐閱明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
一時稱為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本
科者凡諸曹章奏悉徒關決君所在職辨諸尚書並器
重之然亦操切彊執不為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
是也君長身孑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而
其中與奪分割未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

機遇政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
饑西北邊備及江南農田數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
圖塞目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
錄既任益勤雖簿領雜襲而不廢俗俾為文專腴明暢
能達其志詩尤精詣不苟出之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
草堂集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畧盧氏世譜他所纂
葺多未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
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稍及下壽其所見當不止
是顧方精進有為而死遽及之可哀也已君家自彥實
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教授鄉里而君兄弟相
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

盛矣曾未幾時皆以盛年即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
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見其始出而仕之而歸以及
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奄忽能不有繫於中乎因表其
墓以著其志亦用杼余之悲去尔嗚呼傷哉君娶陳氏
封安人子應坊娶馬氏側出子應接聘魏氏女適張師
泳孫男一人邦鉉葬以卒之後二年癸巳十月廿又六
日乙未墓在西橫山之陽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工部主事陳塗以嘉靖乙巳四月十有七日乙酉葬其
考府君於長洲縣鳳凰山之麓妣莫氏祔友人文某表
其墓曰嗚呼是為 敕封工部主事陳君之墓君諱冕

字咸仲別號厚齋陳氏蘇之吳縣人家世業農至直道
公永錫始用文學起家舉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累官
福建按察司僉事清忠勁節卓然名臣而陳氏遂為吳
郡衣纓之族直道公一子寧仕為新野王鎮國將軍教
授二子懷悅之官永定知縣而君則懷之子也懷娶于
鄭無子君與兄冠皆出少房張氏君生三月而張卒鄭
氏實哺鞠之君稍長即知慕鄭事鄭不啻所生巽言愉
色隨所惡欲而承意維謹鄭本賢淑有母道用是益憐
愛君顧復思勤孝慈融決人不知非所出也事兄冠尤
極恭順冠亦誠篤親昵事必資君志意文學用能戮力
起家少庭之間雍睦順敘同居五十年莫有間隙直道

公剛方履儉無範有素君服習見聞能孳孳自愛不徇
俗尚不比匪人獨能推羸急匱雖忤弗悔尤嚴於賓祭
豆簋潔修禮文維性以家世齊民顯融光大昉自直道
公建直道祠俾子孫世祀之共事雖出於冠而發之自
君凡君所為往之歸德於冠之亡無子以嘗悔塗有恩
使塗服喪三年曰吾兄宗子法不可絕他日有子當為
立後今之喪服亦義起耳然君子不以為過也君少業
舉子病蕭中廢乃篤意教塗之舉進士官工部三年推
恩封君工部都水司主事階奉德郎封莫氏夫人命甫
下而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元配沈氏早卒繼
即安人同邑莫公諱淮之女生而愿謹未笄歸君與君

娥德儼義恭敬弗違色笑端祥和而有別能推君之愛
致孝於韓姑婉容順志靡有僇佚喪之過時而哀遺言
懿訓佩之終身事其妣如君之事兄君所為協和其家
不同於中外者安人為有助也始君之卒塋在京師家
無遠近親戚沐浴含歛咸自安人被服衾桐纖悉曲備
不令塋歸有遺恨也時年已六十有六苦寢蔬素不以
老廢竟用憂傷得疾越明年遂卒寔嘉靖癸卯十一月
廿又三日也距君之卒為壬寅九月廿又八日才十有
四月耳嗚呼傷哉生子男一人即塋女四人劉芾周詩
朱宏蔣壘塔也余與陳氏比里而居少則遊君仲伯間
爾之愉之友恭篤至每竊嘆以為忠賢之後德澤深長
如此雖然坐費陰翊必有所以順之於道者顏之推有
言姊妹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以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
之恩必不合矣言勢之不能以有叶也則夫安人內行
之良又豈易得哉故余表君之墓而輒附著之

鳳山趙先生墓表

先生趙氏諱宗魯字應麟以字行別字文亨鳳山其號
也先世抗之仁和人宋季有舉進士為醴泉令者元世
倣擾避地盩厔之白陽山生子士安因占數為盩厔人
先生之高大父也曾大父純徙居樓觀鎮大父彬字大
儒高朗篤義以隋直好施長雄其卿之人有政咸從取
平焉始自樓觀徙居邑之東門力本振業雅喜讀書教

其子策以儒業起家由武泖訓導仕終王府伴讀而趙氏遂隱然為衣冠之族伴讀娶于某生子二人先生其仲也生而穎異少則知學稍長習春秋為舉子業尋選隸學官為弟子負益精進不怠然試有司輒不利念春秋旨微而盤屋偏鄙無所師承乃裹糧束書走由漢之蜀渾三峽沿湘江至麻城而次止焉時麻城阮公朝車以春秋鳴先生從之受業鑽研淬礪居一年盡得其旨以歸夕試有司又輒不利而先生病矣於是盡以其所學授其子忻曰吾厄於時命不克遂志成乃父之志於汝有望焉忻甫斤庠校而先生卒矣十有三年而忻舉進士且顯於時而先生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先生剛毅

有為砥節履方而執志堅定雖貧不苟取於人而與人亦無所苟處家應物咸協於道蓋有用之才也使占一第或不第而以貢入官必有以自見而不幸無所售又不得年以勲辭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雖然先生不獲自試而其子以高科入仕試邑於此財決敏利植伏若神道利折循有古循良之風昔人云子道之行父志之成先生庶幾可以無恨矣先生之某年某月日享年若干卒於嘉靖己丑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娶李氏生子二人長怡次即忻辛丑進士今為長洲知縣云

甫田集卷第三十五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撰
墓碑一首

明故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
公墓碑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其先出自齊文公子高之孫僕
食采於盧因以為氏自秦博士敖以來世居范陽之涿
郡漢北中郎將植為時大儒實生司空毓之主持中班
班生尉衛卿志之生中書監湛皆顯名魏晉之世至唐
為宰相者八人而承慶懷慎尤有名他如藏用照鄰綸
全皆以文學著稱子孫雖散處四方皆以范陽為宗東

陽之有盧氏則自宋院判公寔始寔四傳曰負父徙邑
之推溪是為雅溪始遷之祖推溪七傳為宋郡馬公大
振則公九世祖也高祖康定以伸子貴贈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曾祖寧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稱有所著
丹溪纂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
贈安人公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有八日以縣學生領
成化癸卯御薦凡九試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
辛未授大名府長垣縣知縣甲戌召為刑部雲南司主
事連丁內外艱戊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
進河南司署員外郎嘉靖壬午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
奉 敕整飭敘瀘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奉

敕提督大和山下亥致仕明年戊子覃 恩進中順大
夫越八年丙申正月廿又四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
五公生穎異而恂懦醇謹學務博綜然不事勸說贊義
暢推必求道之所在以達於用既仕有官守遂用推之
於民長垣即伸由所治蒲邑故有學堂固相傳先聖講
學之地故祠敝陋撤而新之興學教民導以化本而納
之仁軌會盜發鄰壤流劫境上攻圍城邑所在陷危而
垣備不素公練兵飭甲築城固守失心厲衆督率捍距
寇再至再戰而却之摧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輜
重盡歆以亨士復什其羨以代民租民因不擾士亦用
命迄用保邑完境而獲嘉之績為一時最在刑部充號

明審前後關決不下百數析律詳明將後平允傳爰論報
未始亂法而矜恤仁隱恒存於中清練之稱達於上下
遂有蜀臬之命蜀去 朝廷遠俗擴而徒豪民假貸例
責倍息而敘瀘所轄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滅心折循
民用安集而軌道要束俾咸協于理芑部土官兄弟讐
殺官兵不能討伐將撫之公持不可謂事有曲直而搆
難方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
順而相機進止一則假夷而近效可收一則助義攻夷
而禍本斯拔矣時前政隨施民兵連蕩公料檢鈎撫悉
為緒正軍民方特以集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
祠事而兼撫節襄事緒棼出所守鈎陽過當 顯陵孔

道車徒結轍冠蓋相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鈎鈎民疲
不堪命嘗借助於鄭公為科適踐更使資力相當氏方
稱便而當道不悅公者顧披拾以為公過然卒亦莫能
為公累也公性若淑而遇事詳緩不為激功秦白之計
然砥節履方亦不肯靡薄隨人班資崇庫任運而已流
賊之擾公勞績居多同時有起邑為廷率者而公浮沉
常調曾不為意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
雖多卒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
事持廉初以進士督造 蜀靖王墳贖謝千金悉拒却
之守官所至俸請之外毫髮不染大和之後尤利源所
在公雖操 較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細訾省一屬之中

官雖供頓餐錢亦歸公帑有贏以新學宮治亭榭或代
輸逋租利濟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為事首
輯譜牒置義由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
於族屬又推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
或有所侵悉置弗問而橫逆之來亦弗之較晚益廉靜
蕭然事外竟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巨
人長者非歟公娶應氏有賢行先公三十二年卒贈安
人子男二人堯俞以縣學生升貢大學堯亮亦太學生
庶子堯王女二人皆適名族孫男四人仲文仲武仲瑛
仲玘孫女五人嘉靖戊戌 月日葬邑之興賢鄉馬鞍
山祖塋以應安人祔於是堯俞奉翰林編脩程文德所

為事狀請文勒石墓道辭不獲則為論次其大畧系之
詩曰 燁々盧宗肇自齊姜植奮有揚迺儒用浪軼晉
而唐弗替有行既攸有文亦相丕顯維千斯年耳孫其
翼孰其徵之藩叅維克烈々藩叅植德維誠迺言有嘉
亦修用貞維時多艱盜賊伊阻彼々斯昌公志孔武有
攸維征弗遑暇食迺戡迺戢迺全之邑豈邑則全亦撫
而教爰植之仁庸惕于道烈々藩叅有德有言有才弗
後式於王宮入司邦刑出奠藩服澄斯秩斯以莫不肅
々之維何維廉斯貞維公斯明乃言用成孰不有成當
躋而顛知進而退公私用全烈々藩叅高年維碩邦國
之棟卿人之式豈無公卿公德則有我作銘詩尚徵厥

後

神道碑一首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山陰
何公神道碑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正月廿又八日南京工部尚書山
陰何公致仕卒於家計 聞贈太子少保遣官即其家
賜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諱詔字廷綸別號石湖舉
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有智計能
勤敏任事曾壽王分國之蜀道出南畿公承檄扈送行
次荊州當用民舟入峽有司集舟于數公料簡建分損
十之七審畫道利隨事節適中官在事者不令得肆往

復萬里無少愆佚繼被檄督造海舟前政不時給直事
用遲緩公先事飭申要以必成而無所系各人歡趨之
功是用集而人得不困壬子丁父憂乙丑服闋赴銓留
為工部營膳司主事 孝皇賓天山陵事嚴公分司通
州當轉登陵下陸行迴遠更費浩穰公規畫趨便輕舟
乘漲輸之損費十五人尤便利正德丁卯改本部屯田
司歷負外郎少中展采錯事督率精勤尤稱職辦值逆
瑾用事少多猜阻公守正不阿為瑾所惡掖拾他事下
詔獄久之無所坐贖米三百石而釋之閱三年庚午出
知永平府永平在畿內尤多中貴家昌黎石璫被盜誣
執十四人付縣掠立成獄公行縣悉放遣之鎮守王宏

尤諄漫傑驚公故不為礼王石皆瑾黨與將乘權陷公
瑾敗乃已郡豪殺人當死治其姪使逸去而文致其罪
姪無以自明公探其獄而反之先是郡□秋旱公至首
出繫囚而慮之折律洋濼多所平反一時雨澤沾足飛
蝗蔽天亦不入境歲大穰郡以大治會盜起傍郡流劫
四出公飭甲練兵繕治樓櫓作計城守而耀兵境上賊
聞引去時諸郡多殘破而盧龍獨完王申丁繼母憂乙
亥服闋改知永州永即古之零陵地控衡湘俗犷而健
郴桂夷獠時々竊發會用兵公在行間課知兵官陰與
賊通首發其罪以折賊謀乃悉衆陷堅遂獲戎首而盡
釋協從幕府上功 詔進一階錫白金加幣在郡三年

平徭薄賦務恤民隱而扶微興壞一如永平郡又大治
庚辰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連殺王堂校擒陰賊而
負險不服衆莫敢睨公獨犯衆後征之兵初不競人為
公危而公不為懼轉戰而前竟以得雋功 上錫金加
幣如前嘉靖癸未陞福建右布政使軌道披決多所緒
正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擢無所事公摘寔誨諸事必
關決苟不當其意輒待不署或以故事言則曰吾食而
不事是尸祿也迄不為止乙酉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璽書巡撫保寧等處兼都督紫荆等關軍務公
益思振職發姦滴伏務肅綱紀有武臣席寵貴禎翼姦
亡賴為軍民患公首劾罷之先是境內小警集達騎徵

衛而廩之及是事平廩稍如故亦上疏釐革所疏地方
事宜凡十餘事悉見施行風声四被所治肅然丁亥召
為工部左侍郎有 旨建敬一亭之成 賜燕翰林院
加賜銀幣繼被 旨督造 悼靈后山陵事竣 賜錄
幣如前有加明年己丑陞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工
部留京宮殿若諸司廨宇自洪武來百五十年于茲矣
歲久頽圯而 太廟為甚因建淺興修始自 大廟以
次及大學次六部諸司宏偉壯麗華煥一新集材厄功
咸有法式區畫周密審程省自躬人不得侵牟解嬖迄工
而民不知擾初 太廟成 璽書褒嘉加賜銀幣方在
簡注而公倦遊矣先是公年七十上疏引年乞休 優

詔不允至是甲午再疏復不允疏三上 上察其誠懇
乃賜允給驛以歸公歷事三朝閱四十年歷十有二任
積潛自承德郎歷資至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年七十有
六乃終嗚呼盛哉何氏宋相執中之後自暨陽徙山陰
祖宗政文景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
母沈繼母董俱累贈夫人公生豐碩朗潤厚然而原謹
少不好弄稍長知學益務勤誠脩正彊執處事周密而
退避自將未嘗以語言先人居官精敏前後官簿多在
將作堂建之地材木輸將泉貨出內浩穰無隄而公嘗
省存程鉤校維審人不得並緣為姦轉輸共倚日以有
贏初任南曹幣積才數千去之日乃有二十萬尤事持

廉俸入之外不一毫妄取於人亦不以與人然軌迹夷
易不事矯飾不收譽名一時雖若遲頓而積久考成狂
往出人之右孝性純至事二親順謹弗違一再居憂能
崇礼執節不飲酒食肉不預人事初以主事歸省念父
老乞欲終養父怒不许曰吾食息方涖兒乃欲死視我
耶公不得已勉出赴官出未幾父亡抱恨終身毀頓幾
滅性居常儉素自將室無姬侍服食取適口體而已凡
三娶元配唐繼孫又繼郭唐孫俱累贈夫人男五人長
鎬次鰲舉正德丁丑進士今為刑部左侍郎又次銓華
亭縣丞暨國學生鰲郡學生女二人長適縣學生金愚
次適江都主簿章元綱孫男十一人景昂前軍都督府

都事景明景星俱國學生景員郡學生餘幼孫女若子
人曾孫男七人公以卒之明年丙申閏十二月十日葬
縣之西余山至是侍郎鰲言於某曰先人之葬十有六
年矣墓木已拱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詞願有請焉某生
晚不及識公而侍郎辱與遊好不可辭銘曰 繫何之
先立氏以固有行弗遺膠東維克孰其引之宗相則良
山陰之宗肇自暨陽顯允尚書既負亦穀入署即曹出
司民牧維此盧龍曰維畿輔我負用明余孰最侮零陵
之墟越在荒徼爰綏弗後有允斯蹈迺言振德亦懷用
柔以供以休以莫不優五嶺八閩周遊徵遂玉節煌々
奠茲南服 天子有詔式邁其歸錦衣繡斧翼我邦畿

何以翼之糾撻姦宄既負厥度亦慎其履熙 帝之載
疇若干工僉曰詔哉汝其司空五材是宜百工惟敘有
庸斯成登因惟制翊之王臣亶負亦蹇匪時弗庸身則
既倦含旃來歸為時逸民胡志之得而命不辰顯允尚
書維時德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皇震悼錫命維
優 茂恩煌々賁此藏丘西余隆々松堂鬱々 龍章
在茲過者必式

阡碑□首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華氏自南齊孝子室居錫之慧山族屬衍大散處邑中
無慮百數宋有原泉處士者始居梅里之隆亭原泉四

傳為將仕郎無錫簿

將仕生處州錄判

錄判

先元屯田打捕提舉

屯田生太尉府知印

知

印生閩二處士始不仕日閩二以上十世並葬隆亭閩

二傳平一再傳康伯別葬報親院□□而下曰荃曰本

盛凡二世葬鴨城巢髦整二墓去□□不一舍而迄今

九里涇則玘菴府君昆用所葬始去隆亭而別為兆域

坦菴子時禎寔昉為之時禎之自穿其傷為壽歲所謂

九里涇始遷之墓書梅里著所自也時禎之言曰吾家

自梅里以降閩十有四世仕以政稱居以義立風流雅

尚鬱為名宗我先君坦菴承奕世之懿而祐中享之基

至於麟小子祇若前休弗替有立他日獲保首領從先

君於是凡皆前人之遺我先君之訓也於此而不有表
焉是忘先君之訓棄前人之□也乃立碑墓上譜余文
刻之昔太公封於營□也皆及葬于周君子曰
樂少其所自生礼不□其本也詞曰 燁少華宗肇於
戴公式昭始封厥有孝子不易其□伊錫之始有隆華
坡在錫之阿奠焉□隆亭與區梅里之墟列屋渠少
歌斯吳斯亦允藏斯維原泉之遺有允原泉寔始東遷
歷世其綿乃將仕之淑乃錄判之穀屯田其績山川有
聞聞二維敦有衍諸孫秩少百□維克有引其奕有卿
揚名九里之涇鬱茲佳城孰其藏之曰良用甫既封亦
樹是曰始祖是衍孫曾繼少繩少百世其承維生有植

維懸有刻以永無泐

董氏竹岡阡碑

董氏其先汴人宋南渡徙松江之上海岡今若干世少
有隱德至御史介軒父始用仕顯既而諸子相繼起科
筭列仕中外文声政業鬱為名宗御史而上蔡邑之楊
涇原距揭涇之東三里而近曰竹岡之阡則御史公之
所藏也公諱綸字誠之天順甲申進士仕為南京河南
道監察御史卒葬于是公六子其從葬于公者仲子大
理少卿恬少子西岡處十愉而第五子將仕郎懷之生
壙亦在焉大理居仲以次當左右故其治先配喬宜人
之葬也虛其左以俟伯氏將仕郎恢及西岡之沒伯氏

已別營宅兆顧左不可虛乃葬西岡於左而五將仕則
北於西岡之次雖於礼有未盡合而勢不得不尔古之
人有推權以附義者苟宜於人情君子不過也初大理
之葬御史公也有夢徵焉葬未幾而大理與其弟肇慶
守沈綿州守懌以次升朝推恩 贈公奉直大夫刑部
員外郎 龍章炳煥於藏丘者再乃即墓次建二亭刻
制祠其中益樹松楸植神道垣覆扁鐫式嚴以固從而
栖神之室享祀之堂守塚之舍以次告成而墓之制至
是始備及又刻大理所被 制教于石大理之子宜陽
之葬其父暨其母唐大人支頌神啟飾故而新作上崇
封益事標表凡制之所宜得者至是益備而加詳蓋自

正德癸酉抵今嘉靖癸巳閱二十有一年凡一再舉事
乃克就緒大理恬肇慶忱將仕懷寔昉為之而宜陽用
終厥志於是宜陽其事狀詣余清紀其成惟周礼墓天
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因令因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正其位掌其度數正位正其昭穆之位也度數以爵
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所謂封高則樹多封下則樹少
所以別其尊卑也自周官之法不行庶事靡薄而墳墓
滋輕我 國家雖有墓制而無官守庶民往々踰分于
紀而邑官之家或隨廢不治樵牧不禁荆棘不翦委為
狐兔之區者皆是也而董氏父子兄弟繼之弗墮更二
十有一年而繕治不忘是豈有教令為之哉是宜刻石

以示其後人詞曰 維松與區奠吳之東海邑維雄三
闕其隆有崇新宮既嚴既翼被隰依原肇此宅其宅
維何董氏之藏爰立之阡曰竹之岡竹岡歲々用因揭
々孰其崇之直指維烈維董之先有來自汴垂三百年
弗啓有行顯允直指有德有之去隱即仕為時貞臣用
弗究材駁發厥嗣憲々列卿秩々刺史科甲翩聯奕世
其繼匪亡則繼亦吳之濟有辰廷尉式穀用貞際時
依明以順而什進弼邦刑在公維劬 錫之用休 天
子有詔鸞章燿々 天思煌々翼命維申賁茲玄堂玄
堂翼翼崇碑度々 顯顯秩々維 天之錫々之隆々作
之衝々迺築迺 迺崇其壙其壙既高亦岡有廬有重
其門式嚴之樞矣樞之嚴勿收是遠狐兔攸遠荆棘斯
剪既屏既營式虔用恒孰其孰之廷尉是經刺史攸美
將仕用程歷歲滋更乃漫于成匪成之艱有攸維維終
厥先猷厥有孫子維孫振々不忌祖考再喜用揚於先
有耀相此崇岡天寔基之厥有夢徵爰奠於茲黃浦其
南竹岡其東土膏壤淺秀元有鍾々之維何曰忠與孝
我刻銘詞尚後有考

碑二首

太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乃多高
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溉灌海白再潮淀沙易淤在昔

田各成圩，必有長歲，率其徒修築，浚治之隄，防垣固
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弗病。夾亶氏謂廣深，其源非
直用以決低田之水，亦使坳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
既瀕海，浦港為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
五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毒，以入於海，夕潮去，來有時，
而湖不息，駛迅激，財淤沙，不能為患。斯固東人之恒利
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
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為料，堰夕湖水而分
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茅，東流自尤涇南出，已城迂
迴而屬於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常海潮之
衝，日積日淤，至於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蔽。嘉靖丙

午有 詔興修三吳水利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
史王公言 詔維謹謀於副使教公璠郡守范公慶
後既克惕乃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隙咸事即工而
州同知周某寔董其役於是躬履其地分程受事時其
食作而公其勤懲民歡趨之策鋪操畚借手並作始浚
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於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
自真塘東行若千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
又自直塘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一千六十
有一丈總為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
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於十有五丈始殺而漸招之以
極其勢也於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復留田

之出於硤礪而資以灌溉者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
食之望矣是役也凡用民夫萬八千四百糜銀為兩者
七千八百二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僅九十有七日
都御史御史寔肇之監司郡守主之今御史陳公九德
絡之至於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君與其僚之在事者
與有勞焉昉役之興也屬歲不登民饑而虛淺者謂事
大而役繁更費無隄驅饑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吏
無隄之費不病亦瘠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
一勞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寔所以逸之也故曰以逸
□使民雖勞不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自恕莫克
肇端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故事

尤貴於有終也穀梁氏有言智者廉勇者行仁者守惟
諸公有焉斯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詩曰 粵吳與區澤
維其蔽迺暎在東曰埽維阜瑤阜蔭蔭海波融兮孰溉
以庸陽湖維衝歲攸有窒硤礪以瘠民乃不粒為我心
惻維 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報厥臣 明詔
是承弗違有毅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既通川流既
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兮民懽懽兮豈不我勞
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利之弗庸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重修大雲菴碑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釐革多所燹斤郡城所存僅叢
林十有七其餘子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歸併遺基廢

址率侵於民居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名存而實亡者亦或鞠為荆榛瓦礫之墟併其名與迹而莫之知者百八十年来更革靡常禁網云弛殘寮廢刹稍以興復聚徒焚脩香燈不絕日引月翼往之藁林比隆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湮棄不復再振者則在嗣承之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寔始閩山考之郡志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某蓋其徒也大雲寔其子院室曇示寂猶藏舍利於此石塔猶存豈當時錐屨歸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承傳有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逼縣治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

錐屨城圍迥若郊野菴介其中水環之如帶其水東自葑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紆迴匪其前為放生池之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苦島嶼獨木為梁以通出入撒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游塵外僧廬靚深古木森秀映樹臨流恍然人區別境余屢遊其間至輒忘及非直境壤坐寂而僧徒循之多讀書喜文所雅遊皆文人碩士若沈處士石田若楊禮部君謙蔡翰林几達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住山高一峯與其徒鎮松巖戮刀起廢煥然一新禮部寔記其成及是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成於戊申之夏棟宇推麗像設有嚴華磬鼓鐘列置如

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代石樹碑清書其事余惟
儀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為事者之名僧高士多留
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剎相望玉函金相璀璨
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
為道蓋加此而今之為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為虛幻視
朝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為有為而
非字往之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修以基
道業則題

訂孟清丐所成無幾而半入私橐此

則佛氏之巨蠹無足言者惟茲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

廢之由不復可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
再新事功宏僅經費浩穰而皆取給衣孟之積一不假

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
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剎號稱藂林亦多
隳廢不葺荒寮敗堵榛莽蕭然燈施香炷不絕如綫視
一已廢復植之區何如哉吾於定昂之徒之舉重有慨
焉昂號半雲靖共有為今被推擇為郡都綱云作頌曰
有崇大靈奠此出墟孰其啓之其人宝曇斯屋其初巖
之宝曇行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迷之清池翼之
幽居石塔渠之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
人嗣承則允宝幢帙之緝殿隆之贊攸示變維劫之逢
載焚載葺壹輪以與迺言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
沒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用疑松雲其繼匪法

承
則然亦衷愛義我作頌言後人伊徵弗隕厥世尚慎其



甫田集卷第三十六

附錄

先君行畧

文氏姬姓裔出西伯自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
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
一世至宋宣教即寶與丞相信國公天祥同所出寶官
衛州教授子孫因家衛山元有諱俊卿者為鎮遠大將
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用
從

高皇帝平偽漢賜名添龍以功授荊州左護衛千戶次
定聽侍

高皇帝為散騎舍人贊為浙江都指揮蔡本塔定聰生
惠自杭來蘇塔於張聲遠氏遂為蘇之長洲人惠生洪
字公大始以儒學起家中成化乙酉科舉人仕為涑水
縣學教諭洪生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歷知永嘉博
平二縣事進南京太僕寺丞仕終温州府知府公之
父也母祁氏贈安人繼母吳氏封安人公諱璧字徵明
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以世本衡山人號衡山居士學者
稱為衡山先生云少時外若不慧然敦確內敏雖在童
穉人不敢易視稍長讀書作文即見端緒尤好為古文
詞時南峯楊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鳴然年
俱長公十餘歲公與之上下其淺論二公雖性行不同

亦皆折筆行與文深相契合或有問先君於祝君者君
曰文君乃真秀才也公名既起然不苟為人述作或有
托其名為文以售者楊公輒能辨之温州於吳文定公
寬為同年進士時文定居憂於家温州使公往從之游
文定得公甚喜因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為延譽於公卿
間温州在南太僕寺少卿李公應禎博學好古性剛介
難近少所許可而獨重公之亦執弟子禮惟謹一日見
公書稍涉玉局筆意即大詫曰破却工夫何用隨人脚
踵且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因以筆
法授公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天才俊逸
公與二人者共耽古學游從甚密且言於温州使薦之

當路都竟起家為己未進士唐亦中南京戊午解元時
温州在任還書滅公曰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
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北所及也徐迪功禎卿年少
時袖詩謁公公見徐詩大喜遂相與倡和有太湖新錄
落花等詩傳於世及温州在任有疾公挾醫而往至則
前三日卒矣時屬縣贖遺千金公悉却之溫人構亭以
致美云温州既沒公與游諸君祝唐都徐皆連起科目
而公數試不利乃歎曰吾豈不能時文哉得不得固有
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時好吾不能也於是益肆力為
古文詞時推宜王君寵異才也少公二十四歲公雅相
推重引與游處王竟以德學名公年漸長名益起而海

內之交多偉人皆敬畏於公故天下傾慕之寧藩遣人
以厚禮來聘公峻却其使同時吳人頗有往者公曰豈
有所為如是而能久安藩服者即人殊不以為然及寧
藩叛逆人始服公遠識巡撫李公充嗣露章薦公督學
欲越次貢之公曰吾平生規守豈既老而自棄耶督學
亦不能淹竟以壬午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甫十八日
吏部為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詔翰林諸公見諸
公推與大甚或以為過及見公咸共推服而新都楊公
慎嶺南黃公佐爰敬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先後為坐
次公年既長其中又有為公後輩者遂以齒讓公公竟
上坐衆亦不以為迂既而與脩實錄成當遷官或言宜

博學詩詞文章書畫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
性鄙塵事家務悉委之吳夫人夫人亦能料理凡兩更
三年之喪及子女婚嫁築室置產毫髮不以干公之慮
故公得以專意文學而遂其高尚之志者夫人實有以
助之也公兄雙湖公徵靜性剛難事公恪守弟道而以
正順承之雙湖瀕涉危難公極力周護得不罹禍雙湖
亦遂友愛怡怡之情日首無間公平平生最嚴於義利之
辨居家三十年凡撫按諸公餽遺悉却不受雖違衆不
恤家無餘貲而於故人子弟及貧親戚賙之尤厚與人
交坦夷明白始終不異人有過未嘗面加質責然見之
者輒惶愧汗下絕口不談道學而謹言潔行未嘗一置

疏入是我猶有所覲覲矣何君不知故人如此留者遂
止或勸公從陸路適往歸公曰吾非以斥逐去固行止
均耳何必窮日之力而後為快哉明春冰解遂與秦泉
方舟而下到家築室於舍東名玉声山房樹雨相於庭
日裴徊嘯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於是四方求清者
紛至公亦隨以應之未嘗厭倦惟諸

王府以幣文者絕不與通及豪貴人所請多不能副其
望曰吾老歸林下卿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蓋如
是者三十餘年九十而卒之時方為人書志石未
竟乃置筆端坐而逝脩身若仙去殊無所苦也是歲為
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公配吳夫人先公十八年卒

之年為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三公古
貌古心言若不出口遇事有不能決者片言悉中肯綮
尤精於律例及

國朝典故凡時事禮文之有疑者咸以公一言決之初
婦時適王峯未公希周與公先後婦又同里用時吳中
前輩多已彫謝遂以二公之德望文學並稱者垂三十
年公讀書甚精博家藏亦富惟陰陽方技等書一不經
覽温州公善教學嘗欲授公以謝不能乃曰汝既不能
學吾死可焚之及公奔喪至溫悉取焚去少拙於書遂
刻意臨學始亦規模宋元之撰既悟筆意遂悉棄去專
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虞楷

身於有過之地蓋公人品既高而識見之定執守之堅
皆非常人可及故雖年登九十名滿天下而始終操履
未或少渝豈不為難哉公恒言人之處世居官惟有出
處進退居家惟有孝弟忠信今詳考公之平生真不忝
於斯言矣子男三人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曾孫
男女各四人玄孫男女各二人某等以卒之明年庚午
十月廿五日奉公柩權厝于花涇橋之原卜吉乃葬夫
葬必有銘凡以狀為之先然不有所述狀亦無所據也
但先君平生懿行甚衆不能一一載之其大者惟
先生擇焉